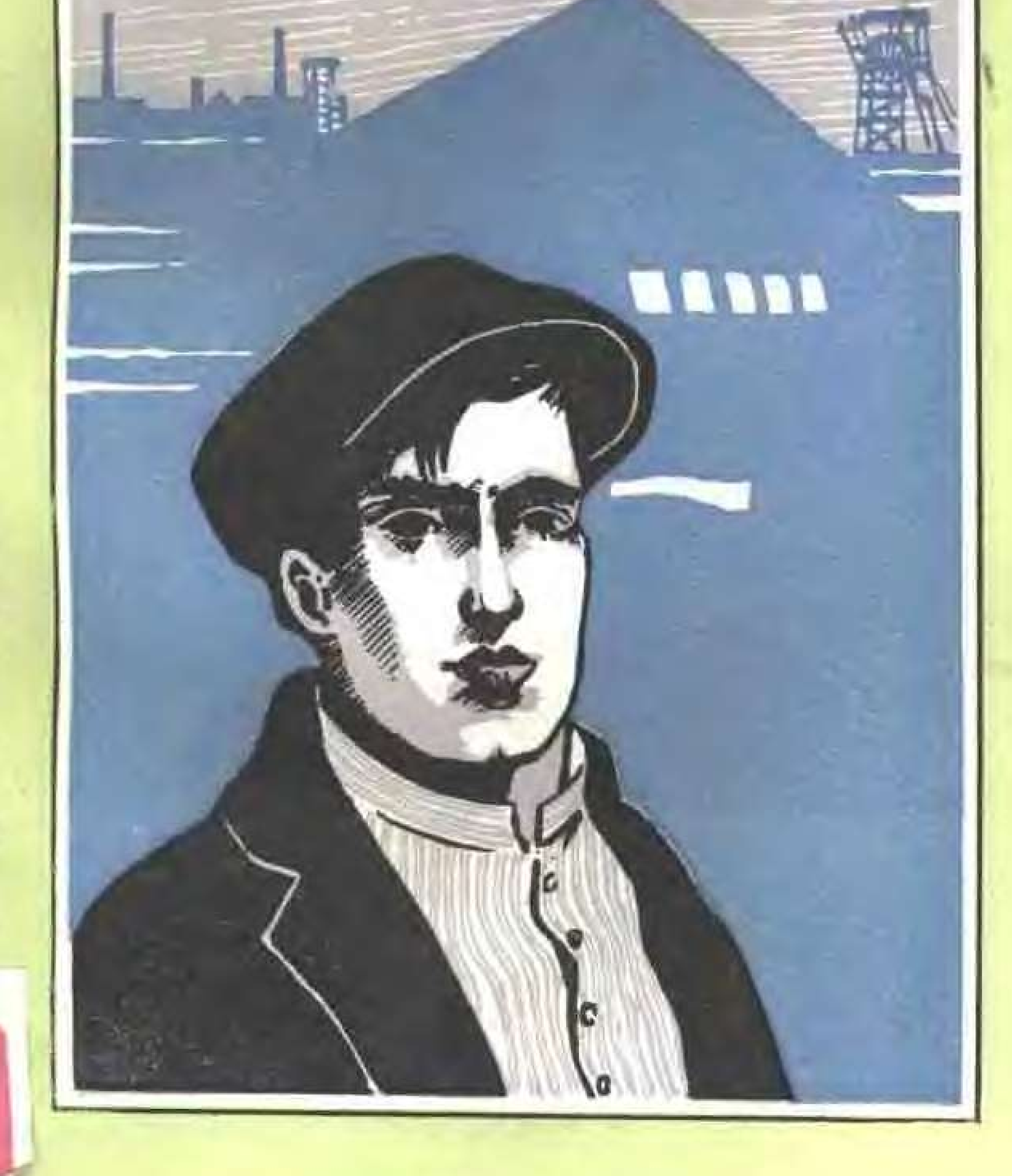
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

高尔基 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7-5327-0059-3/I·02
定价：4.55 元

I512.4
263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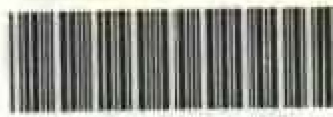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043636

〔苏〕高尔基著

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

苍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М.Горький

ДЕЛО АРТАМОНОВЫХ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идцати том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2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

〔苏〕高尔基 著

苍 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0.75 插页5 字数241,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000册

ISBN7-5327-0059-3/I 026

定价：4.55元

献给罗曼·罗兰，

人，

诗人。

一

农奴解放两年后，变容节① 那天，在蒂奇卡教区的尼古拉教堂的教民们正在望弥撒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外来人"——他穿过拥挤的人群，无礼地推开他们，在德廖莫夫小城里那些最受崇拜的圣像前面插上了几支粗大的蜡烛。这是个身强力壮，留着一部卷成一个个小圈儿、已经十分斑白的大胡子的男子，有一头浓密、微黑、象顶帽子似的茨冈人的鬈发，鼻子很大，一双略带淡蓝色的灰眼睛从两条隆起的浓眉下面放肆无礼地望着，人们发觉他把两条胳膊垂下来的时候，他的两只大手掌都碰到了膝盖。

他打那些知名人士中间挤过去，走到十字架眼前；这格外引起他们的不快。当弥撒结束时，德廖莫夫的那些最著名的人士都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站定了，交换着对那个外来人的看法。有些人说他是个牲口贩子，另一些人说他是个村长，可是小城的市长叶甫谢伊·拜马科夫，一个身体不好但心地善良、性格温和的人，却轻轻地咳嗽着，说：

"很可能是个家仆、雇用的猎人，或是管地主老爷娱乐的脚色。"

可是呢绒商波米亚洛夫，绰号叫光棍蟑螂，手忙脚乱的好色

之徒，一个爱说刻薄话、满脸麻子、面目可憎的人，却不怀好意地说：

"你们可看见了，他的两条胳膊多么长？瞧他走路的神气，仿佛所有教堂的钟楼都是为他而打钟的。"

这个肩膀宽阔、鼻子很大的人步子坚定地顺着街走去，象走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样；他穿着质料优良、腰部打裥的蓝色呢外衣，脚登一双上等多脂软革靴，两手插入了口袋里，两个胳膊肘紧贴着腰。委托烤圣饼女人叶尔丹斯卡娅去详细地打听这是个什么人后，市民们都散去了，在教堂的钟声伴随下回家去吃大馅饼，他们受了波米亚洛夫的邀请，还要到他那儿马林丛里去喝晚茶呢。

饭后，其他德廖莫夫人也都看见了，在河那边，在那称做"牛舌"的沙角上，在拉特斯基公爵们的土地上有个谁都不知道的人；这个人在河柳丛里走，迈开匀调、宽大的步子量着沙角，一只手掌在眼睛上搭了个凉棚，眺望着城市，眺望着奥卡河，眺望着它那弯弯曲曲纵横交错的支流，眺望着那沼泽般的瓦塔拉克沙小河。住在德廖莫夫的都是些谨慎小心的人，他们里面谁都不敢向他喊叫；问他是什么人，在干什么？但他们还是打发岗警马什卡·斯图帕，城里的一个小丑和酒鬼去打听；斯图帕不知害臊地当着众人的面，也不避妇女，脱去了公家发的裤子，可是头上仍然戴着那顶揉皱了的高筒军帽，涉过了淤泥很厚的瓦塔拉克沙小河，挺起了他那酒鬼的肚子，迈着滑稽可笑的鹅步，走到了那个外来人跟前，为了显示他的勇气，故意大声地问：

"你是什么人？"

---

① 即基督登山变容节，俄历八月六日。

斯图帕没有听清楚这个外来人回答他的话，但他马上回到了自己人那儿，说：

“他问我：你怎么如此不成体统？他那双小眼睛露出凶光，象个强盗。”

那天晚上，在波米亚洛夫的马林丛里，烤圣饼女人叶尔丹斯卡娅，一个甲状腺肿大的女人，著名的占卦者，同时又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瞪着一双可怕的眼睛向那些最优秀的人们报告说：

“他名叫伊利亚，姓阿尔塔莫诺夫，他说为了自己的事业，要在我们这儿定居，至于什么事业，我没有打听。他是从沃尔戈罗德顺着大路坐车来的，他三点钟——三点一刻就顺原路回去了。”

关于这个人的来历，也没有打听到特殊的情况，这是令人不快的，仿佛有个什么人深夜敲敲窗子，就不见了，默默无言地警告大祸即将临头。

三星期过去了，市民们头脑里的印象几乎已经淡薄了，忽然这个阿尔塔莫诺夫带着三个孩子一径来找拜马科夫，象斧斫似地说：

“你瞧，叶甫谢伊·米特里奇，四个新居民来受你贤明的管辖了。请你帮帮忙，让我在你的治下建立起美好的生活。”

他说得头头是道，而且话很简洁，什么他是拉特斯基公爵家的前农奴，是从他们的拉季河上库尔斯克附近的世袭领地来的；当过乔治公爵的管家，解放农奴后，他离开了他，得到了一笔优厚的赏金，决定自己办事业：开设一家亚麻布织造厂。他是个丧了妻子的人，长子叫彼得，次子是个驼子，叫尼基塔，三子叫奥廖什卡，本是外甥，但被他伊利亚收养为义子了。

“我们的农民很少种亚麻，”拜马科夫考虑再三，说。

“我们会使他们多种的。”

阿尔塔莫诺夫的嗓音沉厚、刺耳，他说话象在敲大鼓，可是拜马科夫一辈子在地上走路谨慎小心，说话轻声轻气，仿佛生怕弄醒一个可怕的人似的。他眨巴着一双忧郁的、淡紫色的、温柔的眼睛，望着木然站在门口的阿尔塔莫诺夫的孩子们；他们的模样不大相同：长子象父亲，胸膛宽阔，眉毛连生，眼睛小得象熊眼；尼基塔长着一对少女般的眼睛，又大又蓝，蓝得象他身上的衬衫；阿列克谢长着一头鬈发，一个脸色红润的美男子，皮肤白皙，他愉快地、直勾勾地望着。

“送一个去当兵？”拜马科夫问。

“不，我自己需要孩子；我有免役证。”

阿尔塔莫诺夫向孩子们挥了一下手，吩咐道：

“你们都出去。”

当他们按年龄依次悄悄地走出去的时候，他把一只沉重的手掌按在拜马科夫的膝上，说：

“叶甫谢伊·米特里奇，我顺便来向你说媒：把你的闺女嫁给我的大儿子吧。”

拜马科夫甚至吃了一惊，从长凳上霍地欠起身子，挥起两手来了。

“你怎么啦，上帝保佑你！我们初次见面，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可你——嗬！我只有一个闺女，她出嫁还早哩，你也没有见过她，不知道她是个怎样的姑娘……你怎么啦？”

可是阿尔塔莫诺夫从那部鬈曲的大胡子里微露笑意，说：

“至于我是什么人，你去问问县警察局长就知道了，他受过我的公爵相当多的恩惠，公爵曾经给他写过信，请他在各方面多

多帮助我。你不会听到坏话的，瞧，那些圣像——可以保证。我知道你的闺女，我曾经悄悄地到这儿，到你的城里来过四次，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打听到了。我的大儿子也到这儿来过，他见过你的闺女——请放心吧！”

拜马科夫觉得仿佛有头熊突然向他猛扑过来，他请求客人：

“你要等一下……”

“时间不长——我可以等，不过等很久——等一年可不行。”这个性格坚毅的人口气严峻地说，朝窗外院子里喊叫道：

“你们都来吧，向主人鞠躬。”

等到他们告别走了，拜马科夫惊慌地瞧瞧那些圣像，划了三次十字，低声说：

“上帝保佑我们！这是些什么人啊？但愿平安无事。”

他拄着拐杖，拖着脚步慢慢地往花园走去，妻子和女儿正在那儿一棵菩提树下做果子酱。那高大而又漂亮的妻子问：

“站在院子里的那些小伙子是什么人，米特里奇？”

“不知道。娜塔莉娅到哪儿去了？”

“到小贮藏室里拿糖去了。”

“拿糖去了，”拜马科夫愁眉不展地重复了一遍，就在一个草土墩上坐了下来。“糖。不，人们说得对：解放农奴会给人带来许多麻烦的。”

妻子打量了他一下，惶惶不安地问：

“你——怎么啦？又不舒服吗？”

“我心里烦闷。我认为，这个人是来接替我的位置的。”

妻子安慰起他来了：

“得了吧！现在有不少人从乡下到城里来了。”

“问题就在于他们都来了。我暂且不对你说什么，让我想一

043636

想……”

过了五昼夜，拜马科夫卧床不起了。又过了十二昼夜，他就一命呜呼了，他的死在阿尔塔莫诺夫和他的孩子们身上投下了一片更浓重的阴影。在市长患病期间，阿尔塔莫诺夫曾两次来探望他，他们俩单独地谈了很久；可是第二次拜马科夫叫来了妻子，疲乏地把两手按在胸口，说：

“你跟她谈谈吧，看来，我不能管尘世的事了。让我休息休息吧。”

“咱们出去一会儿，乌里扬娜·伊凡诺夫娜，”阿尔塔莫诺夫吩咐道，没有回头看女主人有没有跟他走，就从屋子里走出去了。

“去吧，乌里扬娜；很可能——这是命运，”市长看见妻子犹豫不决，不肯跟客人走，就轻声地劝她。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具有坚强的性格，从不轻举妄动，然而这会儿不知怎的结果却是这样，一小时后她回到了丈夫跟前，把那又长又美丽的睫毛一动，抖落了泪水，说：

“嗯，米特里奇，看来，真的是命运；给女儿祝福吧。”

晚上她把穿得很华丽的女儿拉到了丈夫床跟前，阿尔塔莫诺夫推了一下儿子，小伙子和姑娘就彼此不看一眼，拉着手，双膝跪下，低下了头，而拜马科夫气喘吁吁，把那张古老的、慈爱的、饰有珍珠的圣像盖在他们的头上。

“为了圣父和圣子……上帝啊，赐恩惠于我的独生女儿吧！”

他对阿尔塔莫诺夫口气严峻地说：

“记住，我把我的女儿托付给你，你要对上帝负责！”

阿尔塔莫诺夫向他鞠了个躬，用一只手触了一下地板。

“我知道。”

他对未来的儿媳妇没说一句温存体贴的话，几乎不看她和儿子，朝门口点头示意。

"你们走吧。"

等到两个受过祝福的人走了，他就在病人的床上坐了下来，口气坚决地说：

"你放心吧，一切都会很顺利的。我为我的公爵服务了三十七年，没有受过责罚，可是人不是上帝，不会发慈悲的，因此很难讨好他。亲家母乌里扬娜，你不会后悔的，你往后就是我的孩子们的妈妈，我会叫他们尊敬你的。"

拜马科夫听着，默默地望着屋角里的那些圣像，哭了。乌里扬娜也呜呜咽咽哭起来了，可是这个人却遗憾地说：

"哎哟，叶甫谢伊·米特里奇，你离去得太早了，你不爱护自己。我多么需要你呀，非常需要啊！"

他用一只手在胡子上沙沙地横捋了一下，大声地叹了口气。

"我知道你的情况：你为人正直，十分聪慧，咱们一起再过五年，会把事情做得很好的，——唷——上帝的意志！"

乌里扬娜悲戚地叫道：

"你为什么象只乌鸦呱呱叫，你为什么吓唬我们？也许，还会……"

可是阿尔塔莫诺夫霍地站了起来，向拜马科夫深深地鞠了个躬，就象向死人鞠躬一样。

"谢谢你的信任。再见，我得到奥卡河上去，载着货物的平底货船已经驶抵那儿了。"

等到他一走，拜马科娃就愤慨地呼号起来。

"乡下佬，对儿子的未婚妻没有说过一句温存体贴的话！"

丈夫阻止她：

“别发牢骚，别让我不安。”

他沉吟了一下后，又说：

“你可要忍着他：这个人很可能比我们这儿的人好。”

全城的人和五个教堂的全体僧侣都来为拜马科夫送殡。阿尔塔莫诺夫一家人跟随着死者的妻子和女儿在棺材后面走，这使市民们都感到不快；驼子尼基塔在自己人的后面走，听到人群中间有些人在埋怨：

“没人知道是个什么人，可是他一下子就爬上首要的地位。”

波米亚洛夫溜着一双橡实色的圆圆的眼睛，低声说：

“叶甫谢伊，这个死人，还有乌里扬娜——都是谨慎小心的人，他们都不会轻举妄动的，可见，这里面一定有奥秘，可见，这只鹰用什么东西引诱了他们，要不然，他们会跟他攀亲戚吗？”

“是——呀，一件可疑的事。”

“我也说——是可疑的。大概是些假币。可是拜马科夫以前好象是个正人君子，啊？”

尼基塔听着，搭拉着脑袋，弓着驼背，仿佛等待着挨揍似的。一个刮风的日子，风在人群后面吹拂，几百只脚扬起的尘埃象一片烟云似地跟随着人们飞扬，那些不戴帽子的脑袋上搽过油的头发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有个人说：

“你瞧，阿尔塔莫诺夫身上蒙上了我们的灰尘——变成灰色了，炭冈人……”

安葬了丈夫后第十天，乌里扬娜·拜马科娃带着女儿上修道院去了，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了阿尔塔莫诺夫。他和孩子们仿佛被卷入了旋风似的，他们从早到晚在众人跟前闪现，匆匆地走过所有街道，急急忙忙地朝教堂划十字；父亲大声嚷嚷，发疯似的，长子脸色阴郁，沉默寡言，显然是胆小或者怕难为情，那个美

男子奥廖什卡——对小伙子们凶狠好斗，看见少女们却放肆地丢眼色，可是太阳一出来，尼基塔就背负着自己那尖尖的驼峰到河那边的“牛舌”上去了，木匠们和泥水匠们都象白嘴鸦般地从各处跑到“牛舌”上来了，在那儿建造着一座长长的、砖砌的工人宿舍，又在这座宿舍旁边，在奥卡河附近，用十二俄寸厚的木材盖起一座两层楼的大房子，——一座和监狱相似的房子。每天晚上，德廖莫夫的居民们都聚集在瓦塔拉克沙小河岸畔，嗑着南瓜子和葵花子，听着鼾声般的、刺耳的锯木声、刨子的沙沙声和利斧沉重的砍木声，嘲笑地想起了没有建成的通天塔①，可是波米亚洛夫却用安慰的口吻预言这些外来人会带来各种灾祸。

“春潮会淹没这些丑陋的建筑物的。也可能发生火灾：木匠们都抽烟叶，而到处都是刨花。”

害肺病的瓦西里神甫随声附和他说：

“他们在沙土上造房子。”

“他们招来工人们——就会发生酗酒、盗窃和淫乱。”

魁梧、长满脂肪、浑身肥肿的磨坊主兼小饭馆老板鲁卡·巴尔斯基用嘎哑的低音安慰说：

“人多些——吃饭容易些。不要紧，让人们工作吧。”

尼基塔·阿尔塔莫诺夫非常惹市民们发笑，他把一大片正方形土地上的河柳丛砍倒，连根拔了起来，整天价挖掘瓦塔拉克沙小河里那肥厚的淤泥，切割沼地里的泥炭，他把驼背朝天抬起，用独轮手车运泥炭，把它们一堆堆、黑压压地堆置在沙地上。

“他想搞个菜园，”市民们猜测道。“真是个傻瓜！难道往沙土里施肥吗？”

---

① 指《圣经》里没有建成的通天塔。

太阳落山时，阿尔塔莫诺夫一家人，父亲在前头，鱼贯地涉水过河，他们的影子投在那略带绿色的河水上，这当儿波米亚洛夫指指说：

"你们瞧，你们瞧，这个驼子投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子呀！"

大家都看见了，第三个走着的尼基塔的影子颤栗得异常厉害，仿佛比他的兄弟们的长影子更沉重。有一次，下了一阵大雨后，河水暴涨了，驼子被水草给绊住了，或者是失足掉入了泥坑里，淹没在水里了。岸上所有目睹者都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只有奥尔古什卡·奥尔洛娃，酒鬼钟表匠的十三岁女儿伤心地叫起来：

"啊呀，啊呀——他会淹死的！"

她的后脑勺挨了一下搂。

"别瞎嚷嚷。"

阿列克谢走在最后面，就潜入了水里，一把抓住了哥哥，让他站稳了脚跟，当他们俩浑身湿淋淋，沾满了淤泥，上岸的时候，阿列克谢一径向居民们走去，因此他们都给他让路，有个人害怕地说：

"你瞧，活象一头小野兽……"

"他们不喜欢我们，"彼得说；父亲边走边向他的脸投了一瞥。

"给我时间——他们会喜欢的。"

他又骂尼基塔了：

"你呀，丑八怪！瞧瞧你的脚下，别惹人发笑。我们活着可不是惹人发笑的，呆子！"

阿尔塔莫诺夫一家人自管自过着日子，跟谁都不相识，一个胖老婆子替他们管理家务，她全身着黑，头上扎了一块黑头巾，

头巾的结儿都象一个个尖角突出着，她话很少，说话哪哪囔囔，叫人听不懂，仿佛她不是俄罗斯人，从她嘴里休想探听出阿尔塔莫诺夫家的情况。

"他们冒充修士，这些强盗……"

有人打听确实了：父亲和长子常常搭着车到郊外各村庄去，怂恿农民们种亚麻。在一次这样的旅行中，几个逃兵袭击了伊利亚·阿尔塔莫诺夫，他用系在鞣皮带上的短锤，两俄磅重的砝码打死了其中的一个，又打破了另一个的脑袋，第三个逃跑了。为此，县警察局长夸奖了阿尔塔莫诺夫；可是贫穷的伊利因斯基教区的一个年轻神甫却因他杀人而惩罚了他，叫他在教堂里做四十天夜祷告。

秋天的傍晚，尼基塔常常给父亲和兄弟们念圣者传、教堂神甫的训诫，可是父亲常常打断他：

"这是深奥的道理，不是我们的智慧所能理解的。我们都是干粗活的工人，我们不应该想这个，我们生在世上是干普通事情的。已故的尤里公爵读过七千本书，这些书都深印在他的头脑里，连上帝也不相信了。他周游世界，受到了各国国王的召见，——一个著名的人物！可他建造了一个呢绒厂，却不顺利。不管他想干什么，都一事无成。因此他一辈子吃农民种的粮食过日子。"

他说话时把每个字眼都说得很清楚，一边谛听着自己所说的话，一边沉思起来，然后又教训孩子们一番：

"你们的生活会很艰苦的，你们自己必须成为自己的法律和保障。从前我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而是按照人家的吩咐过日子的。我知道：不应该这样做，可是我无法改正，事业不是我的，是老爷的。我不但害怕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连想也不敢想，就

怕把自己的智慧错当老爷的智慧。你听见没有，彼得？”

“我听见。”

“这才对啦。你要明白。人活着，可是世上仿佛没有他这个人似的。当然罗，责任是少些了，不是你自己在走路，有人支配着你。不担负责任过日子是较为轻松的——可是没有多大意思了。”

有时他说上一两个小时，老是问孩子：听见没有？他坐在炉灶上，搭拉着两腿，用手指梳理着胡子的圈儿，从容不迫地字斟句酌。那又大又清洁的厨房里暖和而且暗沉沉的，暴风雪在窗外呼啸，轻柔地抚摩着窗玻璃，或者是冰霜在那蓝色的凛冽寒气中咔嚓作响。彼得坐在桌旁，面前点着一支脂油蜡烛，把一些帐单翻弄得窸窣作响，轻轻地拨着算盘珠，阿列克谢帮着他，尼基塔手巧地用树条编着篮子。

“沙皇，我们的皇上，给了我们自由。这点是必须懂得的：为什么要给我们自由？不会无缘无故地把羊从羊棚里放出来的，而这会儿是全体百姓，几百万百姓获得了解放。这就是说，皇上明白了——从贵族地主们那儿取不到什么，他们自己都荡尽了。乔治公爵还在解放农奴前就猜到了，对我说过：不自由的劳动是无益的。信任我们是为了自由劳动。现在当兵的也不会再扛二十五年枪了，走吧，干活去！现在每个人都应当大显身手，表现一下自己干什么合适。贵族阶级——已经到了末日，现在你们自己就是贵族，听见吗？”

乌里扬娜·拜马科娃在修道院里差不多住了三个月，等到她回家，第二天阿尔塔莫诺夫就问她：

“快办婚事了吧？”

她光火了，两眼闪出了怒火。

“你说什么，你可要好好地想想！她爹去世还不满半年……而你……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罪过……”

阿尔塔莫诺夫厉声阻止她：

“亲家母，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罪过。老爷们干的事比这更坏呢，可是上帝容许。我有需要，彼得需要一个女主人。”

接着他问，她有多少钱？她回答道：

“给女儿五百卢布，多一个子儿不给。”

“你会多给的，”这个大个儿男子汉满有把握地、冷淡地说，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他们面对面地坐在桌旁，阿尔塔莫诺夫把两个臂肘支在桌上，并把两手的指头都伸入了那浓密的胡子里，那个女人双眉紧锁，提心吊胆地正襟危坐着。她早已过了三十岁，但她还显得相当年轻，她那丰满绯红的脸庞上一双略带灰色的聪慧的眼睛严峻地闪烁着。阿尔塔莫诺夫站了起来，挺直了身子。

“乌里扬娜·伊凡诺夫娜，你是个美人儿。”

“你还要说什么？”她愤怒地、嘲笑地问。

“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了。”

他不乐意地走了，沉重地拖着脚步，可是拜马科娃瞅着他的背影，两眼顺便在冰一般的镜子上溜过，恼怒地低声说：

“留胡子的魔鬼，他要干什么？……”

她觉得这个人对自己是危险的，就上楼找女儿去了，可是娜塔莉娅不在楼上；朝窗外瞥了一眼，她看见女儿站在院子大门口，彼得跟她并排地站在一起。拜马科娃赶紧跑下楼去，在台阶上站住，喊道：

“娜塔莉娅，回家来！”

彼得向她鞠了个躬。

"好小伙子，母亲不在身边跟一个姑娘谈话，这不合规矩，以后不许这样！"

"她是我正式订过婚的未婚妻，"彼得提醒她。

"都一样；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风俗习惯，"拜马科娃说，可是她问自己：

"我干吗发火？他们年轻，为什么不可以相亲相爱。多么不好。好象我妒忌女儿。"

在屋子里她猛揪女儿的辫子，还是不许她跟未婚夫单独地谈话。

"虽然他对你极好，但还是要防一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她口气严峻地说。

她心里觉得一阵模糊的不安；过了几天，她上叶尔丹斯卡娅那儿去占卜未来，城里所有妇女，都到那个甲状腺肿大、胖得象口钟似的女巫医那儿去诉说自己的过错、惧怕和伤心的事。

"这没有什么可占卜的，"叶尔丹斯卡娅说，"亲爱的，我对你直说吧：这个人你可要拉住不放。我不是白长着一双眼睛的，——我知道人，对他们我都是了如指掌的，就象熟悉自己手中的牌一样。你瞧，他多么走运，他的一切事情都象滚球一样顺利，我们的人只好对他妒忌得垂涎三尺。不，亲爱的，你别害怕他，他不是象狐狸那样，而是象熊那样过日子的。"

"问题就在于象熊那样过日子，"寡妇同意了，她叹了口气，对占卜女人说：

"我害怕；从头一次他来给我的女儿提亲的时候起，我就害怕了。突然间，仿佛从乌云层里掉下来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人，要跟我们攀亲戚。难道有这样的事吗？我记得，他侃侃而谈，可我望着他那双厚颜无耻的小眼睛，对他的一切话尽回答：'是，'

我什么都同意了，仿佛他掐住了我的喉咙似的。"

"这就是说：他相信自己的力量，"那绝顶聪明的烤圣饼女人说。

但这一切话都没有使拜马科娃安下心来，虽然那个女巫医从自己那间充满令人窒闷的药草气味的、暗沉沉的屋子里送她出来时，还临别赠言：

"你要记住：傻瓜们只在童话故事里才是走运的……"

她可疑地大声夸赞阿尔塔莫诺夫，声音那么响，而且赞不绝口，好象她受了贿赂似的。可是那又大又黑、干瘪得象一条腌鲈鱼的马特廖娜·巴尔斯卡娅却另有一种说法：

"乌里扬娜，全城的人都为你叹息；你怎么不怕这些外来人？哎呀，你要当心！有一个小伙子是驼背，这可不是没有原因的，父母罪孽深重，所以他生下来就有缺陷……"

拜马科娃寡妇觉得很为难，她常常打女儿，她自己也觉得恨她是毫无理由的。她尽可能少见到房客们，可是这些人却常常在她面前站住，使她的生活蒙上了一片不安的阴影。

冬天悄悄地来临了，老远就听得到的暴风雪和刺骨的严寒马上就向小城袭来了，使街道和房屋都积起了白糖般的雪堆，给椋鸟的巢和教堂的圆顶都戴上了棉帽子，河流和沼泽地那赤褐色的水都冰冻了，冰冻得象白铁一般；城里的人们和郊外农村的庄稼汉们开始在奥卡河的冰上打拳击。阿列克谢每逢假日就出去参加拳击，每次回家总是怒气冲冲，被揍得鼻青眼肿。

"怎么啦，奥廖沙？"阿尔塔莫诺夫常常问。"看来，这里的拳击者比我们的强？"

阿列克谢用铜币或碎冰块按摩紫血斑，忧郁地故意不作答，一双鹞眼炯炯放光，可是彼得有一次说：

"阿列克谢打得很凶猛，揍他的是我们自己方面的人，城里人。"

伊利亚·阿尔塔莫诺夫把一个拳头按在桌上，问：

"为什么？"

"他们不喜欢。"

"不喜欢他？"

"不喜欢我们大家。"

父亲拿拳头在桌上猛击了一下，蜡烛从烛台上跳出来熄灭了；一阵咆哮声在黑暗中响了起来。

"你干吗象少女般老是对我谈到喜欢不喜欢。别让我再听到这种话！"

尼基塔点燃了蜡烛，悄声说：

"奥廖沙不该去参加拳击。"

"这会让大家笑话的：阿尔塔莫诺夫害怕了！你住嘴，圣堂工友！瘦小无力的人。"

伊利亚把大家痛骂了一顿，过了几天，在吃晚饭的时候，他埋怨地但却温和地说：

"小伙子们，你们最好去猎熊，这是一种很有趣的娱乐！我同乔治公爵常常到梁赞省的森林里去，用矛猎熊，真有意思！"

他振奋起来了，讲述了几次收获很大的打猎。一星期后，他跟彼得和阿列克谢也到森林里去了，杀死了一只头号大的熊——老公熊。后来兄弟们单独地去了，他们激怒了一头母熊，它撕破了阿列克谢的皮短袄，抓伤了他的大腿，最后兄弟们还是把它制服了，带了一对幼熊回城里来了，把被杀死的野兽扔在森林里，给狼当晚餐。

"哦，你的阿尔塔莫诺夫一家人日子过得怎样？"市民们问拜

马科娃。

"没有什么，他们都生活得很好。"

"冬天里猪是温顺的，"波米亚洛夫说。

寡妇因为不相信自己，开始觉得从某个时候起，对阿尔塔莫诺夫一家人的仇视态度使她很难受，对他们的不友好也象一股冷气似的笼罩着她。她看到了阿尔塔莫诺夫一家人头脑清醒地、和睦地过着日子，不屈不挠地创立着家业，觉察不出他们有什么不好。她警惕地注视着女儿和彼得，深信这个沉默寡言、矮壮的小伙子的举止很严肃，与他的年龄不相称，并不竭力把娜塔莉娅挤到黑暗的角落里去呵她痒，凑着她的耳朵悄悄地说些令人害臊的话，象城里的未婚夫们所干的那样。彼得对女儿那种不可理解的、冷淡的、但又是爱护的、甚至仿佛含有醋意的态度使她有点儿不安。

"往后他不会是一个温存体贴的丈夫。"

可是有一次她走下楼时，听见了楼下过道里女儿的说话声：

"您又要去猎熊？"

"我们打算去。怎么样？"

"危险得很，上次野兽把阿廖沙抓伤了。"

"他自己不好——不应该急躁。那末，您认为我也会这样？"

"我可不是说您呀。"

"瞧你说的，调皮鬼，"母亲在心里寻思，脸上微露笑容，叹了口气。"可他是个缺乏心眼儿的人。"

伊利亚·阿尔塔莫诺夫越来越坚持地对她说：

"赶紧办婚事吧，要不然，他们自己会着急起来的。"

她看到了婚事得赶紧办了，姑娘每天夜里睡不好，隐瞒不了的身体上的烦恼折磨着她。复活节那天，她又把她带到修道院

去了，一个月后回到家里时，她看见了她那荒芜了的花园已经收拾得整整齐齐，小径上的杂草都除尽了，树上的苔藓都剥掉了，浆果都剪下了，捆扎了起来；一切都是老手干的。她沿着小径向河边走去，发现了尼基塔——这个驼子在修理被春潮冲坏了的篱笆。驼峰的骨头令人可怜地从那长得过膝的粗麻布衬衫下面凸起着，几乎遮没了那个长着一头直竖的浅色头发的大脑瓜；尼基塔为了不让头发披到脸上，用桦树枝把它们束了起来。他在那青翠的树叶中间显得灰扑扑的，活象一个忘我地、专心致志地干着活的年老的苦行僧；他挥动一把在阳光下呈银灰色的斧头，敏捷地砍尖木桩，一边用姑娘般的尖细的嗓音轻轻哼着教堂里的曲调。在篱笆那边平静的水闪烁着带点儿翠绿色的光辉，太阳那金色的反光象一群鲫鱼似的在水里嬉戏。

"愿上帝帮助你，"这个女人用自己也觉得出乎意外地令人感动的口气说；尼基塔那双蓝眼睛向她闪露出温柔的光芒，他温和地回答道：

"愿上帝拯救你的灵魂。"

"花园是你收拾的吗？"

"是我。"

"收拾得很整洁。你喜欢花园吗？"

他双膝跪在地上，简短地述说了他九岁就被公爵老爷送到一个园丁那儿去学艺，可是现在他十九岁了。

"驼背，可他好象不是个凶恶的人，"那个女人在心里寻思。

晚上，当她同女儿一起在自己楼上喝茶的时候，尼基塔手里拿着一束鲜花，站在门口，那略微发黄的、并不漂亮、也不快乐的脸上微露笑容。

"请收下这束鲜花吧。"

“这是为什么？”拜马科娃觉得奇怪，一边猜疑地打量着那束选配得很美丽的鲜花和绿草。尼基塔向她解释说，他在自已老爷那儿必须每天早晨送鲜花给公爵夫人。

“原来是这样，”拜马科娃说，脸上有点儿泛红了，自豪地昂起了头：“难道我象公爵夫人吗？她大概是个美人儿吧？”

“你也很美。”

拜马科娃脸涨得更红了，心里想：

“是不是父亲教他的？”

“嗯，谢谢你尊敬我，”她说，可是没有邀请尼基塔喝茶，当他离去时，她出声地想道：

“他那双眼睛长得很漂亮，不象他父亲，大概象他母亲。”

她叹了口气。

“看来——命运注定我们跟他们住在一起。”

等到丈夫去世满一周年后，她不再劝阿尔塔莫诺夫把婚礼推迟到秋天举行，不过她坚决地对亲家公说：

“不过你，伊利亚·阿尔塔莫诺夫老爷，别为这件事操心啦。让我按照我们优良的老传统办理吧。这对你也是有利的，你马上就会进入我们高贵的士绅之列的，你的身价就抬高了百倍。”

“嗯，”阿尔塔莫诺夫高傲自大地说，“我本来老远就看得见嘛。”

她被他的傲慢口气给惹恼了，说：

“这里大家都不喜欢你。”

“嗯，他们都会怕我的。”

他耸了耸肩，得意地微笑。

“彼得也常常谈到喜欢不喜欢。你们这些怪人……”

“而且这种不喜欢显然也落到我头上来了。”

"亲家母，你放心吧！"

阿尔塔莫诺夫举起了一只长手掌，指头紧紧地握成了一个拳头，握得指头都发红了。

"我能使人折服，不久你就会围绕着我跳呢。我没有人喜欢也没有什么了不得……"

这个女人不作声了，带着可怕的不安在心里寻思：

"好一个人面兽心的人。"

她那座舒适的房子里挤满了女儿的女友们，城里的大家闺秀们；她们都服饰华丽，穿的都是古老的、锦缎无袖长衣，都有用薄纱和细亚麻布做的白色灯笼袖，都有披肩和彩色丝线绣的莫尔多瓦式花纹，手腕上围着花边，脚登山羊皮的和上等山羊皮精制的皮靴，那少女的长辫子上都扎着绸带。新娘穿着重甸甸的银色锦缎无袖长衣，从领口到下摆都是非常精致的镀金钮扣，肩上披一件金色的锦缎女短袄，女短袄上饰有白色和淡蓝色的带子；她象一座冰雕坐在上座，拿一条镶花边的手绢擦着热汗涔涔的脸，一边喘气，一边大声地"吟诗"：

> 在那绿茵茵的草地上，
> 在那天蓝色的花儿上，
> 泛滥着春水，
> 水是寒冷的，哎哟，浑浊的……

女友们高声地一齐应和着少女那低下去的抱怨声：

> 打发我，一个小姑娘，
> 打发我去打水，

叫我赤脚，不穿鞋，

哎哟，叫我光着身子，不穿衣服……

阿列克谢看不见地躲在一群少女中间呵呵大笑，喊道：

“这是一支令人可笑的歌！他们给少女穿上了锦缎，好比把母火鸡放在铁桶里，但却嚷着：光着身子，不穿衣服！”

尼基塔坐在新娘近旁，那件簇新的腰部打裥的蓝色外衣不成样子地、可笑地从驼峰拥到了后脑勺上，他那双蓝眼睛睁得大大的，那么奇怪地望着娜塔莉娅，仿佛他害怕姑娘马上就会融化、消失似的。马特廖娜·巴尔斯卡娅站在门口，把整道门都给堵住了，溜着眼睛，用深沉的低音嗡嗡地说道：

“姑娘们，你们唱得不象抱怨。”

她迈出了一步宽阔的马步，严峻地提示说，应该怎样照古式唱歌，准备举行婚礼时应该带着怎样的战栗。

“有这么一句话：‘嫁丈夫——好比越过一堵石墙’，你们要知道：墙是坚固的，打不破的；墙是高的，跳不过的。”

但是少女们都把她的话当作耳边风，屋子里拥挤而又闷热，她们把老婆子推开，都跑到院子里和花园里去了；阿列克谢挤在她们中间，象蜜蜂在花丛中，他穿着一件金色的绸衬衫，一条肥大的波里斯绒灯笼裤，吵吵嚷嚷，兴高采烈，象喝醉了酒似的。

巴尔斯卡娅生气地噘起了两片厚嘴唇，瞪着眼，朝前面高高地提起了花缎裙子的下摆，她象一股浓烟似的上楼去找乌里扬娜，用先知者的口吻说：

“你的女儿很快乐，这不对，不合规矩。凡是开头快乐——结局往往不好！”

拜马科娃双膝跪在一只大皮箱前面，忧心忡忡地在皮箱里

翻寻；她周围地板上和床上都丢满了一块块锦缎、粗绸、莫斯科大红布、克什米尔披巾、缎带、绣花毛巾，象市场上的铺子里一样。一缕宽阔的阳光照在色泽鲜艳的织物上，它们都闪烁着各种色彩，宛如晚霞里的彩云。

"未婚夫在结婚前就住在未婚妻的家里，——这不合规矩，阿尔塔莫诺夫一家应该搬出去……"

"应该早些说，现在说这话已经晚了，"乌里扬娜抱怨说，她俯身在箱子上来掩藏她那神色不快的脸，又听到一阵低沉的嗓音：

"已经有闲言闲语在议论你了，说什么你是个聪明的人，所以我也就闭嘴不说了。我以为你自己会猜到的。跟我有什么相干？我不过想说实话，要是人家不接受，上帝会大大赞扬我的。"

巴尔斯卡娅呆立着，象一块纪念碑，一动也不动地抱住了象只碗那么大小的、智慧满到边的脑袋；她没有等到回答，就走到门外去了，可是乌里扬娜双膝跪在那些火红色的织物中间，闷闷不乐地、恐惧地低声说：

"上帝救救吧！别让我丧失理智。"

门口又有一阵沙沙声，她赶忙把脑袋藏进箱子里来掩藏眼泪，尼基塔站在门口说：

"娜塔莉娅·叶甫谢夫娜打发我来问，要不要帮您做什么事。"

"谢谢，亲爱的……"

"奥尔古尼卡·奥尔洛娃在厨房里被糖浆浇了一身。"

"啊呀，你说什么呀？她是个聪明的姑娘，——可以做你的媳妇……"

"谁会嫁给我？……"

在花园里一株菩提树下，坐在一张圆桌旁喝着家酿啤酒的有伊利亚·阿尔塔莫诺夫、加夫里拉·巴尔斯基、新娘的教父波米亚洛夫、制革匠日捷伊金，一个眼睛没有表情的人，还有大车匠沃罗波诺夫；彼得靠着菩提树树干站立着，他那头乌黑的头发搽了很多油，脑袋似乎是铁铸的，他恭敬地听着长辈们的谈话。

"你们的风俗习惯不同，"父亲若有所思地说，可是波米亚洛夫吹起牛来了：

"我们都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人，大俄罗斯！"

"我们不是拉边套的马。①"

"我们有古老的风俗习惯……"

"很多是莫尔多瓦人的，楚瓦什人……"

少女们尖叫，欢笑，推推搡搡地跑到花园里来了，她们身上都穿着无袖长衣，组成一个鲜艳的花环团团围住了一张桌子，唱起祝歌来了：

> 哎哟，祝大亲家，
> 祝伊利亚，哦，祝瓦西里耶维奇，
> 第一步踏上台阶——折断一条腿，
> 跨第二步——折断另一条腿，
> 跨第三步——折断脖子。

"原来她们都在骂人！"阿尔塔莫诺夫转身向儿子，惊讶地叫道。彼得谨慎小心地微微一笑，望望少女们，一边拉自己的耳朵。

---

① 意思是我们不是外来人。

“你听呀！”巴尔斯基劝告道，一边哈哈大笑。

对我们男亲家，
对强抢少女的人，
这还不够……

“还不够？”阿尔塔莫诺夫激动起来，叫道，显然他很窘，用指头不时在桌上敲打几下。

可是少女们继续狂怒地唱道：

最好让你随着歌声撞在犁耙上，
从山上滚到石头上，
好叫你不欺骗我们，
好叫你不夸赞，也不大加赞扬
那些陌生的遥远地方，
那些荒无人烟的大村庄，
它们都是用痛苦播种的，
用泪水灌溉的……

“原来是这个意思！”阿尔塔莫诺夫生气地叫道。“嗯，少女们，我不惹你们生气，自己的家乡我还是要夸赞的：我们的风俗习惯较不严格，我们的人都较为和蔼可亲。我们甚至还有一句俗话：‘斯瓦帕河和乌索扎河都流入谢伊姆河；谢天谢地，没有流入奥卡河！’”

“你等一等，你还不了解我们，”巴尔斯基说，不知道是赞扬还是威吓。“嗯，给少女们赏钱！”

"赏给她们多少?"

"你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

可是阿尔塔莫诺夫赏给了少女们两个银卢布,于是波米亚洛夫愤愤地说:

"你很慷慨,摆阔气!"

"很难讨好你们!"伊利亚也愤怒地叫道,巴尔斯基震耳欲聋地哈哈大笑起来,可是日捷伊金却在空中撒开一阵尖细的笑声。

出嫁前告别女友的晚会在黎明时结束了,客人们都散去了,房子里所有的人几乎都酣然入睡了,阿尔塔莫诺夫跟彼得、尼基塔一起坐在花园里,抚摸着胡子,低声地谈着话,一边环视花园,望望那粉红色的云彩。

"他们都是尖酸刻薄的人,不客气的人。你呀,彼得鲁哈,丈母娘叫你做什么,你都要照办,哪怕这是些女人家的琐事,也必须做到,阿列克谢去送女孩子们了吗?女孩子们都喜欢他,可是小伙子们都不喜欢他。巴尔斯基的儿子把他看作眼中钉……是呀!你,尼基塔,可要和气些,这你能做到的。今后我造成裂痕的地方,你可要作为油灰替爸爸去把它们填塞。"

他用一只眼睛向一只大木桶投了一瞥,继续愁眉苦脸地往下说:

"他们把一切都舔尽吃光了;他们象马儿般狂饮。彼得,你在想什么心事?"

儿子在手里摸弄一根丝腰带——新娘的礼物,轻轻地说:

"在乡下——生活简单些、安静些。"

"嗯……如果整天睡觉,那比什么都简单……"

"他们把婚礼拖得太长了。"

"你可要忍耐些。"

对彼得来说，一个重大的困难日子来到了。彼得坐在房间里的上座，知道他严峻地拧紧了眉头，脸色阴沉，觉得这不好，在未婚妻眼里，这不会使他增光的，可是没法把眉头舒展开来，它们仿佛被一根粗线紧紧地缝在一起了。他拧紧了眉头打量着客人们，把头发抖动了一下，啤酒花撒落在桌子上和娜塔莉娅的头纱上，她也搭拉着脑袋，疲乏地闭上了眼睛，脸色很苍白，害怕得象个孩子，害羞得嗦嗦发抖。

"苦呀！"那些红通通的、毛茸茸的、龇着牙的脸狂叫起来，这已经是第二十次了。

彼得象狼一般转过身去，没有弯下脖子，两片发干的嘴唇把头纱稍微掀起，鼻子碰到一边脸颊上，感觉到她的皮肤柔滑冰冷，两肩怯生生地哆嗦着；他不禁可怜起娜塔莉娅来了，也觉得害羞了，可是那些围得紧紧的、微醉的人们都大叫道：

"这小伙子不会！"

"亲嘴！"

"哎，我真想吻一下……"

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女人的声音尖叫道：

"我来吻你！"

"苦呀！"巴尔斯基怒声叫道。

彼得咬紧了牙关，把嘴贴在姑娘那两片湿润的嘴唇上，他们都哆嗦着，她整张脸显得惨白，仿佛在融化，象阳光下的云彩。他们俩都饿了，从昨天起就没给他们吃过东西。彼得由于激动，由于那刺鼻的啤酒花的气味和喝了两玻璃杯冒着气的齐姆良酒，觉得自己已经醉了，并且怕新娘会察觉出来。周围的一切都在摇晃，那些令人讨厌的脸象红色的气泡，时而汇合成色彩斑斓的一堆，时而向四面八方散开。儿子恳求地、愤怒地望着父亲，伊

利亚·阿尔塔莫诺夫头发蓬乱，情绪激昂，望着拜马科娃那绯红的脸，叫道：

"亲家母，咱们拿蜜酒来碰杯吧！你的蜜酒——甜得象女主人……"

她伸过去一条滚圆的、白皙的胳膊，镶五彩宝石的金手镯在阳光下熠熠闪亮，一串珍珠在那高耸的胸脯上变幻着色彩。她也喝了酒，在她那双灰眼睛里含着没精打采的微笑，那张稍微张开的嘴迷人地微微翕动着，碰了杯后，她喝下酒并向亲家公鞠躬，可是他摇着那头发蓬乱的脑袋，赞赏地大声叫道：

"你很有气派，亲家母！真有公爵夫人的气派！"

彼得心里模糊地感觉到，父亲的举动有点儿不对头；从客人们醉后的大声叫嚷中，他都敏感地听出来了波米亚洛夫那不怀好意的叫喊、巴尔斯基那低声的责备以及日捷伊金那含蓄的笑声。

"这不是婚礼，而是法庭审判，"他在心里寻思，又听到：

"你们瞧，他这个魔鬼，怎样望着乌里扬娜呀，啊呀——啊呀！"

"还会有另一次婚礼，不过没有神甫……"

有片刻工夫这些话落进了他的耳朵里，但是当娜塔莉娅的膝盖或臂肘碰到了他，使他全身引起令人不安的苦恼时，却立刻忘记了这些话。他极力不瞧她，头一动也不动，可是眼睛却不听使唤，它们执拗地朝她那边斜睨着。

"这会很快结束吗？"他低声说，娜塔莉娅也回答道：

"我不知道。"

"真叫人害臊……"

"是呀，"他听到她说，并且觉得很高兴：新娘的感觉跟他一

样。

阿列克谢跟女孩子们在一起，他们都在花园里吃喜酒；尼基塔坐在一个瘦长的神甫旁边，在这个神甫的麻脸上留着一部湿漉漉的胡子，长着一对黄铜色的眼睛。市民们都打开了朝院子和街道的窗子往外望着，几十个脑袋都在那蔚蓝的天空下摇动，脑袋不时地更替着；张开着的嘴悄悄地说着话，低声而又嘎哑地埋怨着，喊叫着；那些窗子看起来象一只只口袋，这些喧闹着的脑袋立刻从窗口象西瓜一般滚进屋子里去了。尼基塔特别注意挖土工吉洪·维亚洛夫的脸，颧骨突出，长满浓密的、略带红黄色的毛和红斑。乍一看，那双眼睛是没有颜色的，奇怪地眨巴着，丢着眼色，可是眼珠在闪动，眼睫毛却一动也不动。小嘴那两片一动也不动的、薄薄的、固执地抿得严严实实的嘴唇几乎被那蜷曲的唇髭给遮没了。两只耳朵不合适地贴在头上。这个人把胸部紧靠在窗台上，当人们想要把他推开的时候，他不闹，也不骂，只是默默地用肩和臂肘轻轻一动挤开了他们。他那滚圆的两肩向上拱起，脖子藏在两肩里，脑袋瓜仿佛直接从胸膛里长出来似的，他似乎也是个驼子，在他的脸上尼基塔察觉出一种能使人发生好感的、善良的东西。

一个独眼的小伙子出人意料地把板鼓很响地敲了一下，一个指头使劲地在鼓皮上滑过，板鼓发出一阵如怨似诉的声音和一阵咚咚声，有人打了一下唿哨，在膝上摆开一架有双排弦的手风琴，立刻在屋子中央旋转起来，一个圆脸的、头发鬈曲的男傧相斯捷帕沙·巴尔斯基跺起脚来，合着音乐的节拍突然喊叫起来：

喂，少女们，喂，仇人们，

合唱队的领唱人们，游戏娱乐的带头人们！
我口袋里装满叮哨作响的钱，
走出来吧，跟我来比一比，还是怎的！

他的父亲把自己那魁伟的躯体挺得笔直，大声叫道：

“斯捷普卡！别让城里人失望，给那些小鸡们瞧瞧！”

伊利亚·阿尔塔莫诺夫跳起来了，那头发蓬乱得象个布掸子的脑袋猛地抬了起来，他满脸充血，鼻子通红，象块烧红的煤，他冲着巴尔斯基叫了起来：

“对你来说，我们可不是一群小鸡，而是一群公鸡！我们来看一看，谁比谁跳舞跳得好！奥廖沙！”

阿列克谢全身闪闪发光，仿佛涂上了一层漆，他微笑着，端详了一下德廖莫夫的一个善舞的人，就走开了，忽然脸色煞白，走得几乎察觉不出地快，并象个女孩子般尖叫起来。

“他不懂幽默！”德廖莫夫的人们叫道，阿尔塔莫诺夫立刻拼命地怒吼一声。

“奥廖什卡，我要揍死你！”

阿列克谢不停地用脚齐整地敲击着，把两个指头塞入了嘴里，震耳欲聋地打着唿哨，大声地说道：

莫凯是个老爷的时候，
有过五个仆人，
如今莫凯老爷本人
就是一个这样的仆人！

“给你！”阿尔塔莫诺夫扬扬得意地大叫一声。

“喔唷！”神甫意味深长地叫道，举起了一个指头，转动了一下脑袋。

“阿列克谢比你们的人跳得好，”彼得对娜塔莉娅说，她怯生生地回答道：

“他的舞步轻盈。”

父亲们都挑逗孩子们象好斗的公鸡那样打架；他们都是半醉的，彼此肩靠肩站着，有一个体格魁梧，举止笨拙，象一大袋燕麦，从他的眉毛下面那两条发红的窄缝里大量地流出了醉后的兴奋的泪水；另一个把身子缩作一团，仿佛准备跳跃似的，摆动着两条长胳膊，抚摩着自己的肚子，他的眼神几乎是疯狂的。彼得看见父亲的胡子在颧骨上抖动，心里明白了：

“他把牙齿咬得格格直响……马上要揍什么人了……”

“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人在胡闹，不是在跳舞！”传来了马特廖娜·巴尔斯卡娅那喇叭般的嗓音。“不是跳舞的样子！可怜见儿的！”

伊利亚·阿尔塔莫诺夫冲着那黝黑的、圆得象个煎锅似的脸儿，冲着那根大鼻子哈哈大笑，阿列克谢获胜了，巴尔斯基家的儿子摇摇晃晃地向门口走去，可是伊利亚粗暴地猛拉了一下拜马科娃的一条胳膊，吩咐道：

“喂，亲家母，走出来跳呀！”

她脸色煞白，挥动着那条自由的胳膊，愤怒而又慌张地躲开了，说：

“你怎么啦！难道我可以跟你一同跳舞，你怎么啦？”

客人们都不作声了，得意地微笑着，波米亚洛夫跟巴尔斯基互使了一下眼色，他的话说得象油在丝丝作响：

“嗯，没有什么！乌里扬娜，让我们高兴高兴，跳舞吧！上帝

会饶恕的……"

"罪过——是我的！"阿尔塔莫诺夫叫道。

他好象清醒了，神色阴郁，仿佛去参加战斗似的，仿佛不是自愿的。有人把拜马科娃朝着他推了一下，这个喝醉了的女人摇晃了一下，又往前冲了一下，就挺直了身子，昂起了头，旋转起来了。彼得听见了一阵惊讶的低语：

"啊，老天爷！丈夫安息在地下还不满一年，可她把女儿嫁出去了，自己跳起舞来！"

他不瞧妻子，但心里明白，她替母亲害臊，于是他嘟哝说：

"父亲不应该跳舞。"

"母亲也不应该跳舞，"她轻轻地、忧愁地回答道，站到一条长凳上，隔着他们的脑袋，望着那些挨得紧紧的人圈；她摇晃了一下，用一只手抓住了彼得的肩。

"轻些！"他温存地说，一边扶住了她的胳膊肘。

晚霞的反光从观众头上照进打开着的窗子里来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象盲人般地在那带点儿嫣红的反光里婆娑起舞。花园里，院子里和街上的人们都在哈哈大笑，都在喊叫，而在那闷热的屋子里却越来越静。绷得很紧的鼓皮发出一阵忧郁的声音，手风琴奏出吱吱声，在那挨得紧紧的小伙子们和少女们的圈子里，有一对象给火烧伤一般越来越忙乱地旋转着；少女们和小伙子们都象望着一件异常重要的事情一般，默默地、一本正经地望着他们跳舞，一部分上了年纪的人们都到院子里去了，只剩下了一些困倦无神的、醉得不能动弹的人们。

阿尔塔莫诺夫跺了一下脚，站住了。

"嗯，你胜过了我，乌里扬娜·伊凡诺夫娜！"

那个女人不觉一怔，也忽然站住了，象站在一堵墙前面一样，

向大家圆形地鞠躬，说：

“请原谅。”

她拿手帕当扇子，马上就从屋子里走出去了，巴尔斯卡娅走进来接替了她。

“你们把新郎和新娘分开！喂，彼得，你跟我来；男傧相们，——你们扶住他！”

父亲把男傧相们推开后，就把自己那长长的、重甸甸的两手按在儿子的两肩上，说：

“嗯，走吧，愿上帝赐给你幸福，让咱们拥抱一下！”

他把儿子推开了，男傧相们扶住了彼得，巴尔斯卡娅走在前头，嘴里嘟哝着，朝四面八方不时吐唾沫，说：

“呸，呸！无疾病，无灾难，无妒忌，无凌辱，呸！火，水——及时，免灾得福！”

当彼得跟着她走进了娜塔莉娅那间里面摆了一张华丽的床的房间时，老婆子就在房间中央一把椅子上沉重地坐了下来。

“你听着，别忘记！”她郑重地说。“给你两个半卢布，把它们放入靴子里靠近脚跟的地方；娜塔莉娅进来，会双膝跪下来脱去你脚上的靴子，你可别让她脱……”

“这是为什么？”彼得阴郁地问。

“不是你的事情。要三次——不让她脱，第四次——你就让她脱，这时她会吻你三次，你就把两个半卢布给她，说：我送给你，我的奴隶，我的命运！你要记住！嗯，你脱去衣服，背朝她躺下来，她就会请求你：让她睡！你就不作声，只在第三次，你才向她伸过手去，懂了吗？嗯，以后就……”

彼得惊讶地瞥了一下这个女老师那黝黑而阔大的脸，她张大了鼻孔，舔着嘴唇，用手帕擦着那肥厚的下巴和颈脖，命令式

地、清晰地说出粗鲁的、无耻的话来了，临别时还重复说：

“喊叫——别相信，眼泪——别相信。”她蹒跚地从屋子里走出去了，身后留下了一阵酒醉的气味，可是一阵怒气攫住了彼得，他脱去了脚上的靴子，把它们扔到了床底下，很快地脱去了衣服，象上马一般跳到了床上，牙齿咬得格格直响，唯恐哭出来，象是受了使他透不过气来的某种巨大的侮辱。

“一些沼泽的魔鬼……”

那铺着绒毛褥子的床上是热烘烘的；他跳到地板上，走到了窗子跟前，推开了窗框，——喝醉了的人们那嘈杂的说话声、哈哈大笑声和少女们的尖叫声都从花园里向他扑面拥来；有四个人影在那带点儿淡蓝色的暮色中，在树林中间徘徊。尼古拉教堂钟楼的那个细细的尖顶象个铜铸的指头直刺天空，它上面的十字架没有了，被拆下去镀金了。奥卡河在那些房子的屋顶后面悲哀地发光，一片月光在河上消融了，更远些，是无穷尽的树林，宛如一个个黑黝黝的雪堆。他想起了另一片土地，一片辽阔的金色的田地。他叹了口气；楼梯上有人跺起脚来了，嘻嘻笑起来了，他又跳到了床上，门开了，丝带沙沙响，鞋子吱嘎作响，有人在哽咽，哭泣；门钩咔哒一声扣上了门环。彼得谨慎小心地稍微抬起了头；一个白色的身影在苍茫的暮色中站在门旁，一只手有节奏地挥动着，身子几乎弯到了地上。

“她在祈祷。可我没有祈祷过。”

可是他不愿祈祷。

“娜塔莉娅·叶甫谢夫娜，”他轻轻地说起来了，“您别害怕。我自己也觉得害怕。我累得要命。”

他双手抚平头上的头发，拉着自己的耳朵，嘟哝说：

“这完全用不着——脱去靴子就完了。胡闹。我心头发痛。

可她却说傻话。您别哭。”

她小心翼翼地侧着身子走到了窗跟前，轻轻地说：

“他们还在纵酒作乐。”

“是呀。”

两个人害怕什么似的，不敢互相走近，他们俩都很疲乏了，很久地谈些无聊的话。天蒙蒙亮时，楼梯吱嘎响了起来，有个人用一只手摸着墙。娜塔莉娅朝门口走去。

“别让巴尔斯卡娅进来，”彼得低声说。

“这是妈妈，”娜塔莉娅打开了门，说；彼得坐在床上，搭拉着两腿，对自己很不满，苦恼地在心里寻思：

“我很糟，我竟不敢，她一定会嘲笑我的……”

门开了，娜塔莉娅悄声说：

“妈妈叫你。”

她靠在炉旁，她在白瓷砖上几乎是看不见的，可是彼得走到门外去了，门外一片漆黑，他遇到的却是拜马科娃一阵生气的、惊愕的、热烈的低语。

“你在干什么，彼得·伊里奇，你怎么啦——你想使我和我的女儿当众出丑？要知道，天亮起来了，大家不久就会来叫醒你，应该拿小女的内衣给大家看，让他们知道：我的女儿是贞洁的！”

她说话时，一只手抓住了彼得的肩，用另一只手猛推他，并愤怒地问道：

“这是怎么啦？没有力气了，还是不情愿？你别吓唬我，说话呀……”

彼得嗓音低沉地说：

“我可怜她。感到害怕。”

他不看丈母娘的脸，可他听见了，这个女人亲切地笑起来

了。

“不，你去吧，去吧，去干自己男子汉的事情！向蒙难者基督祈祷。去吧。让我吻你一下……”

她紧紧地搂住了他的脖子，喷出了一股热烘烘的酒气，用那甜蜜而发粘的嘴唇吻了他一下，他还来不及回答这一亲吻，她就走开了，只很响地做了个飞吻。他走进那间明亮的小房间里去了，随手关上了门，坚决地伸出两臂，姑娘向前挪了一步，投入了他的怀抱里，声音发抖地说：

“她有点儿醉了……”

彼得期待的是别的话儿。他后退到床跟前，嘟哝说：

“你别害怕。我长得不漂亮，可我心田善良……”

她更紧地偎在他身上，低声说：

“两腿站不住了……”

……在德廖莫夫小城里人们都喜欢吃喜酒；喜事延续了五天五夜；他们从早晨忙到深更半夜，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走来走去，从一家走到另一家，在醉醺醺的气氛中跳舞。巴尔斯基办的酒席特别丰盛而且阔气，可是阿列克谢揍了他们的儿子，因为后者不知为什么欺侮了小姑娘奥莉加·奥尔洛娃。当巴尔斯基家的父母来向阿尔塔莫诺夫告阿列克谢的状时，他大为惊奇：

“哪儿见过小伙子不打架？”

他慷慨地赠给少女们绸带和小礼物，赠给小伙子们金钱，拼命给父母们灌酒，拥抱大家，并激动地叫道：

“喂，诸位！咱们活得好不好？”

他举止狂暴，喝了许多酒，好象要浇灭心中的火，喝多少也不醉，这几天来他显然消瘦了。他虽然从乌里扬娜·拜马科娃身边走开了，站在一边，可是孩子们都发觉了，他苛求地、怒冲

冲地望着她。他大夸自己力气大，用根木棍跟警备队士兵们举行拔河比赛，摔倒了一个救火员和三个泥水匠，这之后，挖土工吉洪·维亚洛夫走到了他跟前，不是建议而是要求：

"现在跟我交量一下。"

他的口气使阿尔塔莫诺夫感到奇怪，他把挖土工那个子不高但却很结实的身体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

"你是什么人，力气大，还是说大话？"

"我不知道，"那个人严肃地回答道。

他们互相抓住了宽腰带，在一个地方踏步很久，伊利亚隔着维亚洛夫的肩头望着那些无耻地向他丢眼色的女人。他比那个挖土工长得高，但是比他瘦弱而且比他稍为匀称。维亚洛夫把一个肩头抵着他的胸膛，想要把对手举起来，扔到自己身后去。伊利亚明白这一点，突然大叫一声：

"老弟，你不算狡猾，你不算狡猾！"

忽然，他哎哟叫了一声，把吉洪从自己的头顶上扔了出去，力气使得那么大，以致后者猛地摔在地上，摔伤了两腿。挖土工坐在草地上，擦去脸上的汗，害臊地说：

"好大的力气。"

"我们都看见。"人们嘲笑地回答他。

"真棒。"维亚洛夫又说了一遍。

伊利亚向他伸过一只手去。

"起来吧！"

挖土工不接手，他想自己站起来，他站不起来，又伸直了两腿坐在地上，用奇怪的、温和的目光目送着人群。尼基塔走到了他跟前，关心地问：

"痛吗？要帮忙吗？"

挖土工微微一笑。

"骨头痛。我比你父亲力气大，但没有他灵活。嗯，咱们跟他们走吧，尼基塔·伊里奇，一个朴直的小伙子！"

于是他友好地挽着驼子的胳膊，跟他一起在人群后面走，两脚打着拍子，大概希望借此减轻痛苦。

新婚夫妇由于几夜未睡和劳累，感到疲惫不堪，他们无意志力地、为了给人看而在街上那色彩斑斓的、闹闹嚷嚷的、微有醉意的人群中间慢悠悠地行走，又喝酒，又吃东西，听到那些无耻的玩笑而感到了害臊，彼此极力不看一眼，挽着胳膊同行，总是并排坐在一起，默默无言，象两个陌生人。马特廖娜·巴尔斯卡娅觉得很高兴，他夸口地问伊利亚和乌里扬娜：

"你的儿子我教得好吗？我认为是这样！你瞧，乌里扬娜，我把你的女儿训练得怎样？女婿怎么样？象一只孔雀；他说，我——不是我，妻子——不是我的！"

可是彼得和娜塔莉娅回家睡觉的时候，把强加于他们的和他们顺从地接受的一切连同衣服都一齐丢开了，他们谈论着过去的一天：

"嗯，你们那儿的人都喝酒！"彼得觉得奇怪。

"你们这儿的人喝得少吗？"妻子问。

"难道庄稼人可以这样喝酒！"

"你们不象庄稼人。"

"我们都是家仆，往后会象贵族一样的。"

有时他们互搂着身子坐在窗前，呼吸着花园里的芳香，默不作声。

"你为什么不说话？"妻子轻轻地问，丈夫同样轻轻地回答道：

“我不愿意说寻常的话。”

他想听不寻常的话，可是娜塔莉娅不知道什么是不寻常的话。当他向她讲述无限辽阔和空旷的金色草原的时候，她问：

“没有树林吗？什么也没有吗？哎哟，这一定是多么可怕！”

“森林里是可怕的，”彼得有点儿苦闷地说。“在草原上有什么可怕？那儿只有地和天，还有我。”

有一次，当他们坐在窗前默默地欣赏着繁星密布的夜空时，听到了花园里浴室附近有一阵喧闹声，有个人奔跑着，碰断着马林丛的枝条，接着又听到了一阵轻轻的、愤怒的呼喊声。

“你怎么啦，魔鬼？”

娜塔莉娅惊讶地跳了起来。

“这是妈妈！”

彼得从窗子里探出身去，他那宽阔的背把窗口堵住了，他看见了父亲抱住了丈母娘，把她紧逼到浴室的墙跟前，用足力气把她推倒在地上，她频频挥动双手，搂他的脑袋，气喘吁吁地大声地嘟哝说：

“放开我，我要喊啦！”

她又失声地喊叫道：

“亲爱的，别碰我！可怜可怜吧……”

彼得无声地关上了窗，一把抱住了妻子，让她坐在自己的膝上。

“别往外看。”

她在他手中挣扎，突然叫道：

“这是怎么啦？谁啊？”

“父亲，”彼得说，把她抱得紧紧的。“你不懂，还是怎的……”

“哎哟，这是怎么啦？”她害臊而又惧怕地低声说；丈夫把她

放到床上，顺从地说：

"我们可不是父母的评判人。"

娜塔莉娅双手抱住了头，摇摆着身子，抱怨说：

"多大的罪过！"

"不是我们的罪过，"彼得说，想起了父亲的话："贵族老爷们所干的事不是更恶劣吗？""这倒更好，他不会来纠缠你了。他们这些老头儿都是头脑简单的；在他们看来，调戏儿媳妇——这算不上什么罪过。别哭啦。"

妻子含着眼泪说：

"还在他们跳舞的时候，我就这样想了……要是他强迫起来，那我们现在可怎么办？"

可是由于激动得疲倦了，不久她就和衣睡着了，彼得打开了窗子，望着花园，——那儿一个人也没有，黎明前的微风吹拂着，树木在充满芬芳的黑暗中摇曳。他让窗子敞开着，就在妻子身旁躺下了，没有闭上眼睛，想着所发生的事。要是只有他跟娜塔莉娅两个人住在小农庄里，那多好啊……

……娜塔莉娅不久就醒了，她觉得她所以醒来是因为她可怜母亲，为她而感到受辱。她赤着脚，只穿了一件衬衫就快步下楼去了。母亲房间的门夜里向来是关上的，现在却稍微闪开着，这使她更加害怕了，但朝摆着母亲的床的那个角落瞥了一眼后，她看见了被单下面有一大块白色的东西，黑发披散在枕头上。

"睡着了。痛哭过了，伤心够了……"

得做些什么去安慰一下受了侮辱的母亲。她走到花园里去了；青草是湿漉漉的，露珠晶莹，使脚感到又冷又痒；太阳刚从树林后面冉冉升起，那斜射的阳光照得眼睛都发花了。阳光是有点儿暖和的。扯下了一片因沾着露珠而呈银灰色的牛蒡叶，娜

塔莉娅把它贴在脸颊上，接着又贴在另一边脸颊上，脸就变得凉爽了，于是她一边开始摘下一串串红醋栗放在牛蒡叶上，一边不怀恶意地想着公公。他用那沉重的手拍拍她的背，含笑地问：

“嗯，怎么样，你过得怎样？好吗？嗯——活下去！”

他大概没有其他的话要对她说，但那种亲热的拍背却有点儿得罪她了；人家就是那样爱抚马匹的。

“真是强盗，”她在心里寻思，硬叫自己仇视地去想公公。

苍头燕雀和红胸鸲在歌唱，黄雀在叽叽喳喳地啭鸣，树叶发出轻微而柔和的簌簌声，一个牧人远远地在城市尽头吹笛，从盖起了工厂的瓦塔拉克沙小河岸畔传来了一阵阵人声，慢慢地在阳光灿烂的寂静中飘荡。有个什么东西咔嚓响了一下；娜塔莉娅不禁哆嗦了一下，稍微抬起了头，——在她头顶上，在苹果树的树枝上挂着一个捕鸟笼，一只黄雀在那些细树枝中间跳跃。

“谁在捕鸟？是尼基塔吗？”

某地方发出一阵干树枝的折裂声。

当她回到了家里时，张望了一下母亲的房间，她已经醒了，仰躺着，惊异地扬起了双眉，把一只手垫在脑后。

“谁呀……你有什么事？”她惊惶不安地问，用臂肘稍微支起了身子。

“没有什么事，我采来了红醋栗给你泡茶。”

床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只装克瓦斯的细颈的大玻璃瓶，瓶几乎是空的，克瓦斯溢到了台布上，瓶塞掉在地板上了。母亲那双严厉的、明亮的眼睛围着一圈略带蓝色的暗影，但没有哭肿，这是娜塔莉娅希望看到的；那双眼睛仿佛也变得阴暗了，深沉了，它们的目光总是有点儿傲慢的，今天似乎显得陌生了，远远地、心不在焉地望着。

"蚊子不让人睡觉，往后我到谷仓里去睡，"母亲说着，拿床单裹住了颈脖。"咬得很厉害。你为什么起得这么早？为什么赤脚在露水里走？衣裙都沾湿了。你会伤风的……"

母亲的话不是温柔地，而是勉强地说的，好象在想自己的事。女儿的不安心情逐渐被女人那怀有敌意的和强烈的好奇心给代替了。

"我一醒来就想到你了……我梦见了你。"

"你想什么？"母亲问，眼睛望着天花板。

"现在你独个儿睡，没有我陪你了……"

娜塔莉娅似乎觉得母亲的脸颊泛红了，当她微笑着说"我不怕"的时候，那微笑是假装的。

"嗯，去吧，亲爱的，你的那位已经醒了，你可听见——他在跺脚？"母亲吩咐道，闭上了眼睛。

娜塔莉娅慢慢地上楼去了，嫌恶地、几乎仇视地想道。

"他在她那儿过夜，克瓦斯是他喝的。母亲颈脖上有斑痕，不是蚊子咬的，而是吻出来的。这我不告诉彼得。她想要在谷仓里睡觉。可她喊叫过呢……"

"你在哪儿？"彼得问，目光锐利地打量着妻子的脸，她垂下了眼睛，觉得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似的。

"我采来了红醋栗，顺便到母亲那儿去了一趟。"

"噢，她怎么样？"

"好象没有什么……"

"是这样嘛，"彼得说，拉了一下自己的一只耳朵，"是这样嘛！"

他微微一笑，揉了揉那深棕色的下巴，叹了口气，说：

"看来，傻女人巴尔斯卡娅说得对：不要相信喊叫，也不要相

信眼泪。"

接着他厉声问：

"你看见了尼基塔吗？"

"没有。"

"怎么——没有？瞧，他就在那里，在花园里捕鸟。"

"哎呀，"娜塔莉娅惊叫一声，"我就是这样，只穿了衬衫去的！"

"是这样……"

"他什么时候睡觉的？"

彼得穿上靴子，喉咙里发出一阵很响的咯咯声，可是妻子斜溜他一眼，微微一笑，说：

"虽然是个驼子，却讨人喜欢……比阿列克谢更讨人喜欢……"

丈夫喉咙里又发出一阵咯咯声，不过轻点了。

……每天太阳冉冉升起时，牧人就把畜群赶到一处，用那桦树皮做的长喇叭吹出凄凉的声音，这时河对岸开始响起了斧头的砍伐声，居民们把牛羊往街上赶去，冷笑地互相交谈着。

"听，天还没有亮，他们就在砍了。"

"贪得无厌——对安静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伊利亚·阿尔塔莫诺夫有时似乎觉得，他已经克服了城里人那种懒洋洋的不友好态度，德廖莫夫人们在他面前恭敬地脱帽致意，用心地听他讲述拉特斯基公爵们的故事，但任何人几乎总是不无骄傲地说：

"我们的老爷比较朴直、穷苦，但比你们的更严厉！"

每逢节日，每天晚上他都坐在座落在奥卡河岸畔的巴尔斯基的小饭馆里那树木蓊郁的、美丽的花园里，他对德廖莫夫那些

有钱的人和有势力的人说：

"我的事业将会使你们大家都得到好处的。"

"请上帝保佑，"波米亚洛夫圆㨪道，象狗一般地亲切地笑，叫人弄不明白：他在亲热地蕬昵，还是在咬人？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不合适地藏在那大麻纤维似的胡子里，那根灰鼻子不信任地嗅着一切，而那对橡实般的眼睛阴险地望着。

"请上帝保佑，"他又说了一遍，"虽然没有你的时候，我们日子也过得不坏，或许，你来了，日子也会过得一样好。"

阿尔塔莫诺夫沉下了脸。

"你说的话有双关意义，不够朋友。"

巴尔斯基哈哈大笑，叫道：

"他就是这样的人嘛！"

巴尔斯基脸部那些深红色的肉块是轻轻地揉出来的，他的大脑瓜、颈脖、两边脸颊和两只手——他全身都长满了浓密的、厚厚的、熊一般的毛，两只耳朵是看不见的，那双用不着的眼睛藏在象小枕头似的肥肉里。

"我的全部力气都化为脂肪了。"他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把嘴张得很大，露出一口钝牙。

大车匠沃罗波诺夫用那双非常明亮的眼睛朝阿尔塔莫诺夫仔细地打量着，用干巴巴的嗓音教训道：

"事业应该干，但也不应该忘记上帝的事。《圣经》上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①

那双明亮的、眼神似乎惘然若失的眼睛这样望着他，仿佛沃罗波诺夫猜到了什么似的，一句不寻常的话立刻就会使人突然

① 见《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一节，第四十二节。

惊呆的。有时他仿佛说起什么来了：

"可不是，基督也吃面包，所以马大……"

"住口，住口，"制革匠日捷伊金，这个教会的执事，阻止他，"你上哪儿去了？"

沃罗波诺夫不作声了，两只灰耳朵摆动着，可是伊利亚问制革匠：

"你理解我的事业吗？"

"这是为什么？"日捷伊金打心底里感到惊讶。"你的事业，应该理解它的是你，怪人！你有你的事业，我有我的事业。"

阿尔塔莫诺夫喝着浓啤酒，从树林里望着象一条浑浊的带子似的奥卡河，靠左面，象一条绿蛇似的、蜿蜒曲折的瓦塔拉克沙小河从云杉林里，从沼泽里打它旁边流去。在那儿，在沙角上，在金黄色锦缎般的沙土上，碎木片和刨花闪着油光，砖呈红色，在踩倒的河柳丛中间延伸着一座长长的、肉色的厂房，宛如一具没有盖的棺木。盖上了无光泽的、还没有油漆过的铁皮屋顶的仓库在阳光下闪烁，那幢两层楼房的黄色木墙象蜡制似的融化着，拉得紧紧的金色人字梁升向那酷热的天空。阿列克谢说得很巧妙，那座房子从远处看去象是一把古斯里琴①，阿列克谢就住在那儿，远离城里的小伙子们和少女们；跟他这个好斗的、性情暴躁的人是难以相处的。彼得比他更难以相处，彼得有糊涂的地方；他还不明白，勇敢的人是能够大有作为的。

在阿尔塔莫诺夫的脸上掠过一片暗影，他冷笑着，从那对浓眉下面望着市民们，他们都是庸俗的人，对事业虽具有怯生生的渴望，但真正的热情是没有的。

---

① 俄国古代的一种弦乐器。

每天夜晚，当城市沉沉入睡的时候，阿尔塔莫诺夫象个贼似的沿着河岸偷偷地打后院溜进了寡妇拜马科娃的花园。蚊子在那暖和的空气中嗡嗡地叫，仿佛是它们在大地上空散布着那黄瓜、苹果和蔚萝的香味。月亮在灰云层里移动，暗影抚摸着河。阿尔塔莫诺夫越过篱笆，来到了花园，悄悄地走进了院子，他到了那个黑暗的谷仓，角落里有一阵提心吊胆的低语在招呼他：

“你走进来时没有人发觉吗?”

他脱去衣服，愤愤地埋怨道：

“真可恼——躲躲闪闪！我是孩子，还是怎的?”

“那么你别轧姘头。”

“我很想不轧姘头，可是上帝给我找了一个。”

“哎哟，你说什么呀，异教徒！咱们违背了上帝……”

“嗯，得啦！这以后再说。哎，乌里扬娜，你们这儿的人……”

“可你，得了吧，别烦恼啦，”女人低声说，用热烈的拥抱跟他亲热了很久，来安慰他，但是休息了一下后，她却详细地谈起人们来了：谁应当怕，谁有头脑，谁没有人格，谁有多余的钱。

“波米亚洛夫和沃罗波诺夫知道你需要大量木材，他们想要收买周围的森林，给你造成困难。”

“他们已经晚了，公爵已经把他的森林预先卖给我了。”

他们周围和他们头顶上是一片浓重的漆黑，他们甚至彼此都看不见，用无声的低语说着话。有一股干草和桦条扫帚的气味，从地窖里冒出来一股有点儿潮湿的、令人愉快的冷气。沉重得象铅铸的寂静充满了这座小城；有时有一只大老鼠跑过，一群耗子在吱吱地叫，尼古拉教堂的钟楼上每小时敲一下钟，往黑暗里投去一阵凄凉的、病态地发抖的声音。

"你的身量多高大!"阿尔塔莫诺夫称赞道，一边抚摸着那个女人那热烘烘的、柔软的身体，——多么强壮！为什么你生养很少?"

"除了娜塔莉娅——还生了两个，都很衰弱，已经死了。"

"那么，你的丈夫身体不好……"

"你不会相信的，"她低声说，"要知道，在你来之前，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娘儿们和女友们都常常谈起，可我不相信，我认为，她们是由于害臊而扯谎！要知道我跟丈夫在一起，除了害臊，什么也不知道，象根木头似的倒在床上。我常常祈祷上帝：但愿他睡熟，别来碰我！他是个好人，性格平和，有头脑，可是上帝没有赋予他谈情说爱的本领……"

她所说的这番话使阿尔塔莫诺夫又兴奋又惊异，一边使劲地抚摸她那丰满的胸部，一边埋怨道：

"原来是这样，可我不知道，我还以为对于女人，每个男人都是甜蜜的。"

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他觉得自己更坚强，更有头脑。白天她永远是个平静、沉着、有理智的主妇，全城的人因为她聪明伶俐和有文化都尊敬她。有一次她那少女般的爱抚感动了他，他说：

"我知道你为这付出了代价。咱们不应该给孩子们成了亲，倒是咱们应该结婚……"

"你的孩子们都很好，他们知道我们的关系——也不要紧，不过要是城里的人知道……"

她不禁浑身哆嗦了一下。

"嗯，不要紧，"伊利亚低声说。

有一次，她好奇地打听起来：

"请告诉我：你杀过一个人，你做他的梦吗?"

伊利亚冷淡地捋捋胡子，回答道：

“没有做过梦，我睡得很沉，不做梦。而且做什么梦呢？我也没有见过他是什么样的。他们揍了我，我几乎站不稳了，我就拿短锤在某个人的头上狠狠地敲了一下，接着又在另一个人的头上敲了一下，第三个人就逃跑了。”

他叹了气，不满地埋怨道：

“几个傻瓜冲撞了你，可你却要替他们向上帝负责……”

他们默默地躺了一会儿。

“你打瞌睡了吗？”

“没有。”

“走吧，天快亮了；你上工地去吗？哎哟，都是由于我，你会累坏的。”

“别担心，平日我顶得住，假日也会顶得住的。”阿尔塔莫诺夫边穿上衣服，边夸口说。

他在严寒中，在破晓时那珠母色的朦胧中走着；他两手插入了长衣背部下面，在自己的土地上行走；那件长衣就象公鸡尾巴似的稍微翘起；阿尔塔莫诺夫用一只沉重的脚踩着刨花和碎木片，一边在心里寻思：

“得让奥廖什卡去休养才好，让他不再吐白沫。这小伙子难以管教，不过是个好小伙子。”

他躺在沙土上或躺在刨花堆上常常很快就睡熟了。在那略带绿色的天空中，早霞红得令人很舒服；太阳在大地上空爱夸耀地洒开了宛如孔雀尾巴似的光芒，太阳，那金色的太阳，在那条孔雀尾巴后面浮现出来了；工人们都醒了，看到那伸展着两臂躺着的魁伟的躯体，互相警告说：

“他在这儿！”

颧骨突出的吉洪·维亚洛夫肩上扛着一把铁锹，那忽闪忽闪的眼睛直望着阿尔塔莫诺夫，仿佛想要从他身上跨过去——但不敢。

人们象蚂蚁似的忙碌着，叫嚷声和敲击声都没有把那个躯体魁伟的人弄醒，他仰天躺着，打着钝锯般的鼾声，——挖土工走开了，朝四下望望，眨巴着眼睛，好象头部被碰痛了似的。阿列克谢上身穿着一件白粗麻布衬衫，下身穿着一条蓝裤，从房子里走了出来，他轻飘飘地，象腾云驾雾般地到河里去洗澡。他小心翼翼地绕过舅舅的身子，好象生怕脚下那刨花轻微的嚓嚓声会把他弄醒似的。尼基塔天还没亮就到森林里去了，他几乎每天都往那儿运去两大车腐熟的厩肥，倒在收拾得干干净净辟作花园的那个地方，他已经种植了白桦、枫树、花楸和稠李，可是现在他在沙地里挖几个深坑，把腐熟的厩肥、淤泥和粘土倒入深坑里，——这是准备种果树的。每逢节日，吉洪·维亚洛夫就来帮他干活。

"开辟花园是无害的事，"他说。

彼得·阿尔塔莫诺夫边拉自己的耳朵边走，不时打量着活儿。锯子很响地叽嘎叽嘎作响，锯着树，刨子刨得打唿哨似地沙沙作响，斧子响亮地砍着，可以听到石灰那有滋味的溅泼声。磨刀石舐着斧刃，发出抽噎声。木匠们扛起梁木，嘴里唱着《伏尔加船夫曲》一类的歌，一个年轻人的嗓音洪亮地唱出：

> 干亲家扎哈里来找玛丽娅，
> 在玛丽娅的脸上揍了一拳……

"唱得粗声粗气，"彼得对挖土工维亚洛夫说，那个单腿跪

在沙土里的人回答道：

“什么都唱得一个样……”

“这话是什么意思？”

“唱得没有激情。”

“一个古怪的乡巴佬，”彼得心里想，从他身边走开了，他回忆起父亲叫维亚洛夫当监工时，这个乡巴佬眼睛望着地下，回答父亲道：

“不，这个职位我不能胜任，我不会管理人。你叫我看院子吧……”

父亲把他痛骂了一顿。

……秋天来临了，又寒冷又潮湿，花园蒙上了一层锈，黑铁般的树木也生出了红褐色的斑点；潮湿的风呼啸着，把那被踩踏过的淡白的刨花驱到河里。每天早晨，装满亚麻、套着几匹长毛蓬起的马儿的大车驶到了仓库。彼得验收货物时，用心地注视着，唯恐这些留胡子的、脸色阴郁的乡巴佬把为增加重量而洒过水的、“蒙有水珠”的东西偷偷地塞进来，唯恐他们把普通的亚麻按照“长纤维亚麻”的价格出售。他觉得这些乡巴佬很难对付；缺乏耐心的阿列克谢愤怒地跟他们对骂。父亲上莫斯科去了，丈母娘也跟着去了，仿佛去朝圣似的。每天晚上喝茶和吃晚饭时，阿列克谢就愤怒地抱怨说：

“在这儿过得很苦闷，我不喜欢这里的……”

他总是以此来惹彼得恼火。

“只有你自己才是好的！你找大家的碴儿。你喜欢自夸。”

“我有可以自夸的地方，我才自夸。”

他抖动着鬈发，挺直了两肩，鼓起了胸膛，放肆无礼地眯缝起眼睛望着哥哥们，望着嫂子。娜塔莉娅躲开了他，仿佛害怕他

什么似的，跟他谈话口气很冷淡。

吃过午饭，丈夫和阿列克谢又去干活了，于是她走进尼基塔那个修士的小房间里去了，手里拿着针线活，在窗前一把圈椅里坐了下来，这把圈椅是驼子用桦木为她做的，做得很精巧。驼子是个办事员，从早到晚写呀算呀，可是娜塔莉娅一来，他就停止工作，给她讲述公爵们是怎样生活的，在他们的花房里种些什么花。他那高亢的、姑娘般的嗓音紧张而又温柔，那双蓝眼睛避开那个女人的脸，尽望着窗外。而她低下头做针线活，若有所思地默不作声，就象独自一个人般沉默不语。他们彼此几乎不看一眼，坐了一两小时，但有时尼基塔小心翼翼地、仿佛情不自禁地用那双蓝眼睛的温柔亲切的目光拥抱嫂子。他那对很大的狗耳朵明显地泛红了。他那溜来溜去的目光有时使那个女人也看了小叔一眼，向他宽厚地微微一笑——一种奇怪的微笑；尼基塔有时觉得，在这种微笑里流露出对他的感情有模糊的理会，有时他似乎觉得这种微笑是抱怨和受辱的表示，他负疚地埋下眼睛。

窗外雨沙沙地、哗哗地作响，洗去变得暗淡了的夏天的色泽，听到了阿列克谢的喊叫声、不久前用铁链锁在院子角落里的小熊的吼叫声，娘儿们——打麻女工们——分散地打着亚麻。阿列克谢闹嚷嚷地走进来；他浑身湿淋淋，肮里肮脏，戴着一顶帽子，帽子推到了后脑勺上，他依然象春天；他边笑边讲述着，吉洪·维亚洛夫用斧头砍掉了自己的一个指头。

"好象是无意的，可是事情却是清楚的：他怕当兵罢了。可我倒愿意去当兵，只要能离开这个地方。"

他愁眉苦脸，象头小熊般呼噜：

"远远地离开这个地方……"

接着他乞求地伸过一只手来：

"给我一个十五戈比的铜板，我到城里去。"

"为什么？"

"不关你的事。"

他边走边哼着：

姑娘在小径上奔跑，
给亲爱的人去送饼……

"哎哟，他会闹出乱子来的！"娜塔莉娅说。"我的女友们常常见到他跟奥尔古尼卡·奥尔洛娃在一起。她才十五岁呢，她没有母亲，父亲是个酒鬼……"

尼基塔不喜欢她说这种话的口气，在她的话语里他听到过分的悲伤、过分的担忧，仿佛含有妒意。

驼子默默无言地望着窗外，松树的枝梢在潮湿的空气中摇曳，从那翠绿的针叶上掉下来水银般的雨珠。这些松树都是他一手种植的；房子周围所有树木都是他亲手种植的……

彼得走进来，脸色阴郁，神态疲惫。

"是喝茶的时候了，娜塔莉娅。"

"还早哩。"

"是时候了，我说的！"他嚷道，可是当妻子走开的时候，他就坐到她的位置上，又抱怨，又诉苦：

"爸爸把全部事业压在我的肩上。我象车轮般旋转，可是往哪儿走——我却不知道。要是我走错了路，他就会教训我……"

尼基塔又温和又谨慎小心地对他谈到阿列克谢，也谈到少女奥尔洛娃，可是大哥却挥着一只手，看来他不在听他的话。

"我没有工夫欣赏女人！每天夜里我也只在梦里见到我的

妻子，可是白天我象蝙蝠一般瞎了眼。你的头脑里尽是些傻念头……”

他一边拉着自己的耳朵，一边谨慎小心地说：

“开工厂，这不是咱们干的事。咱们最好到草原上去，在那儿购置土地，种庄稼。喧闹声会少些，而好处则更大……”

伊利亚·阿尔塔莫诺夫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显得年轻点了，他修剪过了胡子，把两肩展开得更宽，他那双眼睛更明亮，他浑身变得象是一把重新锻造过的犁。他象老爷一般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说：

“我们的事业应该象军队一般前进。往后你们、你们的孩子们和孙子们都会有足够的工作可做。可以干上三百年。咱们阿尔塔莫诺夫家将会给农业带来新的生命。”

他打量了一下儿媳妇，叫起来：

“你肚子大了，娜塔莉娅？要是你生个男孩——我就送你一份精致的礼物。”

晚上娜塔莉娅打算睡觉时，对丈夫说：

“爸爸高兴的时候，是很好的。”

丈夫乜斜着眼向她投了一瞥，冷冷地回答道：

“他答应了送礼物，还会不好嘛。”

可是过了两三星期，阿尔塔莫诺夫不再作声了，沉思起来了；娜塔莉娅问尼基塔：

“爸爸生什么气呀？”

“我不知道。他叫人捉摸不透。”

那天晚上喝茶时，阿列克谢忽然清楚而又大声地说：

“爸爸，——送我去当兵吧。”

“上哪儿去？”伊利亚结结巴巴地问。

“我不想在这儿住下去……”

“你们都出去！”阿尔塔莫诺夫吩咐孩子们，可是当阿列克谢也向门口走去时，他向他叫道：

“站住，奥廖什卡！”

他背着两手，抽动着眉毛，久久地端详着这个小伙子，然后说：

“我考虑过了：你是我的希望！”

“我在这儿过不惯。”

“你胡说。你的地方就在这儿。你的母亲把你交给了我，你就得服从我的意志，去吧！”

阿列克谢好象被缚住了似地跨了一步。可是舅舅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说：

“不应该这样跟你说话，——我的父亲是用拳头跟我说话的。去吧。”

又一次大声地叫住他，厉声地补充说：

“你得成为一个大人物，明白了吗？为了你的前程，我可不听你的任何尖叫……”

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他在窗前站了很久，把胡子紧紧地握在一只拳头里，眼睛望着那灰色的湿雪怎样飘落在地上，而当窗外开始黑得象棺材里一般的时候，他上城里去了。拜马科娃家的大门已经关上了，他敲敲窗子，乌里扬娜亲自给他开了门，不满地问道：

“这种时候你怎么会来？”

他不作答，也不脱衣服，就走进屋子里去了，把皮帽扔在地板上，在桌旁坐下了，两个臂肘支在桌上，把指头伸入了胡子里，谈起阿列克谢来了。

“一个外人：我姐姐跟一个老爷搭上了，血缘在起作用嘛。”

那个女人察看了一下护窗板有没有关严，就吹灭了蜡烛，——在角落里圣像前，放在银架上的一盏蓝色的灯发出微光。

“快些给他娶亲，这样就可以把他缚住。”她说。

“是呀，应该这样做。不过这样做还不够。彼得缺乏热情，这是不幸的！缺乏热情，就会一事无成。他好象不是为自己，还是为主人，为农奴制而干活，没有感觉到自由——你明白吗？我不谈尼基塔：他是个残废人，他头脑里只有花园和花。我希望阿列克谢能献身于事业……”

拜马科娃安慰他说：

“你担心得太早了。要耐心等待，等到车轮转得快些，就会把所有的人压在下面——紧紧地压住的。”

他们一直谈到深更半夜，在屋子里暖和的寂静中并肩地坐着，——屋角里那带点儿蓝色的朦胧的灯光摇晃着，那怯生生的火花颤抖着。阿尔塔莫诺夫抱怨孩子们缺乏工作热情时，也没有忘记城里人。

“都是吝啬鬼。”

“大家因为你走运而不喜欢你，我们娘儿们都因为你的成功而喜欢你，而你们男人却把别人的成功看作眼中钉。”

乌里扬娜·拜马科娃善于解忧和安慰，可是当她对伊利亚说现在只有一件事我害怕得要命，就是你使我怀孕的时候，伊利亚·阿尔塔莫诺夫喉咙里只是不满地咯咯作响。

“在莫斯科事业正在热火朝天般进行着！”他继续往下说，拥抱了一下情妇就站了起来。“哎哟，要是你是男人就好了……”

“再见，亲爱的，你去吧！”

他用劲地把她吻了一下，就走了。

……在谢肉节那天，叶尔丹斯卡娅用无座的雪橇把阿列克谢从城里送回来了，阿列克谢被撕破了衣服，被揍得不省人事了。叶尔丹斯卡娅和尼基塔用洋姜丝和伏特加把他的身体擦了很久，他只是呻吟，一句话也不说。阿尔塔莫诺夫象野兽般地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卷起又放下衬衫的袖管，牙齿咬得格格直响，而当阿列克谢醒来的时候，他向他咆哮如雷，扬扬拳头，说：

"谁揍你，说呀？"

阿列克谢诉苦地半睁开着那凶恶而浮肿的眼睛，气喘吁吁，口吐鲜血，声音嘶哑地说：

"打死我吧……"

骇坏了的娜塔莉娅大声地哭起来了，公公向她跺了一下脚，叫嚷起来：

"嘘！出去！"

阿列克谢双手抱住了头，仿佛要把头扯下来似的，嘴里呻吟着。

接着，他张开了双臂，侧斜地倒下了，把那张沾满鲜血的嘴张得很大，嘴里发出嘶哑声，就一动也不动了；在床边的一张桌子上一支蜡烛闪烁着，阴影在那被打得皮开肉绽的身体上移动，阿列克谢似乎越来越发黑，越来越浮肿。哥哥们默默地、沮丧地站在他的脚跟前，父亲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问什么人：

"难道他活不了啦，啊？"

可是过了八昼夜，阿列克谢起床了，虽然不时带痰咳嗽，口吐鲜血；他开始常常上浴室去洗蒸气浴，喝加胡椒的伏特加；他的眼睛里闪出阴暗的、忧郁的光芒，这使那双眼睛显得更美了。他不想说谁狠狠地揍了他，可是叶尔丹斯卡娅打听到了，揍他的就是斯捷潘·巴尔斯基、两个消防队员和一个莫尔多瓦人，还有

大车匠沃罗波诺夫。阿尔塔莫诺夫问阿列克谢：是这样吗？他回答道：

“我不知道。”

“你扯谎！”

“我没有看见：他们拿一件男长袍什么的从后面蒙住了我的头。”

“你有什么隐瞒着，”阿尔塔莫诺夫猜到了，阿列克谢用那双红得令人讨厌的眼睛瞥了一下他的脸，说：

“我会痊愈的。”

“多吃些东西！”阿尔塔莫诺夫劝告道，从胡子里抱怨：“干这种事，他们应受严厉的惩罚……”

他对阿列克谢更关心了，态度粗鲁而又亲切。他干活是为了做样子给人看的，不掩盖自己的目的；以他对劳动的热情来鼓舞孩子们。

“你们什么活都得干，不要挑精拣肥！”他教训说，并干了许多他可以不干的活儿，到处都显示出他那野兽般的机灵敏捷——这种机灵敏捷使他能够正确地断定，哪儿阻力较强，怎样比较容易克服它。

儿媳妇的分娩期反常地延长了，可是娜塔莉娅痛了两天两夜后，第三天她生下了一个女孩，他伤心地说：

“嗯，这怎么办……”

“你要感谢上帝的恩惠，”乌里扬娜口气严厉地规劝道，“今天是叶列娜·丽尼娅尼查的命名日。”

“真的吗？”

他拿起了教堂的日历瞥了一下，孩子般地高兴起来：

“带我去看看女儿！”

他把一副镶红宝石的耳环和五个金币放在儿媳妇的胸上，叫道：

“收下吧！虽然没有生男孩，可也是好的！”

他问彼得：

“嗯，怎么样，鲶鱼，你高兴吗？你生下的时候，我是很高兴的！”

彼得胆怯地望着妻子那没有血色的、疲惫不堪的、几乎不认识了的脸；她那双疲倦的眼睛陷入了发黑的眼眶里了，从那儿望着人们和各种东西，仿佛在回忆早已忘记了的事情；她的舌头慢慢地舔着咬破了的嘴唇。

“她干吗不作声？”他问丈母娘。

“喊叫得累了，”乌里扬娜解释说，把他从屋子里推出去。

两昼夜中，白天和黑夜他都听到妻子的号叫，起先他可怜她，害怕她会死去，可是后来她的叫喊声震聋了他的耳朵，家里的忙乱也使他变得麻木了，他困乏得既不觉得害怕，也不觉得可怜了。他只是尽可能地离得远些，只要那儿听不到妻子的号叫；但是他没有能够避开她的号叫声，尖叫声总是在他的脑海里某处震响，引起了奇怪的思念。不管他走到哪儿，他都看见尼基塔拿着斧头，或双手拿着铁铲，这个驼子总是砍着或削着什么，挖着坑，象田鼠般无声地往什么地方跑去，他好象在兜圈子，因此到处都碰到他。

“好象生不下来，”彼得对兄弟说，驼子把铁铲插入沙土里，问：

“接生婆说什么？”

“她说，不必担忧。保证平安无事。你怎么在哆嗦？”

“牙痛。”

在分娩那天的晚上，他跟尼基塔和吉洪一起坐在房子的台阶上，沉思地微笑着，说：

"丈母娘把孩子放在我的手上，可我高兴得感觉不出孩子的重量，几乎把女儿抛向天花板。难以理解的是：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却受了多么严重的痛苦……"

吉洪·维亚洛夫搔搔颛骨，和往常一样平心静气地说：

"人的一切痛苦都是由小事情引起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尼基塔厉声问，那个看院子人打了个呵欠后，冷淡地回答道：

"对，就是这样……"

房子里叫吃晚饭了。

孩子生得又胖又重，不过五个月后因煤气中毒而死了，母亲跟她一同煤气中毒，几乎也丧了命。

"嗯，这没有办法！"父亲在墓地上安慰彼得，"再生一个呗。现在我们在这儿将会有自己的墓地，就是说——深深地抛下了锚。跟你在一起的是你的，在你脚下也是你的，在地上是你的，在地下也是你的——这就是一个人牢固地扎下了根。"

彼得点了点头，瞧着妻子，她笨拙地弓着背，望望自己的脚下，又望望小山冈，尼基塔拿着铁铲全神贯注地在那个小山冈上面啪啪地打，他用指头那么痉挛地、快速地挥去脸上的眼泪，仿佛害怕指头碰着自己那红肿的鼻子，会烧痛似的，她低声说：

"天哪，天哪……"

阿列克谢在十字架中间边走来走去兜圈子，边念着石碑上的文字；他瘦了，似乎比自己的年龄苍老了。他那张不象乡下人的脸长满了深色的毛，好象被烧焦了，被烟熏黑了似的。两条乌黑的眉毛下面那双目空一切的眼睛深陷下去，敌视地望着一切

人，他说话的声音有点儿嗄哑，而且口气傲慢，好象故意说得含糊不清；可是当人家再问他时，他就尖声叫道：

“你不懂吗？”

他也骂人了。他对哥哥们的态度不大好，含讽带讥的。他常常对娜塔莉娅象对一个女工那样叫嚷，而当尼基塔责备地对他说“你无缘无故侮辱娜塔莎”时，他回答道：

“我是个病人。”

“她是温顺的。”

“那末叫她忍着点儿。”

阿列克谢时常而且总是几乎自豪地说他有病，仿佛害病是他与众不同的一种优点。

从墓地跟舅舅一同回家时，他对他说：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墓地，要不然，跟这些死人躺在一起是丢脸的。”

阿尔塔莫诺夫微微笑了一下。

“我们会有的。一切我们往后都会有的：教堂、墓地、学校、医院——等着瞧吧！”

当他们经过瓦塔拉克沙小河上的一座桥时，靠栏杆站着一个乞丐模样的人，他身穿一件火红色的破烂的长袍，好象一个喝酒喝穷了的官吏。在他那张松弛的脸上长满了灰色的、刮过了的硬毛，两片多毛的嘴唇抖动着，露出残缺不全的、发黑的牙齿，那双湿润的小眼睛闪出浑浊的光。阿尔塔莫诺夫转过身去，吐了一口唾沫，发觉阿列克谢异常亲热地向那个人类的渣滓点了点头，问：

“这是什么人？”

“钟表匠奥尔洛夫。”

“我看得出，是奥尔洛夫！”

“他是个有头脑的人，”阿列克谢坚持地说。“人家陷害了他。”

阿尔塔莫诺夫乜斜地瞥了外甥一眼，不作声了。

夏天来临了，天气又干燥又酷热，奥卡河那边的森林失火了。白天那蛋白石色的、云一般的、刺鼻的烟笼罩着大地，夜里那光秃秃的月亮红得令人不快，星星在黑暗中失去了自己的光辉，看起来象铜钉帽般突出着。河水映出了那雾茫茫的天空，好象一片寒冷而浓郁的地下烟气。

阿尔塔莫诺夫吃了晚饭后，热得气喘吁吁，在花园里一排半圆形的枫树里喝茶；树木郁郁葱葱，可是它们那带花纹的、蓬松的叶冠在这个雾气弥漫的夜里没有能够投下阴影。蟋蟀在那儿嚯嚯鸣叫，独角的铁甲虫嗡嗡叫着，茶炊发出咝咝的声音。娜塔莉娅解开了短上衣的上面几颗钮扣，默默地倒着茶，她胸脯的皮肤呈温暖的色泽，象黄油；驼子耷拉着脑袋坐着，他在刨树条做只鸟笼，彼得用指头拉着耳垂，轻声地说：

“惹恼人家是没有好处的，可是父亲总是惹恼人。”

阿列克谢干咳着，朝城市那边眺望着，伸长着脖子，仿佛等待什么似的。

城里钟声如怨似诉地响起来了。

“警报？火警？”阿列克谢问，把手掌按在额上，跳起来。

“你怎么啦？在打报时钟呀。”

阿列克谢站起来走了，可是尼基塔沉默了一会儿后，轻轻地说：

“他老是觉得发生火警。”

“他脾气变坏了，”娜塔莉娅小心翼翼地说。“过去他是多么

快乐呀……"

彼得象长辈那样严厉地责备兄弟和妻子：

"你们俩都用愚蠢的目光看他；你们的怜悯使他感到受辱。咱们去睡吧，娜塔莉娅。"

他们都走了。驼子打量了一下他们的背影，也站起来了，朝他就在那儿过道里睡的亭子走去，蹲在亭子门限上。亭子座落在铺了草土块的山冈上，从亭子里越过篱笆可以望见城里那黑压压的大批房屋，钟楼和火警瞭望台监视着那些房屋。女仆收拾了桌子上的碗碟，把杯子碰得叮当响。织布工们打篱笆跟前经过，一个拿着曳网，另一个用一块铁把一只桶敲得咚咚响，第三个把一块燧石打出了火花，想要点燃火绒来抽烟斗。一条狗吠叫起来了，吉洪·维亚洛夫那平静的嗓音打破了寂静：

"谁？"

寂静在大地上空绷得象鼓皮一样紧，甚至使织布工们脚下的沙土那微弱的咔嚓声也被它清晰得令人不快地衬托出来。尼基塔非常喜欢夜的寂静。寂静越深沉，他越能把自己的全部想象力集中在娜塔莉娅的周围，那双可爱的、往往流露出有点儿胆战心惊或惊奇的眼神的眼睛越显得明亮了。想出各种各样对他来说是幸福的事件是很容易的：他找到了一件最贵重的珍宝，把它交给了彼得，而彼得把娜塔莉娅给了他，或者有强盗来抢劫，而他作出了这么非凡的舍己忘我的行为，父亲和哥哥自愿地把娜塔莉娅给了他，以奖励他所做的一切。病魔降临了，病魔降临后，全家只有他和娜塔莉娅两人活了下来，于是他就向她表示，她的幸福是藏在他心灵里的。

已经是下半夜了，他发觉在城里那一大批房屋的上空，从那些花园凝然不动的阴影里又腾起一股乌云般的黑烟，慢慢地升

向那深灰色的朦胧的天空；一会儿后下面出现一片深红色的光，他明白了这是火警，就向一座房子跑去，看见了：阿列克谢很快地打楼梯往仓库的屋顶上爬去。

"失火了！"尼基塔叫道，弟弟一边往更高处爬，一边回答道：

"我知道。嗯？"

"这是你所盼望的，"驼子想起来了，他感到惊讶，在院子中央站住了。

"嗯，我所盼望的！那又怎么样？在这样干燥的天气里常常会失火的。"

"应当叫醒织布工们……"

可是吉洪已经把织布工们叫醒了，他们鱼贯地向河边跑去，一边快乐地叫嚷着。

"爬到我这儿来，"阿列克谢骑在屋脊上建议说，驼子顺从地爬着，说：

"但愿娜塔莉娅别受惊。"

"可你不怕彼得把你再揍出一个驼峰来吗？"

"为什么？"尼基塔轻轻地问，听到了回答：

"别睁大了眼睛盯着他的妻子。"

驼子很久答不上一句话，他似乎觉得他会在屋顶上一滑，立刻掉下去，摔在地上的。

"你说什么？你要想想再说，"他嘟哝说。

"嗯，得啦，得啦！我可不是瞎子……别害怕，"阿列克谢愉快地说，好象他已经很久没说话了；他把手掌搭了个凉棚望着，那些厚厚的火舌怎样摇晃着，使寂静骚动起来，迫使它发出低沉的呼呼声，他兴奋地讲述起来：

"这是巴尔斯基家失火了。在他们院子里有二十桶柏油。火

不会烧到邻居的房子的，花园会挡住火的。”

“应该跑开，”尼基塔一边在心里寻思，一边眺望着远处，遥望着那被火撕碎了的黑暗；那儿，在那片有点儿发红的天空中矗立着那些似乎用铁锻造的树木，在那有点儿发红的地上有许多象玩具似的矮小的人奔忙着，甚至可以看出，他们怎样把那些又细又长的挠钩伸入火中。

“烧得好，”阿列克谢赞扬地说。

“我要到修道院去了，”驼子想道。

彼得在院子里昏昏欲睡地愤怒地抱怨着，吉洪·维亚洛夫懒洋洋地回答他，娜塔莉娅仿佛在镜框里一样，站在房子的窗口划着十字。

尼基塔坐在屋顶上，直坐到火烧场上一大堆围绕住象一根根黑色圆柱的火炉烟囱的余烬开始闪烁出金光。接着他爬下来到了地上，走到大门外去了，跟身上湿淋淋的、给烟炱弄污了的父亲撞了个满怀，后者的便帽丢了，腰部打裥的外衣给撕破了。

“上哪儿去？”父亲异常愤怒地叫了起来，把尼基塔推进了院子里，看见了屋顶上阿列克谢那白色的身形，更凶恶地吩咐道：

“你干吗站在那儿？爬下来。你这个傻瓜，要爱惜身体……”

尼基塔走进花园里去了，在父亲房间的窗下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不久就听到了父亲怎样用力地敲了一下门，轻轻地但却低沉地问：

“你要自杀吗？叫我丢脸，啊？我要打死……”

阿列克谢尖声地回答道：

“你自己给我出的主意。”

“住口！祈求上帝，让这个坏蛋不能说话……”

尼基塔悄悄地站了起来，但急忙往花园角落里的一个亭子

走去。

早晨喝茶的时候，父亲讲述起来：

“有人纵火；看来，纵火犯就是那个酒鬼钟表匠。人家已经痛揍过他一顿，他大概会死的。巴尔斯基使他破了产，还是怎的，而且他恨他的儿子斯捷普卡。事情是可疑的。”

阿列克谢平静地喝着牛奶，可是尼基塔觉得自己的两手在哆嗦，就把它们插入了两膝中间，夹得紧紧的。父亲发觉了他的这个动作，便问：

“你为什么缩成一团？”

“身子不舒服。”

“你们大家都不舒服。可我倒很健康……”

他愤愤地推开一杯没有喝完的茶，就走了。

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很快地增添了许多人；离工厂两俄里地的地方，在那些布满了帚石南的山冈上，在一座稀疏的云杉林中间盖起了一些低矮的小茅屋，没有院子，没有篱笆，远远看去象是一只只蜂箱。阿尔塔莫诺夫为单身无家室的工人们在不深的沟上面，即在一条名称被遗忘了的、干涸的河流的河道上，盖起了一排长长的棚屋，屋顶的一边是倾斜的，屋顶上有三支烟囱，还有几个为保暖而开的小窗；那些窗子使棚屋看上去象个马厩，工人们管它叫“马驹房”。

伊利亚·阿尔塔莫诺夫变得越来越爱夸口地大吹大擂，但没有有钱人的傲慢神气，他对工人们平易近人，他们家里有喜事，他就去喝喜酒，给孩子们起教名，每逢节日喜欢跟年老的织布工们谈心，他们都教他去劝导农民们在长期耕作地以及在森林里烧毁了树木的地方种植亚麻，这似乎效果很好。年老的织布工们对东家肯听取意见赞不绝口，都认为他是个命运在对他

宽厚地微笑的人，他们都教训青年们：

“你们瞧，应该怎样经营事业！”

可是伊利亚·阿尔塔莫诺夫却教训孩子们：

“农夫们、工人们都比城里人有理智。城里人身体瘦弱，头脑不清醒，城里人都贪得无厌，却没有胆量。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浅薄的、不牢固的。城里人做任何事情都不知道使用正确的方法，可是农民在真理范围内坚守不渝，不三心二意。他们的真理是简单的，比方说，上帝、粮食、沙皇。他们是地地道道朴实的乡下人，你们要学习他们的榜样。你，彼得，跟工人们谈话很冷淡，总是谈事业，这不行，也应该谈谈日常琐事。应该开开玩笑；一个爱说爱笑的人更容易被人理解。”

“我不会开玩笑，”彼得说，又习惯成自然地拉了一下自己的耳朵。

“要学习。开一下玩笑只要一分钟，可是脑筋却要动一小时。阿列克谢也是拙于跟人打交道，大叫大嚷，好找碴儿。”

“他们都是骗子、懒汉，”阿列克谢寻衅地回答道。

阿尔塔莫诺夫厉声叫道：

“你对人很了解吗？”可是他从胡子里露出笑意，为了不让人发觉他的微笑，他用手把胡子遮掩起来；他想起来了，阿列克谢怎样跟城里的人们大胆而合情合理地争论过关于墓地的事：德廖莫夫人们不肯让阿尔塔莫诺夫的工人们埋葬在自己的墓地里。他不得不向波米亚洛夫购买一大片赤阳林来辟作自己的墓地。

“墓地，”吉洪·维亚洛夫思考着，他跟尼基塔一起在砍伐细小的枯树。“我们措词不当。我们称作墓地，可是这儿是人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墓地——这就是房子，就是城市。”

尼基塔看到了，维亚洛夫轻巧而灵活地干着活，在劳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比在他那不可理解的、常常出人意料的话语里所表现出来的更多。象他的父亲一样，在任何事情中很快就发现阻力最少的地方，节省精力，运用巧计。但也清楚地看到了差别：父亲做每件事情都是满怀热情的，而维亚洛夫干活仿佛是不情愿的，出于一种好意的，就象一个知道他能够干更好的事情的人一样。他说话也是这样：不多，出于好意，意味深长，语气不大客气，好象在暗示：

"我知道的还要多呢；我能说的还不止那个。"

尼基塔也常常从他的话语里听出一些在他心里引起了对这个人的不满的暗示、对他的惧怕以及对他强烈的、令人不安的好奇心。

"你知道得很多，"他对维亚洛夫说，后者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这就是我的人生的目的。我知道这不是不幸，我是为了自己。我所知道的都藏在一个吝啬鬼的箱子里，谁也见不到它，请放心……"

没有见到过吉洪问人家，他们在想什么，他只是用那双闪闪发光的鸟眼惹人讨厌地端详人，仿佛看出了别人的思想似的，突然说起他不该知道的事来了。有时候尼基塔希望维亚洛夫咬掉自己的舌头，砍掉它，就象砍掉了自己的一个指头一样，——他砍掉自己的指头也不象一般的那样，他不是砍在右手上，而是砍在左手的无名指上。父亲、彼得和所有人都认为他很傻，可是尼基塔却并不觉得他是那么傻。他对吉洪那可笑的好奇心和对这个大颧骨的、古怪的乡巴佬的害怕心理却在不断地增强。自从维亚洛夫和尼基塔从森林里回来以后，害怕心理特别增强了，维亚

洛夫忽然开腔了：

"可你越发消瘦了。你这个怪人，要告诉她，或许，她会起怜悯之心的，她好象是善良的。"

驼子站住了；他吓得心都停止跳动了，两条腿僵硬了，他张皇失措地嘟哝起来：

"说什么？告诉谁？"

维亚洛夫向他投了一瞥，往前迈了一步，尼基塔拉住了他的衬衫袖管，于是吉洪轻蔑地推开了他的手。

"嗯，干吗假装？"

尼基塔把一棵在森林里掘出的桦树从肩上扔到了地上，回头望了望，他想在吉洪那粗糙的脸上揍一拳，叫他住口，可是后者眺望着远方，眯缝起眼睛，象平常一样沉静地说：

"如果她不是善良的，她也会对你假装的。女人都是好奇的，每个女人都想试试别的男人，瞧瞧，有没有比糖更甜的东西？我们这号人——有很多需要吗？一次、两次就心满意足了。可你却在消瘦下去。你试试吧，告诉她，也许她会答应的。"

尼基塔从他的话语里听出了友好的怜悯感情，对他来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不知道的，喉咙里有点儿发苦的刺痛，同时他还觉得吉洪在剥光他的衣服，把他剥得一丝不挂。

"你胡说，"他说。

城里钟声镗镗，叫大家做晚弥撒。吉洪把树木在自己的肩上抖动了一下，就走了，铁铲在地上敲着，还是那么沉静地说：

"你可别怕我。我为你惋惜，你是个可爱的人，很有趣。你们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人都非常有趣……你的性格不象个驼子，但你到底是个驼子。"

尼基塔的恐惧在极度的悲伤中渐渐消失了，由于她，他的眼

睛模糊了，他磕磕绊绊，象个醉鬼，他很想躺在地上休息一下；他轻轻地请求：

“你别谈这种事吧。”

“我说过：象锁在箱子里一样。”

“你忘了吧。别对她说。”

“我不对她说……干吗要对她说？”

两个人默默地一直走到家。驼子那双蓝眼睛变得更大了，更圆了，更悲伤了。他的眼睛不看人，尽往他们的肩后望，他变得更沉默寡言，更不露声色了。可是娜塔莉娅有所察觉了。

“你为什么悲伤？”她问，尼基塔回答道：

“事情很多，”他很快就走开了。这得罪了那个女人，她已经不是初次感觉到小叔对她不象以前那么温存了。她觉得日子过得很苦闷。四年当中她生了两个女孩，现在又怀孕了。

“你为什么尽生女孩，生女孩有什么好处？”当她生第二个女孩时，公公抱怨说，没有送礼物给她，对彼得大发牢骚：

“我要的是孙子，而不是孙女婿。难道我是为别人而想干一番事业的吗？”

公公的每句话使这个女人感到了内疚；她知道丈夫也对她不满。每天夜里跟他一起睡觉时，她总是望着窗外遥远的星星，抚摩着肚子，心里暗自祈求：

“上帝啊——让我养个儿子吧……”

可有时她想要向丈夫和公公喊叫：

“我故意生女孩，存心跟你们作对！”

她想为大家做一件令人惊讶的、出人意料的事——一件好事，使得一切人都对她温存点儿，或者做一件坏事，使得他们都感到害怕。可是好事或坏事她都想不出来。

她天一亮就起床，下厨房，跟女厨子一同准备早茶的冷盘，跑上楼去喂孩子们奶，接着给公公、丈夫和小叔们喝茶，又喂孩子们奶，然后做针线活，为大家修补内衣，午饭后带孩子们到花园里去，在那儿待到喝晚茶。活泼的纺纱女工们在花园里张望，阿谀奉承地夸赞那些女孩子都长得很美，娜塔莉娅微笑着，可她不相信这些奉承，——她觉得孩子们长得并不美。

尼基塔有时在树林间闪现了一下，他是唯一的对她很温存的人，可是现在，当她请他跟她一起坐一会儿时，他却抱歉地回答道：

"对不起，我没有工夫。"

她悄悄地产生了一个难受的念头：这个驼子对她的温存是假的；是丈夫派他来监视她的，监视她和阿列克谢。她怕阿列克谢，因为她喜欢他；她知道：如果漂亮的小叔愿意，她是抵抗不住他的。可他不愿意，他甚至不注意她；这也使这个女人感到受辱，在她心里激起了对胆大而活泼的阿列克谢的敌意。

他们五点钟喝茶，八点钟吃晚饭，接着娜塔莉娅给婴儿们洗澡，喂奶，让她们睡觉，久久地跪着祈祷，怀着养个儿子的希望睡到丈夫身边。如果丈夫要她，他就会躺在床上嘀咕：

"够了，躺下吧。"

她急忙划十字，不再祈祷，走到了他身边，顺从地躺下了。有时，很难得的，彼得开玩笑说：

"你干吗祈祷得那么多？你祈求不到一切，否则就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别人了。"

夜里，她被婴儿的啼哭声给吵醒了，喂了奶并哄了她一阵后，走到了窗子跟前，久久地望着花园，望着天空，默默地想着自己，想着母亲、公公和丈夫，想着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的、艰难的

一天所给予她的一切。奇怪的是听不见习惯了的各种声音：女工们快乐的或悲戚的歌声、工厂里各种各样的敲击声和沙沙声，以及它那象蜜蜂叫一般的嗡嗡声，整天充满了这种不断的、急促的喧闹声，它的回响在屋子里荡漾，爱抚着窗玻璃；在树叶丛里簌簌作响，劳动的沙沙声叫人非听不可，妨碍人的思索。

可是在夜的寂静中，在一切生物都沉入了睡乡的沉默中，她常常想起尼基塔那些关于被鞑靼人掳去的妇女们的可怕的故事，想起圣洁的独居女修士们和伟大的女殉教者们的生活，也常常想起幸福而愉快的生活的故事，但想起得最多的是那些令人难受的事情。

公公目中无人地望着她，这还算好呢，但时常在过道里或屋子里跟她面对面相遇时，他就无耻地用锐利的目光上下打量她，从胸部直看到膝盖，并且敌视地从鼻子里哼哼着。

丈夫神色严厉、冷若冰霜，她觉得他有时就这样望着她，仿佛她不让他看到隐藏在她背后别的什么东西似的。常常脱去衣服后，他并不躺下，却久久地坐在床沿，一只手支在羽毛褥子上，另一只手拉自己的一只耳朵，或者把胡子在一边脸颊上搓揉，好象他患牙痛似的。他那张并不漂亮的脸时而抱怨地，时而愤怒地皱眉蹙额，——在这样的时候，娜塔莉娅就不敢上床睡觉了。他话很少，只谈家常，只有时，次数越来越少，想起了娜塔莉娅并不了解的农民和地主的生活。冬天，每逢节日——圣诞节和谢肉节，他就带她上城里去游玩；雪橇套了一匹躯体庞大的黑公马，它有一双布满一条条血丝的黄铜色的眼睛，它愤愤地摇着头，大声地打响鼻，——娜塔莉娅害怕这头畜生，可是吉洪·维亚洛夫更使她害怕，说：

"一匹贵族的马，它恨别人的权力。"

母亲常常来；娜塔莉娅羡慕她那自由自在的生活，羡慕她眼里透出的快乐的光辉。当娜塔莉娅看到公公怎样象年轻人一样跟母亲开玩笑，怎样扬扬得意地抚摩着胡子，欣赏着自己的情妇，而她仪态端庄，步伐从容，摇摆着臀部，无耻地向他夸耀自己的姿色的时候，这种羡慕变得更强烈了，使人感到更难受。全城的人早已知道了她跟亲家公的关系，对这种事都加以严厉的指摘，都躲开她，一些体面的人都不许自己的女儿、娜塔莉娅的女友们到她那儿去，到这个行为不端的女人的女儿，一个外来的、可疑的乡巴佬的儿媳妇，又是骄傲得妄自尊大的、神态忧郁的丈夫的妻子那儿去；现在娜塔莉娅觉得，处女生活的小快乐才是一种很大的、鲜明的快乐。

看到以前是这么直爽的母亲，现在却对人又狡猾又虚假，是叫人生气的；她显然害怕彼得，为了不让他发觉这点，她阿谀奉承地跟他谈话，盛赞他的办事能力；她大概也害怕阿列克谢那讥嘲的目光，亲切地跟他开玩笑，嘁嘁喳喳地跟他谈某件事情，常常送礼物给他；在命名日她送了一架瓷钟，这架瓷钟上装饰着一头山羊和一个手捧鲜花的女人的形象；这件漂亮的、制造得很精巧的东西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惊奇。

“我的这架钟是人家用来抵债的，一共值三卢布，它太旧了，不会走了，”母亲说。“等到阿廖沙结婚，——可以装饰一下自己的房子……”

“我也想要装饰一下呢，”娜塔莉娅心里想。

母亲详细地问起了家务事，令人厌烦地教训说：

“平日餐桌上别放餐巾，餐巾马上就会给唇髭和胡子弄脏的。”

她闭紧嘴望着以前她喜欢过的尼基塔，她对他说话，就象对

一个被怀疑有不诚实行为的管家，她警告女儿：

"你可要当心，别跟他打得火热，驼子都是狡猾的。"

娜塔莉娅不止一次地想对母亲诉说丈夫不相信她，叫驼子监视她，但总有什么使娜塔莉娅不能谈到这件事。

可是最糟的是，当母亲也因为娜塔莉娅不能生男孩而忧虑不安，问起她跟丈夫的房事，问得不知羞耻而且很露骨的时候，她那双湿漉漉的眼睛微露笑意，眯缝着，压低的嗓音说得很轻，她的好奇心简直叫人难受。娜塔莉娅很高兴听到公公的问话：

"亲家母，要套马吗？"

"我想最好走回去。"

"好吧；我送你。"

丈夫沉思地说：

"丈母娘是个聪明人；她把父亲巧妙地掌握在手中了。她在场时，他对我们都很温和。她想要卖掉自己的房子，搬到我们这儿来住。"

"不应该这样，"娜塔莉娅想说，但不敢说，并且因为母亲有人爱她，很幸福而更生她的气了。

她坐在朝花园的窗前或手里拿着针线活坐在花园里时，她就听着吉洪跟尼基塔的谈话片断，他们都在浆果丛后面浴室附近干活，从工厂轻柔的噪声里传来了看院子人那平静的说话声：

"烦闷是由于人而产生的，人聚在一起，烦闷就来了。"

"说得多么对呀！"娜塔莉娅心里想，可是尼基塔那愉快的嗓音告诫说：

"你混为一谈了。那么环舞呢，游戏呢？没有人就没有快乐。"

"这话也对，"娜塔莉娅表示同意，但觉得奇怪。

她看到她周围的一切人说话都充满信心，每个人都深刻地懂得什么，她清楚地看到，一些普通的、明确的字眼互相搭配得很紧密，为每个人把他自己的一份可靠的真理隔开，人们是以字眼来互相区别的，以字眼来装饰自己的，他们玩弄字眼，象玩弄自己的金银表链一样叮当作响。她没有这样一些字眼，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扮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都是不可捉摸的、朦胧的，就象秋天的雾一样，它们只有使她苦恼，使她变得糊涂了，时常苦闷而恼怒地想：

"我真蠢，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懂……"

"熊是魔法师，知道蜜藏在哪儿，"吉洪在马林丛里嘟嘟囔囔说。

"真是这样，"娜塔莉娅心里想，不觉打了个哆嗦，回想起阿列克谢怎样杀死了她的宠爱之物：十三个月以前，那头熊在院子里奔跑，它驯服、可爱，象一条狗，它跑进厨房里去了，用后腿站立着讨面包吃，一边轻轻地呼噜，眨巴着那双可笑的小眼睛。它是那样可笑、和善，懂得人家对它的爱。大家都喜欢它，尼基塔照料它，给它梳理那一团团粗浓蓬乱的毛，带它到河里去洗澡，熊也那么喜欢他，尼基塔不论往哪儿去，这头野兽就抬起了嘴脸，惊慌不安地嗅着空气，喷着鼻息，在院子里乱跑，闯进办公室，自己驯养员的房间里去，不止一次打碎窗玻璃，撞坏了窗框。娜塔莉娅喜欢用含糖蜜的小麦面包喂它，它自己也学会了把面包浸泡在糖蜜杯里；它愉快地吼叫，那毛茸茸的两腿摇来晃去，把面包塞入自己那玫瑰色的牙齿锋利的嘴里，舔那只发粘的甜脚掌，那双和善的小眼睛快乐地炯炯发光，它把头扎入娜塔莉娅的双膝中间，请求她跟它玩儿。跟这头可爱的野兽可以说话了，

它已经有点儿懂了。

但是有一次阿列克谢用伏特加把它灌醉了，那头醉醺醺的熊跳着舞，翻着跟斗，爬到了浴室的顶上，折毁了烟囱，把砖头往下扔；一群工人攒聚在一起望着它，哈哈大笑。从那天起，几乎每逢节日，阿列克谢就让熊喝酒来逗人们开心，这头野兽那么习惯于酗酒，因此，它常常追逐身上散发出酒味的工人们，而且不让阿列克谢经过院子，总是向他猛扑过去。它被戴上了锁链，可它捣毁了自己的窝，脖子上戴着锁链，锁链的另一端系在一根圆木上，开始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挥着前掌，晃着脑袋。大家都想捉住它，它抓破了吉洪的一条腿，把青年工人莫洛佐夫打倒在地，用它的一只前掌紧紧抓住了尼基塔的大腿，打伤了他。于是阿列克谢拿着猎熊矛跑了过去，他边跑边刺这头野兽的肚子。娜塔莉娅从窗子里看见了熊怎样坐在后腿上，挥起两只前掌来，仿佛在向它周围疯狂地大叫大嚷的人们恳求。有个人讨好地把一把锋利的木匠斧头塞到了阿列克谢的手里，留着一部尖胡子的小叔向前跳去，揍它的一只前掌，接着揍它的另一只前掌，那头熊吼叫一声，把两只被砍伤的前掌都放下了，前掌上鲜血直流，洒在左右两边，那踩得很坚实的地上血迹斑斑，又浓又红。野兽悲伤地吼叫着，低下脑袋让斧头再砍下来，于是阿列克谢宽宽地叉开了两腿，把斧头朝熊的后脑勺上砍了下去，象砍木头一样，熊合扑倒在血泊里，斧头在骨头里砍得那么深，阿列克谢用一只脚踩住了那毛茸茸的躯体，好容易才把斧头从颅骨里拔了出来。这头熊很可怜，但更可怜的是知道小叔是个勇敢的、机灵的、爱说爱笑的好胡闹的人，竟跟一个低三下四的姑娘鬼混，却不理她娜塔莉娅。

大家都夸赞小叔的机敏、勇敢，公公拍拍他的肩膀，叫道：

“你说你有病？嘿，你呀……”

尼基塔跑出院子去了，可娜塔莉娅哭得那么伤心，丈夫又惊讶又恼火地问她：

“嗯，假如有个人当着你的面被人杀死了，那你怎么办？”

他象对小孩子一般又叫道：

“别哭啦，傻瓜！”

她觉得他似乎要打她，她忍住眼泪，想起了跟他过第一夜的情景，——当时他是多么亲热，多么怯生生的。想起了他还没有象所有丈夫打妻子那样打过她，她就忍住了，不再大哭，说：

“对不起，我觉得是怪可怜的。”

“应该可怜的是我，不是熊，”他低声地回答道，口气已经温和点了。

当她第一次向母亲诉说丈夫的严厉时，记得母亲对她说：

“丈夫是蜜蜂，对丈夫说来我们是鲜花，他从我们身上采蜜，这是应该明白的，必须学会忍耐，亲爱的。男人们是一切的主宰，他们操劳的事情比我们多，他们在那儿建造教堂，盖工厂。你瞧，你的公公在空地上盖起了……”

伊利亚·阿尔塔莫诺夫愈益疯狂地忙着发展和巩固自己的事业，他仿佛预感到了，他的日子不多了。五月里，在尼古拉节前不久，准备安装在工厂第二幢厂房里的蒸汽锅炉运到了，它是用平底货船运来的，停泊在奥卡河的沙岸旁，在那碧绿的瓦塔拉克沙小河的沼泽水缓慢地往那儿流淌的地方。眼前的活是艰苦的：锅炉必须在沙地上拖一百五十俄丈。在尼古拉节那天，阿尔塔莫诺夫为工人们备了一顿过节的丰盛午饭，有伏特加，还有家酿啤酒；餐桌摆在院子里，娘儿们用云杉枝、白桦枝和一束束春天初绽的鲜花装饰着院子，她们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主人

跟他的家属和少数客人都坐在桌旁老织布工们中间，同尖嘴薄舌的摇纬女工们俏皮地开着玩笑，喝了很多酒，巧妙地逗人们开心，一只手捋着灰白胡子，兴奋地叫道：

“喂，小伙子们！难道我们的日子过得不快活吗？”

大家都喜欢他，都喜欢他的脾气，这点他是感觉到的，由于高兴他更陶醉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嘛。他容光焕发，象这个阳光灿烂的春天，象这片华丽地披上了草和树叶的嫩绿、散发出桦树和向蓝天举起自己的金色球果的小松树的气味的大地，闪闪放光，——今年春天来得早，天气很热，稠李和丁香都已经开花了。一切都象过节日一般，一切都显得喜气洋洋；这一天甚至人们心里也都快乐得象花儿一样怒放了。

一个叫鲍里斯·莫罗佐夫的年迈的织布工站了起来，他是个个子矮小、瘦弱的老头儿，一张蜡黄的脸舒适地藏在那灰白而发青的胡子里；全身是洁白的，洗得干干净净，象个死人，他靠在长子，一个六十来岁的乡下人的肩上，挥着那条骨瘦如柴的胳膊，恶狠狠地叫道：

“你们瞧，我九十岁了，九十多岁了，你们觉得怎样！我当过兵，我打过普加乔夫，在瘟疫流行的年代也在莫斯科造过反，真的！我打过拿破仑……”

“你喜欢过谁啊？”阿尔塔莫诺夫凑着他的耳朵叫道，“这个织布工是个聋子。”

“除了其他女人以外，有两个妻子。瞧：七个小伙子，两个女儿，十九个孙子，五个曾孙，这就是我的成绩！他们都在你那儿做工度日，他们都坐在那儿……”

“再给我几个！”伊利亚叫道。

“会有的。我经历了三朝沙皇和一朝女皇——你觉得怎样？

我在多少个主人那儿干过活，他们都死了，可我还活着！我织的亚麻布长达几俄里呢。你，伊利亚·瓦西里耶夫，是一块真正的材料，你应该长命百岁。你是个主人，你爱事业，事业也爱你。你不欺侮人。你是我们的大树枝，祝你顺利！你所以获得成功是由于你有个合法的妻子，而不是个情妇：情妇跟你亲热一阵子，就会把你抛弃！努力干吧。祝你健康，老弟，身体最要紧！祝你健康，我说……"

阿尔塔莫诺夫一把抱住了他，稍微举了起来，吻了一下，感动地叫道：

"谢谢，朋友！我要让你当管理员……"

大家都很高兴，哈哈大笑，可是那个喝得醉醺醺的年迈的织布工却站得比他高，在空中摇着骨头架子似的两臂尖叫般地嘻嘻笑着，说：

"一切事情他都按照自己的办法来做的，一切都不那么……"

乌里扬娜·拜马科娃毫不害臊地从脸颊上擦干了感动的泪水。

"多么快乐呀，"女儿对她说，她擤一下鼻涕，回答道：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上帝创造他是为了使人快乐……"

"孩子们，要学习学习怎样跟人们相处，"阿尔塔莫诺夫对孩子们叫道。"你瞧瞧，彼得鲁哈！"

吃了午饭后，收拾了桌子，娘儿们都唱起歌来了，男人们开始试试力气，拔河，摔交；阿尔塔莫诺夫赶往各处跳舞、摔交；大家都大吃大喝到天亮，太阳刚升起，七十个工人在老板带领下，吵吵嚷嚷地、成群结队地向奥卡河走去，象去抢劫似的，唱着歌，打着口哨，醉醺醺的，肩上扛着粗棍、橡木棒和绳索，那个年迈的

织布工跟在他们后面在沙土上一拐一瘸地行走，对尼基塔嘟嘟囔囔说：

“他会达到目的的！他吗？我知——道……”

那个红色的笨重的怪物象一头无头的公牛，被顺利地从平底货船上卸到了岸上；人们用绳索把它捆住，哼唷哼唷地叫着，下面垫着棍棒齐心协力地使它沿着铺在沙地上的木板移动；锅炉微微摆动着向前移动，尼基塔觉得，锅炉那张圆圆的笨嘴惊奇地向人们欢乐的力量张开着。醉醺醺的父亲也帮着拉锅炉，不时紧张地轻轻喊叫：

“慢些，喂，慢些！”

他用手巴掌在铁铸的怪物那红色的侧边拍了一下，说：

“走呀，锅炉，走呀！”

离工厂不到五十俄丈的距离时，锅炉摇摆得特别厉害，慢慢地从前面的棍棒上滑了下来，那张圆圆的嘴脸埋入沙地里了，——尼基塔看见了，它那张圆嘴怎样把那灰色的尘土吹到父亲的两腿上。人们愤怒地聚集在那沉重的躯体周围，想要把一根棍棒塞到它下面去，可是他们已经使尽了力气，锅炉却顽强地陷在沙土里，尽管他们用足力气，也无济于事，仿佛埋得更深了。阿尔塔莫诺夫一边用双手握着杠棒在工人们中间忙碌，一边喊叫：

“好小伙子们，大家齐心协力！哎唷……”

锅炉勉强地动了一下，又沉重地陷下去了，可是尼基塔看见了父亲迈着陌生的步伐从那群工人中间走了出来，他的脸也变得陌生了，他走着，把一只手伸入了胡子里面，扼住了喉咙，另一只手在空中摸索，象瞎子所做的那样；那个老织布工跟在他们后面边跳边喊叫：

“你吃些土，土……”

尼基塔跑到了父亲跟前，后者打了个噎，一口鲜血吐到他的脚下，低声地说道：

“血。”

他脸色灰白，两眼愕然地眨巴着，下颌直打哆嗦，他整个灵活的躯体惊慌地缩成了一团。

“你受伤了吗？”尼基塔抓住了他的一条胳膊问，父亲往他身上一歪，撞了他一下，低声回答道：

“大概，血管破裂了……”

“你吃些土，我说……”

“别管我，你走吧！”

阿尔塔莫诺夫又吐了大量的血，困惑地嘟嘟囔囔说：

“吐血。乌里扬娜在哪儿？”

驼子想跑回家去，可是父亲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肩，垂下了头，两脚在沙土里踩得沙沙响，仿佛倾听着在工人们一片愤怒的喊叫声中好容易才辨别出来的沙沙声和嘎吱声。

“怎么回事啊？”他问，一边向房子走去，走得小心翼翼，象在横在一条很深的河流上的一根小竿子上行走一样。拜马科娃站在台阶上跟女儿告别，尼基塔发觉，当她向父亲瞥了一眼时，她那张漂亮的脸蛋奇怪地，象个轮子，完全向右转了过去，接着又向左转了过去，就变得苍白了。

“拿冰来，”当父亲不灵活地把两腿一弯，坐在台阶的石级上时，她喊叫起来，他频频打噎，口吐鲜血。尼基塔好象在梦中一样，听到了吉洪的声音。

“冰是水；水不能代替血……”

“应当嚼些土……”

"吉洪，快骑马去请神甫……"

"你们把他扶起来，抬走，"阿列克谢吩咐道；尼基塔扶住了父亲的臂肘，可是有个人那么猛地踩了一下他的脚趾，他顿时感到了一阵晕眩，接着他的眼睛开始更锐利地看见了，并且带着病态的贪婪记住人们在父亲那拥挤的屋子里和院子里所干的一切。吉洪骑着一匹高大的黑马在院子里蹦跳，他对付不了这匹马；马不肯往大门外走，跳跃，打转，仰起了那凶恶的嘴脸，驱散着人们，大概，太阳在天空中令人目眩地所燃起的大火把它吓坏了；它终于跑出了大门，疾驰而去，但在那红色的庞大的锅炉跟前它急忙退到了一边，把吉洪摔了下来，又回到了院子里，喷着鼻息，甩着尾巴。

有人在喊叫：

"孩子们，快跑……"

阿列克谢坐在窗台上，捻着他那尖尖的乌黑的胡子，那张阴险的、非农民的脸变得尖了，脸色灰白得象蒙上了一层尘土，他眼睛一眨也不眨，从人们的头上望着一张床，父亲就躺在那张床上，用改变了的嗓音说：

"那末我错了。这是上帝的意志。孩子们，我命令：从今以后，乌里扬娜就是你们的母亲，听见没有？你，乌里扬娜，帮助他们，看在基督的面上吧……哎！外人都出去……"

"你别说话，"拜马科娃曼声曼气地、嘀咕般地呜咽，一边把一小块冰塞入他的嘴里。"这里没有外人。"

父亲吞下了冰块，踌躇地叹息着，说：

"如果我有罪，你们都不是我的审判官，她是没有过错的。娜塔莉娅，我曾经对你很严厉，嗯，别记在心上。孩子们！彼得鲁哈，奥廖沙——你们要和和睦睦过日子。待工人们要好些，工人

们都很好。我都挑选过的。你，奥廖沙，跟你的那个姑娘结婚吧……准没有错儿！"

"爸爸，别撇下我们，"彼得恳求说，双膝跪下了，可是阿列克谢推了一下他的背，低声说：

"你怎么啦？我不相信……"

娜塔莉娅拿把厨刀在铜盆里砍碎冰块，铜盆的叮当声和那个女人的抽噎声伴随着清脆的敲冰声。尼基塔看到她的泪水怎样掉在冰块上。金灿灿的阳光照进屋子里来了，在镜子里反射出来，宛如一个没有形状的光点在墙上抖动，想要擦去蓝得象夜空的糊墙纸上那些红色的、有长唇髭的中国人的形象。

尼基塔站在父亲脚边，等待着父亲想起他。拜马科娃一会儿用梳子梳理伊利亚那浓密的鬈发，一会儿用餐巾抹去他嘴角上不断地流下来的血，额上和鬓角上冒出的一滴滴汗，她望着他那浑浊的眼睛低声地说着什么，热烈地嘟哝着，象在祈祷，而他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把另一只手按在她的膝盖上，那根变得沉重了的舌头转动着最后的几句话：

"我知道。愿基督拯救你的灵魂。你们把我葬在我们自己的墓地上，别葬在城里。我不愿葬在那里，嗯，他们都会……"

他又感觉到非常强烈的烦恼，低声说：

"咳，我弄错了，上帝啊……我弄错了……"

个子高大、背有点儿驼的神甫来了，他蓄着一把基督式的胡子，有一双忧郁的眼睛。

"等一等，神甫，"阿尔塔莫诺夫说，又转脸对孩子们说：

"孩子们——你们别闹分家！你们都要和和睦睦过日子。事业是不喜欢仇恨的。彼得——你是大哥，一切你都要负责，听见吗？你们去吧……"

"尼基塔，"拜马科娃提醒说。

"你们都要爱尼基塔。他在哪儿？你们去吧……以后……娜塔莉娅也……"

下午，太阳还在头顶上令人愉快地照耀着，他流血过多死了。他躺着，稍微抬起了头，那蜡黄的脸皱紧了眉头，显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那双没有闭紧的眼睛仿佛沉思地望着那两只顺从地叠放在胸上的阔大的手。

尼基塔觉得，家里所有的人对于父亲的死似乎并不伤心和害怕，只是感到惊讶而已。他在一切人身上，除了拜马科娃以外，都感觉到了这种不很强烈的惊讶。她不掉泪，默默无言地坐在死人旁边，仿佛冻僵了似的，对一切都充耳不闻，两手按在膝上，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张毫无生气的、长满雪白胡子的脸。

彼得挺直了身子，声音洪亮得不合适地说着多余的话。走进父亲躺着的屋子里去了，在那儿一个胖胖的修女跟尼基塔轮流地唱着哀诉的诗篇；彼得疑问地望着父亲的脸，划着十字，站了两三分钟，就小心翼翼地走出去了，接着他那矮小的身影在花园里和院子里闪来闪去，好象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

阿列克谢忙碌地跑来跑去，安排殡葬事宜，他骑马进城，从城里回来，就跑进屋子里去问乌里扬娜关于殡葬仪式和办回丧饭等事。

"等一等，"她说，阿列克谢便溜走了，他汗流浃背，疲惫不堪。娜塔莉娅进来了，怯生生地、怜悯地请母亲去喝茶，吃些东西，并专心致志地听她说话，母亲说：

"等一等。"

父亲在世时，尼基塔并不知道他是否喜欢他，他只是觉得害怕，虽然害怕并不有碍于他欣赏这个并不喜欢他而且几乎并不

注意驼背儿子是不是活着的人那股奋发的工作劲儿。可是现在尼基塔却似乎觉得只有他一个人真正深深地爱着父亲，他觉得自己充满了模糊的烦恼，由于这个强壮的人突然死去而感到残酷而又粗暴的受辱。由于这种烦恼和受辱，他甚至连呼吸也感到困难了。他坐在角落里一只大箱子上，等待着轮到自己念赞美诗，心里反复地念着赞美诗里那些熟识的字句，并朝四下望望。暖和的昏暗充满了屋子，那些蜡烛的黄澄澄的、活泼的烛花在屋子里摇晃着。那些留有唇髭的中国人表演魔术般地贴在墙上，都用扁担挑着茶箱，每一条糊墙纸上有十八个中国人，每行两个人，一行向天花板，另一行向地板。那油一般的月光投在墙上，那些中国人在月光里都更活泼地、更快地往上和往下走着。

忽然从赞美诗那单调的、流水般的词句里，尼基塔听到了一句轻声而坚决的问话：

"难道他死了吗？上帝啊？"

问这句话的是乌里扬娜，她的嗓音带有如此令人惊讶的悲伤，致使那个修女停止了诵读，微微负疚地回答道：

"他死了，太太，他死了，按照上帝的意志……"

尼基塔完全不能忍受了，他站了起来，大声地从屋子里走出去了，心里对那个修女深感不满。

吉洪坐在大门旁的一条长凳上，用指头把一片大木片折成几片小木片，把它们插入沙土里，用脚踩踏，使它们埋得更深，直到它们都看不见为止。尼基塔坐在旁边，默默地看他干这个玩意；这玩意使他想起了城里一个面目可憎的傻瓜安东努什卡：这个小伙子头发蓬乱，脸黝黑，一条腿的膝部扭弯了，有一双雕鸮的圆眼睛，他拿着一根棒在沙土上画圈儿，在那些圈儿中央用小木片和细树枝搭起了几个井字形架垛；他搭起了后，马上就用一只

脚把自己的建筑物踩平了，并用沙土和尘土盖上，同时带着难听的鼻音唱了起来：

基督复活，复活！
带篷马车掉了一只轮子。
布蒂尔玛，睡吧，布斯塔尔玛，
睡吧，睡吧，基督。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吉洪说，拍了一下自己的脖子，打死了一只蚊子；他把手掌在膝盖上擦了一下，望了望河的上空那边柳树梢上的月亮，接着把自己的目光停留在锅炉那肥厚的庞大的躯体上。

“今年蚊子孳生得早，”他平静地继续往下说。“对呀，瞧，蚊子活着，可是……”

驼子有点儿害怕了，不让他把话说完，愤怒地提醒说：

“要知道，你杀死了一只蚊子。”

他急忙从看院子人的身边走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又在父亲屋子里出现了，他接替那个修女开始朗诵起来了。在赞美诗的字句里倾注了自己的忧闷情绪，娜塔莉娅进来时，他没有听见，忽然在他背后响起了她那象水波轻轻拍溅的说话声。当她走近他的身边时，他常常感觉到他会说出或做出不寻常的、也许是可怕的事来的，在这个时刻他甚至也怕会违背自己的意志说出什么话来。他低下了头，微微耸起驼背，放低了迸出来的嗓音，于是用两种声调说的、呜咽般的话语和诗篇第九章的词句一齐脱口而出。

“瞧，我已经从他身上取下了十字架，我自己挂。”

“妈妈，亲爱的妈妈，要知道，我也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呀。”

尼基塔又提高了嗓门，为的是压倒，不去听那含泪的低语，但还是细听起来。

“上帝不能容忍我们的罪孽……”

“在别人的家里，独自一人……”

“我往何处去才能不见你的脸？我往何处去才能逃避你的发怒？”尼基塔使劲地发出一阵恐惧绝望的哀号，可是记忆向他提示了一句可悲的谚语：“没有爱情的生活是痛苦的，可是有爱情的生活是加倍痛苦的。”他惶窘地感觉到娜塔莉娅的痛苦使他充满幸福的希望。

早晨巴尔斯基和市长雅科夫·日捷伊金搭一辆轻便马车从城里来到了，雅科夫·日捷伊金是个眼睛没有表情的人，绰号叫“夹生饭”，身体圆滚滚的，当真仿佛是用生面做成的；瞻仰遗容后，他们向遗体鞠了躬，他们每个人又害怕又不相信地瞥了一下那张发黑的脸，他们显然也因阿尔塔莫诺夫的死而感到惊讶了。接着，日捷伊金咬人似的，用挖苦的声调对彼得说：

“听说，好象你们要把令尊安葬在自己的墓地里，是不是这样？这，彼得·伊里奇，我们城里人会感到受辱的，好象你们不愿跟我们交往，不愿和睦相处，是不是这样？”

阿列克谢把牙齿咬得格格直响，对大哥低声说：

“把他们撵出去！”

“干亲家母，”巴尔斯基用低沉、单调的声调说，向乌里扬娜进行攻击。“这是怎么回事啊？令人气愤！”

日捷伊金审问地问彼得：

“这是不是格列布神甫给你们出的主意？不，你们打消这个主意吧，你们的爸爸是县里第一个工厂主，新事业的创办人——

本城的骄傲。连县警察局长也觉得奇怪，问：你们信奉东正教吗？”

他接连不断地说，没有注意到彼得想要打断他的话，可是当彼得终于说出了父亲的意志就是这样时，日捷伊金马上就安静下来了。

“不管是不是这样——我们都要来送殡。”

大家都开始明白了，他不是为他所说的那件事而来的。他向屋子里的一个角落走去，巴尔斯基在那儿把乌里扬娜逼到了墙跟前，对她喃喃地说着什么，但是在日捷伊金还没有能够走到他跟前之前，乌里扬娜却喊叫道：

“你是个傻瓜，干亲家，你走吧！”

她的嘴唇和眉毛都抖动着，傲慢地昂起头，她对彼得说：

“这两个人，还有波米亚洛夫和沃罗波诺夫，都请求我劝导你们兄弟们，把工厂卖给他们，他们给我钱，酬谢我的帮忙……”

“你们都走吧，先生们！”阿列克谢指着门，说。

日捷伊金咳嗽着，微露笑意，在臂肘下面推了一下巴尔斯基，叫他往门外走，可是拜马科娃坐到一只大箱子上哭了起来，诉苦说：

“他们想要叫我忘掉他……”

阿列克谢望着阿尔塔莫诺夫的脸，庄严而恶狠狠地说：

“我会更糟糕的，可是象这些人那样的人我是不愿做的！宁可砸破自己的脑袋。”

“居然抽出时间来谈交易，”彼得抱怨地说，也斜溜了一下父亲。

娜塔莉娅走到尼基塔跟前，悄声地问他：

“你干吗不说话？”

因为他们想起了他，他很受感动。他很高兴娜塔莉娅想起他来了，他抑制不住快乐的微笑，也悄声说：

"我怎么啦……咱们……"

可是那个女人却沉思地从他身边走开了。

几乎城里所有名流都来为伊利亚·阿尔塔莫诺夫送殡，县警察局长也来了，他身材高大、瘦削，下巴颏儿刮得光光的，留着灰色的连鬓胡子，庄严地微拐着腿，他跟彼得并排地在沙地上走，两次对他说了同样的话：

"乔治·拉特斯基公爵大人郑重地向我推荐过死者，完全可以证实，推荐是符合事实的。"

但他马上就向彼得声明：

"把死人抬上山去，是吃力的！"

他说完，就侧着身子从人群中走出去了，两片刮过的嘴唇闭得严严的，在一株松树的浓荫下站住了，象检阅时的士兵，让一群市民和工人打自己身边走过。

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令人愉快，太阳照耀着在那黄澄澄的和绿油油的浓点间行走的形形色色的人群；这群人慢慢地在两座沙冈间移动，向已经点缀着不止十个十字架的第三座沙冈走去，这些十字架有的耸入蓝天，有的被一株宽宽地伸展着树枝的弯曲的老松树笼罩着。沙土闪出金刚石般的光彩，在人们脚下嘎吱作响，在他们的头顶上荡漾着神甫们那浓重的唱诗声，傻子安东努什卡走在众人后面，磕磕绊绊，跳跳蹦蹦；他那双没有眉毛的圆眼睛望着自己的脚下，不时俯下身去，从路上拾起细枝，把它们塞入怀里，也尖声地唱道：

基督复活，复活，

带篷马车掉了一只轮子……

虔诚的信徒们揍了他一下，不许他唱这首歌，现在县警察局长拿个指头威吓他，喊道：

“嘘，傻瓜……”

在城里人们都不喜欢安东努什卡，他是莫尔多瓦人或是楚瓦什人，因此不能认为他是狂信苦行的基督教徒，但人们都害怕他，认为他是不祥的预言者，在吃回丧饭时，他走进阿尔塔莫诺夫家的院子里来了，在回丧饭的酒席间走来走去，喊出这些荒谬的话：“库亚蒂尔，库亚蒂尔，魔鬼到钟楼上去了，啊——呀——呀，天要下雨了，将会变得潮湿的，卡亚马斯流着黑色的眼泪！”有个机灵的人低声说：

“嗯，那末，阿尔塔莫诺夫家不会有幸福了！”

彼得听到了这阵低语。一会儿后，他看见了吉洪·维亚洛夫把傻瓜逼到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听到了几句看院子人那平静而追根究底的问话：

“卡亚马斯——这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得啦。滚开！嗯，嗯——走吧……”

……一年很快就过去了，就象秋天那浑浊的水从山上直泻下来一样；没有发生特别事故，只有乌里扬娜·拜马科娃头发白得厉害，在她的两鬓上分明地显露出了令人伤心的老年的皱纹。阿列克谢的变化也十分显著，他变得温和点了，亲切点了，但同时也出现了令人讨厌的急躁情绪。他不知怎的开些愉快的玩笑，说些尖刻的话儿来鞭挞一切人，他那对事业的大胆态度使彼得十分不安，他以工厂为儿戏，就象他玩弄后来他亲自把它杀了的那头熊一样。他奇怪地特别爱好贵族地主的日常用具，除了那架

钟——拜马科娃赠送的礼物——以外，在他的房间里还有些不实用的但却很美观的小玩意儿。墙上挂着一幅用小玻璃珠子绣出的画，画中是少女们在跳环舞。阿列克谢是俭约的，他为什么把钱花在一些小玩意儿上呢？他开始穿时髦的、贵重的衣服。他精心地保养自己那尖尖的、乌黑的胡子，把脸颊刮得光光的，越来越不象一个普通的乡下人。彼得在表兄弟身上感觉到一种很陌生的、不显眼的东西。他偷偷地、不信任地不时望他，不信任感越来越增强了。

彼得对事业的态度是谨慎小心的、提心吊胆的，就象对人们的态度一样。他养成了一种从容不迫地走路的习惯，眯缝起那双熊眼睛悄悄地走近什么东西，仿佛他预料到他所靠近的那个东西会从他身边溜走的。有时为事业操劳得疲倦了，他觉得自己是处在某种特殊的、令人不安的烦闷的寒云里，在这些时间里，他似乎觉得工厂是头石雕的但却是活的野兽，这头野兽匍伏并紧贴在地上，在地上投下了一片翅膀似的阴影，竖起了烟囱般的尾巴，它的嘴脸是没有表情的、可怕的，白天窗子都象冰牙般地闪闪放光，在冬天傍晚它们都象是铁铸的，并且由于狂怒而烧得通红。工厂真正的、隐藏的目标不在于织几俄里长的亚麻布，而在于另一种为彼得·阿尔塔莫诺夫所仇视的东西。

父亲忌辰一周年那天，在墓地上祭祷以后，全家聚集在阿列克谢那明亮而又漂亮的房间里，他激动地说：

“父亲曾嘱咐我们要和睦相处；应该这样嘛，——我们在这里好象被俘虏似的。”

尼基塔注意到了坐在他旁边的娜塔莉娅哆嗦了一下，惊讶地朝小叔瞥了一眼，而阿列克谢很温和地继续往下说：

“如果我们还是和和睦睦的，就不应该互相拆台。对我们大

家来说，只有一个事业，但是各人有各人的生活，对吗？"

"真的吗？"彼得谨慎小心地问，一边从兄弟的头上望去。

"你们大家都知道，我跟一个叫奥尔洛娃的姑娘同居着，现在我想跟她结婚。你可记得，尼基塔，当你掉入了水里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可怜你？"

尼基塔点了点头。他几乎还是头一次坐得离娜塔莉娅那么近，这是那么令人愉快，他简直不想动了，不想说话，也不想听别人说话了。娜塔莉娅不知为什么哆嗦了一下，用臂肘轻轻地推了他一下，他微微一笑，望望桌子底下她的双膝。

"她对我是命中注定的，我这么认为，"阿列克谢说。"跟她一起是可以过另一种生活。我不愿让她住到家里来，我怕——你们不会跟她和睦相处的。"

乌里扬娜·拜马科娃抬起了那双埋下着的、十分悲伤的眼睛，替阿列克谢帮腔。

"我很了解她，一个罕见的针线活能手。她有文化。她小小年纪就养活酒鬼父亲，自立了。只不过她个性很强；娜塔莉娅，也许不会跟她和睦共处的。"

"我跟大家都合得来，"娜塔莉娅生气地说，可是丈夫斜溜了她一眼，对兄弟说：

"这当真是你的事情。"

阿列克谢向拜马科娃转过脸去，向她建议把房子卖给他。

"你作什么用？"

彼得支持他：

"你应该跟我们一起住。"

"嗯，我要去告诉奥尔加，叫她高兴高兴，"阿列克谢说。当他离去的时候，彼得推了一下尼基塔的肩膀，问：

"你怎么啦——打盹?你想什么来着?"

"阿列克谢做得对……"

"真的吗?咱们等着瞧吧。可是你认为怎样,妈妈?"

"他跟她结婚,那当然很好,可是往后怎样过日子——谁知道呢?她脾气古怪。好象是个傻瓜。"

"家里有这样一个人,谢谢,"彼得冷笑了一下。

"或许,我说得不对,"乌里扬娜说,仿佛往黑暗里望着,那儿一切都乱七八糟地晃动着,非肉眼看得清。

"她很狡猾,她父亲有不少东西,她把那些东西都藏在我那儿,不让父亲把它们换酒喝,夜里奥廖沙把它们带到我这儿来,可是后来算是我送给他的。她的一切东西——嫁妆,全都在他手里。其中有些东西很贵重。我不十分喜欢她,她还是很任性。"

彼得背对丈母娘站立着,望着窗外,椋鸟在花园里啭鸣,模仿着世上的一切,他想起吉洪的话来了:

"我不喜欢椋鸟,它们象魔鬼。"这个吉洪是傻瓜,因为他非常傻,不得不注意他。

拜马科娃还是那么轻声地、那么不乐意地、显然专心致志地想着其他事情,讲述了奥尔加·奥尔洛娃的母亲,地主的妻子,一个淫佚放荡的女人,丈夫在世时就跟奥尔洛夫私奔,跟他同居了五年。

"他是个工匠;他做家具,修理钟表,用木头雕刻人像,我家里还藏着一件——一个裸体的女人,奥尔加认为这是她母亲的雕像。他们俩都喝酒。丈夫一死,他们就结了婚,就在那一年,她喝得醉醺醺的,洗澡的时候淹死了……"

"人们就是这样相爱的,"娜塔莉娅突然说。这些不适当的话使乌里扬娜带着责备的神情向女儿投了一瞥,彼得冷笑了一下,

说道：

"说的不是爱情，而是酗酒。"

大家都不作声了。尼基塔观察着娜塔莉娅，看出母亲讲的那个故事使她很激动，她用指头哆嗦地扯着天鹅绒台布，她那张朴实而和善的脸涨得通红，变得愤怒了，不相识了。

吃了晚饭后，尼基塔坐在花园里娜塔莉娅屋子的窗下丁香丛里，他听见了在自己头顶上空荡漾的彼得那些沉思的话语：

"阿列克谢是机敏的。他很聪明。"

娜塔莉娅那刺心的号哭立刻响了起来：

"你们都是聪明的。只有我是傻瓜。他说得对：当了俘虏！我当了你们的俘虏啦……"

尼基塔由于害怕和怜悯竟然发呆了，用双手抓住了一条长凳，一股他不知道的力量把他抬了起来，又把他往什么地方推去，可是在那儿，在他的头顶上空，他心爱的那个女人的嗓音越来越响了，在他心里唤起了一些热烈的希望。

娜塔莉娅编起辫子来了，丈夫的话忽然在她心里燃起了怒火。她紧靠着墙，用背压住了两手，真想用这两只手去搂，去撕；她气喘吁吁地说着话，没有眼泪地啜泣着，她说着话，但不听自己所说的话，也不听吃惊的丈夫的呵斥，——她说的是她在家里是外人，没有人喜欢她，过的是仆人的生活。

"你不爱我，你什么也不跟我谈，只是象一块石头似地压在我身上！你为什么不爱我，难道我不是你的妻子吗？我有什么不好，你说吧！你瞧，母亲多么爱你的爸爸，有时——我的心妒忌得要碎了……"

"你也这样爱我吧，"彼得建议，他坐在窗台上，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细瞧着妻子那张变了形的脸。他发觉她的话很傻，可是

惊讶地感觉到，她的痛苦是合乎情理的，并且明白，这是一种有头脑的痛苦。最糟糕的是，在这种痛苦中有引起长期争吵、各种新的忧虑和不安的危险，而忧虑本来就够多的了。

妻子穿着睡衣，那白色的、没有手的身影在颤栗和摇动，象要消失似的。娜塔莉娅一会儿低语，一会儿大声喊叫，仿佛她在一起一落地荡秋千。

"你瞧，阿列克谢多么爱自己的那个……爱他也不难——他爱说爱笑，穿得象个老爷，可你呢？你跟谁也不说一句亲切的话，从来不笑。我跟阿列克谢会相处得非常好的，可我跟他从来不敢说句话，你派你的驼子来监视我，故意派了这个叫人讨厌的、狡猾的家伙……"

尼基塔站了起来，垂头丧气地往花园深处走去，两手拨开那些攀住了他的肩膀的树枝。

彼得也站起来了，走到了妻子跟前，一把揪住了她头顶上的头发，把头往后一扳，看了一下她的眼睛，说：

"跟阿列克谢？"他悄声问，但声音是沉厚的。妻子的话使他那么惊异，他甚至不能生她的气，也不想揍她；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妻子说的是实话：她的生活是寂寞无聊的。他明白寂寞无聊意味着什么。可是应该安慰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一边把她的后脑勺往墙上撞，一边轻声问：

"你说的是什么话，傻瓜，啊？跟阿列克谢？"

"放开，放开，我要喊叫啦……"

他用另一只手掐住了她的喉咙，掐得很紧，妻子的脸立刻泛红了，她发出嘶哑的声音。

"贱货，"彼得说，把她推到了墙跟前，就走开了；她把身子向后一仰，也从墙跟前跳开了，打他身边经过，向摇篮走去；婴孩早

已在啼哭了。彼得似乎觉得妻子是从他身上跨过去的。那片昏暗的蓝天在他面前摇晃，从一边晃到另一边，星星都在跳跃。妻子就在旁边，几乎跟她并排坐着，不必站起来，一挥手就可以打她一记耳光。她的脸是没有表情的，仿佛麻木了，可是泪水慢慢地、懒洋洋地从两边脸颊上淌下来。她给女儿喂着奶，透过那玻璃似的眼泪望着角落，没有发觉这婴孩不舒服地吮着她的奶头，横向地突出着的奶头不时从她的嘴里滑出来，婴儿边啼哭，边吧嗒吧嗒吸着空气，转动着小脑袋。彼得不觉哆嗦了一下，象从夜里恶梦中醒来似的说：

"把奶头往嘴里放，你没有看见！"

"房子里有一只苍蝇，"娜塔莉娅低声说。"一只没有翅膀的苍蝇……"

"要知道，我也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两个彼得·阿尔塔莫诺夫。"

他模糊地感觉到了，他说的不是心里话，他说的甚至是假话。为了安慰妻子，使自己避免危险，必须说的正是实话，很平常的、无可争辩地明确的实话，让妻子立刻就能听懂它，服从它，不再用愚蠢的诉苦、眼泪、以前她从来不用的那种女人的玩意儿来打搅他。看到她那么漫不经心地、笨手笨脚地把女儿放入摇篮里，他说话了：

"我有事业！有工厂——这不是播种粮食，也不是种马铃薯，这不是简单的事。你头脑里在想些什么？"

开头他说得口气严厉而且很有份量，试图接近这个不可捉摸的真实，但是它消失了，他的声音开始变得几乎象在诉苦。

"办工厂——这可不简单，"他又说了一遍，觉得话语涸竭了，他再也没有什么话要说了。妻子一声儿不言语，摇着摇篮，背

对他站着。吉洪·维亚洛夫那低沉而平静的说话声救了他：

“喂，彼得·伊里奇！”

“有什么事？”他问，向窗口走去。

“出来一下，”看院子人严厉地说。

“不懂礼貌的人，”彼得埋怨地说，又责备妻子了：“你看见没有？夜里也不让人安静，你还在这里哭……”

吉洪没有戴帽子，眨巴着眼睛，在台阶上跟他相遇，打量了一下给月光照得很明亮的院子，轻声说：

“我刚才把尼基塔·伊里奇从绳圈里救了下来。”

“你说什么？从哪儿？”

彼得仿佛要钻入地下去似的，在台阶的石级上坐了下来。

“你别坐下，咱们到他那儿去，他要你去……”

彼得没有站起来，低声问道：

“他为什么要上吊，啊？”

“现在神志清醒了；我把他浇过水了。咱们走吧……”

吉洪抓住主人的臂肘把他扶了起来，带他到花园里去了。

“他是在浴室脱衣间里上吊的，从顶楼的人字梁上放下了绳圈，并且……”

彼得象在地上扎了根似的又问：

“他为什么要上吊？想念父亲，还是怎的？”

看院子人也站住了，说：

“他竟然吻起她的衬衫来了……”

“什么衬衫，你说什么？”

彼得在地上拖着光脚走，一边打量着看院子人的狗，这条狗从灌木丛里跑了出来，摇着尾巴，疑问地望着他。他怕走到兄弟跟前去，觉得头脑里空空洞洞的，不知道对尼基塔说什么好。

“哎，您瞎了眼啦，”看院子人埋怨说，彼得默不作声，等待着他还会说些什么。

“她的衬衫，娜塔莉娅·叶甫谢夫娜的衬衫，洗过后，都挂在这儿晒干。”

“他为什么……等一等！”

彼得用脚踢开了狗，想象着吻过女人衬衫的兄弟那矮墩墩的、驼背的体形；这是可笑的，同时也使他啐了一口唾沫，表示厌恶。但那刺痛心的猜想立刻使他痛苦万分，惘然若失了；他一把抓住了看院子人的两个肩头，把他猛摇了一下，从牙齿缝里含糊地问：

“他们亲吻吗？你亲眼目睹——真的吗？”

“我全都看见。娜塔莉娅·叶甫谢夫娜甚至什么也不知道呢。”

“你撒谎？”

“我为什么要撒谎？我并不希望你给我奖赏。”

仿佛在黑暗中用斧头砍出了一线光明，吉洪用短短几句话向主人讲述了他的兄弟那不幸的事。彼得明白了，看院子人说的是实话，他自己在兄弟那双蓝眼睛的目光里，在他对娜塔莉娅的效劳中，以及在对她微小的、然而不断的关怀中，早已模糊地觉出了这一点。

“是这——样，”他低声说，并出声地想道：“我没有工夫弄清楚这件事。”

接着，他把吉洪往前一推，说：

“咱们走吧。”

他不愿首先看到尼基塔的目光，走进浴室那低矮的门时，还没有辨别出兄弟就在黑暗里，就在吉洪的背后用发抖的声音问：

“尼基塔，你在干什么？”

驼子没有回答。他坐在窗前一条长凳上，勉强地可以看出，有一道暗淡的光洒落到了他的肚子上和两腿上。接着彼得看清楚了，尼基塔把驼背靠在墙上坐着，低下了头，他身上的衬衫从领口到下摆都撕破了，湿淋淋的，贴在他的前胸上，他头上的头发也是湿淋淋的，而在颧骨上有个象黑星似的东西，发出光来。

“血？碰伤了吗？”彼得低声地问。

“不，我在匆忙中把他轻微地碰伤了，”吉洪傻里傻气地大声回答，往一边迈了一步。

走到兄弟跟前去是可怕的。彼得象听别人说话似的听着自己的话，拉了一下自己的耳朵，又埋怨又责备：

“可耻。违背上帝，兄弟。嗐，你呀……”

“我知道！”尼基塔嘶哑地、也用非自己的嗓音回答道。“我受不了。你放我走吧。我到修道院去。听见吗？我由衷地恳求……”

他带着哨声咳了一下，就不作声了。

彼得被什么感动了，又轻又亲切地责备起来，末了，说：

“关于娜塔莉娅的事，这当然是魔鬼引诱了你……”

“啊，吉洪，”尼基塔用哀号的声音大叫道，喉咙里病态地咯咯作声。“我不是求过你了，吉洪，——你别说！至少你们别告诉她，看在基督的面上，她会发笑的，会生气的。还是可怜可怜我吧！我会一辈子为你们祈祷上帝的。你们别说！永远别说。吉洪，——这都是你的过错，咳，你这人……”

他嘟嘟囔囔地说，不自然地昂起了头，一动也不动，这也是很可怕的。看院子人说：

“假如没有这件事，我就不说了。从我口中她什么也不会知道的……”

彼得越来越受感动，他自己又因此而感到羞惭，坚决地答应道：

"十字架作保证——她什么也不会知道的。"

"嗯——谢谢！可我要到修道院去。"

尼基塔也不作声了，仿佛睡熟了似的。

"你觉得痛吗？"大哥问；没有得到答复，他又问：

"脖子痛吗？"

"没有什么，"尼基塔嘶哑地说。"你们去吧……"

"你别走，"彼得对看院子人低声说，打他身边走过去，退到门外去了。

可是当他走进了花园，深深地吸入了蒙有水气的大地那过于甜蜜的、暖和的气息时，在一些令人不安的思想冲击下，他那温柔的心情立刻就消失了。他在一条小径上行走，走得很小心，生怕碎石会在脚底下嘎吱作响，——他需要的是极度的宁静，要不然就弄不清楚这些思想。这些仇恨的思想多得吓人，似乎它们不是在他心里萌生的，而是从外部侵入的，从黑夜的朦胧中侵入的，在黑暗中象蝙蝠般地飞来飞去。它们那么快速地互相交替着，以致彼得来不及捉住它们，化为言语，只捉住一些巧妙复杂的花纹、绳圈和结子，这些结子把他、娜塔莉娅、阿列克谢、尼基塔和吉洪捆在一起了，把大家结成了一个快得看不清地旋转着的错综复杂的圆圈，可他独个儿处在这个圆圈的中心。用言语来表达，他的想法是极简单的：

"应该让丈母娘快些搬到我们这儿来，不过阿列克谢得滚蛋。对娜塔莉娅必须亲亲热热。'你瞧，人家多么相爱呀。'他的上吊不是由于爱情，而是由于身上的缺陷。幸好，他要去做修士，在人间他是无所作为的。这很好。吉洪是个傻瓜，他应该早些告

诉我。”

但这不是那些不可捉摸的、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思想，这些思想使他又发窘又害怕，迫使他提心吊胆细看着那浓重而潮湿的昏暗的夜色。在远处，在工厂村里，那不愉快的歌声如涓涓溪流蜿蜒着，发出微光。蚊子嗡嗡地叫着。彼得·阿尔塔莫诺夫清楚地感觉到了，他必须尽快地驱走、抑制住心中那惊慌不安的情绪。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丁香丛前面，在自己卧室的窗下坐了很久，臂肘支在两膝上，双手捂住了脸，望着那黑沉沉的大地，这大地在脚下晃动，泛起了泡沫，仿佛就要塌陷似的。

“尼基塔怎样制服了沙土，这毕竟是令人奇怪的。他将要去修道院，——在那儿当个园丁。他会喜欢这个工作的。”

他没有发觉妻子是怎样走到了他跟前的，当在他面前仿佛从土地里冒出来了一个白色人影时，他惊愕地直跳起来，但那熟悉的嗓音使他稍为放心了：

“看在基督的面上吧，原谅我叫嚷……”

“嗯，那有什么，——上帝会宽恕的，我自己也叫嚷过，”他宽宏大量地说，他很高兴，妻子来了，现在他不必搜索那些温柔的字眼来封住和填没因争吵而发生的裂口了。

他坐下了，娜塔莉娅踌躇不决地在他旁边坐了下来，还得对她说句安慰的话，彼得说：

“我明白，你很苦闷。我们家里没有快乐。有什么可快乐的呢？父亲认为快乐是在工作中。他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一般的人简直是没有的，除了乞丐和老爷以外，一切人都是劳动者。一切人都是为事业而活着的。他在事业后面看不见人。”

他说得谨慎小心，生怕说出多余的话来，他听着自己的话，认为他说得象一个严肃的事业家，真正的老板。可他觉得，这一

切话都是一些表面文章，它们都是浮泛之词，并不暴露真实的思想，不能深入思想深处，他又觉得他正坐在一个深坑的边缘，以后有人会把他推入这个坑里去的；这个人会注意他的话，低声说：

"你说的都是假话。"

妻子非常及时地把头搁在他的肩上，低声说：

"要知道，我要跟你过一辈子，你怎么不懂这一点？"

他立刻拥抱了她，把她紧紧地贴在自己身上，一边听着那热烈的低语。

"不懂——这是罪过。你娶了一个姑娘，她给你生孩子，可是你心上仿佛没有这个女人，——你对我没有良心。这是罪过，彼得。谁对你比我更可亲？在困难的时候，谁同情你？"

他觉得妻子似乎把他稍微举了起来，在空中翻了个身，弄得他令人愉快地软弱无力了；他沉浸在使精神振奋的寒气中，几乎感谢地说起话来了：

"我答应过他不说出去，——现在我不能了！"

他把从看院子人口中所听到的关于尼基塔的一切事情，急忙告诉了她。

"他吻过你的衬衫，——晒在花园里的——多傻呀！你怎么不知道，你没有发觉这是他干的？"

妻子的肩膀在他的手下面剧烈地哆嗦了一下。

"可怜他？"彼得心里想，可她急忙愤愤地回答道：

"我从来不注意人家的任何坏念头！嘿，伪君子！驼子都是狡猾的，这句话说得对。"

"她感到厌恶呢？还是假装？"阿尔塔莫诺夫问自己，并提醒妻子：

“他跟你很亲热……”

“嗯，那又怎样呢？”她挑衅地回答道。“图伦对我也是很亲热的。”

“嗯，到底……图伦是一条狗。”

“那末你把他当作一条狗，派他到我这儿来，叫他监视我、保护我，不让公公和阿列克谢转我的念头，——我明白！哎哟，他叫我多么厌恶，多么可恨……”

显然，娜塔莉娅感到受了侮辱，很气愤，从她的皮肉的颤栗，从她用指头拧和扯衬衫那种痉挛的动作上都可以感觉出来，可是男人却觉得那种愤怒是过分的，不相信这种愤怒，于是他给了妻子最后的一击：

“吉洪把他从绳圈里救了下来。现在他躺在浴室里。”

妻子在他的一只手底下瘫软了，慢慢地坐下了，显然害怕地大声叫道：

“不……你说什么呀？天哪……”

“那末她扯谎，”彼得思忖道，可她把头这么一动，仿佛有人打了一下她的额门似的，愤怒地抽噎着，低声地说起话来了：

“往后这会怎样呢？父亲去世才使人家稍为闭嘴，可是现在人家又谈论起我们来了。哎呀，天哪，为什么？一个兄弟上吊，另一个不晓得要跟谁，跟一个情妇结婚——这是怎么回事？唉，尼基塔·伊里奇！你怎么这样不害臊？嗯——谢谢！你讨好，无怜悯心的……”

丈夫轻松地吁了口气，使劲地抚摸了一下妻子的肩膀。

“别害怕，没有人会知道的。吉洪不会说的，他是他的朋友，他靠我们生活。尼基塔打算去做修士……”

“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啊呀，但愿快些！现在我怎能见他呢。”

彼得沉默了一下后，继续往下说：

“上他那儿去，瞧瞧……”

可是妻子跳起来了，好象扎伤了似的，几乎喊叫起来：

“哎呀，别叫我去，我不会去的！我不愿去，我害怕……”

“怕什么？”彼得很快地问。

“吊死鬼。我不会去的，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害怕……”

“嗯，咱们去睡觉吧！”阿尔塔莫诺夫说，站得稳稳的。“今天我们受尽了折磨。”

他慢慢地跟妻子并排走着，觉得这一天他发生了一件好事，同时也发生了一件坏事。彼得·阿尔塔莫诺夫是个这样的人（直到今天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很聪明而又狡猾，刚才狡猾地欺骗了一个人，这个人纠缠不休地用各种愁闷的思绪弄得他心神不宁。

“当然罗，你是我最亲近的人，”他对妻子说。“谁比你更亲近呢？你也要这样想想：你是我最亲近的人。那末一切都会很好……”

过了这一夜以后的第十二天，天空刚出现朝霞，尼基塔·阿尔塔莫诺夫拿着拐杖，在驼背上搭了一个皮袋，沿着给大量露水浸得发黑了的流沙小径很快地走着，似乎急于要快些忘掉亲人送别他那个情景的回忆：他们都没有睡醒，聚集在厨房隔壁的饭厅里，都规规矩矩地坐着，拘谨地说着话，显然他们中间谁也没有一句知心话要对他说。彼得很亲切，几乎很快乐，象个做了一件好事的人，两次说：

“我们家里将会有自己的、为我们的罪孽而祈祷的人了……”

娜塔莉娅冷淡地、却很用心地倒着茶，她那对小小的鼠耳朵明显地发红了，好象揉过似的，她皱眉蹙额，时常从屋子里走出去；她的母亲沉思地默不作声，把一个指头稍微蘸上唾沫，抚平两鬓的灰发，只有阿列克谢很激动，对他来说这是不寻常的，他耸耸两肩，问：

“你这是怎样决定的，尼基塔？突然，啊？我可不明白……”

个子不高、鼻子尖尖的姑娘奥尔洛娃跟他并排坐着，她稍微扬起了那两条乌黑的眉毛，无礼地打量着一切人，尼基塔不喜欢她的这双眼睛，——它们大得跟脸不相称，目光锐利得不象一个少女，而且时常眨巴着。

坐在这些人中间很难受，不由得胆怯地想：

“彼得会忽然告诉大家吗？但愿他们快些放我走……”

彼得首先开始告别，他走到兄弟跟前，拥抱了一下，声音发抖地、但很响亮地说：

“嗯，亲兄弟，再见……”

拜马科娃拦住他：

“你怎么啦？首先应该坐下，沉默一会儿，然后祈祷，再告别。”

这一切很快就照办了，彼得又走近来，说：

“请原谅我们。关于捐款数目，你写信来，我们立刻就寄去。你不要答应修艰苦的苦行，再见。要常常为我们祈祷。”

拜马科娃在他身上划了个十字，三次吻他的前额和两颊，她不知为什么哭起来了；阿列克谢把他紧紧地拥抱了一下，瞥了一下他的眼睛，说：

"嗯，上帝保佑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我还是不明白，你怎么忽然作出这样的决定……"

娜塔莉娅最后一个走过来，但没有走到紧跟前，把一只手贴在自己胸前，深深地鞠了个躬，轻声说：

"再见，尼基塔·伊里奇……"

她的胸部还是高高耸起，象个少女，可是她已经生过三个孩子了。

这就完了。对，还有奥尔洛娃：她把一只硬得象木片的、热烘烘的小手伸给了他，她的脸近看更令人不快。她粗鲁地问：

"难道你要削发为僧吗？"

三十来个老织布工在院子里跟他告别，那个年迈的聋子鲍里斯·莫罗佐夫摇着头叫道：

"士兵和修士都是人世间最好的公仆，那是千真万确的！"

尼基塔顺便来到墓地，跟父亲的坟墓告别，他跪在墓前，沉思起来了，并不祷告，——生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当太阳在他背后升起的时候，在那片给露水洗净了的坟墓的草土上投下了一片宽阔的、有棱角的阴影，它的样子象恶狗图伦的窝。尼基塔一躬到地，说：

"请原谅，爸爸。"

在早晨那敏感的寂静中，声音听起来是低沉而又嘶哑的；沉默了一阵子后，驼子声音更洪亮地又说了一遍：

"请原谅，爸爸。"

他哭起来了，象女人般痛苦地抽噎着，他以前那清晰而洪亮的嗓音变得不能忍受地可怜了。

后来，当尼基塔离坟墓约一俄里的时候，他忽然看见了看院子人吉洪：他肩上扛着一把铁铲，腰际插着一柄斧头，象个哨兵

站在路旁的灌木丛里。

“走啦？”他问。

“我走了。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想把花楸掘出来，种在我的岗棚旁边窗旁。”

他们站了一会儿，默默地对看着，吉洪把自己那双目光温柔的眼睛移到了一边。

“你走吧，我送你一阵。”

他们默默地走着。吉洪头一个说起话来了。

“露水多么重啊，这是有害的露水，会发生干旱和歉收的。”

“但愿不要发生。”

吉洪·维亚洛夫含糊地说了一句什么话。

“为什么？”尼基塔问，有点儿感到惊慌，他总是期待着这个人会说出令人不安的、特别的话来。

“我说，也许不会发生。”

可是尼基塔深信，挖土工说的是这样一种话，这种话他是不愿再重复的。

“你怎么啦，你不信上帝的仁慈？”他责备地问。

“为什么？”吉洪平心静气地回答道，“现在需要雨。这些露水对蘑菇是有害的。在一个好的东家那儿，一切都干得及时的。”

尼基塔叹了口气，摇摇头。

“你想得有点儿不对头，你，吉洪……”

“不，我想得对头的。我不是用眼睛想的。”

他们又默默地走了五十来步。尼基塔望着脚下自己那个阔大的影子，维亚洛夫合着步子拿个指头在斧柄上敲。

“尼基塔·伊里奇，一年后我来看你，——好不好？”

“来吧。你是好奇的。”

“这不错。”

他摘下了帽子，站住了：

“嗯，那末再见啦，尼基塔·伊里奇！”他搔搔颧骨，沉思地补了一句：

“我打心底里喜欢你。你有一颗温柔的心。你父亲的才能表现在肉体上，而你的才能表现在精神上和心灵上……”

尼基塔把手杖扔在地上，抖了一下驼背，为的是调整一下背上的那只袋，他默默地拥抱了一下看院子人，可是吉洪却紧紧地拥抱了一下后，大声地、坚持地回答道：

“那么我会来的。”

“谢谢。”

在道路急剧地折入松树林的地方，尼基塔回头望了望，——吉洪把帽子夹在腋下，身体支在铲子上，站在道路中央，仿佛决意不让任何人通过似的；吹来一阵早晨的微风，吹得他那令人讨厌的头上的头发微微飘动起来。

从远处看去，吉洪有象傻子安东努什卡的地方。一想到这个令人厌恶的人，尼基塔·阿尔塔莫诺夫加快了脚步，而他的脑海里却纠缠不休地响了起来：

基督复活，复活，
带篷马车掉了一只轮子。

二

阿尔塔莫诺夫家在父亲逝世九周年，才建成了教堂，把它奉

献给先知伊里亚。教堂建造了七年；教堂建造得这么慢，阿列克谢是有责任的。

“上帝会等待的，他不急。”他嬉皮笑脸地、不虔诚地开玩笑，两次用掉盖教堂的砖头，一次用于盖工厂的第三幢厂房，另一次用于盖医院。

奉献仪式结束，祭毕父亲和自己孩子们的墓后，阿尔塔莫诺夫一家人等到人们从墓地四下散去，他们就有礼貌地不去理会还坐在私人圈地里一株白桦树下长凳上的乌里扬娜·拜马科娃，从容不迫地回家了；没有什么可着急的，因为请僧侣们、熟人们和职工们吃的酒筵定在三点钟入席。

这是个阴天；天空象秋天一样阴沉；那潮湿的风象一匹精疲力竭的马儿似地打鼾，摇曳着云杉的树梢，看样子要下雨了。人们微黑的身影在一条红褐色的沙土路上摇摆，向工厂走去；座落在半径内的工厂三幢厂房象痉挛地直伸着的发红的指头攫住了土地。

阿列克谢挥了一下手杖，说：

“如果先父看到我们在怎样行动，一定会高兴的！”

“当皇上遇刺的时候，他可伤心哩，”彼得沉吟了一下，回答道。他不愿附和兄弟的话。

“嗯，他并不十分喜欢伤心。他不是依靠沙皇的智慧，而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过日子的。”

阿列克谢把便帽拉得更低些，站住了，向一个女人投了一瞥；他的妻子个子矮小，婀娜多姿，穿着朴素的黑衣服，轻捷地在那被踩软了的沙地上行走，用一块手帕擦着自己的眼镜，象个乡村女教师。跟她并排走着的是又高又胖的娜塔莉娅，她披着一件黑绸斗篷，肩上和袖子上都镶着玻璃珠子，一块深雪青的头巾漂

凫地盖住了她那蓬松的、有点儿火红色的头发。

“你的妻子越来越美了。”

彼得默不作声。

“可是尼基塔又没有来参加父亲周年。他生我们的气了，还是怎的？”

在潮湿的天气里，阿列克谢有时感到胸和两腿隐隐作痛；他拄着手杖，一拐一瘸地走着。他想要消除令人沮丧的祭祷的印象和阴天的忧郁。他和往常一样固执，想迫使大哥说话。

“丈母娘还在坟上哭。她忘不了他。一个好老婆子。我悄悄地对吉洪说过，叫他等着，陪她回家；她诉说呼吸困难，走路很吃力。”

阿尔塔莫诺夫大哥低声地、勉强地又说了一遍：

“很吃力。”

“你在打盹儿？什么——吃力？”

“应该把吉洪辞退，”彼得回答道，他往一边望去，望那些因长满云杉而显得怒发冲冠似的山冈。

“为什么？”兄弟惊奇地问。“一个诚实的、认真的乡下人，并不懒惰……”

“傻瓜，”彼得补了一句。

妇女们都走近来了；奥尔加用愉快的、就她那矮小的个子来说显得出乎意料地有力的嗓音，对丈夫说：

“我几次劝娜塔莉娅，叫她把伊利亚送到中学去念书，她却害怕。”

身怀六甲的娜塔莉娅象只喂饱的鸭子，晃晃悠悠地走着，她用大嫂的声调慢吞吞地带点儿鼻音说：

“依我看——上中学是学有害的时髦。叶列娜写信用的就是

这样一些字眼，叫人看不懂。”

“让大家都念书，念书，”阿列克谢摘下了便帽，严厉地说，擦擦热汗涔涔的前额和过早出现的秃顶；这秃顶从两鬓扩展到头顶上，形成了一个锐角，使他的脸大大地变长了。

娜塔莉娅疑问地看着丈夫，问：

“波米亚洛夫说得对。人们都因为念了书而变野了。”

“是呀，”彼得说。

“您明白啦！”娜塔莉娅满意地叫道，可是丈夫沉愚地补了一句：

“应该念书。”

兄弟和奥尔加都笑起来了；娜塔莉娅责备他们：

“你们这是怎么啦？你们都忘记了吗？你们都是祭祷回来。”

他们挽住了她的胳膊，走得更快了，可是彼得却放慢了脚步，说：

“我等一下母亲。”

那个令人讨厌的人吉洪·维亚洛夫使他很不快。在祭祷前，彼得站在墓地上眺望着那遥远的工厂，大声地说着话，他在自言自语，没有吹牛，只不过说他所见到的罢了：

“事业发达了。”

马上就听见了自己肩后前挖土工那平静的声音：

“事业好比地窖里的霉菌，靠自己的力量生长的。”

彼得没有对他说什么，甚至没有回头去看，可是看院子人那明显的、使人感到受辱的蠢话把他激怒了。一个人工作，供给不下几百人吃的面包，日日夜夜为事业而操心，在对事业的关心中看不见，也感觉不到自己，忽然有个愚昧无知的傻瓜却说什么事业是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靠主人的智慧生存的。这个卑劣的

家伙总是喃喃地说着什么灵魂呀，罪过呀。

阿尔塔莫诺夫在路旁一棵被砍掉的老松树树墩上坐了下来，拉着自己的一只耳朵，想了起来，有一次他怎样向奥尔加诉说：

“没有时间考虑灵魂。”

他听到了一句奇怪的问话：

“难道灵魂是离开你而生存的吗？”

他觉得在这些话里含有女人的玩笑，但奥尔加那张鸟脸却是严肃的；她那双微黑的眼睛在眼镜玻璃后面温存地发着光。

“我不懂，”他说。

“可是当人们离开人而谈论灵魂的时候，我就不懂，好象谈论一个领养的孤儿。”

“我不懂，”彼得又说了一遍，竟不想跟这个女人说话了；她跟他是格格不入的，他不大了解她，却还是喜欢她的纯朴，不过叫人担心的是，在那表面的纯朴下面隐藏着狡猾。

可是他总是不喜欢吉洪·维亚洛夫。看到那张大颧骨、斑点很多的脸，那双奇怪的眼睛，那对贴在颅骨上、隐藏在带点儿火红色的头发里的耳朵，那部紧密的胡子，吉洪那虽不快速但却有力的步伐以及他整个笨重而矮壮的身体，就感到不愉快。他那镇静沉着的神态也是令人不愉快的，又似乎是令人羡慕的，甚至工作上的认真仔细也是令人恼火的。吉洪干起活来象一架机器，几乎从来没有授人以责备他什么的口实，但这也是惹人恼火的。看到这个人一年年越来越深入家庭事务中，显然觉得自己是阿尔塔莫诺夫家的生活的轮子里一根不可或缺的辐条，这也越来越令人不愉快。奇怪的是，孩子们都那么喜欢他，就象狗和马喜欢他一样。用铁链锁着的、老态龙钟的捕狼猎犬图伦因此

而变得更凶恶了，除了吉洪，它不让任何人接近。可是看院子人的话，任性的长子伊利亚却比自己的父母的话还要听。

为了不看见维亚洛夫，阿尔塔莫诺夫叫他去当教堂看门人或守林人，——吉洪不同意地摇摇那沉重的脑袋，说：

"我不适合干这种活。如果你讨厌我，——那就让我休息一下，放我一个月假，我到尼基塔那儿去。"

他正是这样说的：让我休息一下。这句话说得很愚蠢而又无礼，同时使他想起了隐居在沼泽地那边某处森林里一座贫穷的修道院里的兄弟，并引起了彼得不安的猜疑：除了吉洪所讲的把尼基塔从绳圈里救下来那件事以外，他大概还知道一件丢脸的事，他似乎期待着新的不幸，他那炯炯发光的眼睛暗示着：

"别惹我，你少不了我。"

他已经到修道院去了三次：背上背了个背囊，手里拿着一根拐杖，从容不迫地行走着；他在地上行走似乎是出于对土地的一片好意，仿佛他做一切事情都是出于一片好意似的。

吉洪归来时，慢吞吞地、含糊地回答对尼基塔情况的问长问短；总是使人觉得他没有把他所知道的全部情况讲出来。

"他身体很好，受人尊敬。承蒙你们问候，馈赠礼物——他关照我谢谢。"

"他说些什么？"彼得追问。

"一个修士能说些什么？"

"嗯，话还是有的吧？"阿列克谢不耐烦地问。

"他谈到了上帝。他关心天气，说什么没有及时下雨。他抱怨蚊子；他们那儿蚊子真不少。他也问到了你们。"

"问什么？"

"他又关心又怜惜。"

“关心我们，为什么？”

“为了一切。瞧，你们都东奔西走，可他却一动也不动，因为你们生活不安逸，他怜惜你们。”

阿列克谢呵呵大笑起来，叫道：

“真是胡说八道！”

吉洪的瞳孔缩小了，眼睛没有神了。

“我可不知道他在怎么想，我是照搬他的话罢了。我是个头脑简单的人。”

“是的，头脑很简单。”阿列克谢嘲讽地表示了同意。“象傻子安东。”

吹来一阵微风，使彼得·阿尔塔莫诺夫感到一阵芬芳的暖意，天气更晴朗了；太阳从白云间那最深的淡蓝色的窟窿里露了出来。彼得朝太阳投了一瞥，眼睛发花了，更深地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了。

叫人感到生气的是，尼基塔在修道院里存入了一千卢布，保证他每年支用一百八十卢布，直到死亡，拒绝了父亲死后分给兄弟们的遗产中自己的一份。

“这是什么礼物？”彼得埋怨说，但阿列克谢却感到高兴了，说：

“他要钱作什么用？去养肥那些百无聊赖的修士吗？不，他的主意是对的。我们都有事业，有孩子。”

娜塔莉娅甚至感动了。

“他仍然不忘记自己对我们所犯的过错！”她满意地说，一边用个指头从那绯红的脸颊上弹去一颗孤零零的泪珠。“叶列娜也有嫁妆了。”

兄弟的行为在彼得心灵上投下了一片阴影，——城里都恶

意地议论着尼基塔进修道院的事，诽谤阿尔塔莫诺夫一家。

彼得跟阿列克谢还是和睦地过着日子，虽然看出机智的兄弟所担负的是事业中最轻松的一部分：他驱车去下城的市场，一年两次去莫斯科，从那里归来，大声地讲述各种故事，说什么京都的工业家们是如何一帆风顺。

“他们生活阔绰，不比贵族差。”

“过老爷的生活是容易的，”彼得暗示说，可是兄弟没有领会这个暗示，却赞叹：

“商人建造着房子，就象造大教堂一样！孩子们都受教育。”

虽然他非常苍老了，但他又恢复了青年时代的活力，他那双鹰眼快乐地闪闪发光。

“你干吗老是愁眉苦脸的？”他问大哥，甚至教导说：“干事业必须轻松愉快，事业是不喜欢苦闷的。”

彼得在他身上察觉出了跟父亲相似之处，但他觉得阿列克谢越来越不可理解了。

“我是个有病的人，”他还是提醒，但他不爱惜身体：喝许多酒，每天夜里狂热地赌博，看来，跟女人们干过不干净的勾当。他的生活中什么是主要的呢？仿佛——不是他本人，也不是他的家。拜马科娃的房子早已需要大修，但阿列克谢对这却熟视无睹。孩子们生下来体质就很弱，都不到五岁就夭折了。只有米隆活着，一个不讨人喜欢的、骨瘦如柴的孩子，比伊利亚大三岁。阿列克谢和他的妻子都有一种对不需要的东西令人可笑的贪心，他们的房间里摆满了各种各样豪华的家具，他们俩都喜欢赠送家具；送给了娜塔莉娅一口镶瓷的、好玩的橱柜，送给了丈母娘一张很大的皮圈椅和一张富丽堂皇的、镶青铜的卡累利阿桦木床；奥尔加精巧地用小玻璃珠子绣出了画，而丈夫从省里回来常

常给她带来同样的绣品。

“你的行为真古怪，”彼得收下了兄弟的礼物，一张有许多抽屉和奇妙的雕刻的大桌子，说，可是阿列克谢用手掌在桌子上一拍，叫道：

“一件漂亮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再不会有了，在莫斯科人们都识货！”

“你最好收买银子，贵族们都有许多银子……”

“给我时间——一切我都会收买下来的！在莫斯科……”

如果相信阿列克谢的话，那末住在莫斯科的都是些只有半个头脑的人了，他们没有象我们那么多事务，他们人人都力求过阔绰的生活，为此，他们向贵族阶级大量收购一切可以收买的东西，从庄园以至茶杯。

彼得坐在兄弟那儿作客，他总是带着痛苦的妒忌觉得自己比在家里更舒服，这是同样不可理解的，就象他不理解他喜欢奥尔加身上的什么一样。她在娜塔莉娅身旁象个侍女，但她并不愚蠢地害怕煤油灯，她不相信煤油是大学生们从自杀的人的脂肪中炼出来的。听她那温柔的嗓音就觉得很快乐，她那双眼睛很漂亮；眼镜没有遮掩它们那温柔的光辉，但她恼火地、孩子气地、从遥远的什么地方谈到各种事情和各种人；这是令人惊异的，也叫人生气的。

“你怎么啦，没有犯过错的人，还是怎的？”彼得嘲笑地问，她回答道：

“犯过错的人是有的，可我不爱评头论足。”

彼得不相信她的话。

她是这样对待丈夫的，仿佛她年纪大些，知道自己比他聪明。阿列克谢并不因此生气，管她叫婶婶，只有时有点儿生气地

说：

"够啦，婶婶，叫人讨厌！我是个病人，娇惯我一下是没有害处的。"

"娇惯得够了，够多了！"

她向丈夫莞尔一笑，彼得很想在自己妻子脸上看到这种笑容。娜塔莉娅是个模范妻子，一个手巧的主妇，她腌黄瓜、醋渍蘑菇、做果子酱都是顶呱呱的，家里的一个女仆干起活来象钟表机械里的一个小齿轮那么准确；娜塔莉娅以平静的爱孜孜不倦地爱着丈夫，这种爱情浓厚得犹如凝乳。她是很俭约的。

"现在我们在银行里有多少存款？"她问，感到惴惴不安；"你认为银行是靠得住的，不会倒闭！"

当她把钱拿在手里的时候，她那张红喷喷的脸就变得严肃了，深红色的嘴唇抿得严严的，而眼睛里现出淫荡和控苦的神情。她点数着花花绿绿的肮脏的钞票时，她用那些丰满的手指那么小心翼翼地摸着它们，仿佛害怕钞票会象苍蝇一般从她手里飞走似的。

"你跟阿列克谢是怎样分配收入的？"她躺在床上，使彼得满足了她的爱抚后，问。"他没有少给你吧？他很狡猾！他和他的妻子都是贪得无厌的。凡是他们能拿到的东西，他们都拿！"

她觉得自己被骗子们包围住了，说：

"除了吉洪以外，我谁也不相信。"

"那末，你相信那个傻瓜，"彼得疲倦地嘟哝说。

"他是傻瓜——可他有良心。"

当彼得头一次同她一起去参观下城集市的时候，规模那么宏大的全俄集市使他感到惊讶了，他问妻子：

"怎么样，啊？"

"很好，"她回答道。"东西很多，比我们那儿便宜得多。"

接着她算计起来，应该买些什么：

"两普特肥皂，一箱蜡烛，一袋砂糖，还要一袋精制方糖……"

她坐在马戏场里，当演员们登台的时候，她闭上了眼睛。

"哎哟，真不要脸，哎哟，半光着身子！啊，我观看他们好不好呢，对婴儿好不好呢？你不应该带我到这样可怕的地方来。我怀孕了，也许我肚子里怀的是个男孩呢！"

彼得·阿尔塔莫诺夫觉得在这个时刻使他感到痛苦的是一种带点儿绿色的、沉厚的烦闷，象瓦塔拉克沙小河里的水藻，在那儿只有一种鱼——肥壮的、愚蠢的冬穴鱼——生存着。

娜塔莉娅还是久久地认真地祈祷着，可是她边祈祷，边仰面躺倒在床上，百般挑逗丈夫来享受她那丰满的肉体。从她的皮肤上散发出一股储藏着腌菜、醋渍食品、熏鱼和火腿等罐头的小贮藏室的气味。彼得时常而且越来越频繁地感觉到妻子过分热心，她的亲热劲儿使他精力衰竭了。

"别再纠缠我啦，我累了，"他说。

"嗯，那末睡吧，上帝保佑，"妻子顺从地回答道，她很快就睡熟了，令人奇怪地稍微扬起了眉毛，微露笑容，那双紧闭着的眼睛仿佛望着某种很奇妙的、她从未见过的东西似的。

在彼得特别清楚而苦闷地感觉到娜塔莉娅使他厌恶的那些时刻，他常常迫使自己回忆起她生第一个儿子的那个可怕的日子的情景。她的痛苦难受地延续了十八个多小时，那时丈母娘惊惶失措了，含着眼泪，把他带到了一个特别闷热的房间里。妻子在一张揉皱了的床铺上扭动着身子，瞪着因为极度疼痛而完全变了样的眼睛，头发蓬乱，热汗涔涔，几乎认不出了，用野兽般

的嚎叫来迎接他。

“彼得，别了，我要死啦。会有孩子的……彼得，请原谅……”

她咬得发肿的两片嘴唇几乎不动了，话语仿佛不是从喉咙里，而是从下垂到大腿上的、畸形地隆起着的、快要破裂的肚子里发出来的。那张发青的脸也肿了；她象只筋疲力尽的狗喘着气，同样伸出了那根发肿的、咬破了的舌头，抓住了头发，把它们拉扯着，不断地呻吟，痛哭，号叫，好象在劝服或制服某个不愿或不能对她让步的人。

“男——男孩……”

是个刮风的日子，窗外的稠李摇曳着、喧哗着，一条条阴影在玻璃上摆动，彼得看到了它们的跳跃，听到了一阵阵沙沙声，他激动得发狂了，嚷道：

“把窗子遮上窗帘！你们没有看见吗？”

他在妻子的尖叫声伴随下，恐惧地跑掉了。

“哎——哎——唷——唷……”

半小时后丈母娘由于感到幸福和疲劳而说不出话来了，又把他领到了妻子的床跟前，娜塔莉娅用伟大的殉教者那种令人难受地炯炯发光的目光迎接他，并用微弱的、醉鬼的言语说：

“一个男孩。儿子。”

他俯下了身子，把一边脸颊贴在她的肩上，嘟哝起来：

“嗯，妈妈，这我到死也不会忘记的，我可以这样对你说！嗯，谢谢……”

他头一次叫她妈妈，把自己的全部恐惧和全部欢乐都贯注到这句话里了；她闭上了眼睛，用一只沉重的、无力的手抚摸着他的头。

"一个又大又胖的孩子，"一个麻脸的、大鼻子的助产妇说，一边那么自豪地让人看看婴儿，仿佛这个婴儿是她自己生的。可是彼得不看儿子，他面前的一切全都被妻子那死人般的、两只眼睛象两个黑洞似的脸给遮没了：

"她不会死吧？"

"嗯——嗯，"那个麻脸助产妇大声而快乐地说，"如果因此会丧命，那就不会有助产妇了。"

现在那个又大又胖的孩子已经九岁了，孩子个子很高，体格强壮，在他那张前额宽阔、鼻子翘起的脸上，一双深蓝色的大眼睛闪出严肃的光芒，——阿列克谢的母亲有这样的眼睛，尼基塔也有这样的眼睛。一年后又生了一个儿子雅科夫，可是已经五岁的、前额宽阔的伊利亚在家中已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了。因为大家都溺爱他，他不听任何人的话，过着独立的生活，惊人地经常陷入困境和危险境地。他的淘气几乎常常带有一些异常的性质，这使父亲产生了一种感觉，近乎自豪的感觉。

有一次彼得在板棚里碰见了儿子，这孩子想要在那只旧洗衣盆上装一个独轮手推车的轮子。

"这是什么东西？"

"一艘汽船。"

"不会行驶吧。"

"我的汽船会行驶的！"他用爷爷那充满热情的口吻说。彼得无法使他相信这种工作是徒劳的，但他一边劝导，一边在心里寻思：

"爷爷的性格。"

伊利亚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折不挠的，但他还是没有能够用洗衣盆和两个独轮手推车的轮子建造成一艘汽船。于是他

用木炭在洗衣盆两边画了几个轮子，把它拖到了河边，放入了水里，他自已陷入淤泥里了。但他并不惊慌，立刻向在洗内衣的妇女们喊叫起来：

“喂，娘儿们，拉我一把，否则我会淹死的……”

母亲吩咐人把洗衣盆劈了，可是打了伊利亚一记耳光，从那天起他就用视而不见的目光望她，就象望两岁的小妹妹塔尼娅一样。他可算是个小忙人，老是刨呀，砍呀，拆呀，修理什么；看到这种情况，父亲在心里寻思：

“他会有出息的，是个建设者。”

有时伊利亚整整几天不理父亲，忽然到办公室里来了，爬到膝上，命令地说：

“讲个什么故事吧。”

“我没有工夫。”

“我也没有工夫。”

父亲笑笑，把文件推到了一边。

“好吧，我来讲：从前有几个农夫……”

“农夫的事情我全都知道；讲个令人发笑的故事吧。”

父亲不知道令人发笑的故事。

“你去叫奶奶讲。”

“她今天感冒了。”

“那末去叫妈妈讲。”

“她会给我洗脸的。”

阿尔塔莫诺夫笑了，儿子是唯一引起他轻松愉快的笑声的人。

“那末我去叫吉洪讲，”伊利亚说，想从父亲的膝上爬下来，可是后者拉住了他。

"吉洪讲什么?"

"什么都讲。"

"到底讲什么?"

"他什么都知道,他在巴拉赫纳住过。那里在建造驳船、小船……"

当伊利亚不知从什么地方摔了下来,弄破了脸,母亲边揍,边喊叫:

"别爬屋顶,你会残废的,会成为驼子的!"

儿子气得满脸通红,他不哭,却威吓母亲:

"你再揍我,我会死给你看的!"

她把这个威吓告诉了父亲,他笑了笑:

"你就别揍他,送他到我那儿来。"

儿子来了,站在门框旁边,背着两手;除了好奇和感人的温柔以外,对他没有别的感觉,彼得问:

"你为什么对母亲粗暴无礼?"

"我不是傻瓜,"儿子愤愤地回答道。

"如果你粗暴无礼,怎么不是个傻瓜呢?"

"因为她揍我。吉洪说过,只有傻瓜才会挨揍。"

"吉洪?吉洪自己……"

可是彼得不知为什么避而不叫看院子人做傻瓜;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仔细打量着站在门旁的人,不知道——说什么呢?

"你也揍你的兄弟雅科夫。"

"他是个傻瓜。他不会觉得痛,他很胖。"

"怎么一回事:身体胖,就得挨揍?"

"他贪吃。"

彼得觉得他不会教育儿子,儿子也知道这点。或许,扯他的

耳朵更容易、更有好处，但手却没有举到可爱得深深打动人的、头发蓬乱地竖立着的头顶上。在那双可爱的蓝眼睛聚精会神的和期待的目光下，甚至不好意思想到惩罚。太阳也有影响；结果总是如此：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伊利亚不知怎的淘气得最厉害。在对男孩进行普通的劝告时，彼得就记起了那个时候：当时他自己听了这些同样的话，并没有把这些话记在心里，也没有在头脑里留下印象，只引起烦闷和短暂的恐惧。但是，即使挨揍是应得的，也难以忘记，这一点彼得·阿尔塔莫诺夫也是深知的。

次子雅科夫身体胖乎乎，脸色红润，脸很象母亲。他常常哭，甚至似乎觉得哭很开心，用鼻子吸气，鼓起腮帮，拿两个拳头揉自己眼睛——这都是他掉泪的前奏。他胆小如鼠，吃得很多而且贪吃，吃得身体很重，不是睡觉，就是抱怨：

"妈妈，我觉得寂寞！"

女儿叶列娜夏天才回家，她有点儿象别人家的小姐。

伊利亚七岁就在格列布神甫那儿上学了，他知道办事员尼柯诺夫的儿子不念《圣诗选集》，而念有插图的《国语》，就对父亲说：

"我不去念书了，我舌头痛。"

必须久久地、亲切地、详细地问他，他才会回答：

"帕沙·尼柯诺夫念的是《国语》，可我念的是人家的东西。"

但有时这个非常活泼的男孩不知为什么讷讷起来，几个钟头单独地坐在土冈上一棵松树下，把干松果丢入瓦塔拉克沙小河那浑浊的、发绿的水里。

"他觉得寂寞，"父亲猜想。

他也是几个星期、几个月被事业的喧闹声震聋了耳朵，旋转着，旋转着，忽然堕入一种不明确的思想的浓雾之中，并且盲目

地陷入了烦闷中；他也不能明白，是什么使他更觉震惊：是为事业的操劳，还是由于这些实质上是单调的操劳所产生的烦恼呢？常常在这样的日子里他遇到人时，由于斜睨的目光，也由于话不投机而憎恨起这个人来了；所以在这个阴沉的日子里，他几乎憎恨吉洪·维亚洛夫了。

维亚洛夫挽着丈母娘的胳膊走近来了，说：

"我们维亚洛夫家，是个大家庭……"

"你为什么不跟自己人一起过日子？"彼得问，一边向拜马科娃跟前走去，挽住了她的胳膊；吉洪不作声了，退到一边去了；阿尔塔莫诺夫坚持而严峻地把问题又说了一遍。于是看院子人眯缝起那双没有色泽的眼睛，冷淡地回答道：

"他们一个也没有了，所有自己人都被弄死了。"

"弄死了是什么意思？谁弄死的？"

"我的两个兄弟被撵到了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他们在那儿丧了命。当农民自发地起来造反的时候，大哥卷入了叛乱；父亲也参加了叛乱，当用暴力强迫吃土豆的时候，他不屈服；人家要鞭笞他，他逃跑了，躲了起来，掉到了冰下，淹死了。后来母亲与另一个丈夫，一个姓维亚洛夫的渔夫，又生了两个孩子，我和弟弟谢尔盖……"

"你的兄弟在哪儿？"乌里扬娜眨巴着哭肿了的眼睛，问。

"他被杀害了。"

"你讲得象念追荐亡者名录，"阿尔塔莫诺夫愤怒地说。

"乌里扬娜·伊凡诺夫娜对这感兴趣嘛……她有点儿垂头丧气，所以我……"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他就俯下了身子，从路上拾起一根干树枝，把它扔到了一边。两分钟时间是默默地过去的。

“谁杀害了你的兄弟？”阿尔塔莫诺夫忽然问。

“谁杀害的？人杀害的，”吉洪沉静地说，可是拜马科娃叹了口气，补了一句：

“雷电也会……”

“……在仲夏的时候，艰难的日子来临了，在大地上空，在弥漫着有点儿发黄的烟雾的天空中，是一片令人压抑的、酷热异常的寂静；泥炭沼泽和森林到处都在燃烧。忽然猛地吹来了一阵干燥的热风，凶猛地飕飕作响，呼啸着，撕下了树上的枯叶和去年的棕色的针叶，扬起了一片乌云般的沙土，在大地上空驱逐着、混和着刨花、麻屑和鸡毛的沙土；推搡着人们，想撕下他们身上的衣服，又在森林里躲了起来，把火扇得更旺。”

工厂里有许多病人：阿尔塔莫诺夫从纱锭的嗡嗡声和梭子的沙沙声中听到了非常吃力的干咳声，看到了织布机旁那些神色忧郁、满面怒容的脸孔，观察到了工人们没精打采的动作；产品的产量下降了，商品质量也明显地下降了；旷工大大增加了，男工们开始狂饮起来，女工们的孩子都生病了。爱说爱笑的木匠谢拉菲姆，一个有一张红喷喷的孩儿脸的小老头，常常做些小棺材，还时常用白云杉木板为已经完成了人世间任务的大人们钉棺材。

“应该举办一次游艺会，”阿列克谢坚持地说，“应该让大家快乐快乐，鼓励鼓励他们！”

带着妻子搭车去集市的时候，他又一次出主意了：

“举办一次游艺会——工人们都会振作起精神来的！你要相信我的话：快乐——是摆脱一切不幸的救星！”

“你举办吧，”彼得吩咐妻子说。“要办得好些，丰富些。”

娜塔莉娅不满地发起牢骚来了，他愤怒地问：

"举办不举办?"

妻子抗议般大声地把鼻涕擤在围裙边上,回答道:

"听见啦。"

游艺会从祷告开始。格列布神甫十分庄严地做着祷告;他显得更干瘦了,他那颤抖的嗓音说着不寻常的话,听起来象在诉苦,仿佛在声嘶力竭地央求;害肺病的织布工们那灰白的脸上严峻地蹙紧了眉头,虔诚地木然不动;许多女工们大声痛哭着。当神甫朝那烟雾弥漫的天空抬起他那悲戚的双目的时候,人们跟随着他也央求地透过烟雾望着那昏暗的、光秃秃的太阳,在心里寻思,大概,这个温和的神甫在天空中看到了一个知道他并听着他的祷告的人。

祷告结束后,娘儿们都把桌子搬到村镇的街上去了,所有工人都庄重地坐到了油腻腻的羊肉面满到了盘边的木盘旁边。在每只盘的周围坐了十个人,在每张桌上放着一桶烈性的家酿啤酒和四分之一桶①伏特加;这很快就使那些垂头丧气的、疲惫不堪的人们振作起来了。象一顶热烘烘的帽子盖在大地上似的寂静动摇起来,向沼泽,向森林里的大火移去。村镇上响起了一片欢乐声、木匙的敲击声、孩子们的欢笑声、娘儿们的叫嚷声和青年们的说话声。

人们吃这顿让人吃饱的、丰盛的午餐,坐了三个小时;然后把喝醉的人们送回家,青年们都攒聚在身上很整洁的木匠谢拉菲姆的周围。他那件蓝色的花粗布衬衫和用同样料子做的裤子都已经洗过许多次而变得粗糙了。那张醉醺醺的、红喷喷的、有一根尖鼻子的脸闪现出快乐的光彩,那双活泼的、不象老人的眼

① 等于3.748升。

睛炯炯发光，丢着眼色。在这个快乐的棺材匠身上有一种与他的名字相称的神仙般快乐的东西，一种轻松的颤抖。他坐在一条长凳上，把古斯里琴放在自己那尖尖的膝盖上，用那些黝黑的、弯曲得象洋姜根的指头拨动着琴弦，他用瞎眼乞丐的音调，带着故意做作的悲戚和难听的鼻音唱了起来：

诸位，我给你们讲故事逗乐，
凭你们的绝顶聪明来揭开谜底！

他向姑娘们丢了个眼色，他的女儿，摇纬女工季娜伊达，乳峰高耸，长得漂亮，有一双目空一切的眼睛，庄严地站在她们中间，他唱得更高吭，更悲戚：

瞧，在那光明的天堂里，
在那芬芳的、天空的凉爽中，
在那高大的、绽开着金色花朵的菩提树下，
基督庄严地端坐在用树的内皮编的宝座上。
他分发着金和银，
分发着珍贵的宝石，
把这一切奖赏给富人们，
因为他们，这些富人，
关怀穷人，
爱穷人如同手足，
让乞丐和残废人都吃饱。

他又向姑娘们丢了个眼色，忽然把嗓音转变成跳舞的调子，

他的女儿就学茨冈人的样，把双手放在脑后，抖动着胸部，尖叫了一声，合着父亲响亮的歌声和琴弦的叮咚声跳起舞来了。

谁拿银子，——
就打断谁的腿！
谁拿黄金，
就烧死谁！
宝石和珍珠，
会使他们双目失明！……

小伙子们的口哨声把古斯里琴的声音和谢拉菲姆那欢乐的歌声压倒了，接着姑娘们和娘儿们都唱起舞蹈歌曲来了：

几艘快船从大海上驶来，
给漂亮的姑娘们送来礼物！

可是季娜伊达用脚打着拍子，刺耳地和唱着：

帕什卡送给巴拉什卡
做衬衫的蒲席；
捷列什卡送给玛特列什卡
一对桦木耳环。

伊利亚·阿尔塔莫诺夫跟巴维尔·尼柯诺夫一起坐在薄木板堆上，巴维尔·尼柯诺夫是个瘦弱的男孩，那未老先衰的秃头在他那根长脖子上不安地转动，那双胆怯的灰色的小眼睛在那

灰白的、病恹恹的脸上贪婪地溜来溜去。伊利亚很喜欢这个穿一身淡蓝色衣服的小老头，很高兴地听着古斯里琴奏出的乐声和谢拉菲姆那充满热情的、令人发笑的嗓音，可是那个穿大红布短上衣的女人忽然激动起来，旋转起来，破坏了一切，引起了一阵疯狂的唿哨声和不合调的、尖锐刺耳的歌声。这个女人变得完全使他讨厌了，于是尼柯诺夫低声地说：

"季娜伊达是个荡妇，跟一切人同居。也跟你的父亲同居过，我亲眼目睹他怎样紧紧地拥抱她。"

"为什么？"伊利亚猜不透地问。

"嗯，你知道的！"

伊利亚埋下了眼睛。他知道了人们为什么紧紧地抱住姑娘们，他向伙伴问这种事，感到懊悔。

"你胡说，"他厌恶地说，不听尼柯诺夫的悄悄话。他不喜欢这个畏畏缩缩的、胆怯的男孩，因为他无精打采地、单调地讲些关于工厂女工们的沉闷的故事，可是尼柯诺夫知道猎鸽的用处，而伊利亚喜欢鸽子，并且把保护这个气力单薄的男孩免受工厂工人的孩子们的欺侮视为乐事。此外，尼柯诺夫也会出色地讲述他所见到的事情，虽然他所看到的只有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并且象弟弟雅科夫一样什么事情都说——仿佛在抱怨一切人似的。

伊利亚默默地坐了几分钟，就回家去了。那里，在花园里，人们都在那些因蒙上了灰尘而显得灰朴朴的树木的酷热的阴影下喝茶。客人们都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有文静的格列布神甫、头发乌黑而鬈曲得象茨冈人的机械工科普捷夫，脸洗得干干净净的办事员尼柯诺夫，他的脸洗得如此干净，以致难以弄清楚，这是张什么样的脸。尼柯诺夫有一根小小的鼻子，蓄了一撮唇髭，额上有个瘤，在鼻子与瘤中间微露笑意，那双狭小得象条缝

的眼睛给颤栗着的皮肤的皱纹掩盖住了。

伊利亚跟父亲并排坐着，不相信这个不快乐的人跟那个无耻的纺纱女工发生过不正当的关系。父亲默默地用一只沉重的手抚摸着他的肩。大家都热得疲乏无力了，汗流浃背，不愿意说话，只有科普捷夫那洪亮的声音象在冬天清澈而寒冷的夜里一般响了起来。

“咱们到村镇上去吗?”母亲问。

“去呀;我去穿衣服，”父亲说，就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向家里走去;一会儿后，伊利亚跑去追他，在台阶上追上了他。

“你有什么事?”父亲温和地问，儿子望着他的眼睛也问:

“你是不是拥抱过季娜伊达?”

伊利亚觉得父亲似乎惊慌失措了;这没有使他感到奇怪，他认为父亲是个胆小的人，他害怕大家，所以他默不作声。他常常觉得父亲也怕他，现在他就害怕。为了使这个惊慌失措的人振作起来，他说:

“我可不相信，我只不过问问罢了。”

父亲把他推到了过道里，在走廊上又把他推进了自己的房间，就随手紧紧地关上了门，而他自己呼哧呼哧地喘气起来，从一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当他发火的时候，就是这样踱来踱去的。

“到这儿来吧，”老阿尔塔莫诺夫在桌旁站住了，说，小阿尔塔莫诺夫走过去了。

“你说什么呀?”

“这是帕夫卢什卡说的，我可不相信。”

“你不相信? 对的。”

彼得的怒气消失了，他直视着儿子那前额宽阔的脑袋和他

那张严肃的、没有笑容的脸。他拉着自己的耳朵，思索起来：儿子不相信同他自己一样的男孩的傻话，不相信而且显然以这种不相信来安慰他，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他不知道对儿子应该说些什么，怎么说，他坚决不想揍伊利亚。但得做些什么，他拿定了主意，最简单不过的而且可以理解的是——揍。于是他沉重地举起了不很听使唤的手，揪住了儿子那有点儿粗硬的、直竖的头发，扯着头发，喃喃地说起来了：

“别听傻瓜们的话，别听！”

他推开了儿子，吩咐道：

“去吧。坐在自己房间里。坐在那儿。是的。”

儿子向门口走去，歪斜地垂下了脑袋，仿佛这是别人的脑袋，可是父亲望着他，自我安慰说：

“他不哭。我没有揍痛他。”

他试着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

“哼！我不相信！我给你颜色瞧瞧。”

但这没有消除对儿子的怜悯的情感、为他的抱屈和对自己的不满。

“我还是头一次揍他，”他在心里寻思，厌恶地打量着自己那只发红的、毛茸茸的手。“我在十岁前大概被揍过一百次呢。”

但这也没有使他得到安慰。瞥了一下窗外那象一片浑浊的水里的一滴油似的太阳，听到了村镇上嘈杂的呼唤声，阿尔塔莫诺夫勉强地去看游艺会了，路上轻轻地对尼柯诺夫说：

“你妻子前夫的儿子告诉我的伊利亚各种傻话……”

“我会揍他，”办事员十分愿意地、甚至仿佛高兴地建议说。

“你叫他少嚼舌头，”彼得补了一句，斜溜了一下尼柯诺夫那没有表情的脸，心里轻松地想：

“多么简单呀。”

村镇上人们喧闹地、亲善地欢迎老板；他们脸上都现出微醉的笑意，大声地嚷着阿谀奉承的话儿；谢拉菲姆用两只脚打着拍子，脚上穿着一双新的树皮鞋，裹着白色的包脚布，包脚布是用莫尔多瓦式的红绳子扎住的，在阿尔塔莫诺夫面前旋转了一下，唱着奥莎那①：

哎哟，谁来啦？
这是老板来了！
伴随他的是谁？
伴随他的是老板娘！

白胡子、长头发的伊万·莫罗佐夫活象个神甫，低声说：

“我们对你都很满意。我们都很满意。”

另一个老头儿马马耶夫兴高采烈地叫道：

“阿尔塔莫诺夫一家象上帝一样关心人！”

可是尼柯诺夫对科普捷夫说得这么响，以致大家都听见了：

“感恩的人们知道怎样尊重自己的恩人！”

“妈妈，他们推我！”雅科夫抱怨说，他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绸衬衫，样子象只球；妈妈拉着他的手，和蔼地向妇女们微笑着，劝慰他说：

“你瞧，那个小老头舞跳得多好……”

那个穿淡蓝色衣服的木匠不倦地旋转、跳跃，不住地说着俏皮话：

---

① 古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颂扬上帝或祈福之词。

哎，用脚打拍子！
拍子打得快些呀！
树皮鞋比靴子轻，
女人比少女甜！

阿尔塔莫诺夫不是头一次听到对他的赞扬，他有一切理由不相信这些赞扬是由衷之言，但是这些赞扬还是使他心软了，他微露笑容，说：

“嗯，得啦，谢谢！没有什么，咱们都友好地过着日子。”

他心里又想：

“可惜伊利亚没有看到人家怎样庆贺父亲。”

他觉得必须做一件好事，借此慰问大家；他沉吟了一下，拉了一下自己的耳朵，说：

“儿童医院必须扩大一倍。”

谢拉菲姆宽宽地举起双手，从他身边跳开了。

“你们听见了吗？喊呀——老板，乌拉！”

大家不是齐声地，而是大声地喊了一声乌拉；娜塔莉娅感动了，在娘儿们包围下，用鼻音曼声曼气地说：

“来，娘儿们，你们再去拿三桶啤酒来，吉洪会给的，你们去吧！”

这使娘儿们更加喜欢了；可是尼柯诺夫摇摇头，感动地说：

“对高僧才这样欢迎……”

“妈——妈，我觉得很热，”雅科夫哼哼哈哈地说。

那个留黑胡子、有一双李子般的大眼睛的司炉沃尔科夫使这些快乐的场面稍为遭到了损害和破坏；他跳到娜塔莉娅跟前

来了，左臂笨拙地抱着一个骨瘦如柴、因发烧而疲软无力了的、那有点儿发青的皮肤上生满了小疮的孩子，一边跳过来，一边歇斯底里地叫嚷起来：

"怎么办？妻子死了。因暑热而死了，完蛋了！留下了这个孩子，怎么办！"

从他那双疯狂的眼睛里流下了有点儿发黄的泪水；娘儿们把司炉从娜塔莉娅身边推开，都仿佛请求原谅似地说：

"你别听他的话，要知道，他神志不正常。他的妻子是个荡妇。害肺病的。他自己也有病。"

"你们收养他的婴儿吧，"阿尔塔莫诺夫愤怒地建议，几双妇女的手立刻向婴儿那萎靡的身子伸了过去，可是沃尔科夫责骂了她们，就跑了。

总而言之，一切都很好，五彩缤纷，快快乐乐，象节日应有的样子。看到新工人们的面孔，阿尔塔莫诺夫几乎自豪地想：

"人数增加了。要是父亲见到……"

妻子忽然惋惜了：

"你把伊利亚惩罚得不是时候，他没有看见大家都喜欢你。"

阿尔塔莫诺夫沉默不语，皱眉蹙额地向季娜伊达投了一瞥，她走在十来个少女的前面，用不愉快的、低沉的声音唱道：

打我身边走过，
和悦可爱地看我，
看来，他想要，
啊哈，爱我！

"一个荡妇，"他心里想。"又是一首下流歌曲。"

他掏出了表看了看，不知为什么扯谎了：

“我要回家去，大概阿列克谢打来了电报。”

他快步走了，边走边在心里寻思，应该对儿子说些什么，想出了一句很严厉的、同时又十分亲切的话，但是轻轻地打开了通往伊利亚房间的门后，他就全都忘记了。儿子跪在一把椅子上，两个臂肘支在窗台上，他望着那紫红的、烟雾弥漫的天空，昏暗象褐色的灰尘充满了那个小房间；一只鹩鸟在墙上一只大笼子里跳来跳去，擦净它的黄嘴，准备睡觉。

“嗯，还坐在这儿？”

伊利亚不觉怔了一下，转过身去，不慌不忙地从椅子上爬了下来。

“问题就在这里！你尽听些各种无聊的话。”

儿子低下了头站着，父亲明白了，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为的是让他想起他揍过他。

“干吗弯腰曲背的？把头挺直。”

伊利亚微微扬起了眉毛，但不看父亲一眼。鹩鸟开始在小横杆上跳来跳去，低声地啭鸣起来。

“他生气啦，”阿尔塔莫诺夫心里想，在伊利亚的床上坐下了，用一个指头触触枕头。“不应该听那些胡说八道。”

伊利亚问：

“人家都在说，怎么办？”

他那一本正经的、颇有道理的说话声调使父亲很高兴，彼得开始说得更温和、更大胆。

“人家说，可你——别听！你——忘掉！人家在你面前说下流话，你——忘掉。”

“你忘掉吗？”

"嗯，可不是吗？如果听到的话全都记住，我会变成什么呢？"

他从容不迫地说，用心地挑选着普通些的话语，十分明白这些话语都是没有用处的，并且很快就陷入那些话语晦涩难懂的奥妙中了，他叹了口气，说：

"到我这儿来吧。"

伊利亚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了。父亲用双膝夹住了他的腰，并用一只手掌轻轻地按在那宽阔的额门上，觉得儿子不愿抬起头来，他生气了。

"你干吗耍脾气？你看我。"

伊利亚直勾勾地瞥了一下他的眼睛，但结果这更糟，因为他问：

"你为什么揍我？我不是说过我不相信帕夫卢什卡。"

老阿尔塔莫诺夫没有立即回答。他诧异地看到了，由于某种奇迹儿子跟他并肩站在一起了，不是他自己跟成人并驾齐驱，便是使成人降低到了跟自己一样的地位。

"这样容易见怪是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他匆匆地想，便站了起来，话说得慌慌急急的，想快些使儿子跟自己和好。

"我可没有揍痛你，孩子应该教育嘛。父亲常常把我揍得够呛！母亲也揍我，还有饲马人、管家、德国仆人也都揍我。自己人揍可不那么痛，外人揍，那就惨了。亲人的手揍得轻！"

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从门口到窗前只有六步路。他很快地结束了这场谈话，几乎害怕儿子会再问什么。

"你在这儿看到了并且听到了你不应该知道的事情，"他嘟哝说，不看紧靠着床背的儿子。"应该让你去受教育。应该送你到省里去。你想念书吗？"

"我想。"

"嗯，那就好……"

他想爱抚一下儿子，但有个什么东西却不让他这样做。他也想不起来：他的父母打了他后，是否爱抚过他？

"嗯，去吧，玩玩去！不过你别跟巴什卡交朋友。"

"没有人喜欢他。"

"这样一个坏东西，没有什么可叫人喜欢的。"

阿尔塔莫诺夫下楼向自己的房间走去，他站在窗前沉思起来：他跟儿子的这场谈话是失败的。

"我溺爱他了。他不怕我。"

从村镇的四面八方传来了各种各样的喧闹声、尖叫声、少女们的歌声、低沉的说话声和手风琴的呼哧呼哧声。吉洪的话清晰地从大门口传来：

"孩子，你干吗待在家里？在举行游艺会，可你却待在家里？你去上学吗？这有好处，'不念书——和没有生出来一样。'大家都这么说。嗯，你不在家，我会感到寂寞的，孩子。"

阿尔塔莫诺夫想喊叫：

"你胡说，会感到寂寞的是我！嘿，讨好老板的儿子，卑鄙的人，"他恶狠狠地在心里寻思。

彼得把儿子送到城里格列布神甫的兄弟，一个教师那儿去了，他准会辅导他去投考中学的。彼得当真觉得精神空虚，在家里寂寞无聊。他开始觉得那么不舒服，那么不习惯，仿佛卧室里的长明灯熄灭了；彼得那么习惯于它那带点儿蓝色的灯光，如果灯光由于某种原因熄灭了，在那漫漫长夜里你会醒来的。

在动身前，伊利亚那么淘气，仿佛故意要给人留下一个坏印象；他对母亲说话粗暴无礼，致使她大哭不止，他放走了笼子里雅科夫养的所有的鸟儿，而把他答应给雅科夫的那只鹈鸟送给

了尼柯诺夫。

"你为什么那么淘气？"父亲问，可是伊利亚只是歪斜地低下了头，不回答，阿尔塔莫诺夫觉得儿子在撩惹他，又想起他想要忘掉的事来。奇怪的是，他觉得这个小人儿在他心中占有那么多的地位。

"难道父亲也为我而那么不安过？"

记忆有把握地作了回答，他从来不觉得自己父亲是个跟他亲近的、可爱的人，不过是个严厉的老板，他关心阿列克谢比关心他多得多。

"我怎样呢，比父亲慈祥吗？"阿尔塔莫诺夫问自己，犹疑不决，不知道他是慈祥的，还是凶恶的？这些念头突然出现在不适当的时刻，在工作时间里涌上了心头，使他坐立不安了。事业兴旺发达了，有几百只眼睛看着老板，要求经常加以密切的注意，但只要有件什么事情使他想起了伊利亚——事务上的念头就象损坏了的、腐烂了的经线一样断了，必须经过一番很大的努力，才能打上几个紧紧的结重新把它们连结起来。他打算填满由于伊利亚不在家而产生的精神空虚，加强对小儿子的关心，忧郁地深信雅科夫是不会使他得到安慰的。

"爸爸，给我买只山羊，"雅科夫请求说；他总是有所要求。

"买山羊干吗？"

"我要骑。"

"这个想法不好。女妖们才骑山羊。"

"叶连卡送给了我一本有插图的书，插图里有个好孩子骑着山羊……"

父亲沉吟了一下：

"伊利亚不会相信这些插图的。他立刻就会纠缠不休：要求

讲讲女妖。”

他不喜欢雅科夫在自己惹恼了工厂工人的孩子们后来告状：

“他们欺侮我。”

长子也是个好吵架殴斗的人，但他从来没有告过任何人的状，虽然他时常在村镇上遭到伙伴们的殴打，可是这个孩子又胆小又懒惰，嘴里总是吮着或咀嚼着什么。有时在雅科夫的行为中发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仿佛是一种不良的东西：在喝茶时，母亲给他倒牛奶，她的短上衣袖管碰了一下杯子，把杯子打翻了，滚烫的牛奶烫痛了她。

“可我看见你打翻的，”雅科夫露齿而笑，吹夸说。

“你看见了，却不作声；这不好，”父亲说。“瞧，母亲的脚烫痛了。”

雅科夫眨巴着眼睛，继续小声地打呼噜，仍在默不作声地咀嚼，可是几天后，父亲听见了他在院子里跟一个人说话，话说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看到了他想要揍他；他偷偷地走去，偷偷地走去，走到了跟前，就从后面打了一拳！”

向窗外望去，阿尔塔莫诺夫看到了儿子不住地挥动着一个拳头，在跟那个坏透了的帕夫卢什卡·尼柯诺夫激动地谈着话。他把雅科夫叫回来了，禁止他跟尼柯诺夫交朋友，本想教训他一顿，可是瞥了一下那淡紫色的眼白和很明亮的瞳孔后，却叹了口气，把儿子推开了，说：

“去吧，眼睛没有表情的……”

雅科夫小心翼翼地象滑冰一般走了，两个臂肘紧贴着腰，两个手掌伸得笔直，仿佛手掌上拿着一个不便携带的、沉重的东

西。

"笨手笨脚。有点儿傻里傻气，"父亲断定。

高个子、话不多的女儿身上也有令人烦恼的东西，她跟雅科夫有共通之处。她喜欢躺着看书，喝茶时要吃大量果子酱，吃饭时爱挑剔地用两个指头掰下一片片面包，拿匙子在盘子里搅动，仿佛在汤里捉苍蝇；她紧闭着那充血的、十分鲜红的嘴唇，常常用小姑娘不应有的语调对母亲说：

"现在人们不这么做了。这已经不时髦了。"

当父亲对她说，"你这个有学问的小姐，怎么不去瞧瞧，你做衬衫的亚麻布是怎样织造的"时，她回答道：

"好啊。"

她穿了一件过节的连衣裙，拿了一顶阳伞——阿列克谢叔叔送的礼物，顺从地跟在父亲后面走着，专心致志地注视着：衣服别碰着什么东西。她打了几次喷嚏，而当工人们祝她身体健康时，她涨红了脸，一句话也不说，那傲慢地鼓起着腮帮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向他们点点头。父亲给她讲述着工厂里干活的情况，可是马上就发觉了，她没有看织布机，而看着自己的脚下，就不再讲下去了，并且因为女儿对他苦心经营的事业态度冷淡，感到了受辱。从织布工场走出来到了院子里时，他还是问：

"嗯，你觉得怎么样？"

"灰尘很多，"她察看着自己的连衣裙，回答道。

"你看得不多，"彼得冷笑一声，恼火地叫了起来。

"你怎么老是撩起下摆？院子里很清洁，连衣裙的下摆又那么短。"

她愕然放开了撩着裙子的两个指头，有点儿负疚地说：

"油腻味很重。"

她的这两个指头尤其使他生气，阿尔塔莫诺夫埋怨说：

“你瞧，你用两个指头拿不了多少东西！”

在一个阴雨天，当时她躺在沙发上看书，父亲坐到了她身边，问她在看什么书。

“关于一个医生的故事。”

“那末是一本科学书。”

可是他瞥了一下书，勃然大怒了。

“你干么扯谎？这是诗。难道有用诗来写科学的吗？”

她急匆匆地、乱七八糟地讲述了一个故事，说什么上帝答应撒旦去引诱一个德国医生，撒旦暗中派遣一个魔鬼去找医生。阿尔塔莫诺夫拉了一下自己的耳朵，极认真地力求弄懂这个故事的意义，但他听到女儿用教训的口吻讲述着故事，觉得可笑而且恼火。这是有碍于弄懂故事的意义的。

“医生是个醉鬼吗？”

他看到了他问得叶列娜发窘了，于是不再听她解释，愤怒地说：

“真是个乱七八糟的故事。一个寓言故事。医生都不信鬼。这本书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机械工借给我的。”

彼得想起来了，叶列娜有时用那双灰色的猫眼睛沉思地望着自己前面的东西，认为有必要警告一下女儿：

“科普捷夫跟你不是一对，你别跟他太亲密。”

是的，叶列娜和雅科夫比伊利亚更叫人烦恼，更幼稚，这点他看得越来越清楚。他没有发觉他怎样在对儿子的爱上逐渐产生了对巴维尔·尼柯诺夫的憎恨。碰见这个瘦弱的男孩时，他心里想：

"都是由于这样一个讨厌的家伙……"

这个男孩肉体上就使他感到厌恶了。尼柯诺夫走起路来弓着背，他的脑袋瓜在那根细脖子上不安地转动；甚至当这个男孩奔跑的时候，阿尔塔莫诺夫也觉得他似乎象一个胆怯的小偷悄悄地溜过。他干很多活，替继父擦靴子和刷衣服，劈木柴，搬木柴，挑水，把泔水桶从厨房里拖出去，在河里洗自己兄弟的尿布。象麻雀一般忙个不停，身上肮里肮脏，破破烂烂，对一切人都谄媚地微笑，象一条狗；可是看见阿尔塔莫诺夫，还老远就向他点头哈腰，屈着鹅颈，把头低到了胸前。看到这个男孩淋在秋雨里或冬天呵着气暖和冻僵了的指头，象鹤一般独脚站立着，另一只脚蜷缩着，那只穿大了的破靴慢慢地从脚上掉了下来，劈着木柴，阿尔塔莫诺夫几乎感到高兴。他咳嗽着，用发青的小手掌抓住了胸口，身子弯曲得象罗旋拔塞器。

知道了这个男孩在浴室阁楼上养着两对鸽子后，阿尔塔莫诺夫就吩咐吉洪把鸽子放走，注意不让这个男孩爬到阁楼上去。

"他会从屋顶上跌下来，粉身碎骨的。瞧，他身体多么坏呀。"

有一天傍晚，他走进办公室看见了这个孩子在用刀刮地板，拿湿抹布抹打翻的墨水。

"谁打翻的？"

"父亲。"

"不是你吗？"

"真的，不是我！"

"那你为什么哭丧着脸？"

巴维尔双膝跪在地上，低下了头等待挨打，不回答，于是阿

尔塔莫诺夫用眼色压服他，满意地说：

“非这样对待你不可。”

但他忽然马上就恍然大悟了，他胡子里露出了笑意，觉得对一个小男孩怀着这种敌意是孩子气的、可笑的。

“嗨，真是浪费时间！”他宽恕地在心里寻思，把一个重甸甸的五戈比铜板丢在地板上。

“拿去，买蜜糖饼吃吧。”

男孩那么小心翼翼地伸出了肮脏的、瘦骨嶙峋的指头去拿铜板，仿佛害怕铜板会灼伤他的指头似的。

“继父揍你吗？”

“揍。”

“嗯，那有什么？大家都挨揍，”阿尔塔莫诺夫安慰说。几天后，雅科夫来告帕夫卢什卡的状，说什么帕夫卢什卡欺侮他，老阿尔塔莫诺夫不相信儿子的话，只是按照习惯，对办事员说：

“你要把你妻子前夫所生的儿子揍一顿。”

“我会揍的，”尼柯诺夫恭敬地保证说。

夏天，伊利亚回来度暑假，当时他穿着一套没有见过的衣服，头发剪得短短的，额门更宽了。看到儿子顽固地仍然跟这个衣衫褴褛、身子瘦弱的人交朋友，阿尔塔莫诺夫更加痛恨巴维尔了。伊利亚本人也变得不怀好意地客气起来，对父亲和母亲用“您”相称，两手插入口袋里走路，在家里象个客人，把兄弟戏弄得绝望地哭起来，把姐姐激怒得向他扔书，总之，他的行为象是个爱胡闹的人。

“我对你说过了！”娜塔莉娅抱怨丈夫说。“大家都说，有知识会使人变得放肆无礼的。”

阿尔塔莫诺夫默不作声，惶惶不安地观察着儿子，他觉得伊

利亚虽然非常淘气，但他有点儿不高兴，故意的。浴室屋顶上又出现了鸽子，它们咕咕叫着，在屋脊上走来走去，可是伊利亚和巴维尔坐在烟囱旁边，几个小时热烈地闲扯着什么，如果他们不放鸽子的话。还在儿子到来的头几天，父亲就向他建议：

"唔，讲讲你是怎样生活的；我已经给你讲过许多故事，现在该轮到你了。"

伊利亚很简短地、匆促地讲述了一个枯燥乏味的故事：男生怎样戏弄教师。

"为什么戏弄？"

"他们都感到厌烦，"伊利亚解释说。

"是这样。这似乎不对头。学习有困难吗？"

"不，很轻松。"

"你扯谎？"

"您看看分数吧，"伊利亚说，耸耸肩膀，可他的眼睛却凝视着花园和天空。父亲问：

"你看见那里有什么东西吗？"

"一只鹞。"

老阿尔塔莫诺夫叹了口气。

"嗯，去吧，玩玩去。看来，你跟我在一起觉得无聊。"

剩下独自一人时，他想起了在儿童时代，当父亲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几乎总是觉得无聊或害怕。

"戏弄教师。当一个教堂执事拿着皮鞭教我读书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干这种事。对孩子们来说，生活似乎开始轻松点了。"

在回城里以前，伊利亚提出了一个请求——这是他唯一的请求。

"爸爸，让巴维尔在浴室阁楼上养鸽子吧。"

父亲什么也没有答应，说：

“你不能治好每个人的烦恼。”

“那末——可以，”儿子断定了。“我去告诉他——他一定会高兴的。”

老阿尔塔莫诺夫生气了，因为儿子只一心想讨好某个小坏蛋，却不关心，也不会使父亲的生活得到稍许快乐。儿子走后，他觉得自己对办事员妻子前夫的儿子怀有更坚决的敌意。现在到了这种地步：当阿尔塔莫诺夫在家里、在工厂里或在城里因某种缘故而发火的时候——那个衣衫褴褛、肮里肮脏的男孩就会擅自闯入他的一切愤恨的中心，仿佛他请求把一切恶毒的念头和一切丑恶的感情都挂在他那瘦骨上似的。现在这个男孩当真长大了，象霉菌，象黄昏的阴影，象个狡猾的小鬼闪现着，时常投入眼帘。

在晴和的初秋一个暖和的日子里，阿尔塔莫诺夫疲态可掬，怒气冲冲来到了花园里。傍晚时分；在那微绿的、被风扫干净了的和被雨水冲洗过了的天空中，疲乏的秋天太阳融化了，没有热气了。吉洪·维亚洛夫在花园角落里干活，用耙扒拢了落叶，一阵悲哀的、柔和的簌簌声在花园里飘荡。工厂在树林后面嗡嗡地响，灰烟懒洋洋地污染了澄清的空气。为了不跟看院子人见面，不跟他讲话，老板走到花园对面的角落里去了，向浴室走去；通浴室的门没有关上。

“这个家伙在那里。”

他小心翼翼地往脱衣间张望了一下，看见他在角落里，自己的敌人那伸开着四肢的身影坐在阴暗处的一条长凳上。他垂下了头，宽宽地分开了两腿，在行手淫。这使阿尔塔莫诺夫高兴了一会儿，但他马上就想起了雅科夫和伊利亚，惊愕而厌恶地低声

怨恨起来：

“你在干什么，下流坯？”

巴维尔的一只手不再哆嗦了，向上一挥，他整个身子奇怪地离开了长凳，张开了嘴，轻轻地尖叫一声，就把身子缩成了一团，扑向大人的脚下，——阿尔塔莫诺夫快乐地用右脚踢他的胸部，阻止了他，男孩身上咯吱响了一声，嘴里轻轻地哼了一下，就侧着身子倒在地板上了。

一刹那间阿尔塔莫诺夫觉得这一脚使他从自己心灵上扔掉了某些肮脏的破烂和一个使他感到厌烦了的沉重的东西。可是，接着他瞥了一下花园，细听了一阵，就掩上了门，俯下身子，低声说：

“嗯，起来，咱们走吧！”

男孩躺着，把一条胳膊向前一伸，把另一条胳膊用膝盖压住，他的一条腿似乎比另一条腿短了许多，他仿佛不知不觉地爬到了彼得跟前，不自然地伸出了他的一条胳膊，这条胳膊长得令人可怕。阿尔塔莫诺夫摇晃了一下，一只手抓住了门框，脱下了便帽，用它的里子擦了一下突然热汗涔涔的额门。

“起来，我不告诉任何人，”他低声说，已经明白了，他踢死了男孩，因为看到了他贴在地板上的那边脸颊下面有一条深红色的血在蜿蜒曲折地流淌。

“我踢死了，”彼得暗自说，这句简单的、短短的话震耳欲聋地响了一下。阿尔塔莫诺夫把便帽塞入了腰部打裥的外衣口袋里，划了一下十字，木然望着那痛苦地抽搐的小身体；一个简单的念头在头脑里惊恐地跳动。

“我就说，这是意外的。给门碰伤的。给门，门很重。”

他掉转身去，沉重地坐到了一条长凳上，——吉洪站在他身

后，手里拿了一把扫帚，那双湿漉漉的眼睛望着尼柯诺夫，一边沉思地搔搔自己那石头般的颧骨。

“瞧，”阿尔塔莫诺夫大声地开腔了，双手抓住了长凳的边，可是吉洪摇摇头，打断了他的话：

“一个瘦弱的小家伙，笨手笨脚的。我劝过他多少次了——别爬！”

“为什么？”彼得害怕地但怀着希望地问。

“我常常说，你会粉身碎骨的。你，彼得·伊里奇也这样说过，你记得吗？任何游戏都需要机灵。没有脑筋，还是怎的？”

看院子人蹲了下来，摸摸巴维尔的一只手和颈脖，用个指头摸摸脸颊，把那个指头在饭单上象擦火柴般擦了一下，发出了一阵沙沙声，说：

“大概——已经死了。身体本来有病，结果他的性命不是很容易吗？”

吉洪平心静气地说，他行动缓慢，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可是老板不相信他，以为要受可怕而严厉的谴责了。可是吉洪瞥了一下雕刻在天花板上面的方块，听了一会儿鸽子的咕咕叫声，又平心静气地、随便地说起话来：

“他常常在爬门；一只脚踏在长凳上，另一只脚踏在门把手上，接着往门顶上爬，从那儿用双手抓住了门边，并用两手攀着把身子向上拔起来。可是他的两臂没有力气，就摔了下来，心脏一定撞在门角上了。”

“这我可没有看见，”彼得说。自我保全的本能帮助他迅速地推测起来：

“他扯谎？作假？要陷害我，想把我掌握在他手中？或者他并不真正了解，傻瓜？”

后一种情况更可能。吉洪的举止是笨拙的：他摇了一下头，仿佛额门撞了一下什么人似的，叹了口气，说：

"哎，一粒灰尘！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我去告诉他的母亲。继父大概不会太悲伤的，对他来说这个男孩是多余的。"

阿尔塔莫诺夫心里十分怀疑地细听着看院子人的话，想要从中提出骗人的假话来，可是吉洪和往常一样，用一个不为好奇心所打动的人的声调说：

"你听！"他说，动了一下眉毛，谛听着：在院子里不知什么地方有个女人在愤怒地喊叫：

"巴什卡！巴什卡——卡……"

吉洪抚摩了一下颧骨。

"这就是你的巴什卡！你哭一顿吧……"

"不，傻瓜，"阿尔塔莫诺夫断然说，从口袋里掏出便帽，往花园走去，一边用心地端详着弄坏了的帽舌。

两三个星期来，他觉得心里有一阵模糊的恐惧感，使他心神不定，并且觉得每天受到新的、无从知道的灾祸的威胁。此刻门开了，吉洪偷偷地走进来，说：

"嗯，我当然知道……"

然而，表面上一切都很顺利；大家顺应生与葬的习俗，把男孩的死理所当然地当作一件普通的事。尼柯诺夫把自己那发黄的颈脖系上了一条簇新的黑领带，在他那张洗得干干净净的脸上现出了谦逊的庄重，仿佛他得到了早就应该给他的奖赏似的。被踢死的孩子的母亲，一个个子很高的、瘦弱的女人，有一张马脸，一声儿不言语，也不掉泪，忙着埋葬孩子，——阿尔塔莫诺夫似乎觉得是这样；她一直在整理棺材头那薄纱的波纹贴边，把綵带挪到尸体那发青的额上，小心翼翼地用几个指头压那些簇

新的、盖住他的眼睛的棕黄色的戈比，快得有点儿不雅观地划十字。彼得发觉她的手那么乏力，追荐时，这个母亲两次举不起手来，——想要举起来，可是手却象断了一样掉下了。

是的，从这方面来说，一切都很顺利，尼柯诺夫家的人们甚至啰啰苏苏地、令人厌烦地感谢他补助殡葬费用，虽然阿尔塔莫诺夫生怕过分慷慨会引起吉洪的猜疑，只给了少许钱。他还是不相信看院子人会象他在浴室里所表现的那样愚蠢。浴室已经第二次把这个人推到首要的地位，使他更深地挤入彼得的生活中。这是令人奇怪而且可怕的。阿尔塔莫诺夫甚至以为应该把浴室烧毁或拆毁，锯成木柴，顺便说说，这间浴室已经陈旧、腐烂。应该在别的地方另造一间。

他目光锐利地观察着吉洪，看到了看院子人还是这样生活着，有点儿勉强地、出于怜悯地、违背了自己意志地生活着；话还是很少；对工人们态度粗暴，象个警察，他们都不喜欢他；他对女工们特别令人厌恶地粗暴，只是跟娜塔莉娅说话有点儿特别，仿佛她不是老板娘，而是他的一个亲戚：一个婶婶或一个大姐姐。

"你为什么跟吉洪很亲热？"他不止一次地探问，妻子回答道：

"他已经跟我们很相熟了。"

如果看院子人有朋友，常常上什么地方去，——可以认为他是个教派分子；近几年来出现了许多各种教派分子。可是吉洪除了木匠谢拉菲姆以外，没有朋友，他乐于到教堂去虔诚地祷告，但总是不知为什么丑陋地张开了嘴，仿佛要喊叫似的。有时，瞥了一下看院子人那炯炯发光的眼睛，阿尔塔莫诺夫就皱紧了眉头，似乎觉得在这双湿漉漉的眼睛里深藏着威胁，他想要抓住这个乡巴佬的领子，把他猛摇一下：

“嗯，你说吧！”

可是吉洪的瞳孔缩小了，变得模糊不清了，他那颧骨很高的脸上一副呆板的镇静神态使彼得感到定心了。当傻瓜安东活着的时候，他时常在看院子人的更房里出现，或者晚上跟他一起坐在大门口长凳上，吉洪总是盘问这个疯子：

“你别胡说八道，你要想想，并告诉我，库亚蒂尔——这是什么人？”

“卡亚马斯，”安东快乐地尖声叫道，唱了起来：

基督复活　复活……

“别忙！”

带篷马车掉了一只轮子……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阿尔塔莫诺夫恼怒地问，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恼火。

“为了解释非人的语言的意义。”

“这是傻瓜的语言！”

“傻瓜大概也有自己的理智，”吉洪傻里傻气地说。

总之，跟他谈话是不值得的。在一个不眠的刮风暴的夜里，阿尔塔莫诺夫觉得他的心灵无力承担死的重负，他叫醒了妻子后，就把跟男孩尼柯诺夫所发生的事告诉了她。娜塔莉娅默默地眨巴着半睡不醒的眼睛，听完了他的话，打了个呵欠，说：

“可我常常不记得睡梦中的事。”

可她忽然哆嗦了一下。

“哎哟，我怕。但愿雅沙别干出这种事来！”

“干什么事？”丈夫惊讶地问，当她明确地告诉了他，她害怕什么的时候，他沉吟了一下，恼怒地拉自己的耳朵。

“说了也没用。”

这天夜里，在暴风雪的沙沙声和呼啸声中，他在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孤单的同时，想出了一种说明杀人行为的原因和理由的遁词：他是由于一股爱自己儿子的力量，也由于为他担忧而踢死了一个学坏了的男孩，伊利亚的一个危险伙伴。这种想法为极端憎恨男孩尼柯诺夫而提供了可以理解的理由，这使他稍为心安理得。他想完全摆脱这个重负，把它推到别的人们身上。他请来了格列布神甫，想不在忏悔的时候，而在忏悔寻常过失的时候谈这桩不寻常的罪孽。

那个瘦弱的、背有点儿驼的神甫晚上来了，悄悄地坐到了角落里；他总是把自己那瘦长的身体深深地缩在较为昏暗的和较为狭窄的角落里；他好象因为怕羞而躲了起来。他那穿着深色的旧长袍的身形几乎跟圈椅那深色的皮革融为一体了，只有他脸上的一个斑点在那昏暗的背影上模糊地显现了出来；一滴滴融化了的雪象玻璃般的灰尘似的在鬓发上闪耀，和往常一样，他把那稀疏的但却很长的胡子紧握在那瘦骨嶙峋的拳头里。

阿尔塔莫诺夫不敢从主要方面谈起，他谈起了人们多么快地堕落了，谈到他们的懒惰、酗酒和放荡而感到愤怒，谈到这些他就觉得厌烦了，开始一声儿不言语，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于是从那个昏暗的角落里传来了神甫的话语，很象在抱怨：

“没有人关心平民百姓，他们自己不习惯，也不会在精神上关心自己。一些有学问的人……不过，——我不敢加以指摘，何况我们这儿有学问的人并不多。你听我说，他们不深入我们的

日常生活，不深入民间。虽然他们想望的很多，但是不是主要的。他们参与叛乱，因而受到当局镇压。一般地说，我们这儿不知怎的一切都没有上轨道。只是在一片徒劳的喧嚷声中有一种声音听起来越来越响亮，这种声音向人类的良心发出号召，庄严地努力启发它，这是哲学家兼文学家托尔斯泰伯爵的声音。一个最卓越的人物，他的话说得很大胆，到了放肆的地步，但是因为……要知道，东正教教会被触犯了……”

他久久地讲述着列夫·托尔斯泰，虽然对这阿尔塔莫诺夫并不十分理解，但是神甫那阵叹气声却象一条平静的溪流从昏暗中传来，描绘出一个几乎象童话里的不同寻常的人物的形象，把阿尔塔莫诺夫的思想引开了。彼得没有忘记他为什么请来了神甫，他对他渐渐起了怜悯之心。他知道，城里贫民都把格列布看作一个傻里傻气的人，因为这个神甫不是贪得无厌的，对一切人都和蔼可亲，在教堂里工作勤奋，特别令人感动地为死者做安魂祈祷。这一切阿尔塔莫诺夫认为都是自然的，——神甫就应该如此嘛。他所以同情这个神甫，是因为城里的僧侣和名流们普遍地不喜欢格列布。但精神生活方面的指路人应该是严峻的，他应该知道并且说特别的、刺痛人的话，应该激起人们对罪孽的恐惧，对罪孽的厌恶。阿尔塔莫诺夫知道，格列布没有这样的本领，听到他那缺乏自信的言语，——他的言语是犹疑不决的，显然，怕得罪人，——他忽然说：

“格列布神甫，我所以打搅你，是为了通知你：今年我不打算做戒斋祈祷。”

“为什么不做？”神甫沉思地问，没有得到回答，就说：“您要对自己良心负责。”

阿尔塔莫诺夫听出，这句话格列布说得同看院子人吉洪一

样冷酷无情。由于贫困，格列布穿的不是胶靴，从他那双笨重的农夫靴子上淌下了雪水，在地上形成了一个水洼，他用靴跟啪哒啪哒地踩过水洼，老是说话、抱怨，但并不谴责：

"你观察所发生的事情，只有一点使人感到安慰：生命的恶增加着，汇集在一起，仿佛是为了更容易克服它的力量似的。我总是这样观察的：会有一个微小的恶的轴出现，接着就会在这上面，象在锭子上绕线一样，增加越来越多的恶。克服分散的——很困难，汇集在一起的就可以用正义的剑立刻砍断……"

这些话阿尔塔莫诺夫记忆犹新。他在这些话中听出了一种令人快慰的东西：轴——这就是巴维尔，一切坏思想不是常常汇合在他身上么，它们都是他吸引来的。这当儿，他又想到，说句公道话，他的罪孽的某一部分应该记在儿子帐上。他轻松地叹了口气，清神甫喝茶。

餐室里明亮、舒适，它那暖和的空气充满了美味的味儿；茶炊在桌上沸腾，柔和地喷着蒸汽；丈母娘坐在圈椅里，为四岁的外孙快乐地唱着：

神圣的光明之母
分赠自己的礼物：
将夏天的酷热——
赐与天使彼得；
将海上、湖上的权力——
赐与侍奉上帝者尼古拉……
而赐予先知者伊里亚
一支金矛……

“异教徒之歌，”神甫说，坐到桌子旁边，负疚地微微一笑。

在卧室里妻子对彼得说：

“阿列克谢回来了，我见到过他。他越来越迷恋于莫斯科。哎哟，我害怕……”

夏天，在娜塔莉娅那白皙的颈脖上和那红喷喷的、光滑的脸上出现了一些红点；细小的，象是针扎的，这些红点到底对她有影响，她每星期两次在睡觉前勤奋地涂上蜜色油膏，让它渗入脸颊的皮肤里。她坐在镜子前，摆动着两个裸露的臂肘涂擦油膏；她那球状的乳房在衬衫下面沉重地摇动着。彼得躺在床上，把两手垫在脑后，胡子翘向天花板，斜睨着妻子，发觉她象一架什么机器，而她的油膏散发出了一股煮熟的星鲟的味道。当娜塔莉娅一边用恳切的低语祈祷，一边躺到床上，遵照健康身体的忠贞不渝的习惯把自己献给丈夫的时候，他却假装睡熟了。

“轴，”他心里想，“我就是纱锭。我转动，谁纺纱？吉洪说：人纺纱，鬼织粗麻布。好一副怪样的嘴脸！”

阿列克谢正在努力发展的事业在河上沙丘上越来越扩展了；这些沙丘失去了它那原有的金黄色，云母岩的银色光辉消失了，强烈的石英闪光消失了，沙土被踏结实了；每年春天，沙丘上的杂草长得越来越茂盛，绿得更鲜艳，车前草已经把自己的叶子紧贴在小径上了；牛蒡垂下了大耳朵；花园里的树木在工厂四周撒下了花粉；秋叶都在腐烂，给肥沃的沙土施了肥。工厂那埋怨似的喧闹声越来越响，呈现了一股令人忧虑不安的气氛；几百只纱锭嗡嗡作响，机床都在低声絮语；机器成天价呼哧呼哧地喘气，工厂上空不断地旋转着操心的劳动噪音；意识到自己是这一切的主人，很高兴，甚至高兴得又惊奇又自豪。

但是，阿尔塔莫诺夫有时而且经常地感觉到精疲力竭，他想起了自己的儿童时代，想起了村庄，那平静、清澈的拉季河，那辽阔的远方和乡下人朴素的生活。于是他感觉到了，有几只看不见的、握力很强的手抓着他，并把他旋转着，整天不停的喧闹声充满了头脑，除了事业所引起的那些念头以外，在头脑里没有给任何其他念头留下位置，工厂烟囱冒出来的滚滚浓烟在四周投下了令人沮丧和烦闷的阴影。

在怀有这种情绪的时刻和日子里，他特别不喜欢工人们；他似乎觉得他们的体力越来越衰弱，他们丧失了庄稼汉的刻苦耐劳精神，染上了女人爱生气的脾气，器量过分地小，常常蛮横无礼地顶嘴。在他们身上出现了一种挥霍和变化无常的现象；从前，父亲在世时，他们日子过得比较有家庭观念，比较和睦，不那么狂饮无度，也不那么荒淫无耻。可是现在一切都乱糟糟的，人们变得更胆大了，甚至仿佛更聪明了，但是对工作却漫不经心，相互仇恨，不怀好意地、令人可疑地端详、打量。青年们变得特别胡闹和无礼了，工厂里的年轻人很快就变得完全不象庄稼汉了。

不得不把司炉沃尔科夫送到县里精神病院去，不过五年前，他，一个遭回禄之灾的人，还脸色红润，身体健康，跟伶俐的妻子一同来到工厂做工。一年后，他的妻子放荡地玩乐起来了，他开始殴打她，以致她患了肺病，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人世了。人们很快就死亡这种情况阿尔塔莫诺夫已经见过不少了。五年中有四个人被杀害，两个死在打架中，一个死于复仇，而另一个上了年纪的织布工由于吃醋而杀死了一个纺纱姑娘。人们常常打架，造成流血或重伤。

这一切显然并没有使阿列克谢受到影响。兄弟变得更不可

理解了。在他身上有一种与那个整洁的、爱开玩笑的木匠谢拉非姆共同的地方，他同样快乐地、灵巧地为孩子们制造笛和弩弓，也为他们钉棺材。阿列克谢的鹞眼充满信心地炯炯发光，一切都很顺利，往后也会很顺利的。在他的墓地上已经有三座坟墓了；只有米隆坚定而顽强地过着日子，他是用长骨头和软骨丑陋地匆促地组成的，全身吱吱地咔嚓咔嚓地作响。他有扭指头的习惯，扭得指头大声地咯吱作响。他十三岁就戴眼镜了，这使他那长长的鸟鼻显得稍为短些，也使那双令人不快地炯炯发光的眼睛显得暗淡些。这个男孩走路时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什么书，把一个指头夹在书里，好象书跟指头是长在一起的。他跟父母说话好象跟他们是平辈，甚至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发议论。他们都喜欢这样，可是彼得清楚地感觉到，侄子不喜欢他，他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在阿列克谢的家里，一切都是随随便便的；阿尔塔莫诺夫大哥看出了他的生活与兄弟的生活之间的区别，好象修道院跟集市中临时售货棚之间的区别一样。在城里阿列克谢和他的妻子都没有朋友。但在他那些很象小贮藏室的窄小的屋子里却塞满了破烂的旧东西，每逢节日聚集了些不三不四的人：镶金牙的工厂厂医雅科夫廖夫是个好嘲笑人的、凶恶的人；喜欢叫嚷的技工科普捷夫是个酒鬼和牌迷；米隆的教师是个大学生，警察局禁止他读书；他那个翘鼻子的妻子抽烟，弹奏吉他。还有一些人间的渣滓，他们都一致大胆地谩骂神甫们和当局，显然，他们里面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才是最聪明的人。阿尔塔莫诺夫整个身体都感觉到这些人都不是真正的人，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利用他的兄弟，一个重要的大事业的半个老板。听到他们的叫嚷，他就想起了神甫的抱怨：

“他们想要的东西很多，但不是主要的。”

他没有问自己，——这主要的是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他知道主要的是在事业中。

显然，爱叫嚷的茨冈人科普捷夫是兄弟所喜欢的人；他似乎是个酒鬼，他身上有一种顽强的东西，甚至仿佛是一种智慧，他經常说：

“这一切都是胡说，一种哲学！工业——这才是主要的！技术。”

但是阿尔塔莫诺夫大哥却怀疑科普捷夫身上有一种异端的、破坏性的东西。

“一个危险人物，”他对兄弟说，阿列克谢感到诧异：

“科普捷夫？你胡说！这是个好样的、能干的人，一头犍牛，一个有头脑的人！我们需要几千个象他这样的人！”

他笑笑，补了一句：

“要是我有个女儿，就把她嫁给他，用铁链把他锁在事业上！”

彼得忧郁地从他身边走开了。如果他们不打牌，他就会孤单地坐在他最喜欢的一把宽阔、柔软得象一张床的圈椅里的；他望着人们，一边拉自己的耳朵，不愿同意他们中间任何人的意见，很想跟大家争论一番；他想要争论不仅仅是因为所有这一切人都不理睬他这个事业的首要主人，还有某些其他原因呢。这些原因他都不清楚，他不善于说话，只偶尔勉强地插一句：

“格列布神甫给我讲述过一个伯爵……”

科普捷夫立刻向他叫嚷起来：

“伯爵跟您有什么相干，跟您，跟您？这个伯爵是农村的俄罗斯最后的一息……”

他叫嚷，不恭敬地用个指头朝彼得点点戳戳，所有其余的人都听着他说话，也变得象茨冈人，无家可归的、流浪为生的部族了。

“谷蛾，”彼得心里想。“寄生虫。”

但他却说：

“‘事业不是熊，不会跑进树林里去的’这种说法不对。事业就是熊，它用不着跑掉，它用爪搂住了我们，就不放。事业是人的主子。”

“对，对，”科普捷夫叫起来了。“在哪儿这么说的？谁这么说的？这种话是危险的！”

可是兄弟阿列克谢嘲笑地问：

“你的这种想法是哪来的，从吉洪那儿听来的吗？”

这使彼得很生气，他在家里对妻子说：

“你要关心叶列娜，那个茨冈人科普捷夫缠住她。阿列克谢纵容他。叶列娜是一块肥肉，不是给这种人吃的。给她物色个未婚夫吧。”

“在这里能给她物色个什么样的未婚夫，”娜塔莉娅担心地开腔了。“未婚夫应该到省里去找。而且还早哩……”

“你要当心——还早，会出乱子的，”阿尔塔莫诺夫冷笑了一下，这阵冷笑却引起了妻子一阵顽皮的哈哈大笑。

当他能够打破为工厂而操劳的狭小圈子，溜出来一会儿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又处于一片对人们怀着敌意和对自己不满的浓雾中了。只有一个亮点——对儿子的爱，但是这种爱也被尼柯诺夫的男孩的阴影给遮盖住了，或更深入到杀人的重负下面去了。打量着伊利亚，他有时觉得有告诉他的必要：

“我是由于为你担忧才这么干的。”

他的头脑不够狡猾，没有能够掩盖住担忧是在杀人之前一秒钟才出现的，可是彼得明白，仅仅这种担忧也能够证明自己是无罪的，虽然理由是不充分的。但是跟伊利亚谈话时，他甚至怕想起他的伙伴，怕偶尔泄漏他的犯罪行为，他想赋予这种犯罪行为以英勇行为的外貌。

他看到了儿子长大得很快，但不知怎的朝着一个奇怪的方向长大。伊利亚变得更沉着了，跟母亲说话更柔声柔气，不再撩惹雅科夫，他也是个中学生了，喜欢跟小妹妹潜季扬娜玩，不令人难堪地嘲笑叶列娜，但在他所说的一切话语里可以察觉出一种忧虑的、深思的冷淡。米隆替代了巴维尔·尼柯诺夫，兄弟们几乎不分离了，挥动着两条胳膊不倦地谈论着什么；坐在花园的亭子里一同学习，一同看书。伊利亚几乎不待在家里，早晨喝茶时露一下脸，就到城里去找叔叔，或者跟米隆和头发蓬乱直竖、皮肤黝黑的戈里茨维托夫一起到森林里去；这个矮小、诡计多端的孩子象牛蒡一样带刺，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他的眼睛嘲笑地突出，似乎是斜睨的。

“你倒喜欢跟这么一个犹太孩子交朋友，”娜塔莉娅厌恶地对儿子说；彼得·阿尔塔莫诺夫看到儿子那描得细细的眉毛抖动了一下。

“犹太孩子——这是一个侮辱人的字眼，妈妈。您可知道，亚力山大是我们格列布神甫的侄子，就是说，是俄国人。在中学里——他头一名……”

母亲轻蔑地嗤之以鼻。

“犹太人到处都往上爬。”

“您这是怎么知道的？”儿子不让步。“在城里有四个犹太人，都是穷人，除了那个药房老板以外。”

“有四十个犹太人。在沃尔戈罗德也到处都是犹太人，集市上也有……”

伊利亚带着令人恼火的倔强，又说了一遍：

“犹太人——是一个不好的字眼。”

于是母亲拿茶匙子在碟子上敲了一下，涨红了脸，叫起来：

“你为什么教训我？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说话，还是怎的？我不是瞎子，我看得见这个马屁鬼对一切人，甚至也对吉洪表示亲热；我也这样说：他亲热得象个犹太孩子，可是亲热的人是危险的。我知道这种亲热的人……”

“够了！”彼得口气严厉地干涉了，可她要哭出来了，抱怨说：

“这是怎么啦，彼得·伊里奇，不能说话啦！”

伊利亚不作声了，皱紧眉头，可是母亲提醒他：

“要知道，你是我生的。”

“谢谢，”伊利亚说，把一只空杯推开了；父亲斜溜了他一眼，微微一笑，拉了一下自己的耳朵。

从妻子的话中他听出了她害怕儿子，就象从前她害怕煤油灯一样，可是不久前，她开始害怕奥尔加的礼物，一把奇妙的咖啡壶了，她觉得咖啡壶会爆炸的。父亲本人在儿子面前也感觉到母亲有一种近乎可笑地害怕儿子的心理。青年人是不可理解的，他们三个人都是不可理解的。他们在看院子人吉洪身上发现了什么可笑的东西呢？晚上他们常常跟他一起坐在大门口，老阿尔塔莫诺夫听着这个乡巴佬那教训人的声音：

“这是对的。你带的东西越少，走路就越方便。关于角度的说法，您可别相信。天上有什么角度？天上是没有墙的。”

中学生们都哈哈地笑了。伊利亚的笑声柔和而且不多，米隆的笑声是冷淡的、挖苦的，戈里茨维托夫笑得没有象他们那般

乐意，总是坚决地打断自己的笑声，说服朋友们：

"别笑啦，这压根儿不可笑！"

吉洪那含糊不清的话语又懒洋洋地嗡嗡地响了起来。

"孩子们，你们要更多地研究人，人究竟是怎么回事？谁可以担任什么工作，谁有怎样的命运？这是必须深思的。话语也是如此。话语应该理解透彻。瞧，你们常常这个说一句，那个说一句，自然都是完整的词儿！但是并没有表达出完整的意思。"

吉洪·维亚洛夫又说了一句彼得所熟悉的俗语：

"人——纺纱，鬼——织粗麻布，就这样并没有完结。"

青年们都哈哈大笑了，吉洪也笑了，笑声沉厚，叹着气：

"哎呀，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却是一知半解的！"

在傍晚苍茫暮色中，孩子们都比他们在阳光下显得小些，矮些，而吉洪却比白天显得又胖又臃肿，说话也比白天更傻。

伊利亚跟吉洪的谈话使阿尔塔莫诺夫对看院子人的敌意增强着，并且使他产生了模糊的恐惧。他问儿子：

"你觉得吉洪怎样？"

"一个有趣的人。"

"你对他的什么东西感兴趣？对他的愚蠢？"

伊利亚悄声回答道：

"愚蠢也应该了解。"

阿尔塔莫诺夫很喜欢这个回答。

"这是对的：我们都生活在愚蠢中。"

可他立刻就明白了：

"又是吉洪的话！"

儿子在他心里唤起了某些特别的希望；当他看见了伊利亚

怎样把两手插入了口袋里，轻轻地吹着口哨，从窗子里望着院子里的工人们，或者不慌不忙地沿着织布机走着，或者迈着轻快的步子往村镇走去的时候，父亲就高兴地想：

“将来是个精明的老板。不会象我那样干事业的：一套上——就会拉车的！”

儿子的沉默寡言使他有点儿生气，即使说话，也说得很短，仿佛只有几句预先想好的话，这些话使人不想再谈下去。

“有点儿冷淡，”阿尔塔莫诺夫心里想，借以自慰的是，伊利亚不象那个大喊大叫的饶舌者戈里茨维托夫，也不象萎靡不振的、懒惰的雅科夫，更不象很快就丧失了青年人的朝气、说话带书生气、变得傲慢了的米隆，而象一个知道人生的每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在书本里都有严格的规律可寻的官吏。

几个星期的假期不知不觉地很快就过去了，孩子们已经准备走了。不知怎的结果却是这样：娜塔莉娅给雅科夫的临别赠言是些好心的劝告，而父亲对伊利亚所说的话却不是他本来想要说的。怎么能说，生活在象一大群蚊子似的、单调的事务操劳中是苦闷的呢？不能跟孩子们谈这点。

老阿尔塔莫诺夫那么想体验一下跟寻常的、不可避免的，如雪、雨、泥泞、炎热、灰尘等不相似的某种东西，他终于找到了或者想出了这种东西。他经过县里荒凉的森林地带时，路上遇到了六月的大雷雨和冰雹，隆隆雷声震耳欲聋，乌云层里闪出蓝色的闪电。在那狭窄的森林道路上一股流水难以分辨地在黑暗中涌出，马蹄下的土地融化了，流动着，淹没了轻便两轮马车的车轮，直淹到轮轴。当寒冷的蓝光刹那间威胁地照亮了那沸腾的、融化了的大地时，真可怕；道路两旁那些黑森森的树木吓得从潮湿的黑暗中，通过玻璃般的雨帘蹦跳着，飞腾起来。看不见的马

儿都站住了，喷着鼻息，马蹄噗哧噗哧地踩着水，胖乎乎的马车夫亚基姆，一个温和的人，亲热而又胆怯地安抚着马儿。冰雹使森林充满了冰块的咔嚓声，很快就纷纷撒了下来，可是大暴雨取代了它，几百万颗沉甸甸的水珠分散地打着树叶，黑暗里充满了怒号声。

"应该到波波夫家去，"亚基姆说。

阿尔塔莫诺夫穿上了别人的衣服、裹得紧紧的，象在梦里一样窘困地坐在干燥的、令人愉快地半暗不明的、暖和的房间中间一张桌子旁，不敢动一下；一只镀镍的茶炊嗞嗞作响，一个高个子、身材纤细的女人倒着茶，略带火红色的头发上包着一块头巾，身上穿了一件深色的、宽大的衣服。一双灰眼睛在她那张苍白的脸上炯炯发光；她用柔和的声音很自然而顺从地、不诉苦地讲述着不久前丈夫的去世，又说她想要出卖庄园，搬到城里去，在那儿创办一所初级中学。

"令弟劝我这样做。他是个有趣的人，那么富有朝气，有独到的见解。"

彼得喉咙里妒忌地发出咯咯声，端详着周围的一切。他年轻时跟父亲一起上省里去，常常住在贵族地主的家里，但在那里却没有发觉特别的地方，只是感到由于人和事物而引起的局促感，而在这个家里却没有使人感到局促的东西；这里有一种遵守教规的和令人感到舒适的东西。一盏罩着不透光的灯罩的大灯把桌上的碗碟和银器，也把一个小女孩那梳得光光的黑头发和眼睛上面那绿色的硬帽檐洒上了乳白的光辉；灯前面放着一本练习簿，小姑娘拿一支细铅笔在画图，鼻子里轻轻地哼着，并不妨碍听母亲那平静的话语。屋子不大，挨得紧紧地摆满了家具，所有东西仿佛在屋子里生了根似的，但每件东西都是单独存在

的，表明了自身的什么，就象墙上那三幅色彩鲜艳的画一样；在彼得对面一幅画上，一匹童话里的白马自豪地弓着脖子；它的鬃毛异常长，几乎拖到了地上。一切都出奇地舒服、宁静，主人那美妙的嗓音响了起来，好象唱着一支深思的歌，仿佛是从远处传来似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就可以无忧无虑地过一辈子；有这样一个女人做妻子，可以尊重她，可以跟她无话不谈。

在露台门外面，漆黑的夜空透过半圆形的五色玻璃爆出略带蓝色的光辉，突然燃烧起来了，已经不再使心灵感到恐惧了。

黎明时阿尔塔莫诺夫走了，珍惜地带走了亲切而宁静的、舒适的印象和一个灰眼睛的、淑静的、创造了这种舒适的、几乎无形体的女子形象。当他坐在轻便两轮马车里驶过水洼时，那些水洼冷冷地映出了太阳的金光和那些被风撕碎了的云的污点，他忧愁而羡慕地在心里寻思：

“原来他们是这样生活的。”

他不知为什么没有对妻子说起过自己这个新的熟人，也瞒着阿列克谢；过了几个星期，他来到了兄弟那儿，看见波波娃跟奥尔加并排坐在沙发上，更觉不好意思了；兄弟把他推到了沙发跟前，说：

“薇拉·尼古拉耶夫娜，这是家兄。”

这个女人莞尔一笑，伸过一只手来：

“我们已经相识了。”

“怎样相识的？”阿列克谢惊奇地叫道。“什么时候？你怎么没有说过？”

彼得从兄弟的惊奇中觉得事情不妙，他的胡子莫名奇妙地抖动了一下；他拉了一下自己的耳朵，回答道：

"我忘了。"

阿列克谢无耻地指着他，叫道：

"你们瞧，他脸红了，啊？不，你回答得很机灵，小孩儿！难道这么一个太太见了一次，就会忘记？瞧，他的耳朵发痒了，长大着！"

波波娃不生气地、亲热地微笑着。

他们都从多棱的高脚玻璃杯里喝加了冰的蜂蜜；这个女人带来蜂蜜作为礼物送给奥尔加，蜂蜜是金黄色的，象琥珀，令人快乐地刺舌头，给彼得提示了一些很机智的话语，但是没有机会把它们说出来，因为他的兄弟不断地、不安地喋喋不休：

"不，维拉·尼古拉耶夫娜，您别急于出售！这应该卖给爱安静的人，这是让灵魂休息的地方。可是家兄——他会给您多少钱？您没有土地，树林也少，而且都很坏，除了兔子以外，这儿谁需要树林？"

彼得说：

"不必出卖。"

"为什么？"波波娃问，沉思地啜着蜂蜜，叹了口气："我要卖。"

彼得不喜欢奥尔加那凝视的目光和她那蕴含着笑意的嘴唇的颤栗；他脸色阴沉地喝了一口蜂蜜，以沉默作为对波波娃的回答。

两天后阿列克谢在办公室里向他声明说，如有东西作抵押，他打算借钱给波波娃。

"她的庄园只值七卢布，可是东西……"

"别借给她，"彼得非常坚决地说。

"为什么？我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

“别借给她。”

“为什么？”阿列克谢叫道。“我会同一个内行人一起上她那儿去的，再带一个估价员去。”

彼得否定地摇摇头；他很想劝兄弟不接受这笔押款，可是找不出反对的理由，他忽然建议：

“咱们各借给一半；你一半，我一半。”

阿列克谢笑了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你开始胡闹啦？”

“那就是——时候到了，”彼得·阿尔塔莫诺夫大声说。

“当心，别找错人！”兄弟警告说。“我试过了，她是一条鱼。”

跟波波娃见了两三次面后，阿尔塔莫诺夫养成了对她产生幻想的习惯。他让这个女人在自己身旁，在他面前立刻就出现一种非常轻松而舒服的生活，这种生活外表上美丽，内部静谧得令人愉快，每天就不必看见几十个对工作敷衍塞责的人，他们总是有什么不满，一会儿叫嚷，抱怨；一会儿扯谎，竭力骗人；他们那纠缠不休的阿谀奉承，宛如掩藏得不好但却始终增强着的敌意，使人生气。创造在这一切以外的，远离象只肥壮的、把自己的蛛网织得越来越宽阔的红蜘蛛似的工厂的生活图景是容易的。他把自己看作一只大公猫；它觉得又温暖又安静，女主人喜欢它，乐于爱抚它，它不再需要什么。什么也不需要了。

就象以前男孩尼柯诺夫对他来说是个黑点一样，在这个黑点周围聚集着一切痛苦和令人不快的事情；现在波波娃成为一块磁石了，它只把美好的、轻松的思想和愿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他拒绝跟兄弟和一个戴眼镜的狡猾的小老头一起到波波娃的庄园去估价她的财产，可是当阿列克谢办妥了抵押契约回来的时候，他却建议：

"把抵押契约卖给我吧。"

阿列克谢不愉快地感到惊异，久久地探问他为什么要买契约，末了说：

"听我说，这对我没有好处！她没有偿还能力，东西的价格却很昂贵，你明白吗？你加些钱吧！"

交易谈妥了；阿列克谢皱紧了眉头，说：

"希望你成功。这是一件好事。"

彼得也觉得他做了一件好事：他给了自己一个休息的地方。

"对你的妻子不要说吗？"兄弟问，眨巴了一下眼睛。

"随你的便。"

阿列克谢探究地望着他，说：

"奥尔加认为你爱上波波娃了。"

"这是我的事情。"

"别吼叫。在我们的年纪，几乎所有男人都胡闹。"

彼得粗暴而又愤怒地回答道：

"你别招惹我……"

不久他感觉到了，奥尔加开始更友好地跟他说话，但带点儿怜悯的心情；他不喜欢这样，一个秋天的傍晚，他坐在她那儿，问：

"关于波波娃的事，你丈夫对你胡说了些什么？"

她用自己的一只轻巧的手抚摩了一下他那只毛茸茸的手，说：

"这事不会传出去的。"

"这事不会传出去的，"阿尔塔莫诺夫用拳头在膝上敲了一下，说。"我不会说的。你不明白这事。你对她什么也别说。"

他对波波娃不存邪念，在幻想中她在他面前不是一个他想占有的女人，而是一个对家庭温暖的舒适，对美好的、正直的生活必不可少的补充部分。但当这个女人搬到了城市后，他常常在阿列克谢那儿见到她，忽然觉得自己受了震动。他坐在害病的奥尔加床边见到了她；她卷起了短上衣的一只袖子，俯身在一只盆上，把毛巾浸入了水里，一会儿弯下身子，一会儿又挺直；她体态苗条，有两只不大的少女乳房，极其迷人。阿尔塔莫诺夫站在门口，皱眉蹙额地、默然望着她那双白皙的手、那结实的小腿肚和臀部，忽然给情欲的热雾笼罩住了，甚至感到她的两手抱住了自己的身体。为回答她的问候，他吃力地弯了一下脖子，向窗口走去，在那儿坐下了，大声地喘着气，脸色忧郁地问：

"你这是怎么啦，奥尔加？身体不好……"

头一次一个女人对他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强烈的影响；他甚至感到愕然了，模糊地感觉到这里面有某种危险的和威胁性的东西。他打发自己的马车夫去请医生后，就立刻徒步顺着大道向工厂走去。

二月底了；冰雪融化的天气有出现暴风雪的危险。灰蒙蒙的雾笼罩着大地，遮没了天空，把空间缩得那么小，好象在阿尔塔莫诺夫的头顶上覆着一只杯子；潮湿而寒冷的尘埃从这只杯子里慢慢地撒了下来；尘埃沉重地落到了小胡子和大胡子上，使呼吸感到了困难。阿尔塔莫诺夫在松软的雪地上行走，觉得自己象在尼基塔自杀未遂那天夜里和赐死巴维尔·尼柯诺夫那个时刻一样被揉碎了，被压倒了。这两个时刻的严重性有类似的地方他是明白的，他觉得第三个时刻更危险。显然，他从来不敢使这位太太做自己的情妇。在这个时刻他已经看到了，对波波娃突然勃发的情欲破坏和玷污着他心里所珍爱的东西，把

这个女人推入寻常的行列里了。他太熟悉了，妻子是什么，他没有理由认为情妇会不同些或者比妻子好些，情妇那乏味的、例行的亲热几乎已经不再刺激他了。

“需要什么呢？”他问自己。“你想要淫乱？有了妻子啦。”

总是在有一种东西威胁他的时刻，他就有一种紧张的渴望，想要尽可能快地跨过危险，把它撇在自己身后，也不回头去看。面临某种威胁性的东西——好比夜里黑暗中站在一条很深的河上那易碎的春天的冰上；在少年时代他就感觉到了这种危险，一想起这种危险，整个身子就缩做了一团。

在苦恼的、令人迷惘的糊里糊涂中度过了好几天后，一天夜里他失眠了，第二天大清早就走到院子里去了，看见了用铁链锁着的图伦倒在雪地里的血泊中；天色还是那么昏暗，这滩鲜血似乎是黑色的，象柏油。他用脚碰了一下毛茸茸的尸体，图伦也动了动那龇牙咧嘴的嘴脸，一只凸出的眼睛向人的脚瞥了一眼。阿尔塔莫诺夫不禁哆嗦了一下，打开了看院子人的更房那扇低矮的门，站在门限上，问：

“谁杀死了这条狗？”

“我，”吉洪说，把茶碟子托在五个张开着的指头上。

“这是为什么？”

“又咬人了。”

“咬谁？”

“季娜伊达，谢拉菲姆的女儿。”

彼得一声不吭，沉吟了一下什么，说：

“可怜的狗。”

“可不是吗？我喂大了它。可它却向我吼叫起来。人或许也会发狂的，如果把他用铁链锁起来……”

“说得对，”阿尔塔莫诺夫说着，就走了，随手把门关紧，心里想：

“有时甚至这个人也会说得合情合理的。”

他站在院子中央，谛听着工厂的沙沙声和嗡嗡声。在一个遥远的角落里有个黄点在发光——谢拉非姆靠马厩的墙建造的一间房子的窗子里的灯光。阿尔塔莫诺夫朝灯光走去，往窗子里张望了一下，——季娜伊达只穿着一件衬衫坐在桌旁灯前，用针编织着什么；当他走进屋子里去的时候，她没有抬起头来，问：

“为什么回来了？”

可她抬眼一看，就把手里的编织物扔到了桌上，脸上挂着微笑站了起来，叫道：

“哎呀，天哪！我还以为是父亲呢……”

“我听说，图伦咬了你？”

“好厉害！”她仿佛夸赞地说，把一条腿搁在椅子上，稍微撩起了衬衫的下摆：“您瞧！”

阿尔塔莫诺夫看了一下那条白皙的腿，膝头下面包扎着绷带，他走近姑娘身边，低声问：

“那你为什么天刚亮就在院子里奔跑？为什么，啊？”

她发问地瞥了一下他的脸，立刻就机灵地笑了笑，往玻璃灯罩猛吹了一下，吹灭了灯，说：

“门必须闩上。”

半小时后，彼得·阿尔塔莫诺夫从容不迫地往工厂走去，心里觉得令人愉快地空虚；他拉着自己的耳朵，不时吐唾沫，惊愕地想起了摇纬女工亲昵时的无耻神情，不禁冷笑了一声；他觉得他很狡猾地欺骗了某个人，瞒过了……

他闯入工厂年轻女工们放荡的生活里了，如熊闯入养蜂场一样。开头这种生活超过了他所听到的有关这种生活的一切，使他感到诧异的是言语和感情都充满热情的露骨；这种生活里的一切都是放肆的，以挑逗的无耻形式表现出来的，有歌曲唱出和哭出这种无耻，季娜伊达和她的女友们都把它称作爱情，在这种爱情里面含有辛辣的、带点儿苦味的东西，比酒更强烈地使人沉醉的东西。

阿尔塔莫诺夫知道了，工厂里的职员们把谢拉菲姆靠马厩的墙的那间小屋称作"陷阱"，可是季娜伊达给它起了一个外号"水泵"。木匠本人把自己的小屋称作"修道院"。他坐在炉子旁一条长凳上，老是拿着一把古斯里琴，在古斯里琴下面垫了一条绣花毛巾，这条毛巾从肩上搭到了颈后，敏捷地抬起长着一头鬈发的脑袋，扭歪了那红润的脸，眨巴着眼睛，喊叫道：

"修女们，快乐快乐吧！彼得·伊里奇，她们都是修女，你认为怎样？她们向快乐的魔鬼立誓，可我是她们的院长，好象是神甫，得拉——得——得！给我一个卢布，让我们快乐快乐。"

他收了钱，把它们塞入了包脚布里，一边勇敢地唱，一边拨着古斯里琴：

太太待在地狱里，
请求一块油煎冰，
魔鬼用火钩子，
烫她，这个蠢货！

"你倒知道许多俏皮话，"老板感到惊奇了，可是小老头儿却吹牛地开玩笑说：

"一面筛子！我——象一面筛子；哪怕你把任何烂东西倒入我的肚里，我也会给你筛出一支歌来。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嘛——一面筛子！"

他又讲述道：

"这是老爷们教会我的；从前有过这么优秀的老爷们，库图佐夫们，也有过亚普什金老爷，他也是个酒鬼。他假装穷人，——狡猾的家伙！——肩后揹了个筐徒步走，好象一个小商贩，可他把看到的和听到的都记了下来。他写呀，写呀——然后去见沙皇，他说，你瞧，陛下，我们的庄稼人在想什么！沙皇看了看，读了笔记，心里慌乱不安起来了，就下谕给庄稼人以自由，在莫斯科给亚普什金竖立了铜像，不许加害于他，把他活生生地遣送到苏兹达尔去了，让他随意喝酒，由国家付钱。因为，你要知道，亚普什金又记下了许多关于人民的秘密，只是这些秘密都是对沙皇不利的，得把它们隐瞒起来。亚普什金在那儿，在苏兹达尔喝酒过度丧了命，他的笔记当然被偷了。"

"你胡说些什么，"阿尔塔莫诺夫说。

"除了姑娘以外，我从来不对任何人胡说，这不是我的本行，"老头儿说，很难弄明白，他什么时候不开玩笑。

"谁知道真实情况，就会扯谎，"他开玩笑了，"可我并不知道真实情况，我是不会扯谎的。也就是说，假如你要知道，我就告诉你：我目睹过许多真实情况，我的歌词中一节是这样的：真实情况好比一个女人，正当青春年华，才是美丽的。"

他虽然不知道真实情况，但知道极其多关于老爷们的历史、关于他们的娱乐和不幸、关于他们的残暴行为和财富。他讲述这些时，总是带着明显的遗憾补充说：

"嗯，不过现在他们都完蛋了！他们离开了生活的点，不知

道往何处去！他们突然背离了原来的途径……”

他用个指头在自己头上画了个圆圈，很快就放下了手，又在地板上画了个同样的圆圈。

“他们胡闹起来了！”他边说边眨巴着眼睛，唱道：

从前有几个老爷，
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
吃光荡尽了
父亲的财产！

谢拉菲姆讲述了强盗和女妖，讲述了农民的叛乱、不幸的爱情，又讲述了每天夜里那些火蛇怎样向那些极其悲伤的寡妇们飞来，这一切他讲述得那么引人入胜，竟连他的难以管束的女儿也默默地、象小孩子般沉思而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些故事。

阿尔塔莫诺夫在季娜伊达身上厌恶地看到了疯狂的淫佚放荡跟深谋远虑的精明强干的结合。他不止一次想起了巴维尔·尼柯诺夫的诽谤，——这种诽谤似乎是一种预言。

“为什么我挑选了这个女人？”他问自己。“有更漂亮的。等到儿子知道她的事，我还有脸吗！”

他也注意到了，季娜伊达和她的女朋友们把自己的消遣看作好象是不可避免的义务，就象士兵把服役看作义务一样，有时认为她们也用自己的无耻行为欺骗自己，还欺骗某个人。季娜伊达对金钱那令人讨厌的贪婪以及死乞白赖的强求，不久就使他厌恶了；这在她身上比在谢拉菲姆身上表现得更露骨，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买“特内里弗”甜酒喝——不知道为什么他称这种

酒为"芜菁酒"。他也把钱花在买他所喜爱的大蒜腊肠、果冻和甜面包吃。

阿尔塔莫诺夫很喜欢那个随和的、有趣的小老头儿，一个手艺高超的工人，他知道大家也喜欢谢拉菲姆，在工厂里大家都叫他安慰者，彼得也看出了在这个外号里真实多于嘲讽，而那种嘲讽听起来也是令人舒服的。

谢拉菲姆跟吉洪的友谊他觉得尤其不可理解和令人不愉快，吉洪仿佛故意加深了这种不愉快。维亚洛夫在阿尔塔莫诺夫家里服务了二十年的命名日那一天，娜塔莉娅决意为过命名日的人特别庆祝一番。

"你想一想，他是个多么罕见的人呀！"她对丈夫说。"二十年来我们没有见过他干过什么坏事。一直象支蜡烛在燃烧。"

彼得想对看院子人表示一番特别的敬意，他亲自给他送去了几件礼物。在他的更房里碰见了衣着漂亮的谢拉菲姆，吉洪站在他背后，低下了头，打量着主人的靴子。

"这块表是我送给你的，拿去吧！这块做腰部打褶的外衣的呢料是我的妻子送你的，还有钱。"

"钱不必送了，"吉洪喃喃地说，接着又说：

"谢谢。"

他请主人喝谢拉菲姆送来的"特内里弗"甜酒，同时小老头饶舌起来了：

"彼得·伊里奇，你知道怎样尊重我们，我们也知道怎样尊重你。我们都懂得：熊是爱吃蜂蜜的，而铁匠是打铁的；对我们来说，老爷们就是熊，而你是个铁匠。我们都知道：你的事业是巨大的、艰苦的。"

这当儿维亚洛夫把那块银表在指头里转动着，一边打量着

表，一边说：

“事业对人来说是一道栏杆；我们扶着它们在坑边行走。”

“对呀！”谢拉菲姆叫了起来，不知为什么很高兴。“不错！要不然，会掉下去的！”

“嗯，这话您是白说的，”阿尔塔莫诺夫说。“因为您不是主人。您不懂……”

他找不出充分有力的反驳，虽然吉洪的话立刻使他生气了。吉洪不是头一次用这些话来掩盖自己那顽固的、晦涩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使主人更为生气了。他望着看院子人那搽了很多油的石头般的脑袋，搜索着压倒他的话语，一边呼哧呼哧，一边拉耳朵。

“事业当然是各种各样的，”谢拉菲姆调解地说起来，“有糟的，也有好的……”

“一把刀横在您的喉咙上就觉得不好了，”吉洪抱怨说。

主人本想把过命名日的人痛骂一顿，他勉强抑制住这个愿望，厉声问：

“你怎么啦，总是不恰当地嘟嘟囔囔谈论事业？真弄不懂……”

吉洪望着桌子下面，表示了同意：

“理解是困难的。”

木匠又说话了：

“彼得·伊里奇，他只承认没有害处的事业……”

“别忙，谢拉菲姆，让他自己说吧。”

只有吉洪一动不动，让主人看看头顶上那块有手巴掌那么大小的灰朴朴的秃顶，叹了口气：

“魔鬼教该隐① 干事业了。”

“瞧，他说出这样的话来！”谢拉菲姆用手掌打了一下自己的膝盖，叫道。

阿尔塔莫诺夫从椅子上霍地站了起来，愤怒地劝告看院子人：

“你最好别谈你不懂的事。是的。”

他很生气，从更房里走出去了，一边在心里寻思：应当把吉洪解雇。明天就解雇。嗯，——明天不必，过一星期再说。波波娃在办公室里等他。她象陌生人似的冷淡地问好，在椅子上坐下了，拿伞敲了一下地板，开腔说，她不能马上就支付押款利息。

“这没关系，”彼得轻声说，眼睛不朝她看，听着她的话：

“如果您不同意延期支付，——您有权利拒绝我。”

她是生气地说这句话的，又用伞敲了一下，就那么出乎意外地快步走了，当她随手关上门的时候，他才来得及向她投了一瞥。

“她生气了，”阿尔塔莫诺夫心里想。“为了什么事啊？”

一小时后，他坐在奥尔加那儿，拿制帽拍拍沙发，说：

“你告诉她：我不要利息，也不要她还钱。这是什么钱？叫她放心，你明白吗？”

奥尔加一边整理一束束五颜六色的丝线，移动着放在桌上的那些小玻璃珠子盒，一边沉思地说：

“我明白，可她未必会明白。”

---

① 《圣经》中亚当的长子，曾杀害他的弟弟亚伯，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四章第八节。

“你要说得她能够明白。你是怎样理解我的话的？”

“谢谢，”奥尔加说，眼镜闪耀了一下，这种呆板的微笑惹恼了彼得。

“别开玩笑！”他有点儿粗暴地说。“我不希望在她的菜园里养我的猪，这不是我的目的——你别这么想！”

“啊，男子汉，”奥尔加叹了口气说，怀疑地摇着头发梳得光光的脑袋。

彼得叫道：

“你可要相信我！我知道我所说的……”

“啊，你知道吗？”

她同情地叹了口气，阿尔塔莫诺夫听到了这阵叹息。他看见她的眼睛透过眼镜怜悯地、几乎温柔地望着他，但这只有使他生气。他想告诉她一件令人信服地清楚明白的事情，却找不出必要的话语，只是望着窗台，那里在那象野兽耳朵似的秋海棠肉一般的叶子中间悬挂着一束束美丽的鲜花。

“我为她的庄园惋惜。这是一座出色的庄园，真的！她在那里——出生的……”

“她是在梁赞出生的……”

“她在那儿住惯了，这反正一样！可是我的心灵头一次在那儿酣然入睡……”

“睡醒了，”奥尔加纠正说。

“对心灵来说，这反正一样——入睡了，睡醒了……”

他久久地说着他自己也不清楚的话。奥尔加把两个臂肘支在桌上听着，等到他说完，便说道：

“现在你要听我的话……”

她告诉他，娜塔莉娅知道了他跟纺纱女工的胡搞，很生气，

哭了，埋怨他。可是阿尔塔莫诺夫却无动于衷。

“她很狡猾，”他冷笑着说，“她没有一句话向我暗示过，她是知道的。她向你埋怨过？是的，可她并不爱你。”

他沉吟了一下，补充说：

“人家给季娜伊达起了个外号——水泵，这是对的！她把我身上全部肮脏东西都吸尽了。”

“你说的是下流话，”奥尔加皱紧了眉头，叹了口气。“我记得，有一次我曾对你说过，你的心灵是养子，的确是这样，彼得，你自己害怕自己，象害怕敌人一样……”

这些话触犯了他。

“你跟我说话很不礼貌；我是个孩子，还是怎的？你要想一想：我是在跟你说话，我的心是那么坦率，我再也不会跟谁这样说话。你别跟娜塔莉娅说。有时我想揍她。可你……嗐，你们这些女人！……”

他戴上了制帽，忽然给内心隐忍着的苦闷攫住了，他边走，边心里想念着妻子，——他已经好久没有想念她了，几乎不注意她了，虽然她每天夜里低声地向上帝祷告后，就机械地亲热地睡在丈夫的身边。

“她分明知道，可她还是钻进来，”他愤怒地想道。“这只猪猡。”

妻子是一条熟悉的小路，彼得哪怕瞎了眼睛在这条小路上走，也不会绊跤的；他不愿想到她。可是他回想起了，坐在圈椅里慢慢地死去的丈母娘，全身发肿，那张紫红色的脸肿得不成样子，越来越仇视地望着他；从她那双从前是漂亮的、可是现在却变得暗淡了和湿漉漉的眼睛里悲伤地流下泪来；两片扭歪了的嘴唇抖动着，而那根麻木的舌头从嘴里无声地伸出来，无力地说

着什么；乌里扬娜·拜马科娃用半死的左手指头把它往嘴里塞。

“她是有感觉的。她真可怜。”

要结束跟季娜伊达无耻的胡搞，他还得在意志上作出很大的努力。但他刚做了这种努力——与对摇纬女工令人沉醉的回忆同时，立刻又出现了某些令人痛苦的念头。仿佛又出生了一个彼得·阿尔塔莫诺夫，他跟第一个彼得一起生活，到处都跟随着他。他觉得这个两重人在长大，变得可以感觉到了，使他，真正的彼得·阿尔塔莫诺夫，必须做的和应该做的一切都受到了阻碍。这另一个人忽然狡猾地利用象一阵从角落后面吹来的风那样突如其来的片刻的沉思时间，向他述说了一些令人气恼的、恶毒的想法：

“你象牛马一样干活，可是——为什么呢？一辈子吃得饱饱的。是儿子干活的时候啦。由于对儿子的爱——你踩死了一个男孩。爱上一个太太——开始放荡起来。”

这样的想法在头脑里掠过以后，生活往往变得黑暗和苦闷了。

他不知怎的没有看到究竟什么时候伊利亚已经长大成人了。不知不觉地溜过的不仅仅是这件事；同样不知不觉地娜塔莉娅许了婚，把女儿叶列娜嫁给了省里一个蓄一撮黑唇髭的、活泼的小伙子，一个富有的珠宝商的儿子。顺便说说，丈母娘终于同样悄悄地死去了，她是在六月里一个炎热的下午下大雷雨前窒息而死的；还没有来得及把她放到床上，在附近某处打了个响雷，把大家都吓坏了。

“把门、窗都关上！”娜塔莉娅举起两手捂住了耳朵，叫道；母亲的一只大脚从她手里掉下了，脚跟重重地敲了一下地板。

彼得·阿尔塔莫诺夫觉得，当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匀称，穿了一套灰色的薄薄的衣服，在那瘦削的、有点儿黝黑的脸上蓄了一撮引人注目的胡子的人走了进来的时候，他甚至没有一下子认出儿子。雅科夫身体宽阔而又肥胖，穿着中学生的短衫，更象自己了。儿子们有礼貌地问了好，坐下了。

"唉，"父亲说，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唉，外婆死了。"

伊利亚默不作声，点支香烟抽了起来，可是雅科夫用新的、非自己的嗓音说：

"幸好放暑假了，要不然，我不能来。"

阿尔塔莫诺夫把小儿子这两句不恰当的话当作耳边风，细细地瞧起伊利亚的脸来了；这张脸变得很多，有大人气了，额门上覆盖着一绺绺黑发，显得不那么高了，而蓝眼睛变得更深沉了。可笑而有点不好意思地想起来了，他曾经揪过这个穿着体面衣服、若有所思的人的头发；他甚至不相信有过这样的事。雅科夫只不过长大了，他只是长高了，还是和从前一样胖乎乎的，那双眼睛显得和从前一样快乐。他的嘴还是孩子气的。

"你已经长大了，伊利亚，"父亲说。"现在你可要了解事业情况啦，三年后你要掌舵了。"

伊利亚玩弄着一只角碰掉了的木烟盒，瞥了一下父亲的脸，说：

"不，我还要念书。"

"很久吗？"

"四、五年。"

"嗨！学什么？"

"历史。"

阿尔塔莫诺夫不喜欢儿子抽烟，而且他的烟盒是劣等货，他

可以买好些的。他更不喜欢伊利亚念书的愿望，所以他一开头立刻就谈起这件事来了。

他指指窗外工厂的屋顶，那儿一支细细的烟囱噗噗地喷着蒸汽，从那儿传来了抱怨似的劳动的喧闹声。他感人地说，尽力说得很温和：

“瞧，工厂在扑哧扑哧喷气，这就是历史！应该学习它。我们的工作是织造亚麻布，而历史与我们无关。我已经五十岁了，该接我的班了。”

“米隆会接班的，雅科夫也可以接班。米隆可以当工程师，”伊利亚说，把一只手伸到窗外，弹去了烟灰。父亲提醒说：

“米隆是侄子，不是我的儿子。好吧，这以后再谈……”

孩子们都站起来走了，父亲又生气又惊讶地目送着他们；怎么——他们没有话对他说吗？他们坐了五分钟，一个说了些傻话，昏昏欲睡地打呵欠；另一个抽着烟草，抽得满屋子烟雾腾腾，立刻就叫他感到不快。现在他们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听见了伊利亚的声音：

“咱们去看看河好吗？”

“不，我旅途劳顿，很累了。”

“河明天不会流走的，可是母亲因自己的亲人死了很伤心，忙着丧事。”

彼得服从自己的习惯，遇到不愉快的事总是赶快迎上去，为的是快些推开它，躲开它。他让儿子休息一个星期，在这个时期里他发觉，伊利亚跟工人们谈话都用“您”相称，每天夜里跟吉洪和谢拉菲姆一起坐在大门口，很久地谈论着什么；甚至从窗子里窃听到，吉洪怎样用自己毫无生气的嗓音说出些傻话来：

“对呀，对呀，象乞丐一样过日子——就是说过着贫困的生

活。对呀，伊利亚·彼得罗维奇，如果不贪得无厌——就会知足常乐了。”

可是谢拉菲姆象鸡叫一般快乐地说：

“这我知道！这我早已听说了……”

雅科夫的举止更可以理解：他沿着厂房奔跑，亲热地瞧瞧年轻的女工们，从马厩的顶上瞭望着河，午饭时候有女人们在那儿洗澡。

“一头公牛，”父亲皱着眉头想道。“应该告诉谢拉菲姆，让他监视他，免得沾染上……”

星期二是个灰蒙蒙的、沉静的日子。大清早，大约有一小时光景，一阵小雨吝啬地、懒洋洋地洒到了大地上，到中午太阳出来了，不乐意地望着工厂，望着两条河流的汇合处，在灰云里躲藏起来了，埋入了那浓重的肉一般的云层里，就象娜塔莉娅夜里把她那红喷喷的脸蛋埋入了绒毛枕头里一样。

阿尔塔莫诺夫在喝晚茶前问雅科夫：

“哥哥在哪儿？”

“我不知道；他坐在那儿土冈上一棵松树底下。”

“你去叫他来。不，不用了。今天怎么样，你们过得和睦吗？”

他觉得小儿子勉强可以察觉出地笑了笑，说：

“没有什么，很和睦。”

“到底怎样？说老实话……”

雅科夫垂下了眼睛，沉吟了一下：

“思想不很一致。”

“什么思想？”

“总而言之，关于一切的思想。”

“什么地方不一致?”

“他什么都根据书本，可我——完全用我的头脑去思考，按照我所看到的。”

“是这样，”父亲说，不会再问得详细些。

他把帆布外套搭在肩上，拿了阿列克谢的礼物，一根上端有个镶头——抓着一个孔雀石的球的银制鸟爪——的手杖，走出大门，用手掌在眼睛上搭个凉棚，望了一下河岸边的土冈，——伊利亚穿着白衬衫躺在那儿一棵树底下。

“今天沙土有点儿潮湿。他会伤风的，不当心的人。”

父亲不慌不忙地、真诚地斟酌着必须对儿子说的一切话，他走到儿子跟前去了，两脚踩着那灰色的、折断般地嘎吱作响的草茎。儿子仰躺着，正在看一本厚厚的书，铅笔在书页上敲敲；听到一阵沙沙的脚步声，他就灵活地把脖子弯了一下，打量了一下父亲，把铅笔夹在书页里，很响地啪的一声把书合上了；接着他坐了起来，背靠在松树树干上，用目光温柔地抚摩了一下父亲的脸。老阿尔塔莫诺夫喘着气，也在那光秃秃的、弯曲得象轭的树根上坐了下来。

“今天我不谈事业，还有时间哩，咱们随便谈谈。”

可是伊利亚用双手抱住了自己的两膝，低声说：

“那么，爸爸，我决定献身于科学。”

“献身，”父亲重复了一遍，“好象去做神甫。”

他本想开玩笑地说，但是他说话的声调听起来却是忧郁的，几乎是愤怒的；他很生自己的气，用手杖在沙土上敲了一下。一种不可理解的和不必要的事情立刻发生了。伊利亚的蓝眼睛变暗了，两道清楚得象画出来的眉毛拧紧了，他把头发从额上掠开，带着不孝的倔强劲儿说起来：

"我不会做工厂主的，我没有做这种事情的才干。"

"这是吉洪说的话，"父亲插嘴说，冷笑着。

儿子不理会他的话，开始解释起来，他为什么不愿做工厂主或一般地说做任何事业的主人；他说了达十分钟之久，有时父亲在他的话里听出了一种仿佛是正确的东西，甚至一种对他那些模糊的想法作出了令人愉快的回答的东西，但总而言之，他清楚地看到了，儿子的话是说得不恰当的、孩子气的。

"别忙，"他说，把手杖插入了儿子脚边的沙土里。"等一等，这不对。这是胡说八道。指挥是必要的。缺少指挥，大家是不能过日子的。如果没有好处，谁也不愿干。常言道：'给我什么好处？'一切都是在这个轴上旋转的。瞧，有多少俗语：'如果媒婆不要好处，那末她是完全圣洁的。'或者：'圣徒也为利益而祈祷。''机器是死的东西，但它也要加油。'"

他说得平心静气，想起贴切的谚语，并利用这些谚语的智慧来使自己的话语增添了光彩。他很高兴，他话说得平心静气，一点儿也不感到困难，毫不费力就找到了要说的话，他也相信，谈话会得到良好的结果。儿子默不作声，一把一把地从手指间筛着沙土，筛出了火红色的针叶，并把它们从手掌上吹走。但他忽然也平心静气地说：

"这一切不能说服我。单靠这种智慧再也不能活下去。"

老阿尔塔莫诺夫稍微欠起身子，拄着手杖，儿子并不帮助他。

"是的。那末父亲说的不是真理？"

"有另一种真理。"

"你胡说。另一种真理是没有的。"

父亲把手杖朝工厂那边挥了一下，说道：

"它就是真理！它是你爷爷创办的，我把一辈子心血都倾注在它上面了，可是现在该轮到你了。只好如此。可你怎样呢？我们都工作过了。你应当闲着吗？你想靠别人的劳动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吗？好一个主意！历史！你唾弃历史吧。历史不是一个少女，你不能娶她做妻子。你要该死的历史干什么？它有什么用？我可决不让你偷懒……"

彼得·阿尔塔莫诺夫觉得他愤怒地说起多余的话来了，想把话说得婉转些：

"我明白，你想住在莫斯科；那儿快乐些，阿列克谢也……"

伊利亚举起书，吹掉了书上的沙土，说：

"您答应我念书吧。"

"我不答应！"父亲大声叫道，把手杖戳入了沙土里。"别再恳求了！"

于是伊利亚也站起来了，用黯然失色的眼睛隔着肩头望着父亲，低声说：

"嗯，好吧，不答应我也会过下去的。"

"谅你不敢！"

"不可能禁止一个人如他想要的那样生活，"伊利亚摇了摇头，说。

"一个人？你是我的儿子，而不是一个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身上的一切都是我的。"

这话不知怎的冲口而出，这话是不应该说的。父亲表示责备地摇摇头，使嗓音柔和点，说道：

"那末你是报答我对你的关怀吗？哎呀，傻瓜……"

他看到了伊利亚脸涨得通红，双手发抖，儿子想把两手往裤袋里藏，可是两手摸不着裤袋。他害怕儿子会说出多余的话来，

甚至无法挽救的话来，他自己急忙说：

“为了你，我踢死了一个人……也许……”

阿尔塔莫诺夫补了“也许”这个词儿，是因为他说了开头几句话后，立刻就明白了：在这样的时刻也不能对孩子说这些话，他显然不想理解他的话。

“他马上就会问：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心里想，快步顺着山冈的沙坡往下走了，而儿子对着他后脑勺震耳欲聋地说道：

“您不止踢死了一个人，那里就是一片工厂所杀死的人们的坟墓！”

阿尔塔莫诺夫站住了，转过身来；伊利亚伸出了一只手，用书指指那些耸入了灰蒙蒙的天空的十字架。沙土在父亲脚下窸窣地响了起来，阿尔塔莫诺夫想起来了，在这之前几分钟他已经听到了谈论工厂和坟墓的使人感到难堪的话了。他想掩盖自己的失言，必须让儿子忘记他的失言，老阿尔塔莫诺夫象头熊一样，快步朝他走去，一边挥着手杖，想吓唬他一下，叫道：

“你说什么，混帐东西？”

伊利亚跳到树后去了。

“您疯啦！您要干什么？”

父亲拿手杖在树干上猛击了一下，手杖折成了两段；彼得·阿尔塔莫诺夫把折断了的手杖扔到儿子脚边，恰好歪斜地扎进了沙土里，绿色的球朝上。他威胁地说：

“我叫你去打扫厕所！”

他快步走了，摇摇晃晃地滑下山冈去了，觉得他的理智在痛苦而愤怒的话语里彷徨，就象梭子在紊乱的经线里穿来穿去一样。

“我要把他撵走。没有钱——他就会回来的。那时候他就会

打扫厕所了。对，别胡闹！”他把那些断断续续的念头从快速地旋转着的思念的线团上扯断了。同时他心里模糊地明白，他的行为是不对的，做得过分了，夸大了自己的受辱。

他走到奥卡河岸畔，疲乏地坐在陡峭的沙岸上，擦干了脸上的汗，望起河来了。在那又小又浅的河湾里有一群拟鲤在游动，宛若钢针缝水。接着出现了鳊鱼，它们都傲慢地拨动着鳍，游动着，侧转身来，用一只美丽的小眼睛朝上看那晦暗的天空，水面上泛起透明的、烟雾似地流动着的水泡。

阿尔塔莫诺夫用个指头吓唬了一下鳊鱼，大声地说：

“我会给你安排命运的！”

他回头望了望，听出了这句话带有虚假的语调。那平静的河流洗去了怒火；那片灰蒙蒙的、暖和的寂静提示了一些充满了微微惊讶的思想。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他所爱的儿子，阿尔塔莫诺夫二十年来不断地、不安地想念着他，忽然，在几分钟内他就从心底里悄悄地溜走了，只在心里留下了极大的痛苦。阿尔塔莫诺夫确信，整整二十年来他每天孜孜不倦地想念着的只有这个儿子，靠着寄托于他的希望和对他的爱过着日子，期待着伊利亚做出奇迹来。

“象根火柴突然燃烧起来了，烧完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灰暗的天空微微呈现出一片浅红色；天空中有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更明亮的斑点，使人想起在穿脏了的兜子上的油渍。接着一钩残月也露出来了；空气变得清新了，潮湿了；雾象淡淡的烟在河上飘动。

阿尔塔莫诺夫回家来了，妻子已经脱去衣服，把左腿搁在右腿那圆圆的膝盖上，皱紧了眉头，剪着脚趾甲。她斜溜了丈夫一眼，问道：

“你打发伊利亚到哪儿去了？”

“见鬼去了，”他边脱衣服边回答道。

“你老是发火，”娜塔莉娅叹了口气；丈夫一声不吭，继续小声地打着呼噜，故意大声地忙着准备上床睡觉。雨开始打湿窗玻璃，花园里雨声淅淅沥沥。

“伊利亚读书读得非常骄傲起来了。”

“他的妈妈是个傻瓜。”

母亲用鼻子吸了一下空气，划了个十字，躺到了床上，彼得边脱衣服，边很快乐地惹她生气：

“你能干什么？什么也不会。孩子们都不怕你。你教过他们什么？你只会吃饭、睡觉。给自己脸上涂脂抹粉。”

妻子朝着枕头说：

“谁送他去念书的？我说过……”

“住嘴！”

他也不作声了，细听着雨怎样越来越猛地打在尼基塔种植的稠李的叶子上。

“驼子挑选了好命运。不要孩子，不要事业。象蜜蜂。我可不养蜜蜂，每个人可以去给自己采蜜，如果他要蜜的话。”

她那么小心翼翼地翻过身来仰躺着，仿佛她躺在冰上一样。娜塔莉娅温暖的半边脸颊碰了一下丈夫的肩。

“你跟伊利亚相骂过吗？”

他羞于讲述他跟儿子所发生的事，抱怨说：

“跟孩子们不相骂，只有骂他们。”

“他上城里去了。”

“会回来的。他没有白吃饭的地方。尝尝穷困的滋味，就会回来的。睡吧，别打搅我。”

过了一会儿，他说：

“雅科夫不应该再念书了。”

又过了一会儿，说：

“后天我去集市。你听见吗？”

“听见。”

“这是怎么回事？”阿尔塔莫诺夫闭上了眼睛思忖道，可是看到自己面前那张大脑门的脸，就想起来伊利亚眼睛里那令人难堪的光芒。“他把父亲当作一个雇员辞退了，混帐东西！当作一个乞丐推开了……”

破裂不可理解地迅速是令人吃惊的；仿佛伊利亚早已决心脱离父子关系。但是什么促使他采取了这个行动呢？想起伊利亚那些很尖锐的、指摘的话语，阿尔塔莫诺夫心里想：

“是米罗什卡这条猎狗唆使他的。至于事业对人是有害的，这是吉洪的思想。傻瓜，傻瓜！他听了谁的话？还念过书呢！他念的是什么书？他同情工人，却不同情父亲。他跑掉了，为的是偷偷地去培养自己的正义感。”

这个想法使他更生伊利亚的气了。

“不，你胡说，你别逃避！”

于是他想起了逃往一边、逃到静静的角落里去了的尼基塔。

“他们叫我担任工作，而自己却逃走了。”

不过阿尔塔莫诺夫立刻就揭穿了自己：这——不对，阿列克谢没有逃跑，这个人热爱事业，就象爱他的父亲一样。这个人贪心很重，贪得无厌，一切事情他都做得灵活、自然。他想起了，有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后工厂里发生了打架，他对兄弟说：

“人们都变坏了。”

“显而易见的，”阿列克谢表示了同意。

“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很生气，仿佛大家都用同一双眼睛看人……”

阿列克谢也同意了这一点，他笑笑，说：

“这话也对。有时我想起来，吉洪就是用这样的眼睛来看父亲的，当他在你的婚礼上跟士兵们摔交的时候。后来他自己也来参加摔交了。你记得吗？”

“嗯，为什么让吉洪参加？他是个残废人。”

于是阿列克谢严肃地开腔了：

“你常常谈到这点：人们都在变坏，变坏。但是这不关我们的事；这是神甫们和教师们的事，嗯，还有谁呢？各种医生和当局的事。应该由他们来注意让人心不变坏，这是他们的货物，而咱们是买主。哥哥，一切都会逐渐变坏的。你在变老，我也在变老。不过你不会对一个姑娘说：别活下去啦，姑娘，你会变成老太婆的！”

“很聪明，鬼东西，”阿尔塔莫诺夫大哥心里想。“真聪明。”

阿尔塔莫诺夫听到兄弟那机灵的、用新的俏皮话来装饰的话语，对他的快活劲儿感到羡慕，他又想起尼基塔来了，父亲本来打算把驼子当作安慰者，可他却陷入了愚蠢的女人的事情里，心里就没有他了。

在这雨夜里，阿尔塔莫诺夫大哥反复地想着许多事情。还有些别的、非自己的思想象一股涓涓细流在他那痛苦的思索中流过，这些思想仿佛是黑暗中雨声的絮语，使他无法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我错在哪儿啊？”他问一个什么人，虽然没有得到回答，但他却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多余的。拂晓时，他忽然决定到修道院去找兄弟；也许，在那儿，在一个离开诱惑和忧虑的人那儿，他会

找到慰藉的，甚至会找到决定性的东西的。

可是当他搭了一辆套着一对驿马的车子驶近修道院，在沙土路上颠簸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心里想：

“在角落里站立，这是容易的；不，你到街上去跑一下！在地窖里黄瓜不会腐烂的，在太阳底下很快就会腐烂的。”

他已经四年没见到兄弟了；跟尼基塔最后一次的晤面是沉闷乏味的。彼得觉得驼子很窘，对他的到来感到不满；他畏畏缩缩，蜷缩着身子，躲藏起来，好比蜗牛缩进壳里去一样；用不愉快的嗓音说的不是上帝，也不是自己和亲人，而只谈修道院的贫穷，谈朝圣者及平民百姓的贫苦；谈得很勉强，显然十分吃力。当彼得要给他钱时，他却轻轻地、很随便地说：

“给修道院院长吧，我不需要。”

看来，所有修士都尊敬尼柯奇姆神甫；院长是个大个子，瘦骨嶙峋，头发又长又密，一只耳朵聋了，活象个穿长袍的林中的妖魔。他那双乌黑的眼睛射出了很可怕的光芒，打量着彼得的脸，声音过高地说：

“尼柯奇姆神甫为我们贫穷的修道院增光。”

修道院掩藏在一座不高的小山冈上，四周都是围栅似的青铜色松树，在它们那浓密的树冠底下发出微弱的日常钟声，迎接着阿尔塔莫诺夫，它们在召唤人们做晚祷。看门人身子又直又高，象根竹竿，长着一个小小的、用不着的、小孩子般的脑袋，戴着一顶退了色的、揉皱了的僧帽，打开了大门，口吃地、气喘吁吁地嘟哝说：

“您好——好——好……”

立刻，带着哨声又叹了口气说：

“承——蒙光临。”

灰蓝色的乌云遮住了半片天，纹丝不动地挂在修道院的上空，由于这片乌云，周围的一切都被那浓厚的、有点儿潮湿的、令人憋闷的寂寞给压住了，铜钟的声音无力地摇动着它。

“一个人抬不动，”客房的一个侍者试着从带篷马车里拖出一箱送给尼基塔的礼物，黝黑的小拳头在箱子上敲了一下，有点儿负疚地说。

彼得风尘仆仆，疲惫不堪，慢慢地走进花园向那间舒适地掩藏在樱树和苹果树中间的白色修道小室走去，找兄弟去了；他边走边在心里寻思，他到这儿来是徒劳的，还是到集市去好些。树根纵横的坎坷不平的林中道路摇动了，搅乱了他的一切痛苦思想，取而代之的是令人不耐烦的厌倦、休息和忘掉一切的愿望。

“真想痛痛快快地狂饮一下。”

他看见兄弟坐在一条长凳上，处在幼小的椴树半圆形的包围中，在他面前，仿佛在一张熟悉的绘画里所画的那样，站着十来个祈祷者：一个黑胡子商人穿着帆布大衣，一只脚裹了破布，伸入了胶靴里；一个肥胖的老头儿活象个冷酷的银钱兑换商；一个穿士兵大衣的长头发小伙子，颧骨很高，眼睛呆板无神；德廖莫夫的烤面包工人穆尔津，一个酒鬼和不安分的人直挺挺地站立着，象个站在法官面前的窃贼，声音嘶哑地说：

“对呀：上帝离得很远。”

尼基塔用一根白色的手杖在踩得很坚实的土地上画着，眼睛不看人们，教导说：

“人越堕落，被我们罪行的腐烂的恶臭给驱走了的上帝离他就越远。”

“他在安慰，”阿尔塔莫诺夫大哥沉吟了一下，暗自笑了笑。

“上帝看到我们的信仰是空谈；没有行动的信仰——是对他

的什么信仰？我们互相帮助吗？我们相爱吗？我们所祈祷的是什么，老是祈祷些琐事。我们应当祈祷，但还是……”

他抬起了眼睛，有一会儿工夫默默地打量着大哥，从下到上凝视地看他。他好象举起一件又大又重的东西似的，慢慢地举起了手杖，仿佛想要拿它揍某个人似的。驼子站起来了，无力地低下了头，对人们划着十字，但并不祈祷，却说：

“瞧，——大哥看望我来了。”

一个头发秃光了的老头儿不怀好意地圆睁着黄铜色的眼睛，打量了一下彼得，做出一个大幅度的动作，显然故意似地划了个十字。

“你们走，上帝保佑吧，”尼基塔补了一句。

人们象一群离开牧场的畜群零零落落地走了，老头儿挽住了一条腿有病的商人的臂肘，烤面包工人穆尔津挽住了他的另一个臂肘。

“嗯，你好。给我祝福吧。”

尼柯奇姆神甫用长袍黑袖管里一条象翅膀的长胳膊推开了大哥向他伸过来的合着的双手，轻轻地、不愉快地说：

“我想不到你会来。”

他拿手杖朝修道小室一挥，就走在大哥前头，撒开两条弯曲的腿，一只手按住胸口——心窝，一拐一瘸地走了。

“你老了，”彼得不好意思地说。

“命该如此嘛。两条腿都发痛。我们的地方很潮湿。”

尼基塔的背似乎更驼了；他的背角和右肩稍微抬起，把身体弯得离地面更近，使他变得又短又宽；这个修士象一只被扯去了脑袋的蜘蛛，在小路那喀嚓作响的碎石上盲目地、曲线地爬动着。在那窄小的、清洁的修道小室里尼柯奇姆神甫变得更大了，

但更吓人了；当他摘下高筒僧帽时，他那半秃的、好象没有皮肤的、骨头毕露的颅骨闪出了黯淡的光，象死人的颅骨一般；一绺绺蓬乱的灰发挂在两鬓上，挂在耳朵后面和后脑勺上。他的脸也是皮包骨头的、蜡黄的，在那皮包骨头的脸上没有一丝肉；那双退了色的眼睛使他脸部黯然失色，目光似乎集中在那根很大的、皮肤松弛的鼻尖上，两片发黑干瘪的嘴唇在鼻子底下无声地翕动，嘴变得更大了，瘪了进去的嘴把脸分成了两半，上嘴唇那撮发霉的灰毛特别使人感到不快。

修士悄悄地、仿佛谛听着什么似的，又慢慢地、仿佛吃力地回忆着话语，他对一个象澡堂服务员、脸儿胖乎乎的少年——修道院院长的侍者说：

"茶饮、面包、蜂蜜。"

"你说得太轻。"

"牙齿掉了。"

修士坐到桌旁一把漆成白色的木圈椅里。

"大家都好吗？"

"很好。"

"吉洪活着吗？"

"活着。他会怎么样？"

"他很久没有到我这儿来了。"

他们都不作声了。尼基塔摆动着一只手，把长袍弄得窸窣作响。这种象蟑螂在爬动一般的窸窣声更增加了彼得的烦闷。

"我给你带来了一件小礼物。你叫人去把箱子拿进来。那儿有酒。你们这儿可以喝酒吗？"

兄弟叹了口气，回答道：

"我们这儿并不严格。我们这儿很艰苦，甚至从人们开始

热忱地来参拜修道院那个时候起，就有了酒鬼。大家都喝酒，有什么办法？世俗在起作用，毒害着人。修士也是人呀。”

“我听说，来找你的人很多。”

“这是由于没有理智的缘故，”修士说。“是的，他们都来找我。他们闲荡着。他们寻找着正义，他们都是品德端正的人。指点指点他们：怎样生活？他们都活过来了，活过来了，可是现在……活不下去了。他们忍耐不住了。”

阿尔塔莫诺夫大哥觉得，修士的这番话使他惊慌不安，他抱怨说：

“胡闹。他们忍受了农奴制，却不能忍受自由，给他们套上的嚼子不够紧。”

尼基塔不作声了。

“在贵族地主统治下，他们不游手好闲，不流浪。”

驼子匆匆地瞥了他一眼，埋下了眼睛。

他们都费力地搜索着字眼，使谈话常常中断很长时间，他们一直谈到了修道院院长的侍者端来了茶炊、芳香扑鼻的椴树花蜜和热面包，面包还冒着醉人的蒸汽。他们聚精会神地看着，院长那个淡黄发的侍者笨手笨脚地在地板上忙碌，打开箱子盖。彼得把一听新鲜鱼子和两瓶酒放在桌上。

“波尔图酒①，”尼基塔念道。“院长爱喝这种酒。一个聪明人。他懂得的事情很多。”

“可我懂得的事情却很少，”彼得挑衅地承认说。

“应该懂得多少——你也知道的。懂得更多——为什么？懂得的多于应该知道的是有害的。”

① 原产于葡萄牙波尔图的一种浓葡萄酒。

修士谨慎小心地叹了口气。在他的话语里彼得听出了某种痛苦。长袍在苍茫的暮色中发出肮脏的、油腻腻的亮光，角落里长明油灯那如豆的灯光和桌上一盏便宜的黄玻璃灯的灯光吝啬地照亮了那苍茫的暮色。彼得发觉兄弟带着怎样节俭的贪婪呷着一杯马德拉酒，嘲笑地在心里寻思：

"他知道这种酒。"

尼基塔每喝完一杯酒，就用干枯的、很白皙的指头掐面包心，把它浸在蜜里，从容地嚼着；他那部灰色的、仿佛拔过的又小又难看的胡子抖动着。看不出酒已经使修士醉了，但是他那双有点儿浑浊的眼睛却明亮起来，还是那么聚精会神地凝视着鼻尖。彼得谨慎地喝着酒，不愿意让兄弟看出他喝醉了，他边喝边在心里寻思：

"他没有问起娜塔莉娅。上次他也没有问。他觉得害臊。他谁也不问。我们都是俗世的人。而他是个圣徒。大家都来找他。"

他愤怒地把胡子在坎肩上摩擦得沙沙作响，拉了一下自己的耳朵，说：

"你隐居在这儿很舒适。很好。"

"过去很好，现在差些了，祈祷的人很多。这些接待……"

"接待？"彼得笑了笑。"象牙科医生诊所。"

"我想到偏僻些的地方去，"修士说，一边小心地往酒杯里倒酒。

"更安静的地方，"彼得补了一句，又笑了笑，可是修士呷着酒，那根发黑的、软弱的舌头舔了舔嘴唇，摇了一下瘦骨嶙峋的脑袋，开腔了：

"烦恼不安的人的数目非常显著地增长了。他们都躲藏起

来，想避开烦恼……”

“这我没有看出来，”彼得回答道，他知道他说的不是实话。“躲藏起来的是你，”他本想对他说。

“可是烦恼不安象影子似的跟随在他们后面。”

在彼得的舌头上自然而然地涌起了责备的话；他本想问，甚至想对兄弟大声吆喝，他想到了儿子，就用愤怒的声音说道：

“人都自寻烦恼，自己要过穷苦生活！干自己的事情，不学时髦，你就会过安定的日子！”

可是兄弟大概专心致志地转着念头，没有听见他的话；他忽然抖动了一下那有棱角的躯体，仿佛醒过来了似的；长袍从他身上象一股黑色的水流泻了下来，他歪着嘴，很清楚地，也仿佛很愤怒地说：

“他们都来请求：指教指教！我知道什么？指教什么？我不是个有智慧的人，是修道院院长想起我来了。我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象个被错判了的人。他们判我：你去教导人！为什么判我去教导人呢？”

“他暗示，”阿尔塔莫诺夫大哥心里想。“他想诉苦。”

他心里明白，尼基塔有抱怨他的命运的理由，以前他来探望他时，也期待着这些诉苦。他拉拉自己的耳朵，庄严地警告兄弟：

“有许多人抱怨命运，只不过这是无济于事的。”

“对呀，知足的人是很少的，”驼子说，目光移向角落里长明灯的灯光。

“先父还嘱咐过你：要安慰人，要做个安慰人的人。”

尼基塔讥笑地拉长了嘴，把自己的灰胡子握成一把，抹去脸上的讥笑，在苍茫的暮色中继续谈着话，这些话使彼得震惊，在他心里唤起了好奇心和对危险小心的预防。

"他们在这里使我和人们相信，仿佛我是个有智慧的人；这当然是为了修道院的利益，为了招徕香客。可是对我来说，这是个很艰难的职务。哥哥，这是一件严肃的事！用什么来安慰人呢？我说，你们忍耐着吧。可我看到：现在大家都不愿忍耐了。我说，你们要抱希望。可是抱什么希望呢？上帝是不能使人得到安慰的。这里来了一个烤面包工人……"

"这是我们村镇上的人，叫穆尔津，他是个酒鬼，"阿尔塔莫诺夫大哥说，想要躲开、推开什么东西似的。

"他已经自以为是个审判上帝的法官，在他看来，上帝已经不是人世的主宰。现在有不少这样的胆大的人。这里还有一个没留胡子的人，你注意到吗？这是个凶恶的人，这个人与全世界为敌。他们都来打听。你对他们说什么呢？他们为此而来，要扰乱我的心。"

修士说得越来越兴奋。彼得想起上次来探望时兄弟的模样，发觉尼基塔的眼睛不象从前那么有点儿负疚地眨巴了。彼得以前因驼子自觉有罪而感到安慰，有过错的人是不应该抱怨的。可是现在他在抱怨，说什么对他的判决是错误的。阿尔塔莫诺夫大哥害怕兄弟会对他说：

"这是你判我的！"

他皱紧眉头，玩弄着表链，搜索着自己的话语。

"对呀，"驼子说，他似乎暗中对自己的抱怨很满意。"人们都越来越惹人讨厌，他们的思想是大胆放肆的。一个有学问的人不久前在我们这儿住了两星期，年纪还轻，但好象心烦意乱，一个受惊的人。修道院院长向我暗示，他说：'你以你的纯朴来给他以力量；'又说：'你就如此这般地说。'但我对别人的思想记性不好。他，这个有学问的人，几个小时对我纠缠不休，说个没完，可

我甚至弄不懂他的话，更别提他的思想了。又说：'不能认为魔鬼是我们肉体的主宰，这将会崇拜两个神，侮辱基督的圣体，我们受圣餐时说：'领受基督的圣体，永生的源泉。'他亵渎神明：'即使上帝有角，也应该只有一个，否则就不能活下去。'他使我非常痛苦，忘记了费多尔神甫的一切劝告，我叫道：'你的肉体变形了，灵魂毁灭了。'修道院院长后来骂了我一顿，他说：'你怎么啦，胡说了些什么亵渎神明的无意义的话？'是呀，就是这样……"

这个故事彼得似乎觉得很可笑，使兄弟露出一副可怜相，阿尔塔莫诺夫大哥因此有点儿感到安心了。

"谈论上帝难得很，"他抱怨说。

"难得很，"尼柯奇姆神甫表示同意，并阿谀而痛苦地问："你可记得，父亲曾经教导说：我们都是干粗活的人，这种深奥的道理对我们是太高深了。"

"我记得。"

"对呀。费多尔神甫劝导过：'你要读书！'书我是读的，不过当时书对我好比一座遥远的森林，听不清楚地喧闹着。书不适合我们的时代。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些思想——书没有给你解答它们。教派分子从各地来到一起。人们议论着，好象在说梦话，或是醉后的胡说。拿这个穆尔津来说……"

修士喝了一口波尔图酒，嚼着面包，把面包心做成一个不大的球，用个指头使它在桌上滚动起来，并继续往下说：

"费多尔神甫说：'灾祸由理智而起；魔鬼象嗾使恶狗一样嗾使它，他一挑逗，狗就无缘无故吠叫起来。'这也许是对的，但表示同意是令人遗憾的。这里有个医生，一个普通人，爱说爱笑，他的想法却不同：理智好比孩子，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小玩意儿，一切都是好玩的；他想看到，这个东西和那个东西是怎样做成的，

里面有什么。嗯，当然，他毁坏……”

“怕是你危言耸听，”彼得说。兄弟的话又引起了他的不安，使他激动，使他惊讶，这些话的出人意料和尖锐使他害怕。他又想压制尼基塔，贬低他。

“这个修士喝醉了，”他试图安慰自己。

修道小室里变得很闷热，有一股煤炭和灯油的酸溜溜味道，使彼得的思想熄灭的味道。在那小小的、漆黑的正方形窗子上显现出了某种植物的叶子，纹丝不动，好象是铁铸的。可是兄弟却象一只蜘蛛，悄悄地、顽强地织着自己的网。

“一切思想都是危险的。特别是些普遍的思想。拿吉洪来说吧。”

“他只有半个头脑。”

“不，他没有头脑！他的理智是严肃的。我开头甚至怕跟他说话，我想跟他说话，可是害怕！但父亲去世后——吉洪让我很接近他了。你可不象我那样爱父亲。这种不公平的死并没有使你和阿列克谢感到难受，但使吉洪很难受。要知道，当时我并不为一个修女的蠢话而生她的气，可我却生上帝的气，吉洪立刻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瞧，蚊子活着，而人却……’”

“你胡说八道！”彼得严厉地说。“你酒喝得太多了。你说的是哪个修女？”

尼基塔坚持地继续往下说：

“吉洪说：如果上帝是世界的主宰，那就应该及时下雨，使谷物和人们受益。不是一切火灾都是由于人而发生的；森林是闪电燃烧起来的。该隐为什么犯罪，致我们于死地？上帝需要各种残废干什么；比方，驼背，他需要驼子干什么？”

“啊哈，原来如此！”彼得心里想，胡子里露出了冷笑，觉得兄

弟抱怨上帝给了他很大的安慰；一个修士不抱怨亲人，这很好。

"该隐我是不能理解的。吉洪就用这个象用铁链似的把我锁住了。自从父亲去世那天起，我就开始有这些思想了。我心里想：往后我进了修道院，就不会有这些思想了。可是——不。我还是在这些思想里生活。"

"以前你可没有提到过这点……"

"一下子是说不完的。我也许一辈子会保持缄默的，可是香客们不让我这样做。他们使我良心不安。这是危险的，假如在我的话语里突然漏出吉洪的思想呢？不，他是个有头脑的人，虽然，也许我不喜欢他。他也想到你，说什么一个人为孩子们而劳动，可是孩子们对他却象是外人……"

"这又是什么胡说八道？"彼得愤怒地问。"他能知道什么？"

"他知道。他说，事业是骗人的……"

"我听说过……应该把他这个傻瓜撵走，我们家里的事他知道得太多了……"

阿尔塔莫诺夫说这话，是因为他想使尼基塔想起吉洪把他从绳圈里救下来的那个痛苦的夜晚，但是他想到了男孩尼柯诺夫。修士没有领会这个暗示；他把酒杯举到嘴边，舌头浸入了酒里，舔了一下嘴唇，就用单调乏味的话继续往下说：

"也有人得罪过吉洪，他也躲避一切人，象个破了产的人……"

必须让修士摆脱这些思想。

"你现在怎么啦，你不相信上帝，还是怎的？"他问，感到了惊异：他本想挖苦地问，结果却不是这样。

"很难说现在有谁信仰，"修士过了一会儿才回答道。"大家都想得很多，却看不见信仰。如果你信仰，就不应该想了。这个

说上帝有几只角的人……"

"别这样说，"彼得劝告说，回头看了看。"这一切都是由于烦闷，由于百无聊赖。应该让所有的人都戴上枷锁。"

"不，不能信仰两个神，"尼柯奇姆神甫坚持地说。

钟楼上已经第二次打钟了；匀调的钟声敲击着窗子上的黑玻璃。彼得问：

"你去做祷告吗？"

"我不去。两条腿站不住。"

"你在这里为我们祈祷吗？"

修士没有回答。

"嗯，我要去睡觉了，我路上累了。"

尼基塔默默地把两条长胳膊支在圈椅扶手上，小心翼翼地稍为抬起自己那有棱角的躯体，喊道：

"米嘉。米特里？"

他又坐下了，有点儿负疚地说：

"对不起；我忘记了，我的侍者在客房里睡觉。我把他打发走了；我想自由地说话，可是他们在这里都是告密者，搬弄是非的人……"

他不必要地、噜噜苏苏地向大哥说明去客房的路径，当彼得走进了黑暗里，淋着寒冷的濛濛细雨时，他心里想：

"这个好嚼舌头的人不愿让我走。"

忽然，阿尔塔莫诺夫大哥怀着熟悉的恐惧觉得，他又在深谷的边缘行走，任何时候都可能掉下去。他加快了脚步，两臂朝前伸出，指头摸索着黑夜里濛濛细雨，不断地望着远方，望着一盏灯的肥大的光点。

"不，"他急忙想，一边磕磕绊绊地走着。"这一切我都不需

要。明天我就走。不需要。出了什么事啦？伊利亚会回来的！不，应该坚决地活下去。阿列克谢在那儿干得多起劲。他也可能赢我。”

他强制地想到了阿列克谢，因为他不愿意想到尼基塔，想到吉洪。但当他躺在修道院客房里铁床上的时候，关于修士和看院子人的那些令人苦恼的想法，又把他攫住了。吉洪，这是个什么人？他的影子落在周围的一切上面，他的话语在儿子孩子气的话语中产生着共鸣，他的思想迷住了兄弟。

“一个安慰者！”他想着兄弟。“这个谢拉菲姆，一个普通的木匠，却会安慰人。”

睡不着了，蚊子咬人，墙后有人在低声说话，有三个声音，彼得心里想，这大概是烤面包工人穆尔津，有一条病腿的商人和一个有一张阉人的脸相的人。

“大概在狂饮。”

修道院更夫有时用木槌敲打铁板，接着，忽然很匆忙地，仿佛迟了似地吃了一惊，打起晨祷的钟来了，彼得就在这阵钟声下，打起盹来了。

兄弟到他那儿来了，他的模样儿象他昨天在花园里见到的一样，用同样外人的、怀恶意的目光从下到上斜睨了一下。阿尔塔莫诺夫大哥匆匆地洗了脸，穿上了衣服，吩咐侍僧到最近的一个驿站去租一匹马。

“为什么那么急？”修士问，并不觉得惊讶。“我以为你要在这儿住几天呢。”

“事务不允许呀。”

他们喝了茶。彼得想了很久，有什么话想问兄弟？他想起来了：

“那末——你想离开这儿？”
“我想离开这儿。他们不放我走。”
“他们为什么不放？”
“我对他们有好处。有用处。”
“是这样。你要上哪儿去？”
“我可能去云游。”
“靠两条病腿？”
“人家没有腿也到处走。”
“这是对的，人家也到处走，”彼得表示了同意。
他们都不作声了。接着尼基塔说：
“请问候吉洪。”
“还要问候谁？”
“问候大家。”
“好吧。你为什么不问阿列克谢过得怎样？”
“问什么？我知道他很会过日子。我也许不久就要离开这儿。”
“冬天你不要走。”
“为什么？冬天人们也行走。”
“对，也行走，”彼得又表示了同意，并给了兄弟钱。
“好吧，用这些钱去修理一下磨坊。你不顺便去看看院长吗？”
“没有工夫了，马已经租好了。”
告别时，兄弟俩拥抱了一下。拥抱尼基塔是不方便的。他没有替哥哥祝福，他的右手在长袍袖管里缠住了，彼得认为这是故意的。驼背靠在彼得的肚子上，尼基塔低声地请求：
“假如昨天我说了多余的话，请你原谅。”

"嗯，没关系！我们是兄弟嘛。"

"每天夜里想呀，想呀，就……"

"是的，是的！嗯，再见……"

彼得走出修道院的大门，回头望望客房那堵白墙，看见了兄弟的身影象一块石头。

"再见，"他摘下了制帽，咕哝说，他的脑袋给细雨淋得湿透了。他们经过一座松林，静悄悄的，只有松树的针叶被雨珠打得玻璃般地作响。一个修士在四轮马车的车座上颠簸，马是红棕色的，耳朵上的毛都秃光了。

"他们在说什么呀！"彼得心里想。"上帝没有及时送来雨。这一切都是由于恶，由于妒忌，由于残缺。由于懒惰。不操心。不操心的人——好比一只没有主人的狗。"

彼得回头看了看，缩紧了身子，发觉雨当真下得不及时，各种令人不愉快的思想又象一片灰云笼罩住了他。为了摆脱这些思想，他每到一站就喝伏特加。

晚上，当烟雾弥漫的城市在远处出现的时候，一列喘着气的火车截断了道路，火车呜呜叫着，吐着蒸汽，钻入了地下，在一个半圆形的洞里消失不见了。

三

彼得·阿尔塔莫诺夫想起集市上那些不平静的生活的日子时，感到了可怕的困惑，几乎感到了恐惧；他不相信他头脑里所复现的一切都是他亲眼目睹的，更不相信他自己是在一只充满轰隆声、音乐的喧闹声、歌声、叫嚷声、醉汉的欢乐声和疯狂的人们震撼灵魂的苦闷的呼号的大锅里沸腾。一个身材魁梧、有一

头鬈发、头戴高筒帽、身穿常礼服的人在烹煮和拌匀着这一切；在他那发青的、刮过的脸上粘着一双凸出的猫头鹰眼睛，这个人咂着厚嘴唇，把阿尔塔莫诺夫搂着，推搡着，嘴里叫喊：

"傻瓜——别作声！俄罗斯的洗礼，你明白吗？伏尔加河和奥卡河上每年举行的洗礼！"

他的脸象个厨子，从衣服上来看，象个被雇来送有钱的死人进坟墓的手执火把的人。彼得模糊地记得，他跟这个人打过架，后来他们还一同喝过把冰激凌拌匀在里面的白兰地，这人边号啕大哭，边说：

"听俄罗斯灵魂的号啕大哭！我的父亲是个神甫，可我呢——却是个坏蛋！"

他的嗓音是沉厚的，象吹喇叭，却还柔和，他把那些前所未闻的话象一股黑色水流洒在一切人身上，这些话令人极其焦急不安。

"肉体的腐烂！"他叫道。"跟魔鬼战斗！扔给他，这头猪，肮脏的礼物！消灭肉体的反抗。彼佳！如果不犯罪，你就不会忏悔，不忏悔，你就不会得救。洗净灵魂！咱们不是上澡堂去洗澡吗？可是灵魂呢？灵魂也要求上澡堂。给俄罗斯的灵魂，歌唱的、神圣的、伟大的灵魂以广阔的天地。"

彼得也哭了，深为感动，喃喃地说：

"它，我们的心灵，是孤儿，是养子——确是这样！被遗忘了。咱们不可惜。"

所有的人都叫了起来：

"对呀！不错！"

一个秃顶的、留一部火红色胡子的人有一张晒得红红的脸，一对淡紫色的耳朵，圆圆的身体，动作敏捷，他象陀螺一般旋转

着，发狂地、女人般地尖叫：

“斯捷潘，这是真的！我非常喜欢你。我极其爱你。我极其爱三件东西：你、酸的东西和那关于灵魂的真理！”

他也哭了，并唱道：

以死亡来反抗死亡。

彼得用傻瓜安东的话和唱道：

带篷马车掉了一只轮子。

他也觉得他爱那个黑皮肤的斯捷潘，他迷醉地听着他的叫嚷，虽然有时那些不寻常的话把他吓坏了，而更多的是这样一些话：它们美滋滋地、深深地使他激动，好象从黑暗而又嘈杂的混乱中打开了大门，进入了一个光明而宁静的世界。他特别喜欢“歌唱的灵魂”这个词儿，其中有一种非常正确的、悲痛的东西，它们跟这样的情景融成了一片：一个炎热的工作日里，在德廖莫夫一条肮脏的街上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留一部灰胡子、象死人一般骨瘦如柴的老头儿，他疲惫不堪地摇着手摇风琴的把手，而在手摇风琴前面，一个穿着揉皱了的蓝衣服的十二岁小姑娘昂起了头，闭上了眼睛，用嘶哑的嗓音费劲地唱着：

我对生活无所期待……

我寻找的是自由与安静……

阿尔塔莫诺夫想起了这个小姑娘后，对一个长一对淡紫色

耳朵的人喃喃地说：

"心灵是歌唱的！这话他说得对！"

"是斯捷潘吗？"蓄火红色胡子的人大喊大叫地问。"斯捷潘知道一切！他有一把开任何灵魂的钥匙！"

蓄火红色胡子的人觉得越来越兴奋，尖声叫道：

"斯捷潘，人类的朋友，吼叫吧！帕拉季佐夫律师——带我们到攻不破的洞窟里去吧！我认为一切都可能……"

人类的朋友是一群纵酒作乐的工业家的神甫和领袖，他跟自己的一群醉鬼到什么地方，那地方音乐就轰闹起来，歌声响了起来，一会儿唱得很悲戚，使人伤心得掉下泪来，一会儿唱得欢快，伴着狂热的舞蹈；音乐在听觉的记忆中留下的是大铜鼓那低沉的嘭嘭声和一支绝望的小笛那尖细的声音。当人们唱着缓慢而忧郁的歌曲时，似乎觉得小饭馆的石墙在收紧，令人窒息，而当合唱队唱得生动活泼、欢快，穿着花花绿绿衣服的年轻人们在跳舞的时候——仿佛风摇动着墙，把墙往外推。猛烈地动摇着，从快乐抛到了对悲伤的赞叹，有时这样的高兴劲儿攫住了彼得·阿尔塔莫诺夫并烧灼他，他甚至想干一件不寻常的、令人震惊的事，杀死一个什么人，倒在人们脚下，跪在他们面前，当众大声呼叫：

"审判我吧，把我处以极刑吧！"

他们都在"自行车"上，在一家疯狂的小饭馆里，那儿地板跟所有小桌子、人们、堂倌们都 在慢慢地旋转；只有大厅各个角落纹丝不动，象枕头塞满了羽毛一般挤满了顾客，充满了喧闹声。当圆地板旋转起来时，在一个角落里显现出一群发疯似地吹小号的乐师；在另一个角落里有个合唱队，这是一群穿花花绿绿衣服的妇女，她们头上都戴着花冠；在第三个角落里餐厅柜台上的

碗和瓶都映照出了那些挂灯的灯光，第四个角落开了几扇门，人们从那些门里钻出来，走上那旋转着的圆地板，摇摆，倒下，挥动着胳膊，震耳欲聋地哈哈大笑，就不知往哪儿去了。

人类的朋友，黑皮肤的斯捷潘向阿尔塔莫诺夫解释说：

"愚蠢，但很巧妙！地板是用几根方木支撑着的，就象小盘子托在五个张开着的指头上一样，方木被固定在一根柱子上，柱子平行地伸出两根杆，每根杆套上两匹马，它们一走动，地板就旋转起来了。简单吗？可是这里面有道理。彼佳——你要记住：在一切里面都有自己的道理，嗨！"

他向天花板举起了一个指头，指头上那略带绿色的宝石象狼眼睛一样闪烁着，一个胸部宽阔、长着一个狗头的商人一把拉住了阿尔塔莫诺夫的袖管，那双死人般的、没有表情的眼睛凝视着他，象向聋子一般大声地问：

"杜尼娅会说什么呢，啊？你是谁？"

他没有得到回答，就问近旁另一个人：

"你是谁？我对杜尼娅说什么呢？啊？"

他仰靠在椅背上，抱怨说：

"呸，见鬼！"

又疯狂地叫道：

"我们到别的地方去！"

原来他是个马车夫，他坐在套着两匹灰马的四轮马车的车夫座上，大声地向所有碰到的行人说：

"我们上巴乌拉那儿去，跟我们一起去吧！"

他们冒着雨走了，有五个人坐在四轮马车里，一个躺在阿尔塔莫诺夫的脚下，喃喃地说：

"他欺骗了我——我也要欺骗他。他欺骗我，我欺骗他……"

在一座象大圆面包般的山冈附近的广场上，四轮马车翻倒了，彼得跌了下来，头部和臂肘受了伤，他坐在山冈那湿漉漉的草皮上望着一个长着一对淡紫色耳朵的、火红色头发的人怎样爬上山冈，向一座清真寺的菜园爬去，咆哮地说：

"走开，我要到鞑靼人那儿去受洗礼，我要做伊斯兰教徒，放我走！"

黑皮肤的斯捷潘抓住了他的两腿，把他往下拉，不知拖到哪儿去了；一群波斯人、鞑靼人和蒲哈拉人从小铺子里，从商队客店里跑拢来了；一个穿黄长袍的、包着绿头巾的老头儿拿根手杖威吓彼得：

"俄罗斯人，恶魔……"

黄铜色脸的警察扶彼得站住，说：

"不许吵架。"

马车夫都把马车驶了过来，扶酒鬼们上了马车，就驶走了；人类的朋友在前面行驶，他站立着，从握得象喇叭的拳头里喊叫着什么。雨住了，可是天空黑得可怕，这样可怕的漆黑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在商队客店的一座大房子上空电光闪闪，在一片漆黑中裂开了几道火缝，当马蹄开始很响地踩着架在别坦库尔运河上的木桥时，变得非常可怕了，——阿尔塔莫诺夫等待着，桥将会倒塌的，所有的人都会淹死在那凝然不动的、黑得象柏油的水里。

在这些片断的、恶梦般的情景中，阿尔塔莫诺夫在那些狂饮得象疯子般的人们中间寻找着，发觉自己似乎象个他自己也不认识的人了。这个人拼命地喝着酒，渴望地期待着，马上就会开始发生某种完全不寻常的、最主要的和最快乐的事情——不是陷入无限的苦闷中，就是上升到同样无限的快乐中，而且永远如

此。

象个使眼睛发花的斑点留在记忆里的那个最可怕的东西，这就是女人，保拉·梅诺蒂。他在一个空荡荡的、四壁萧条的大房间里见到过她；一张桌子占去了房间三分之一，桌上摆满了瓶、各种颜色的玻璃酒杯和高脚杯、花瓶和水果盘、银制鱼子桶和香槟酒桶。十个火红色头发的、秃顶的、头发有点儿斑白的人，不耐烦地坐在桌子后面；几把空椅子中间有一把椅子饰着鲜花。

黑皮肤的斯捷潘站在房间中央，象举起一支蜡烛一样，举起了有金镶头的手杖，吩咐道：

"喂，猪猡们，等一下再吃！"

有个人低声说：

"别叫。"

"住嘴！"人类的朋友叫道。"我来发命令！"

不知什么缘故房间里忽然变得更黑了，门外马上响起了一阵阵低沉的击鼓声，斯捷潘向门口跨了一步，打开了门。一个肚子上顶着鼓的胖子走了进来，身子摇摇晃晃，迈着鹅步，他使劲地敲着鼓。

"嘭，嘭，嘭……"

五个也那么庄重而严肃的人弯着腰，手抓住扎在钢琴腿上的毛巾，象马儿一样用足力气把一架钢琴搬进房间里来了；钢琴那光亮的黑盖上躺着一个裸体女人，皮肤白皙得令人目眩，无耻地赤身露体令人可怕。她仰卧着，两手枕在脑后；她那头披散的黑头发跟那乌亮的漆融成一体，与钢琴盖连生在一起了；她愈被移近桌子，她那身体的形状愈显得清楚，腋下和肚子上一撮撮毛令人厌恶地投入了眼帘。

那些铜制的小轮子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地板叽嘎作响，嘭嘭

的鼓声很响；被套在这辆笨重的四轮马车上的人们都站住了，挺直了身子。阿尔塔莫诺夫等待着大家都会笑起来的——那时就会更明白了，可是所有坐在桌子后面的人们都稍微站了起来，默然望着那个女人怎样懒洋洋地爬了起来，离开了钢琴盖；她好象刚从睡梦中醒过来似的，而她的身子底下是一片黑夜，夜色浓得象石头般坚实；这使人想起了一个童话故事。那个女人站着，把自己那又多又浓的头发甩到了肩后，跺着两脚，一点点白色的灰尘把漆的乌亮给弄浑了；听到了她的脚敲打下的琴弦声。

有两个人——一个戴眼镜的头发灰白的老太婆和一个穿燕尾服的男人——走进来了；老太婆坐下了，露出了一口黄牙齿，打开了两种颜色的键盘。而那个穿燕尾服的男人把提琴举到了肩头，眯起了一双红褐色眼睛，瞄准了一下，就把弓弦横在提琴上，提琴那尖细的吱吱声闯进了钢琴琴键的低音中。那个裸体女人就波浪般地挺直了身子，摇了一下头，头发披在她那无耻地高高耸起的乳房上，把它们遮盖了起来；她摇摆起来，用心不在焉的、幻想般的、带鼻音的嗓音慢慢地、低沉地唱了起来。

大家都默默地望着她，稍微昂起了头，大家的脸都是一样的，眼睛都是瞎的。那个女人不情愿地唱着，好象是半睡不醒的，她那张十分鲜红的嘴说着莫名其妙的话，那双淫荡的眼睛隔着人们的脑袋凝视着。阿尔塔莫诺夫从来没有想到过女人的身体会是那么苗条，美丽得那么令人吃惊。她用手掌抚摩胸部和大腿时，总是摇头，她的头发好象在生长，她整个身子都在生长，显得丰满些了，大些了，把一切都遮住，除了她以外什么都看不见了，仿佛什么也不存在似的。阿尔塔莫诺夫记得很清楚，她一刻也没有在他心里引起过占有她的念头，而只是引起恐惧，在胸腔里引起令人难受的局促感，她使他感到了迷人的恐惧。不过他明

白了，如果这个女人吩咐一声，他就会跟她走的，去干她想干的一切。他向人们投了一瞥后，对这点就深信不疑了。

“任何人都会跟她走的，大家都会跟她走的。”

他渐渐地清醒了，于是他想悄悄地离去。他决意这样干了，听到了某人大声的低语：

“沼泽草地。自然界的深渊。你明白吗？沼泽草地。”

阿尔塔莫诺夫知道了，沼泽草地就是沼泽林中的小草地，那儿的草特别美丽、柔软光滑、翠绿，但是如果踩踏它，你就会陷入那无底的泥潭。他仍然望着这个女人，被她的裸体那无法抗拒的征服力量给吸引住了。当她那令人难受的、淫荡的目光投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动了一下肩膀，弯了一下脖子，眼睛往一边看，看到了那些丑陋的、半醉的人们带着有点儿呆板的、惊讶的神情瞪着眼，象德廖莫夫居民们望着那个从教堂顶上跌下来摔死了的油漆匠一样。

黑皮肤、头发鬈曲的斯捷潘坐在窗台上，张开了厚嘴唇，用一只发抖的手抚摩着前额，他好象立刻就要倒下，头会撞在地板上似的。他不知为什么扯下了衬衫上一只钮扣解开了的翻袖口，把它扔到了角落里。

那个女人的动作更快了，痉挛得更厉害了；她把身子弯得仿佛想从钢琴上跳下去似的，可是做不到；她那压抑着的叫喊声更带难听的鼻音，更凶恶了；看到她的两腿怎样波状般弯曲着，她的脑袋怎样猛扭着，而她那浓密的头发在肩头上面象翅膀一般向上飞起，又掉到胸上和背上，象块兽皮使人觉得特别可怕。

音乐忽然停止了，那个女人跳到了地板上，黑皮肤的斯捷潘用一件金色的长袍把她裹住，跟她一起跑了；人们都喊叫起来了，尖叫起来了，拍着手掌，互相拉扯；堂倌们都忙碌起来了，他

们都穿着白衣，好象死人穿着白布尸衣似的；他们都把酒杯和高脚杯碰得叮当响，人们开始贪婪地喝起酒来了，象在炎热的日子里一般。他们吃喝得既不体面，又下流无耻；看到他们的脑袋都俯在桌面上，这使人想起在槽里面吃猪食的猪猡，几乎叫人非常讨厌。

一群茨冈人跑来了，他们都令人恼怒地唱歌，跳舞，人们都向他们扔起黄瓜和餐巾来了——他们都溜走了；斯捷潘赶来了一群闹闹嚷嚷的女人取代了他们；其中一个矮小的、体态丰满、穿着红衣服的女人在彼得的膝上坐了下来，把一杯香槟端到了他嘴边，拿自己的高脚杯响亮地同他碰杯，并提议道：

“火红色头发的人，咱们喝酒吧，祝米佳健康！”

她轻盈得象只蛾，名叫帕舒塔。她很灵活地弹奏着吉他，一边动人地唱道：

我梦见了一个蔚蓝色的、晴朗的早晨，

她那响亮的嗓音特别悲伤地说出：

我梦见了我那一去不复返的青少年时代，

于是阿尔塔莫诺夫就友好地、慈父般地抚摩着她的脑袋，安慰说：

“别哭！你还年轻，别害怕……”

可是夜里他搂住她时，紧紧地闭上了眼睛，为的是更好地看看另一个女人，保拉·梅诺蒂。

在那罕有的、清醒的时刻，他极其惊讶地看到了，这个放荡

的帕舒塔使他付出了可笑地昂贵的代价，并在心里寻思：

"这真是一只蛾！"

集市上的妇女们搜刮钱的本领使他大吃一惊，她们都乱花挣得的钱，这些钱都是她们无耻地、喝得烂醉地跟人睡觉的夜度资。人们告诉他，说一个狗脸的人，最大的皮货商，在保拉·梅诺蒂身上花去了几万卢布，她每脱光衣服一次，就给她三千卢布；另一个淡紫色耳朵的人把几张票面一百卢布的钞票在蜡烛上燃烧来点雪茄，把一沓沓钞票往女人的怀里塞。

"拿去吧，德国女人，我有很多钱。"

他把所有女人都称作德国女人。阿尔塔莫诺夫开始在她们每个人身上看到了头发浓密的保拉的那种露骨的无耻，他觉得一切女人都是愚蠢的、狡猾的、不坦率的和放肆的，她们都仇视他；甚至想起妻子，他在她身上也察觉到了某种隐藏着的敌意。

"蛾，"他心里想，一边细瞧着又漂亮又年轻的妇女们正在跳的五彩缤纷的环舞，这些女人时常在他的记忆里很活泼地、鲜明地浮现出来。

他不能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是这样？人们工作着，把事务的铁链弄得哗啦啦响，震得自己的耳朵发聋，只为了积攒尽可能多的钱，但后来又把钱烧毁，把它们一把一把地扔到淫荡的女人们的脚下？而这全是庄重的大人物，有妻室、儿女，都是大工厂的老板。

"父亲大概也是放荡的，"他几乎满有把握地想。他并不把自己看作是这种生活、这些纵酒作乐的参加者，而不过是偶然的、情不自禁的旁观者。但这些想法比酒更强烈地使他沉醉了，唯有酒才能把它们熄灭。他在纵酒的恶梦中度过了三个星期，阿列克谢的到来才使他清醒过来。

阿尔塔莫诺夫大哥躺在地板上一张轻而薄的硬床垫上；他身旁放着一桶冰，几瓶克瓦斯和一盘加了大量搓碎的洋姜的酸白菜。帕舒塔张开嘴，象娜塔莉娅一样扬起了眉毛，躺在沙发上，一条腿搭拉在地板上，腿很白嫩，淡蓝色的筋根根毕露，脚趾都象鱼鳞。窗外是全俄集市，几千张贪婪的嘴在大声叫嚷。

阿尔塔莫诺夫醉后头脑里嗡嗡作声，中了毒的身体感到疼痛，他忧郁地想起了昨夜的事件和娱乐的时候，忽然，阿列克谢象破墙而入似地出现了。他一拐一瘸地敲着手杖走过来了，喋喋不休地说：

“怎么——你倒下了，躺着？可我昨天找了你一天一夜，到早晨我自己也头晕目眩了。”

他立刻叫来了堂倌，要了柠檬水、白兰地和冰，一蹦一跳地走到了沙发跟前，拍了一下帕舒塔的肩膀。

“起来吧，小姐！”

小姐没有立刻就睁开眼来，埋怨说：

“去你的。走开。”

“去你的吧，”阿列克谢并不生气地说，一把抓住了她的肩膀，把她稍微抬了起来，让她坐下，把她摇了摇，指着门说：

“去吧！”

“别动她，”彼得说；兄弟冷笑了一下，安慰说：

“不要紧。咱们一叫，她就会来的。”

“啊，你们这些魔鬼，”女人说，已经顺从地穿上短上衣。

阿列克谢象个医生指挥道：

“站起来，彼得，脱去衬衫，用冰擦身体！”

帕舒塔从地板上拾起了压扁了的帽子，把它戴在头发蓬乱的头上，可是照了一下挂在沙发上面的镜子，却说：

“一位很漂亮的皇后！”

她把帽子丢在沙发底下地板上，久久地打了个呵欠，说：

“嗯，再见，米佳！你要记住：我住在西曼斯基旅馆，十三号房间。”

彼得对她起了怜悯之心，没有从地板上站起来，对兄弟说：

“给她些钱。”

“给多少？”

“嗯……五十卢布。”

“唉！太多了。”

阿列克谢把一张钞票塞入了这个女人手里，送她走了，随手紧紧地关上了门。

“给得太少了，”彼得挑衅地说。“昨天她买顶帽子花的钱更多呢。”

阿列克谢坐到了圈椅里，把两手叠放在手杖的顶端，把下巴颏儿搁在手上，冷淡地、盛气凌人地问：

“你在干什么？”

“我在喝酒，”大哥寻衅地回答道，一边站了起来，开始用冰擦身体，喉咙里不时发出咯咯声。

“喝吧，库齐马，可别喝醉！你怎么啦？”

“怎么啦？”

阿列克谢走到了他跟前，象瞧一个陌生人那样望着，声音很轻地打着唿哨问：

“你忘了吗？有人控告你，说你打破了律师的脸，把警察推入了运河里……”

他那么久地列举了各种行为，使阿尔塔莫诺夫大哥似乎觉得：

“他胡说八道，吓唬人。”

他问：

“哪个律师？胡说八道。”

“不是胡说八道，那个黑皮肤的人——他叫什么名字？”

“我从前跟他打过架，”彼得说，清醒了，可是兄弟更严厉地继续往下说：

“你为什么大骂那些受尊敬的人们？也骂自己人？”

“我？”

“你，就是你！你骂了妻子、青洪和我，你想起了一个孩子，哭了。你喊叫：亚伯拉罕①、以撒②、公羊！这是什么意思？”

彼得吓坏了，坐到了椅子上。

“我不知道。我喝醉了。”

“这不是原因！”阿列克谢几乎叫了起来，身体直蹦起来，好象骑在一匹跛脚马上似的。“这里面另有原因：‘一个人清醒时所想的，喝醉时就会说出来，’这就是原因！在酒馆里大家不叫嚷家务事。亚伯拉罕呀，牺牲品呀，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话，是什么意思？你使事业遭受损害，你破坏我的名誉。你怎么象在浴室里似的把衣服全脱光了？幸而，发生这件丑事时，洛克捷夫，我的朋友也在场，他领悟了，就用白兰地把你灌醉，一边给我发来了电报。他也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他说，开头大家都笑起来了，但接着便细听起来，——这个人在叫嚷什么？”

“大家都喊叫，”彼得喃喃地说，兄弟的话使他沮丧，他重又醉了，而阿列克谢几乎低声地说：

---

① 希伯来人，犹太人的始祖。

② 《圣经》传说中亚伯拉罕和妻子撒拉所生的儿子。

"大家讲的是一件事，你却讲一切事！幸而洛克捷夫领悟了，把所有的人都灌醉。也许——他们会忘记的。但是我们的事情是政治性的：今天洛克捷夫是朋友，而明天会成为凶恶的敌人。"

彼得坐在一把椅子上，把后脑勺紧靠在墙上；墙浸透了街上强烈的喧闹声，颤抖着；彼得一声不吭，等待这阵战栗震动他头脑里醉后的混乱，驱走他的恐惧。兄弟所提到的事情，他什么也回忆不起来。听到兄弟用法官的口吻和长辈的话语说话，他很生气；想到阿列克谢还会说些什么，觉得可怕。

"你怎么啦？"他追问，老是蹦蹦跳跳的。"你说过，你上尼基塔那儿去……"

"我已经到他那儿去过了。"

"我也去过了。我收到了回电，说你不在那儿，于是我，当然，赶到那儿去了。大家都惊慌不安；要知道我们是生活在世界上，他们也会把你杀死。"

"我心里萌生了一个恶劣的念头，"彼得轻轻地、有点儿负疚地承认了。

"应该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念头吗？你要记住：你在我们的事业上投下了阴影！你说的是什么牺牲？你是什么人，波斯人吗？你常常跟男孩们打交道？哪个男孩？"

彼得用双手抚平头发和胡子，他从指缝里说：

"伊利亚……全都由于他……"

他慢吞吞地、踌躇不决地，仿佛在黑暗中摸索着道路，向阿列克谢讲述起跟伊利亚的争吵；没有讲很久；兄弟轻松地、大声地说：

"呸！嗯，这没关系！可是洛克捷夫是按照亚洲人的方式来理解的，认为这是丢脸的。那末伊利亚呢？嗯，大哥，请你原谅，

不过这是缺乏理智的。商人应该学习一切，通晓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你……”

他很久地、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什么商人的孩子应该是工程师、官吏或军官。一阵震耳欲聋的喧闹声飘进窗子里来了；车子都驶近了剧院，卖冷饮和冰激凌的小贩叫喊着；小亭子里音乐响得特别令人难受，这座小亭子是一些巴西人在运河上用铁和玻璃架在木桩上建成的。嘭嘭鼓声使人想起了保拉·梅诺蒂。

“我心里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坏念头呀，”阿尔塔莫诺夫大哥又说了一遍，摸摸耳朵，可是另一只手把白兰地倒入一杯柠檬里，兄弟抓住了他手中的瓶，警告说：

“瞧，你又会喝醉的。我的米隆要当工程师——请吧！他想到国外去——好吧！这对家庭是有益无损的。你要记住，我们的阶层是一股主要力量……”

彼得什么也不想明白。听了兄弟那席有声有色的谈话，他心里想，这个人不知为了什么竟得到了比他富有、大概也比他聪明的人们的尊敬和友谊，他们掌管着全国的贸易；另一个兄弟隐居在修道院里，获得哲人和品德端正的人的荣誉，而他彼得却由于一件偶然的事而备感痛苦。为什么？由于什么原因？

“你大骂受敬爱的人们生活荒淫——这是枉然的！”阿列克谢已经有点儿温和而婉转地说。“这不是由于生活荒淫，这是由于精力充沛。律师是个坏蛋，但他理解得正确，他是个聪明人！不用说，——人们都上了年纪了，甚至都是老头儿了，可是他们的淘气劲儿却和小孩们一般，要知道小孩子的淘气也是由于生长的力量。必须注意的是：我们的妇女们都是没有吸引力的，毫无风趣的，跟她们在一起很沉闷！我不是说我的奥尔加，她是特殊的！有这样一些愚蠢而有智慧的女人，她们那只看不清坏事的

眼睛仿佛是瞎的，奥尔加就是这种人。不能欺侮她，她看不清坏事，也不相信恶。你不能这样说娜塔莉娅，你当众说她是一架家庭机器，这倒是对的！”

“我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吗？”彼得忧郁地问。

“这些话可不是洛克捷夫本人编造出来的。”

彼得还想问兄弟许多事情，可他害怕使阿列克谢想起或许已经忘却了的事情。他对兄弟产生了不和睦和妒忌的情感。

“他越来越聪明，恶魔……”

他在兄弟身上看到了一种快马被鞭策般的行动和狐狸的机智。惹人恼怒的是那双鹞眼睛、哆嗦着的上嘴唇后面一颗闪闪发光的金牙、鬈曲得很威武的灰白唇髭、快乐的小胡子、握力很强的鸟爪般的手指，特别使人不快的是右手的那个食指，这个指头总是在空中描绘着某种奇妙的东西。而那件过于短小的、铁灰色的上装使阿列克谢象是个好诈骗的别人事务的代理人。

他忽然想叫阿列克谢离开。

“我应该睡觉了，”他闭上了眼睛，说。

“这很有理，”兄弟表示了同意。“今天你什么地方也别去。”

“他象教导孩子一般教导我，”彼得送走了他后，生气地想。他走到角落里盥洗室跟前，站住了，看见了一个和他相似的人跟他并排悄悄地走着，这个人衣服破烂得可怜，脸上满是皱纹，眼睛惊惧地凸出，边走边用红通通的手抚摸着湿漉漉的胡子和毛茸茸的胸膛。有一忽儿工夫，他不相信这是他在沙发上面镜子里的影子，接着悲伤地笑了笑，又开始用一块冰擦脸、颈脖和胸部。

“我要雇一辆马车，上城里去，”他拿定了主意，穿上衣服，可是把一条胳膊伸入了上衣的袖管里后，他又把上衣扔在椅子上

了，一个指头紧按在电铃的骨按钮上。

“端茶来，沏得浓些！”他对堂倌说。“拿些腌的东西来。也要白兰地。”

从窗子里望去，铺子的宽阔的门都已经锁上了，在酷热的黑暗里紧靠一块圆石蹲着的人们都慢吞吞地在街上行走起来；剧院入口处那盏蛋白石色的灯嗞嗞作响；在附近某处女人们在唱歌。

“哦。”

“可以收拾了，”有人在背后说，他急剧地转过身去；门口站着一个独眼老婆子，手里拿着刷地板的刷子和破布。他默默地走到走廊上，碰上了一个戴黑眼镜和黑帽子的人；这人朝一扇紧闭着的门的缝里在说话：

“对呀，对呀，别的没有什么！”

一切都不协调，耐人寻味，使人去找出在那些话语里蕴藏着的含义。接着阿尔塔莫诺夫大哥在一张圆桌后面坐下了，一只小茶炊在他面前嗞嗞作响，头顶上灯玻璃发出一阵阵叮当声，仿佛谁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轻轻地碰它。在脑海里闪过喝得烂醉的人们奇怪的身影、歌词、兄弟命令式的话语的片断，顺便看到的某人的眼睛在炯炯发光，可是头脑里还是空洞的、朦胧的；似乎有一道细小的、颤栗的光刺穿了脑袋，人们在这道光里象一粒粒尘屑在跳舞，在旋转，使他不能集中思想来想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他喝着很浓的热茶，咽下了白兰地，把嘴烫痛了，但并不觉得他会喝醉，唯有不安在增强，想到什么地方去。他按了铃，来了一个象雾一样飘动的人，没有脸，没有头发，象一根有个骨制的镶头的手杖。

“拿绿色甜酒来，万尼卡；绿色的，你知道吗？”

“是的，沙尔特廖斯酒①。”

“难道你就是万尼卡？”

“不是，我是康斯坦丁。”

“嗯，去吧。”

当堂倌端来了甜酒的时候，阿尔塔莫诺夫问：

“当过兵吗？”

“没有。”

“可你说话象个兵。”

“职务相似，应当服从命令。”

阿尔塔莫诺夫沉吟了一下，给了他一卢布，劝告道：

“可你不必服从。打发大家到……你自己去贩卖冰激凌。就是这些！”

甜酒黏得象糖浆，象氨水一样刺鼻。喝了它，头脑就轻松些了，清楚些了，一切不知怎的都浓缩起来了，当头脑里发生这种浓缩的时候，街上也变得静些了，一切都凝缩起来了，形成了一阵轻微的喧闹声，飘往遥远的地方，留下了一片寂静。

“应该服从？”阿尔塔莫诺夫在心里寻思。“服从谁？我是主人，可不是仆役。我是不是主人？”

可是一切思索忽然中断了，消失了，被恐惧吓跑了。阿尔塔莫诺夫忽然看见了那个人就在自己面前，就是他不让他象阿列克谢那样舒适而能干地过日子，也不让他象其他机灵的人们那样过日子；妨碍他的就是坐在他对面茶炊旁那个阔脸盘、留胡子的人；他默默地坐着，用左手指头紧紧抓住了胡子，把半边脸颊

---

① 一种芳香的甜酒。

贴在手掌上；他那么悲伤地望着彼得·阿尔塔莫诺夫，仿佛跟他告别似的，同时又象可怜他，为什么事而责备他；他望着、哭泣着，从他那带点儿棕黄色的眼皮下面流下来毒泪；一只大苍蝇在胡子边上靠近左眼的地方抖动；它象在死人的脸上爬一样，爬到了太阳穴，就站在眉毛上面，窥视着眼睛：

"怎么回事，坏蛋？"阿尔塔莫诺夫问自己的敌人；它一动也不动，也不回答，只动动嘴唇。

"你在大哭？"彼得·阿尔塔莫诺夫幸灾乐祸地大叫起来。"把我搞糊涂了，坏蛋，可你自己在哭泣？可怜自己？嘿——嘿……"

他从桌上拿起一只瓶，用力一挥击中了那有点秃的颅骨。

听到被打碎的镜子的破裂声、从被推倒的桌子上掉下来的茶炊和碗碟的吗啷声，人们都跑来了。打碎的东西不多，但每一件东西都碎成了两半，飞散了；一个独眼的老婆子弯下身去拾起茶炊，同时站得直挺挺的。

阿尔塔莫诺夫坐在地板上，听到了抱怨声：

"夜深了，大家都在睡觉。"

"您打碎了镜子。"

"要知道，这不应该……"

阿尔塔莫诺夫把两手一摊，慢慢地往某处走去，一边含糊不清地说：

"苍蝇……"

第二天傍晚，阿列克谢从容不迫地跑来了，好比医生关心病人或者马车夫关怀马匹一样，来探望哥哥，一边用一把小梳子梳唇髭，一边说：

"你臃肿得不自然；这样子回家去——不行！何况你在这儿

可以帮我的忙。应该把胡子剪掉，彼得。你给自己另买一双靴子，你的靴子是马车夫穿的！”

阿尔塔莫诺夫大哥咬紧了牙关，顺从地跟随着兄弟向理发店走去，——阿列克谢严厉而明确地说，把胡子和头发剪掉是多么必要；在鞋店里他亲自给彼得挑了一双靴子。于是彼得照了一下镜子，发觉他变得象个掌柜了，而靴子又挤脚。但他一声儿不言语，意识到兄弟是做得对的：剪去头发，换一双靴子——这一切都是必要的。总之，自己身上必须修整一番，忘掉一切不安和沮丧，这是由于纵酒遗留下来的，简直象看得见、摸得着的重物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但他透过头脑里的一片迷雾和中了毒的、筋疲力尽的身子的疲劳细瞧着兄弟时，有一种越来越复杂的情感，妒忌和尊敬、暗藏的嘲笑和敌意的混合物。这个步履迅速的人，瘦骨嶙峋，拄着一根手杖，目光锐利，身上发光、冒烟，以事业为儿戏，充满永不知足的贪婪。彼得和他同一些有名望的商人一起在集市上一家最好的饭馆的雅座里共进早餐和午餐时，非常吃惊地发觉阿列克谢的举止好象是个小丑，竭力引富人们发笑，逗他们开心，可是他们大概没有发觉他的小丑行为，显然都很喜欢并且尊敬阿列克谢，都专心致志地听着他象喜鹊叫一般的话语。

身材魁梧、胡子紧密的纺织厂主柯莫洛夫用个胡萝卜色的指头威吓他，但他瞪出了一双公牛眼睛，响亮地咂着嘴，温柔地说：

“你很机灵，奥廖沙，很狡猾，狐狸！你比我行……”

“叶尔莫莱·伊凡诺维奇！”阿列克谢兴高采烈地叫道。“竞争——是不是？”

“对呀。别错过机会，出王牌爱司！”

“叶尔莫莱·伊凡诺维奇，——我在学习！”

柯莫洛夫表示了同意：

“应该学习。”

“诸位！”阿列克谢挥着叉，同样兴高采烈地但已经曲意奉承地说话了。“我的儿子，米隆，很聪明，是个未来的工程师，他曾经对我说：在西拉库兹城里曾经有个最著名的学者，他向沙皇献策：支持我，我就会给你把全部土地翻转来！”

“瞧你说的……灰肚子。”

“他说，会翻转来的！诸位！我们的阶层是以卢布作为依靠的！我们不需要能把土地翻转来的聪明人，我们自己不比别人差；我们只需要另一种官吏！诸位！贵族阶级趋于没落了，这个阶级——不是我们的障碍，我们应当有自己的官吏，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人——都是自己人，商人出身，让他们懂得我们的事业，——就是这样！”

那些头发灰白、秃顶、高大的人们快乐地表示了同意：

“说得对！灰肚子！”

一个独眼、尖鼻子、瘦骨嶙峋的小老头儿，贴现者洛谢夫，彬彬有礼地吃吃地笑着，说道：

“阿列克谢·伊里奇有头脑——是只耗子；他总是知道：哪儿有脂油，哪儿不多，啃呀，咬呀。祝他健康！”

大家都举起了高脚杯，阿列克谢快乐地跟大家碰杯，可是洛谢夫用孩子般的手不时拍柯莫洛夫那向上拱起的肩，说：

“聪明的人在我们中间出现了。”

“总是在我们中间出现的！”柯莫洛夫自豪地回答道。“我的父亲是当装卸工人发迹的……”

“据说你父亲是杀死了一个有钱的亚美尼亚人起家的，”洛

谢夫笑着说，而那个胡子紧密的纺织厂主却象公羊一般哈哈大笑了一阵后，回答道：

"一片谎话！我们那些蠢人才会说这种话：如果你运气好，那就是你犯了罪！库兹马，有不好听的流言讲到你……"

"也有讲到我的，"洛谢夫叹着气，证实说。"谣言好比苍蝇，唉！"

阿尔塔莫诺夫大哥听着，喉咙里发出咯咯声，他吃了很多菜，竭力少喝酒，忧郁地感觉到自己在这些人中间是另一种野兽。他知道：他们都是昨天的庄稼汉；他在所有人身上发觉了一种掠夺者的、神话般的、引起对他的尊敬的和跟他父亲有共同之处的东西。当然，父亲在事业上和酗酒上都会和他们混在一起，他大概也会过荒淫生活，挥金如土。在这些人看来金钱是泥土，他们不知疲倦地，以全力剥削土地、农村，还互相剥削。

可是兄弟跟这些大人物并不相同，尽管有时对他怀着敌意，但彼得却觉得阿列克谢比他们更灵敏、更聪明，甚至更危险。

"诸位！"他发狂似地、鬼迷心窍地叫道。"你们想一想，我们有无穷尽的劳动力，有多达几百万的农民！他们又是干活人，又是购买者。哪里有这样多的人？不论哪儿都没有！我们不需要任何德国人、任何外国人，一切都由我们自己来干！"

"说得对，"微有醉意的、大嗓门的人们都同意他的话。

他谈到了必须提高外国货输入的关税，谈到了收买地主的土地，谈到了贵族银行的害处，他全都知道，人们都兴高采烈地同意了他所说的一切，这使阿尔塔莫诺夫大哥感到了惊讶。

"尼基塔说得对，这个人会过日子，"他羡慕地想。

尽管自己身体虚弱，阿列克谢也过着荒淫的生活。看来，他有个姘居了很久的长姘头，一个办了一个女子合唱队的莫斯科

女人——身体又高又胖、嗓音甜蜜、眼睛炯炯有神、外貌高贵的女人。人们说她已经有四十岁了，但从她那张没有光泽、白皙、皮肤透红的脸看来，她似乎还不满三十岁。

"阿列希尼卡，我的鹰①，"她说，露出了尖尖的狐狸牙齿，用自己身体掩护阿列克谢，就象母亲掩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她大概知道，阿列克谢不会厌恶她的合唱队里的姑娘们的，她当然看出了这点。但她对兄弟的态度是友好的，彼得不止一次听到，阿列克谢怎样向她征求对人们和对各种事情的意见，这使他感到惊讶，他想起了父亲和乌里扬娜·拜马科娃。

"恶魔，"他瞧着兄弟，心里想。

连他的淘气也具有一种特别的、独创的性质。一个胖乎乎的小丑，德国人迈尔，在马戏团里演出一头猪；它穿了一件下摆很长的常礼服，戴了一顶大礼帽，脚登样子象瓶的靴子，用两条后腿走路，模仿商人。这逗得观众们十分开心，商人们也都笑了，可是阿列克谢的态度却不同——他感到难受，劝一伙朋友把那只猪偷出来。他们买通了马车夫，把猪偷了出来，商人们得意洋洋地吃了它的肉，是巴尔巴坚科旅馆里一位手艺最高巧的厨师加上各种调味汁烧成的。后来，阿尔塔莫诺夫模糊地听说，小丑因痛苦而上吊了。②他在集市上，在阿列克谢身上所觉察出的一切都在他心里引起了各种令人非常不安的思想。

"一个骗子，没有良心。他可能会使我沦为乞丐，而他自己却没有察觉出来。不是由于贪得无厌而使人破产，而只是玩得入迷而已。"

---

① 对健美的青年的爱称。

② 这一事件发生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由Π.Д.巴巴雷京记述，刊登在《俄罗斯信使报》上。——作者注

对这种危险性的认识使他清醒了，恢复了常态。他独自回家去了，阿列克谢上莫斯科去了。当阿尔塔莫诺夫回到德廖莫夫时是九月了，刮风，天气潮湿。铃铛叮叮响，马蹄在浸透雨水的土地上兴致勃勃地、扑哧扑哧地踩踏，驿马乐意地奔跑着，穿过那座不高的云杉林，这座云杉林象一个严整的队列，一动不动地守护着一条狭窄的沼泽路。天空密布着生面团似的灰云。醉后的头脑里是那么晦暗、沉闷，仿佛阿尔塔莫诺夫把一个很亲近的、但仍使他感到讨厌的人埋葬了。他觉得死者是很可怜的，但知道已经再也不会见到他，倒也觉得高兴；他再也不会用不明确的要求、无言的责备和妨碍真正的活人活下去的一切来搅扰你了。

"应该工作，别的没有什么了！"他说服自己。"一切人都为事业而活着，是的。"

他开始十分努力地工作。初秋的晴朗的日子平静地过去了，被月夜忧郁的光辉取而代之。

阿尔塔莫诺夫大哥在秋天黎明那珍珠般的朦胧中醒来了，听到了工厂开工的汽笛声，半小时后，工厂那不停的沙沙声，低语声，带点儿闷声的但却强大的、听惯了的干活的噪音开始了。男女庄稼人从黎明到晚上很迟的时候，一直在仓库附近喊叫，交亚麻；在瓦塔拉克沙小河岸上，由无数的莫罗佐夫家的人里面的一个开设的一家小饭馆附近，响起了醉汉们的歌声和手风琴刺耳的尖叫声。难以共处的、机器般准确的、对人很严厉的吉洪·维亚洛夫拿着扫帚、铲子和斧头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不慌不忙地扫呀、掘呀、砍呀，向庄稼人们和工人们叫嚷。穿着淡蓝色衣服、永远很整洁的谢拉菲姆到处闪来闪去。娜塔莉娅在家里也象机器一样工作着，她很满意丈夫从集市上给她带来的那份精美礼

物，更觉得满意的是他那沉默寡言的、始终如一的平静。一切都很顺利，似乎都十分协调；工厂、人们、甚至马匹——全都工作着，象永久开动着的机器。岁月象被风驱逐着的云，一晃就是几个年头。

阿尔塔莫诺夫大哥象头公牛耷拉着脑袋，在厂房里、在院子里、在村镇的街上行走，一边吓唬孩子们，他到处都感觉到新奇：在这个大事业中他几乎是个多余的人了，仿佛是个旁观者。看到雅科夫懂得事业，似乎被事业给吸引住了，觉得很高兴；他的行为不但使他不再想念长子，而且甚至跟伊利亚也和解了。

"没有你也行，学者。你读书吧。"

雅科夫胖乎乎的，脸颊红润，有一双令人愉快的眼睛，他微笑时，那双眼睛象肥皂泡似的反映出各种色彩。雅科夫那圆滚滚的躯体显得很庄重，虽然在近处看奇怪地活象只鸽子，但从远处看似乎是个精明强干的、机智的老板。女工们都对他亲热地微笑，他跟她们柔情细语地交谈，快乐地眯缝起眼睛，在她们身边微微侧着身子走，不会把年轻的公鸡在故意做作的庄重神态下的好斗性格掩藏起来。父亲拉拉自己的耳朵，得意地微笑着，心里想：

"你会对保拉说什么，小傻瓜……"

他很喜欢，雅科夫在叔叔家里没有参加米隆跟他的朋友，穿得破破烂烂的、惊慌不安的戈里茨维托夫没完没了的争论。米隆已经变得完全不象个商人的儿子；他瘦瘦的，有一根大鼻子，戴着眼镜，穿一件镀金纽扣的短上衣，肩上缀着某种组合字，象个调解法官。他走路或坐着身子都笔挺，象个士兵，说话高傲自大，虽然彼得知道侄子说话总是很聪明，但他还是不喜欢米隆。

"嗯，老兄，这是无力的强辩，"他教训人地说，把两手插入了短上衣的口袋里，象个花花公子。"这是一种由于软弱无能而产生的古怪想法。"

老阿尔塔莫诺夫似乎觉得，戈里茨维托夫说得也不差，不愚蠢。他个子矮小，在大学生的常礼服下面穿着一件黑衬衫，纽扣不雅观地解开着，头发蓬乱，眼睛红肿，仿佛几夜没有睡觉似的，脸又黑又尖，长满了粉刺，他叫喊着，不听任何人的话，哆嗦地挥着两手，向米隆攻击：

"您会达到目的的，太阳将按照您的工厂的汽笛声升向天空，烟雾腾腾的日子将按照机器声从沼泽里、从森林里钻出来，可是您怎样对待人类呢？"

米隆扬起了眉毛，皱紧了眉头，整了整眼镜，冷冷地、有节奏地嘀咕起来：

"这是软弱的强辩；这是诗！这是嚼舌头，想入非非，我的朋友。生活就是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抒情诗和歇斯底里都是没有地位的，甚至是可笑的……"

争论者们的话语是明白清楚的，就象蓝鸽子中间的一只白鸽子；老阿尔塔莫诺夫心里想：

"啊，原来是新鸟唱新歌。"

他模糊地领会了争论的实质，他瞧瞧雅科夫，高兴地看到了儿子捋着自己上唇上那撮发亮的柔毛，因为他想把脸上那可笑的微笑掩藏起来。

"那末，"彼得心里想。"伊利亚会说什么呢？"

戈里茨维托夫叫道：

"给土地和人戴上铁链，使人变成机器的奴隶……"

米隆微微摇动鼻子，对他说：

“你关心的是懒汉。他会灭亡的，如果明天还不明白他的救星是在发展工业中……”

“谁掌握着真理？谁好些？”彼得·阿尔塔莫诺夫猜想着。

比起侄子来，他更不喜欢戈里茨维托夫。在他身上有一种软弱无力的、不可靠的东西，他显然有所害怕，因此大叫大嚷。他象酒鬼一样放肆，比主人还早就坐到餐桌边，哆嗦地把刀叉换位，吃得又快又非常不体面，烫痛了嘴，咳嗽；在他身上象在阿列克谢身上一样，有一种不时跳动的、多余的、似乎是邪恶的东西。他那双红肿的眼睛里那乌黑的瞳孔象盲人般地望着，他默默地跟彼得·阿尔塔莫诺夫打招呼，不恭敬地向他伸过去一只粗糙的灼热的手，并很快就把手缩回去了。归根到底这是个没用的人，真不明白：米隆看中了他的什么？

“斯捷潘，你吃吧，可别说话，”奥尔加劝他，他空洞而夸张地回答道：

“我不能吃，这儿宣传着一种极有害的邪说！”

阿列克谢默默地注意着大学生们的争论，使彼得惊讶不置，他只偶尔支持儿子：

“对呀！哪里有力量，哪儿就有权力，而力量就在企业家身上……”

奥尔加两边鬓角上露出发光的皱纹，鼻尖红红的，因为那厚厚的、没有框的眼镜玻璃加重了鼻子的负担。她吃了饭、喝了茶后，就默默地坐到窗前绣架旁边，凝神地、不停地用小玻璃珠子绣出异常鲜艳的花朵。彼得觉得在兄弟那儿比在家里更舒适，在兄弟那儿更有趣，总是能够喝到美酒佳酿。

跟雅科夫一起回家时，父亲问他：

“你可明白，他们在争论什么？”

“我明白，”儿子简截地回答道。

为了不让他知道自己不懂，老阿尔塔莫诺夫严厉地追问：

“争论什么？”

雅科夫总是不情愿地、简截地、但明白易懂地回答；照他的话，米隆是说：俄国应该按照全欧洲的那种制度生活，可是戈里茨维托夫却相信，俄国有自己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老阿尔塔莫诺夫必须向儿子表明，他做父亲的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看法，他庄严地说：

“如果外国人比我们生活得更好，那末他们就不会到我们这儿来了……”

可是——这是阿列克谢的看法，不是他自己的。阿尔塔莫诺夫生气地皱紧了眉头。可是儿子却说：“不吹夸智慧，不谈这些也能过日子……”这话仿佛使他更生气了。

老阿尔塔莫诺夫哼哼哈哈地说：

“不谈这些也可以……”

他愈加感觉到小气恼和惊讶的冲击。这些冲击把他推往一边，让他做个应当看到一切、思考一切的旁观者的角色。然而，周围的一切悄悄地、但却迅速地变了，到处，在口头上和事业上都有新的、惊慌不安的东西纠缠不休地叫嚷着。有一次在喝茶时，奥尔加说：

“真理……这在心灵充实，再也不想要别的什么的时候，才会有。”

“对呀，”彼得表示了同意。

可是米隆的眼镜反射出了光芒，他教训起母亲来了：

“这不是真理，而是死亡。真理是在事业中，在行动中。”

当他离去时，随身带走了一张卷成了管状的厚厚的纸。彼

得对奥尔加说：

“儿子对你粗暴无礼。”

“一点也不。”

“我看出，粗暴无礼！”

“他比我有头脑，”奥尔加说。“我无知无识，我时常说蠢话。孩子们总是比我们有头脑。”

阿尔塔莫诺夫不能相信这点，冷笑着，回答道：

“对，你时常说蠢话。可是老头儿们都比我们有头脑，老头儿们都说：‘儿子带来的是痛苦，女儿带来的是加倍的痛苦。’你明白了吗？”

她所说的关于孩子们有头脑的话深深地刺痛了他，她当然想暗指伊利亚。他知道阿列克谢在经济上帮助着伊利亚，米隆跟他通信，但由于自尊心，他从来不问伊利亚住在哪儿，日子过得怎样；顺便说说，奥尔加本人知道他的自尊心，巧妙地谈起过这件事。从她口中他知道了，伊利亚为什么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居住，现在他住在国外。

“嗯，他喜欢住在哪儿，就让他住在哪儿。往后他较为有头脑的时候——就会明白，他过去是愚蠢的。”

有时他想到了伊利亚，对儿子的顽强精神感到了惊讶；周围的一切人都变得更聪明了，他，伊利亚，还等着什么呢？

他时常在兄弟家里遇见波波娃和她的女儿，波波娃总是那么漂亮，忧郁地平静，把他当作外人。她很少跟他说话，她说话的口气，也和他有时当他想到他徒然惹恼了儿子的时候跟伊利亚说话的口气一样。她使他感到拘束。在宁静的时候，波波娃的形象就出现在他面前，但除了惊讶以外，没有引起什么情感；这真是你喜欢这个人，你就会想到他，可是真不明白，你为什么

需要他，跟他说话就象跟聋哑人说话一样，是不可能的。

是的，一切都变了。连工人们也变得更任性、更凶恶，害肺病的更多了，可是女工们变得越来越爱叫嚷。工人村里的吵嚷声更闹了；每天晚上，一切人甚至似乎都象狼群一样在那儿嚎叫，连被沙土弄脏了也怒冲冲地埋怨。

可以察觉出工人们都坐不定，好游荡。小伙子们没有受什么人的气，忽然来到了办公室，要求清算工资。

“你们上哪儿去？”彼得问。

“去瞧瞧别的地方怎么样。”

“他们干吗发脾气？”阿尔塔莫诺夫大哥问兄弟，——阿列克谢扮了一下狐狸般的鬼脸，笑笑，说工人们到处都在骚扰。

“我们这儿还算好，还算平静，可是在彼得堡……那些官吏、那些部长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随后又说了些那么肆无忌惮的、那么愚蠢的话，以致大哥不得不脸色阴沉地教训他：

“这是胡说八道！夺取沙皇的政权对老爷们有利，因为这些老爷都穷了。可是我们没有权也可以发财。你父亲节日里穿的是涂焦油的靴子，可你穿的却是外国制造的鞋子，系着丝领带。我们应该替沙皇做事，不应该做他的猪。沙皇是棵橡树，金橡实是这棵橡树赐给我们的。”

阿列克谢听着，冷笑着，这些话使他更恼火了。阿尔塔莫诺夫大哥看到人们总是冷笑得太多；在他们这个新的习惯中有一种不愉快的和愚蠢的东西。但是他们当中谁也不会象木匠谢拉菲姆这个不死的小老头儿那样，安慰地并且有趣地嘲笑一番。

阿尔塔莫诺夫跟那个安慰者很要好。烦闷有时重又开始袭击他，使他不可遏制地想喝酒。在兄弟那儿喝醉是丢脸的，那儿

常常有外人，可他特别不愿让波波娃看到自己是个酒鬼，娜塔莉娅在这样的日子里，在家里总是沮丧地弯着身子，忧郁地不吭声；假如她骂人，那倒更好；他自己也可以骂她。可她象个被强盗抢劫一空的人，不能引起恶感，只能引起一种近乎怜悯她的情感；阿尔塔莫诺夫就去找谢拉菲姆。

“老头儿，我想喝酒！”

快活的木匠微微一笑，表示了同意：

“这是寻常的事情，象夏天的太阳一样！那末你累了，疲倦了。嗯，嗯，吃些东西提提精神吧！你的事业不算小，不是脸颊上的一个小瘤。”

他为特殊口味的老板藏着浸酒和甜酒，从各个角落里拿来了颜色不同的瓶，夸口说：

“我自己发明的，是一个执事的妻子，寡妇，尖酸刻薄的女人酿造的！你尝尝，这是用桦树芽加春天的树液浸 制 的。怎 么样？”

他在桌旁坐下了，慢慢地呷着自己的“羌青酒”，扯谈起来：

“是的，她是执事的妻子，一个非常不幸的女人。她轧的姘头都是强盗，可她不轧姘头，就活不下去。她的血管里有一股急不可耐的性子……”

“不，我在集市上见到过一个，”阿尔塔莫诺夫想起来了。

“可不是吗！”谢拉菲姆赶紧证实说。“那儿就有从各地来的上等货。我知道！”

谢拉菲姆认识一切人，也知道一切事；引人入胜地讲述着职员们和工人们的私生活，讲起一切人来是同样地亲切，讲起自己的女儿来也是那样，就象讲一个陌生人。

“她变得稳重了，坏女人。跟铁匠谢洛夫同居着，日子过得

挺好，你瞧！一切生物都会找到自己的洞穴的。”

在谢拉菲姆那充满刨花的树脂气味的、清洁的屋子里很舒服，屋子里暖和而昏暗，墙上那盏洋铁灯的微光并没有改善屋子里的昏暗。

阿尔塔莫诺夫喝了些酒后，埋怨起人来了，可是木匠却安慰他。

“这没有什么，这很好！人们都跑了，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个人躺着，躺着，想呀，想呀，一起来—— 就走了！让他走！你别烦恼，你要相信人。你相信自己吗？”

彼得·阿尔塔莫诺夫默不作声，心里想：他相信还是不相信自己呢？谢拉菲姆那圆滑的嗓音喋喋不休地、安慰地唱了起来：

“你别瞧谁怎样，是好，是坏，这不是不变的，昨天是好的，今天却变坏了。我，彼得·伊里奇，什么都见过，坏的见过，好的也见过。啊，我见过的可多哩！有时我看到：这是好的！可是它变了。我——就是他和我，可他不见了，他象灰尘一样给风吹走了。可我还是我！那末我是什么呢？是人们中间的一只苍蝇，我是看不见的，可——你呢……”

谢拉菲姆意味深长地举起了一个指头，不作声了。

听到他的话，阿尔塔莫诺夫觉得加倍高兴；他的话当真叫人感到安慰，令人发笑，但同时阿尔塔莫诺夫也很清楚，这个小老头儿在耍花招、扯谎，说的不是由衷之言，而是按照安慰人的职业所说的话。明白了谢拉菲姆在耍花招，他心里想：

“老头儿是个坏蛋，很狡猾！尼基塔就不会这样干的。”

他想起了生活中所见到的各种各样的安慰者：集市上无耻的女人们、马戏团的小丑们、杂技演员们、魔术师们、驯兽师们、歌唱家们、音乐家们以及黑皮肤的斯捷潘，“人类的朋友”。在兄

弟阿列克谢身上也有与这些人共同的东西。而在吉洪·维亚洛夫身上却没有。在保拉·梅诺蒂身上也没有。

他喝醉了，对谢拉菲姆说：

“老家伙，你扯谎！”

木匠用两只手掌在自己尖尖的膝盖上拍打，很严肃地说：

“不——不！你想一想：如果我不知道真实情况，我怎样扯谎呢？我对你说心里话：我不知道真实情况，那末——我怎样扯谎？”

“那你就不说好了！”

“难道我是哑巴吗？”谢拉菲姆温和地问，微笑使他那张红润的脸容光焕发。“我是个老头儿，”他说，“我的日子不多了，没有真理，我也能活得到。年轻人应该努力追求真理，为此他应当戴眼镜。米隆·列克谢依奇戴着眼镜散步，嗯，那是什么东西，那是什么人，他都看得一清二楚。”

老阿尔塔莫诺夫知道木匠不喜欢米隆，心里很高兴，他呵呵大笑，当谢拉菲姆弹奏着古斯里琴，热情洋溢地歌唱的时候：

> 啄木鸟在工厂里走来走去，
> 透过明亮的眼镜观望，
> 说什么我在这儿是最聪明的，
> 其余的都是傻瓜！

“对呀！”阿尔塔莫诺夫表示赞同。

可是木匠也喝醉了，用一只小脚认真地打着拍子，又唱道：

> 不是鹰，不是鹞，拔掉小鸟的羽毛，

这是阿列克谢·伊里奇，
侍奉上帝者！

阿尔塔莫诺夫大哥爱听这首歌；于是谢拉菲姆无耻地唱起雅科夫来了：

雅沙拥抱玛莎，
他什么也不明白……

他们这样取乐，有时直到天亮，然后吉洪·维亚洛夫来敲门，如果老板已经睡熟了，就叫醒他，冷淡地说：

“该回家了，汽笛马上就要响了；工人们会看见您——那不好！”

阿尔塔莫诺夫叫道：

“什么——不好？我是老板！”

但他听从看院子人的话，沉重地摇晃着身子，回家睡觉去了，有时睡到晚上，夜里又坐在谢拉菲姆那儿。

快乐的木匠在干活时死了；他正在给独眼医士莫罗佐夫那个溺死的儿子钉棺材，忽然倒下死了。阿尔塔莫诺夫想去给老头儿送葬，上教堂去了，教堂里挤满了工人，他听着火红色头发的神甫亚历山大怎样一丝不苟地祈祷着，亚历山大取代了文静的格列布，格列布忽然不知为什么被免去了圣职，不知去向了。教堂里合唱队唱得悦耳动听，这支合唱队是厂校教师格列科夫创办的，这个人活象一只猫；教堂里年轻人很多。

“礼拜天嘛，”阿尔塔莫诺夫给自己解释了人多的原因。

一具不大的、很轻的棺材也由年轻织布工们抬着；神态较为

庄重的工人们在旁边走；季娜伊达穿着一件不合适的花短上衣，脸色阴郁地在棺材后面走，但没有哭，跟她并排走着的是宽肩膀、衣着整洁的铁匠谢多夫，吉洪·维亚洛夫在路边沉重地踩着沙土。阳光灿烂，歌手们都有力地齐声唱着，在这支送殡队伍里察觉到了悲伤奇怪地不足。

"出殡很热闹，"阿尔塔莫诺夫说，抹去脸上的汗水；吉洪站住了，瞧着自己的脚下，沉吟了一下，接着说：

"这人颇有趣；一种玩意儿，就象那……"

他用一只手在空中转动了一下。

"有个老头儿常常带着它在街头流浪，一个小姑娘唱着歌……他是安慰人的。"

他用不尊敬的、激起阿尔塔莫诺夫愤怒的严厉目光瞥了一下老板，补充说：

"他把大家都弄糊涂了：他不得罪任何人，可他过着不道德的生活。"

"道德的，道德的！"老板学他的样。"你被铁链锁在这些想法上了。当心——你会象图伦一样发狂的……"

阿尔塔莫诺夫急剧地转身离开了看院子人，回家去了。

时间还早，大约是中午光景，但已经酷热异常；道路上的沙土和蔚蓝的空气更加炽热。到傍晚太阳蒸熟了一座座山一般的白云，它们慢慢地在地平线上飘动，向东飘去，更加闷热了。阿尔塔莫诺夫在花园里散了一会儿步，往大门外走去。吉洪在大门的铰链上涂柏油；它们在春天的雨季里发锈了，发出令人不舒服的、刺耳的尖声。

"你怎么在今天放假日涂柏油？"阿尔塔莫诺夫坐到了长凳上，懒洋洋地问。吉洪用眼白斜溜了他一眼，低声说，

"谢拉菲姆是个坏人。"

"他有什么坏?"

一些奇怪的字眼象黝黑的蟑螂慢慢地爬出来，回答着阿尔塔莫诺夫：

"他记性很好，记住了许多事情。见到的事情，他都记住了。可他能见到什么呢？尽是些坏事、无聊的事、毫无价值的事。他就对大家讲这些事。他引起了极大的纷争。我亲眼目睹。"

他一边用刷子在铰链上刷，一边更抱怨地继续往下说：

"应该驱除人的记忆力。它是坏事的根源。应该这样：一代人活了一辈子——死了，他们所干的一切坏事、一切蠢事都随之消灭了。另一代人生了出来；坏事他们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好事。我也吃记忆的苦头。我老了，想要安静。可是安静在哪儿？安静在健忘中……"

吉洪从来还没有一下子说那么多的话，而且那么愤怒。象往常一样，他的那些傻话在这个时刻不知为什么却引起阿尔塔莫诺夫特别反感；阿尔塔莫诺夫细细瞧着看院子人那一绺绺棉花般的胡子，他那对水汪汪的、黯淡的瞳孔，布满皱纹的石头般的前额，他对这个人越来越变得丑陋而感到惊讶。皱纹非常深，象靴筒上的褶痕，那张颧骨很高的、因年老而秃光了头发的脸带有浮石般的灰色，鼻子象海绵一般有许多小孔。

"衰老了，"阿尔塔莫诺夫心里想，这个想法使他觉得高兴。"他话多起来了。不是个干活的人了，该把他辞退了。给他一笔奖金好了。"

吉洪一只手拿着刷子，另一只手拎着柏油桶，走到他跟前来了，拿刷子指指那深红的、生肉色的工厂厂房，埋怨说：

"你应该听听他们在那儿说什么，花花公子谢多夫、独眼莫

罗佐夫、他的兄弟扎哈尔卡，还有季娜伊德卡，——他们直截了当地说：靠别人的手创办的事业——这是有害的事业，应该消灭它……”

“好象是你的思想，”老板嘲笑地说。

“我的？”吉洪否定地摇了摇头。“不，不是我的。我不会接受这些思想的。每个人要为自己工作，那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任何坏事都不会发生。可他们却说：一切都是由于我们而发生的，我们是主人！你瞧，彼得·伊里奇，这话是对的：一切都是由于他们而发生的！他们把你套在事业上，你把大车拉到了平坦的道路上，可是现在……”

阿尔塔莫诺夫喉咙里庄重地发出咯咯声，他霍地站了起来，把两手插入了口袋里，从吉洪的脑袋上望着云，虽然在言语上有点儿混乱，却坚决地说起来了：

“原来如此：我，当然明白，你同我过了一辈子，这是确实的！嗯，可是你老了，你很难……”

“可是谢拉菲姆附和这种话，”吉洪说，看来没有听着主人的话。

“你等一等！你该休息了……”

“每个人都有这个时候。可不是吗？”

“别忙……你的性格难以……”

吉洪·维亚洛夫听到了要把他解雇，并不觉得惊讶，他沉静地喃喃说：

“嗯，好吧……”

“我当然要奖赏你，”阿尔塔莫诺夫答应了，他那镇静沉着的神态使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吉洪不作声了，用柏油涂着自己那双蒙着灰尘的靴子；可是阿尔塔莫诺夫十分坚决地说：

“那末——再见啦！”

“好吧，”看院子人回答道。

阿尔塔莫诺夫走到河边去了，希望那儿凉爽些；在一棵他在那儿跟伊利亚争吵过的松树底下，谢拉菲姆用桦树的白枝给他编织了一个类似宝座的东西。从那儿放眼望去，整个工厂、房子、院子、村镇、教堂、墓地都看得一清二楚。工厂附设的医院那些大窗子闪出冰一般的光辉；微小的人们在地上象梭子一样走来走去，为事业织着无穷尽的布匹；更小的人们在工人村的沙土道上奔跑。在教堂围墙旁赤杨的灰色树干中间，一群玩具似的山羊在吃草；它们是老织布工鲍里斯的孙子、独眼医士莫罗佐夫饲养的，工厂女工们为孩子买了大量羊奶。在医院后面，围了一道篱笆的一方块光秃秃的土地上，有一些穿着黄长袍、戴白色尖角帽、象疯子似的微小的人们在放牧。工厂周围飞来了许多鸟儿：有麻雀、乌鸦、寒鸦，喜鹊喳喳叫着，匆忙地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洁白的两侧闪出缎子般的光彩；灰鸽子在地上走来走去，在瓦塔拉克沙小河岸畔的一家饭馆附近鸟儿特别多，农民们运来了亚麻，在那儿歇息。

可是从某个时期起，这个庞大的产业已经不能引起阿尔塔莫诺夫的高兴和自豪，在他看来，它是各种气恼的泉源。看到兄弟、侄子和围着他们的各种人怎样叫嚷，象市场上的茨冈人那样挥着两臂，争吵着，真叫人生气，他们都不注意他，这个事业上居于首要地位的人。他们甚至在谈论工厂的时候，竟然把他忘记了。当他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他的时候，这些人都默默地听着他的话，仿佛同意他的意见似的，但不论是大事或小事他们都自作主张。这早就开始了，还从他们怎样违背他的愿望，在工厂里建造了一个发电站那个时候起就开始了；阿尔塔莫诺夫大哥很快就

确信了，这样有利些、安全些，但他还是忘不了受气。小气恼是很多的，受气的次数一直在增加，变得更尖锐了。

侄子的举止特别无礼，令人讨厌；他毕业了，穿了一件非俄罗斯式的皮茄克，一切东西，从金丝边眼镜到黄皮鞋都闪闪发亮，他眯缝起了眼睛，皱紧了眉头，说：

"伯伯，这陈旧了。伯伯，时代不同了！"

他似乎象仆人惧怕严厉的主人一样惧怕时代。不过他惧怕的仅仅是这个，对其余的一切胆大得令人难以忍受。有一次他甚至说：

"您要明白，伯伯，俄罗斯再也不能跟象您和您这类人生活下去。"

这给予阿尔塔莫诺夫以多么猛烈的打击呀，他甚至没有问：为什么？因为受了侮辱，他有几个星期不上兄弟那儿去了，在工厂里遇见米隆，也不跟他谈话了。

米隆打算娶薇拉·波波娃的女儿。她长得也那么高大、那么婀娜多姿，象她那头发花白了的、冷若冰霜的母亲。这个少女也和大家一样，令人不快地冷笑着。她扭了一下脖子，那双无耻地睁大着的大眼睛用顽皮的目光细瞧着一切，大概什么也不相信。她从牙缝里低吟着，象苍蝇一样嗡嗡叫，从早到晚糟蹋亚麻布，在上面涂抹色彩杂乱的图画。她那顶草帽用根带子系在脖子后面，总是在背上摇晃，她的头发也是干草色的；衣服不整齐，裙子短得几乎到膝盖，从裙子下面看得见她的两腿。

游手好闲的戈里茨维托夫是令人讨厌的；他象只小燕子般时隐时现，突然出现了，突然又消失不见了，又出现了，象条凶恶的小狗般向人们扑来，叫嚷着这些话：

"您想使富有高尚精神的俄罗斯变为没有灵魂的美国，您制

造捕鼠器，用来捉人……"

在这些叫嚷声中，阿尔塔莫诺夫有时听出某种正确的东西，但更多地听出跟吉洪·维亚洛夫的蠢话有共同之处的东西，虽然他并不知道有没有比吉洪这个易于激动的、嗦嗦发抖的、非常好动而且难以共处的、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人更不同的人。戈里茨维托夫跑到了叶丽扎维塔·波波娃跟前，向她叫道：

"您为什么一声不吭，您是个有灵魂的人吗？"

她笑笑；她的脸是傲慢的，一动不动，只有她那灰色的、秋天般的眼睛微露笑意。老阿尔塔莫诺夫听到了一些没有听到过的、莫名其妙的话。

"浪漫主义的回光返照，"米隆说，用一块麂皮细心地擦着眼镜玻璃。

阿列克谢常常急匆匆地赶往莫斯科；雅科夫发胖了，他总是冷眼旁观，话很少，但这大概是好事，因为他的话常常惹恼米隆，同样地也惹恼戈里茨维托夫。雅科夫留着一部宽而密的象鞑靼人似的胡子，留着这部带点儿火红色的胡子，雅科夫那好嘲讽的性格越来越显明了；听儿子懒洋洋地对那些胆大的人们说话是愉快的。

"你们走做老爷的路，会碰一鼻子灰的！生活应该简朴些。"

当叶丽扎维塔·波波娃忽然去莫斯科，并在那儿跟戈里茨维托夫结了婚的时候，老阿尔塔莫诺夫觉得很可笑，他看到雅科夫也觉得很可笑。米隆很生气，他无法掩饰这点；他捻着那尖尖的非商人式的小胡子，从里面吐出来一串干巴巴的话，他说得显然很不自然。

"象斯捷潘·戈里茨维托夫那种人，是正在死绝的一代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象他和跟他一样的那么无用的人了。"

雅科夫煽动地说：

“但有这样一个人从你鼻子底下狡猾地偷走了你看中的一块肉！”

米隆稍为抬起了两肩，回答道：

“我不是浪漫主义者。”

“为什么？这是谁呢？”老阿尔塔莫诺夫问，米隆象个法官宣读判决书一样清楚地说：

“谁也不懂什么是浪漫主义，这您也不懂，伯伯。这是一种装饰品，就象套在秃头上的假发，或骗子为谨慎起见戴上的假胡子。”

“哎呀，你夹痛鼻子了，”老阿尔塔莫诺夫愉快地想。

这些小小的愉快使他能稍为容忍来自机灵的人们方面的许多委屈，这些机灵的人们把事业越发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握力很强的手里，把他推到一边，使他陷于孤立。但在孤立中他发现并想出了某种悲伤而又令人愉快的东西，孤立使他认识了新的、虽然已经模糊地认识了——另一种外形和另一种性格的彼得·阿尔塔莫诺夫。

这是个好人，他深受委屈；生活对待他是不公平的，就象后娘对待前妻的儿子一样。他的生活是做自己父亲的一个顺从的、沉默寡言的仆人开始的，父亲没有给过他任何欢乐，只给了他一个愚蠢的、令人厌烦的妻子，还叫他挑起了那副重大的事业的担子。是的，妻子爱过他，跟他共同生活的头一年还不坏，可是现在他知道了，连那个淫荡的播纬女工季娜伊达他也能爱得有趣些、热烈些。最好不想起集市上那些狡猾的、疯狂的女人。妻子一辈子害怕，开头害怕阿列克谢、煤油灯，后来害怕电灯；电灯一亮，娜塔莉娅就跳起来，划十字。她在集市上和唱机店里弄

得他很害。

“哎哟，不要，不要买！”她请求。“也许，那个该死的就在这个玩意里面叫嚷，他的灵魂就藏在这里面！”

现在她害怕米隆、雅科夫廖夫医生、自己的女儿塔季扬娜，她整天吃东西，胖得怪模怪样，为了她，兄弟几乎上吊。孩子们都不尊敬她。当她劝雅科夫结婚时，儿子嘲笑地劝她道：

“妈妈，你最好还是吃些什么东西吧。”

她顺从地、犹豫不决地回答道：

“我好象不想吃。”

然而她又吃了。

父亲对雅科夫说：

“你怎么嘲笑母亲？你该结婚啦！”

“现在不是让自己给家庭束缚住的时代，”雅科夫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为什么你们大家都害怕时代？”父亲愤然说；儿子耸了耸肩，没有回答。

他也说：

“爸爸，您不懂。”

这句话他说得很温和，但父亲比儿子懂得少毕竟不可能。人不是看明天，而是看昨天，大家都这样过日子。

他所喜欢的长子失踪了，不见了。由于喜欢他，曾经干了一件他不愿回忆的事。

长女叶列娜，一个阔脸庞、臀部宽大的女人，被财富和酒鬼丈夫给惯坏了，完全成为一个外人；她有时来探望双亲，打扮得花枝招展，指头上戴了许多只戒指。金链子和小饰物叮当作响，一双心满意足的眼睛望着金制的长柄眼镜，用疲乏的嗓音说：

"你们这里空气多么不好，整座房子臭气难闻，都腐烂了。你们必须盖一座新房子了。现在谁还住在工厂近旁！"

阿尔塔莫诺夫偶然听到她对母亲说：

"爸爸还是老样子吗？你跟他一起生活一定很苦闷吧！我的丈夫是个酒鬼，很淘气，却很快乐。"

她有一股特别惹人生气的洁癖；她坐到椅上时，先要拿手帕掸一下，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香水味，使人想打喷嚏；她对家里的一切东西那无礼的、惹人生气的厌恶，使阿尔塔莫诺夫想对女儿一切惹他生气的行为进行报复；他当着她的面只穿一件内衣和一件不束腰带的长袍，赤脚穿着套靴，在房子里，甚至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吃午饭时，吧嗒吧嗒嚼得很响，象巴什基尔人那样打响嗝。女儿生气了，说：

"这是怎么啦，爸爸？"

他想得到的就是这种激愤心情。

"太太，对不起！"他说。"我是个乡巴佬嘛。"

于是更响地打嗝，更大声地吧嗒吧嗒地咀嚼。

女儿到过外国，晚上她常常没精打采地、用讨好人的声调给母亲讲些闲话，什么某个城市里女人们用刷子和肥皂洗房子的外墙，在另一座城市里冬天和夏天都大雾弥漫，以致整天点灯，但还是什么也看不见；什么在巴黎一切商店都出售现成的衣服，有一座那么高的塔，从塔上就可以看到大海那边的城市。

叶列娜跟小妹妹吵嘴，甚至对骂。塔季扬娜长得瘦瘦的，皮肤黝黑，她因长得不美而怨恨。她有一副使人想起教堂里下级职员的模样；大概就是她的短辫子、偏平的胸部和有点儿发蓝的鼻子。她住在姐姐那儿，不知为什么没有能够念完中学，害怕老鼠，同意米隆必须限制沙皇权力的看法，不久前抽起香烟来了。

夏天她到工厂来了，象对女仆一样向母亲叫嚷，跟父亲从牙缝里说话，整天看书，晚上常常到城里叔叔家去，满口金牙的雅科夫廖夫医生从那儿送她回来。夜里由于少女的烦闷而常常失眠，用便鞋拍墙上的蚊子，仿佛用手枪射击一样。

周围的一切，从米隆那些大胆的言论到火夫瓦西卡那些无意义的小调，都变得格格不入、刺耳、挑衅地愚蠢，这火夫是个跛足的农夫，一条大腿脱了骱，有个头发蓬乱得象布掸子似的脑袋；每逢节日，瓦西卡在厨房后面吃饭，总是站在厨房的窗下，闭上了眼睛，在手风琴伴奏下，大叫：

你现在成为我的
不幸的习惯！
愿意每时每刻见到
你的嘴脸！

奥尔加早已一些不提伊利亚了，可是新的彼得·阿尔塔莫诺夫，这个受了气的人，却时常想起大儿子。大概，伊利亚由于自己的刚愎自用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报应，阿列克谢家里对他态度的改变说明了这一点。有一天晚上，阿尔塔莫诺夫大哥来到兄弟那儿，在前室里脱大衣，听到了从莫斯科回来的米隆说：

“伊利亚是从书本上看生活、分不清牛和马的那类人里面的一个。”

“你胡说，”阿尔塔莫诺夫心里想，在侄子带敌意的回答中发现了一种令人快慰的东西。

阿列克谢问：

“他跟戈里茨维托夫是一伙吗？”

"他更坏，"米隆回答道。

阿尔塔莫诺夫大哥走进屋子里时，暗暗地威胁他：

"您等着瞧吧，等他回来——他会给您颜色瞧的……"

米隆立刻谈起莫斯科来了，愤怒地埋怨政府糊涂；娜塔莉娅带着儿子来了，米隆谈起必须建造造纸厂来了，他这个想法早已使他们感到厌烦了。

"伯伯，我们的钱闲放着，"他说。娜塔莉娅脸红得连她的耳朵也发红了，刺耳地反驳道：

"钱闲放在哪儿？闲放在谁那儿？"

一阵烦闷忽然攫住了阿尔塔莫诺夫的心，仿佛通屋子的门在他面前敞开了，屋子里的一切都是熟悉的，令人讨厌得好象屋子是空的。这阵突如其来的肉体上的烦闷象是一片从外面什么地方飘来的雾；这片雾塞住了耳朵，使眼睛发花，引起了疲劳的感觉、疾病与死亡的可怕念头。

"您叫我讨厌，"他说。"您什么时候会让我休息？"

雅科夫抱怨说：

"现有的事已经够麻烦的了……"

可是娜塔莉娅叫道：

"养了那么多工人，简直不能出门了！酗酒、骂娘……"

阿尔塔莫诺夫走到了窗跟前，——吉洪·维亚洛夫站在花园里，他昂起了头，用个指头向一个小姑娘点点一株苹果树。

"真有你的，亚当，"彼得·阿尔塔莫诺夫摆脱了烦闷，心里想；这样一些无直接关系的念头有时象老鼠一般在他心上掠过，对它们的突如其来他总是觉得很高兴，他甚至喜欢它们，因为它们不会使他惊慌，会一闪而逝——就完了。

吉洪又来了；吉洪在什么地方销声匿迹了一年多，忽然又出

现了，带来了一个令人不快的消息：兄弟尼基塔从修道院里忽然出走，不知去向，从此以后，看到兄弟把看院子人带到自己家里来，彼得·阿尔塔莫诺夫就非常生气。彼得确信，老头儿知道尼基塔在哪儿，只是因为喜欢干令人不快的事而不说出来罢了。为了这个人，阿尔塔莫诺夫大哥曾经跟兄弟大吵了一场，虽然阿列克谢有说服力地为自己辩护：

"你要想一想，这个人替我们干了一辈子活，可我们却抛弃了他——嗯，这好不好呢？"

彼得知道这不好，可是吉洪留在家里对他更不好。妻子也似乎一生中头一次站在阿列克谢方面；她带着对她来说从未有过的异常坚决的态度，说：

"不好，彼得·伊里奇，哪怕你揍我，可我也要说不好！"

他们和奥尔加都劝他，安慰他。可是受了委屈的人却扬扬得意地说：

"怎么？你的意志对任何人都不是法律……你知道吗？"

阿尔塔莫诺夫大哥觉得，这个受了委屈的人变得更显著，更可感觉到了。彼得小心翼翼地把自己那沉重的躯体移到了山冈上一株松树底下，坐到了一把圈椅里，想着这个人，由衷地可怜他了。设想出一个不幸的、古怪的、谁也不器重但却很好的人，是又愉快又痛苦的。他那么容易地、那么无中生有地设想着，就象设想着酷热的日子里在沼泽地上空、在蓝色的空旷地上出现了云一般的白烟一样。

这个人望着工厂，望着它所生产的一切，暗示地说：

"没有这些想法，生活就会不同了。"

工厂主阿尔塔莫诺夫反驳他：

"都是吉洪的想法。"

“格列布神甫也这么说，戈里茨维托夫，还有许多人也都这么说。对呀，人们象苍蝇一样在蜘蛛网里挣扎。”

“不付出代价——一事无成，”工厂主勉强地反驳道。

有时两个人的这场无声的争论在某一点上特别激烈，受了委屈的人变得冷酷无情，几乎叫嚷道：

“你要记住，你在集市上喝醉了，向人们忏悔，说什么要牺牲你的儿子，就象亚伯拉罕牺牲以撒一样，可是人家把尼柯诺夫的儿子代替公羊偷偷地塞给了你，你记得吗？这是确实的，确实的！为了这，为了真理，你拿瓶子揍我。哎呀，你把我掐死了，毁了！你把我作为牺牲品。为谁牺牲？为谁？为尼基塔所说的长角的上帝？为他，哎呀，你呀……”

在如此激烈地争论的时刻，工厂主老阿尔塔莫诺夫紧紧地闭上了眼睛，以便忍住那可耻的、愤恨的和痛苦的眼泪。但眼泪抑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他用两只手掌从脸颊上和胡子上擦去了眼泪，接着把两只手掌互相擦干，目光呆滞地细细打量着自己那双发肿的、紫红色的手。接着直接从瓶口大口大口地喝马德拉酒。

可是尽管流着这些他硬挤出来的、伤心的眼泪，老阿尔塔莫诺夫还是觉得受了委屈的人是令人喜欢的，为他所需要的，就象浴室里的擦背一样：每当他用柔软的、热得刚好的、擦上了香皂的纤维团擦本人搔不着的——手不够长——背上那个地方的皮肤的时候。

……忽然在西伯利亚那边一个遥远的地方，举起了强大的拳头，开始痛揍俄罗斯。

阿列克谢跳了起来，挥着报纸，喊道：

“强盗！抢劫！”他向天花板举起鸟爪，愤怒地动着指头，低

声地说：

"我们要把他们……我们要对他们……"

镶金牙的医生把两手插入了口袋里，靠在火炉暖和的瓷砖上站着，嘟嘟囔囔说：

"他们可能也会给我们颜色瞧的。"

这个身材魁梧、古铜色头发的人自然地冷笑了一下，不管说什么，他总是冷笑；他甚至讲述疾病和死亡时，也带着讲述赌牌输了时一样的冷笑；老阿尔塔莫诺夫望着他，就象望着一个由于听不懂异国人的话而窘得微笑着的外国人；阿尔塔莫诺夫不喜欢他，也不相信他，并且在城里一个沉默寡言的德国人克朗医生那儿治病。

米隆忧心忡忡地卷着胡子，皱紧了眉头，仿佛他的太阳穴在发痛，象一只鹳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教训着大家：

"事情应该是先和英国人结成联盟……"

"什么事啊？"老阿尔塔莫诺夫追问，可是不论是机灵的兄弟，还是聪明的侄子都不能给他详细地讲述，为了什么突然爆发了这场战争。看到无所不知的、非常自信的人们那种慌乱的样子，他觉得很高兴，兄弟显得特别可笑，他的举止是那么莫名其妙，会使人想：这场出乎意外的战争正是使他阿列克谢·阿尔塔莫诺夫首先受到了影响，使他不能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城里在举行捧十字架的宗教游行。大胡子商人们架子十足地、虔诚地迈着沉重的步伐，踏着下得很厚的雪，象一群挤得很紧的公牛走在身材魁梧结实、穿着金黄色长袍的僧侣们后面，都举着圣像和神幡；全城教堂的联合合唱队声音洪亮地庄严地唱着：

"上帝救吾人……"

恳求似的祷词从那些圆嘴里飞出来，宛如一股白茫茫的蒸汽，霜一般地冻结在男低音歌手们的眉毛上和唇髭上，落在不协调地伴唱着的商人们的胡子上。大车匠的儿子，市长沃罗波诺夫唱得特别刺耳、坚决，并且与合唱队特别不协调；他胖乎乎，脸颊红润，有一双珠母钮扣色的眼睛，得到了父亲的一笔遗产，同时也得到了对阿尔塔莫诺夫一家人的刻骨仇恨。

他们七个人一起走着；阿列克谢脚有点儿跛，挽着妻子的胳膊走在前头，雅科夫跟母亲和妹妹塔季扬娜走在他后面，接着是米隆和医生；走在最后面的是穿着软靴的老阿尔塔莫诺夫。

"一个民族，"米隆低声说。

"力量的检阅，"医生回答道。

米隆摘下了眼镜，拿手帕擦起眼镜来了，可是医生补了一句：

"你们等着瞧吧——会吹旺的！"

"嗯——嗯，这块原料不会很快就燃烧起来的……"

"别说啦，"老阿尔塔莫诺夫对侄子说，后者斜溜了他一眼，预先用个指头摸了摸鼻子，然后把眼镜架在自己的长鼻子上。

"上帝，救吾人！"沃罗波诺夫强调地大声恳求，用带着嘘嘘声的刺耳的尖声说出"吾人"这个词儿，象狼一般回转头去，打量着市民们，不知为什么向他们挥挥海狸皮帽子。

有四十岁了但精力充沛、身体肥胖、胸部高耸的波米亚洛夫的女儿唱得很好，嗓音沉厚，她第三次做寡妇了，在城里第一个过着可耻的、下流的生活。彼得·阿尔塔莫诺夫听到了，她怎样低声地劝导着娜塔莉娅：

"干亲家，你应当送你的丈夫去打仗，他的容貌很可怕，敌人会给他吓跑的。"

她又问雅科夫：

"你怎么啦，教子，不结婚吗？公鸡！"

老阿尔塔莫诺夫摇了摇头，这些话象苍蝇一般不让他想一件重要的事；他退到了一边，在人行道上更缓慢地走起来，让人流打自己身边通过，这一天，人流在松软而洁净的雪地上显得异常黑。人们走着，走着，喷出蒸汽般的气，象沸腾的茶炊。

薇拉·波波娃板起了脸，走在自己女学生们前头；雪花在她那灰发上闪烁；当她点点头发松软、没有东西遮盖的头时，她那给霜染白了的睫毛抖了一下。阿尔塔莫诺夫可怜她了：

"傻姑娘，硬要给人家放鸭子。"

那些头发剪得短短的脑袋象长波浪似地滚了过来，这是两所市立学校的学生；半个连的士兵象一架沉重的、灰色的机器似地前进着，由城里一个著名的、冷静沉着的马夫林中尉率领着他们。他从春汛开始到冰冻为止每天都在奥卡河里洗澡，大家都知道，他是靠波米亚洛娃的钱过日子的，跟她发生了不合法的关系。

宪兵军官涅斯捷连科架子十足地走着，象一只吃饱了的鹅，这个人蓄着一撮中国式的小胡子，他那害病的妻子跟自己的兄弟，已故市长的儿子和一家皮革厂的老板日捷伊金挽着胳膊走着；关于日捷伊金有人说，虽然他跟女修士们通奸，可他读过七百本书，敲小鼓的本领顶刮刮，甚至暗中向士兵们传授这种技术。

接着，发胖了的斯捷潘·巴尔斯基跟自己的酒鬼女婿和斜眼女儿一起坐在雪橇上驶过；小人物们：小市民们、皮革匠们、织布工们、大车匠们、乞丐们和一些象老鼠一般谁也不需要的老婆子们，黑压压地一大群一大群地走了很久。雪懒洋洋地飘落在那

些裸露着的脑袋上，从老远就传来了沃罗波诺夫那苦苦哀求的喊叫声：

“上帝，救吾人……”

“上帝要这些人有什么用？真弄不懂，”阿尔塔莫诺夫心里想。他不喜欢城里人，他在城里除了事务上的联系以外，几乎跟他们没有来往；他知道城里的人们不喜欢他，都认为他骄傲、凶恶，但都非常尊敬阿列克谢，因为他非常爱好美化城市，也因为他铺了一条主要的街道，种植了菩提树来美化广场，并在奥卡河沿岸开辟了一个花园和一条林荫道。他们都害怕米隆，甚至害怕雅科夫，都认为他们贪得无厌，发觉他们要把周围的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阿尔塔莫诺夫望着这些若有所思的人们慢慢地行走着，皱紧了眉头，——许多陌生面孔和太多的各种不同颜色的眼睛都带着同样的敌意望着他。

在阿列克谢家的大门口吉洪向他鞠躬。阿尔塔莫诺夫问：

“我们打起仗来了，老头儿？”

吉洪用沉重的双手默默地做出了一个熟悉的动作，抚摩了一下颧骨。阿尔塔莫诺夫跟他一起生活那些年来，还是头一次带着信任他的态度询问这个人：

“你在想些什么？”

“不值得一提的小事，”维亚洛夫立刻回答道，仿佛他料到会提出这个问题似的。

“在你看来——一切都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阿尔塔莫诺夫含糊地说。

“可不是吗？一群狗，还是怎的？我们可不是野兽。”

阿尔塔莫诺夫穿过灰尘般的雪花往前走去。雪下得越来越

大，几乎完全把远处、宛如白皑皑的山冈的树木和屋顶下面的人群给盖没了。

现在，自从安慰者谢拉菲姆去世以后，老阿尔塔莫诺夫常常上寡妇、教堂执事的妻子泰西娅·巴拉克莉托娃那儿去玩儿，这是一个不知有多大年纪的、瘦削的、活象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和一头黑山羊的女人。她很文静，总是同意他所说的一切话！

“是这样，亲爱的！”她说。“对呀，对呀，亲爱的，对呀！”

阿尔塔莫诺夫喝了许多酒，但醉得很慢，那些摆脱不掉的、令人沮丧的念头那么久地不溶化，没有沉入泰西娅那味道很好的、烈性的伏特加中，使他很恼怒。刚醉的时候是令人不愉快的，醉了后，使彼得关于自己以及关于别人的想法更尖刻、更痛苦了，把整个生活涂上了恶毒的、沼泽般的绿色，赋予了它们沸腾般的速度；阿尔塔莫诺夫似乎觉得，这种沸腾把他旋转得头晕目眩了，接着就会把他扔出去，扔到什么地方去。他把牙齿咬得格格直响，倾听着，注视着自己内心里阴沉的反叛。接着向执事妻子喊道：

“嗯，你干吗一声不吭？谈谈你所知道的！”

这个女人象头山羊跳到他的两膝上，她出奇地轻盈和亲热；在自己面前打开了一本看不见的书，念起来：

“波米娅洛娃把马夫林中尉赶走了。他又在纸牌上赌输了三百二十卢布；她想要偿付票据，她有一张他出的票据。可是那个宪兵所以把自己妻子留在这儿，是因为他在城里有个情妇，而不是因为妻子有病……”

“这一切都是废话，”阿尔塔莫诺夫说。

“废话，亲爱的，什么样的废话呀！”

她所讲的关于城里那些无聊的事的故事，把阿尔塔莫诺夫

的思想搅乱了，引到一边去了，同时证明他对使人厌烦的罪人们——市民们——怀着敌意是对的，并且增强了对他们的敌意。集市上那狂欢的情景取代了这些思想，在他的脑海里绕着圈儿；疯狂的人们跑来跑去，贪婪地瞪着醉醺醺的、但永远没有吃饱的眼睛，他们烧毁钞票，毫不可惜，欲火炽烈起来，就胡作非为，一心想把那个肥大的、在黑色的背景上白皙得令人目眩的、无耻地一丝不挂的女人弄到手。

彼得·阿尔塔莫诺夫默默地呷着五颜六色的伏特加，咀嚼着滑溜溜的、带点儿酸味的蘑菇，他那整个酩酊大醉的身子感觉到，有一种最可爱的、非常强大的、真实的东西隐藏在集市上那个无耻女人身上。这个无耻女人是为了金钱而把自己脱得精光的，高贵的人们为了她而失去了金钱、羞耻和健康。对他来说，整个生活只剩下了这只黑山羊。

"脱去衣服，"他低声吼叫道。"跳舞吧。"

"没有音乐伴奏我怎么跳舞？"执事妻子说着，解开纽扣。"去叫猎人诺斯柯夫来，他手风琴拉得很好……"

在这一类的娱乐中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有时在这些混乱的日子的急流里突然发生完全不可思议的事：冬天传来了谣言，说什么彼得堡的工人企图毁坏冬宫，杀死沙皇。

吉洪·维亚洛夫埋怨道：

"他们还捣毁教堂。可不是吗？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夏天人们开始说，有一艘俄国军舰在俄国海上行驶，用大炮轰击各城市，吉洪说：

"可不是吗？学会了打仗。"

在城里人们又捧着神像游行，沃罗波诺夫穿着火红色的常礼服，捧着沙皇的像，恳求道：

“上帝啊——啊！救吾人。”

这一次他喊叫得更响了，甚至更凶恶了，但在他的恳求中还是加上了感叹词啊——啊！——那求救的呼吁听起来是令人惊慌不安的。

日捷伊金双手持着一支双筒枪，喝得醉醺醺的，不戴帽子，那紫色的秃顶闪闪发光，带领着自己的皮革匠们走着，疯狂地寻衅闹事，大喊大叫：

“小伙子们！我们不把俄罗斯送给犹太人！谁的俄罗斯？我们的！”

“我们的，”皮革匠们同意地叫道，他们也不是清醒的，碰见织布工们、自己的仇人时，就跟他们打起架来，拿手杖揍雅科夫廖夫医生，把一个开药房的老头儿扔入了奥卡河；日捷伊金在城里久久地追赶着他的儿子，两次在后面向他开枪，但都没有击中，子弹只击伤了裁缝布鲁斯科夫的背。

工厂停工了，青年们都卷起衬衫的袖管，不管米隆和其他有理智的人们的劝告，也不管娘儿们的叫喊和哭泣，都纷纷往城里跑。

工厂里空阒无人，仿佛在风的吹拂下皱了起来；风也造反了，怒号，呼啸，溅泼着冰冷的雨水，把黏乎乎的雪粘在烟囱上；接着又把它吹掉，洗清。

老阿尔塔莫诺夫坐在窗前，木然望着，那些男人们和女人们的黑压压的身影怎样象蚂蚁一般从城里来，往城里去；隔着玻璃听到了叫喊声，好象人们都很快乐。手风琴在大门口刺耳地尖叫，跛足的火夫瓦西卡·克罗托夫在工人群里歌唱：

大地上变得窄小了，

我们在与日本打仗！
他们揍我们颧骨。
可我们用神像揍他们！

风从城里带来了一片不满的喧闹声，仿佛那儿有个装满了整个湖里的水的大茶炊在沸腾。阿列克谢的马走进院子里来了，独眼医士莫罗佐夫坐在轻便马车车夫座上；披着围巾的奥尔加跳了下来。阿尔塔莫诺夫吃了一惊，忘记了脚痛，跳了起来，迎着她走去。

"出了什么事啦？"

她象只母鸡抖动了一下身子，说：

"皮革工人们打碎了我们的窗子……"

阿尔塔莫诺夫给她让了路，冷笑了一下，埋怨说：

"嗯……这是因为他们信口乱说而引起的！他们都对我嚷嚷，原来是这么回事！不，沙皇……"

他忽然听到了愤怒的、对奥尔加来说声音异常大的回答：

"别谈啦！你的沙皇，这是个不正直的人！"

"你很了解皇上，"他尴尬地说，用手去碰自己的耳朵。

戴眼镜的小老婆子的发怒使他惊讶，这个小老婆子总是文静的，不指摘任何人，在她的话语里含有一种惊人的真诚，虽然是不必要的、没用的，就象老鼠向一头踩痛了它的尾巴、没有看见、也不想看见这种情景的公牛提出抗议的尖叫。阿尔塔莫诺夫坐到自己的圈椅里，沉思起来了。

他已经很久地，有几个星期，没见到奥尔加了，避不跟同他争吵过的她的儿子见面。还在夏末，当时彼得·阿尔塔莫诺夫两腿发肿躺在床上，那官气十足的、汗流浃背的沃罗波诺夫到他

那儿来了，噘着厚厚的、发蓝的嘴唇，请他签署一份给沙皇的电报——请求沙皇不要把自己的权力让给任何人。这个市长肆无忌惮的意图使阿尔塔莫诺夫很惊讶。但他签了名，深信这会使兄弟和米隆不愉快的，而且，大概，沃罗波诺夫会受到来自彼得堡的严厉申斥的：厚嘴唇的傻瓜，别管闲事，不许往上爬！

沃罗波诺夫把电报放入了常礼服的口袋里，扣上了全部钮扣，开始埋怨阿列克谢和米隆、医生以及一切人，说他们受犹太人的挑唆，有些人反对沙皇是盲目的，另一些人却是由于自私自利；老阿尔塔莫诺夫几乎高兴地听着他的埋怨，不时附和几句，只是当沃罗波诺夫那发蓝的嘴开始恶狠狠地说到薇拉·波波娃的时候，他这才严厉地说：

"这与薇拉·尼古拉耶夫娜没有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我们都知道……"

"你什么也不知道。"

"您会遭到麻烦的，"市长威吓了一下，就走了。

晚上，侄子、女儿象恶狗般一起向阿尔塔莫诺夫扑来，向他吼叫，不饶恕他的年迈。

"爸爸，您在干什么？"塔季扬娜叫道，一双疯狂的眼睛在她那张不美的脸上跳动。雅科夫站在窗前，用指头打鼓似地敲着玻璃。阿尔塔莫诺夫觉得儿子也反对他，可是米隆却挖苦地问：

"这份电报上写些什么，您看过吗？"

"我没有看过！"阿尔塔莫诺夫回答道。"没有看过，可我知道：写的是不给狗崽子们以自由！"

看到米隆和塔季扬娜多么愤怒，他很高兴，是雅科夫的缄默使他很尴尬——他相信儿子的精明强干，猜到了他做了违反他的利益的事，但是使雅科夫参加这场争论，问问他：他怎么个想

法？——又为自尊心所不许。他躺着，反唇相讥，低声吼叫，可是米隆却歪着鼻子，嘀咕：

“您要明白：沙皇被一群骗子给包围住了，必须让正直的人们去代替他们……”

阿尔塔莫诺夫知道了，米隆就想做一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曾上莫斯科奔走，设法叫那儿的一个人委任米隆为国家杜马候补议员。想象这个象只鹤似的侄子去接近沙皇，是可笑而又危险的。头发蓬乱、解开了钮扣的阿列克谢忽然跑了进来，跳跃起来，唧唧呱呱说：

“你干的到底是什么事，疯子？”

他象对一个职员那样喊叫。

“见鬼！”阿尔塔莫诺夫大哥咆哮起来了。“教训我？统统见鬼去吧！滚出去……”

他自己竟会突然发怒，连他自己也感到愕然了。

现在他坐在角落里，听着奥尔加无恶意地讲关于城里暴动的情形，他想起了这场争论，想要弄个明白：究竟谁是对的，是他，还是这些人？

奥尔加那些孩子气的、愤慨的话儿特别使他不安。现在她已经平静了，甚至温柔地说：

“我们的织布工都是可爱的人！他们怎样积极地撵走了沃罗波诺夫的工人们和皮革工人们。他们都留在那儿，保卫着房子……”

可是娜塔莉娅十分害怕，愤愤地诉说：

“骚动是从您的房子里开始的。您应该负责！一切都由您而起。”

米隆走进来了，他没有打招呼，迈着弹性的步伐在屋子里走

来走去，威胁起来：

“这些沃罗波诺夫们和日捷伊金们教唆民众暴动，他们会付出高昂的代价的。他们不会平安无事的，会得到报应的！伊利亚·彼得罗维奇·阿尔塔莫诺夫的朋友们方面所发起的暴动已有够多的教训了，如果这些人又开始……”

老阿尔塔莫诺夫一声不吭。

自从对沃罗波诺夫的请愿书发生了争吵以后，他对米隆的反感是压根儿不可调和的，但他看到，工厂整个儿掌握在这个人手中，米隆办事敏捷，信心十足，工人们都听他的话，害怕他。他们的行为比城里工人们温和些。

风住了，躲藏在深厚的雪里了。雪象厚棉絮似的沉重地、垂直地落下来，象用白窗帘遮住了窗子，院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谁也不跟老阿尔塔莫诺夫说话，他觉得除了妻子以外，大家都认为暴动、恶劣的气候、沙皇有点儿不高明的行为——一切都应该归罪于他。

“雅沙在哪儿？”母亲不安地问。“我说，雅沙在哪儿？”

米隆轻蔑地皱起了鼻子，不看伯母一眼，说：

“大概，他躲在城里，躲在自己的鸡笼里。”

“什么，在什么样的鸡笼里？”娜塔莉娅胆怯地嘟哝起来。

阿尔塔莫诺夫心里想：

“这个傻瓜，大概不知道雅科夫有情妇。”

他又忽然坚决地说：

“嗯，听我说：您要怎样过日子，就怎样过日子吧！您干您的。是呀，我当真不明白。我老了。可是这儿……这儿有鬼在作祟。活了这些年纪，我却什么也不明白……”

四

雅科夫·阿尔塔莫诺夫舒舒服服地、平安地活到二十六岁了，没有经历过任何特别不愉快的事。可是后来岁月，爱过安定生活的人们的敌人，跟雅科夫玩起复杂而卑劣的把戏来了。这发生于四月，叛乱后第四年的一个夜里，那些叛乱震动了耐心的民众。

雅科夫躺在沙发上抽烟，排除了一切愿望的饱足的感觉使他得到了莫大的快乐；他在生活中把这种饱足的感觉看得高于一切，也看到了它在生活中的全部意义。吃了可口的午餐，占有了一个女人以后，这种饱足的感觉是同样地令人愉快的。

这个女人，体态丰满、婀娜多姿，站在屋子中央的一张桌子旁，若有所思地望着咖啡壶底下酒精灯那愤怒的、淡紫色的火光；她那裸露的两臂和被罩着红色灯罩的灯光照亮了的那张孩子气的脸，都变成了煎得可口的包子外皮的颜色，那蓬乱的乌黑头发优美动人地披在脖子上和肩上。在波丽娜那赤条条的身体上穿了一件金黄色的天鹅绒长袍，脚登一双绿色的、精制的山羊皮鞋。她身上有一种非俄罗斯的、非常轻浮的东西；她有一张可爱的男少年的脸；有两片丰满的嘴唇和一双充满热情、圆得象樱桃的眼睛；甚至在她已经使雅科夫得到了满足这个时刻，他也觉得她是迷人的。她当然不可比拟地优于所有他所知道的少女和女人，如果没有她那愚蠢的性格，她就十全十美了。

"我不想喝咖啡，小甜橙，"雅科夫隔着香烟的一层浓厚的烟幕说。波丽娜没有瞥他一眼，问：

"可是——我呢？"

“我不知道你要什么，”雅科夫回答道，疲倦地打了个呵欠。

“不，你知道的，”那个女人一听他的话就明白了，抖动了一下脑袋，嗓音尖利地说起来了。听了一会儿她那粗鲁的、有点儿刺人的话后，雅科夫坐下了，把香烟扔在地板上，穿上鞋子，叹了口气，说：

“我不理解你那种破坏良好情绪的习惯！你要知道，父亲没有死，我不能结婚……”

这会儿，和往常一样，波丽娜向他说了一大堆气话：

“当然罗，你这只蜘蛛，你只要良好的情绪！我知道：为了良好的情绪你准备把我卖给鞑靼人，那个收破烂的，是吗？你是个不诚实的人……”

她管他叫蜘蛛，雅科夫特别不喜欢，在亲热的时候她给他取了个有趣的名字——小宝贝。他觉得今天她不会争吵了，因为在这之前两小时里，他给了她一百卢布。

“你叫嚷是得不到什么的，”他平心静气地警告她，一边戴上了帽子，伸出手去。“再见！”

“猪猡！又把香烟头扔在地板上了……”

街上刮着潮湿的风，云影在地上移动，仿佛想要揩干水洼，月亮露出了一会儿，覆盖着一层薄冰的水洼的水象铜一样闪闪发光。这一年冬天顽强地不肯让位给春天；昨天还厚厚地下了一场雪。

雅科夫·阿尔塔莫诺夫不慌不忙地走着，两手插入了口袋里，腋下夹了一根沉甸甸的手杖，心里想，人们都傻得出奇，简直无法理解。波丽娜这个可爱的傻瓜需要什么呢？她过着安静的日子，无忧无虑，常常得到不少礼物，穿的是漂亮的衣服，每月花去约一百卢布，雅科夫知道并且感觉到她是喜欢他的。嗯，还要

什么呢？为什么她想要结婚？

“傻得象跌入了果酱罐头里的老鼠，”他用一句他所喜爱的、他自己想出来的俗语作出了结论。他觉得生活是简单的，对人无所求，除了他已经拥有的东西以外。实际上不是很清楚吗：一切人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充分安静，白天的忙碌——这不过是夜的宁静的不大令人愉快的前奏，到那时单独跟妻子在一起，然后受她的爱抚而感到令人愉快的疲劳，酣畅地睡得不做一个梦。真正有重大意义的和真实的东西就在这里面。人们所以很傻，是因为他们几乎每个人都秘密地或公开地认为自己比他聪明；他们想出不少多余的事情；也许他们这样做是由于某种盲目的力量，每个人都想显得与众不同，怕在人们中间丧失自己，怕看不见自己。

伊利亚很傻，还在念中学的时候，他就被书本给迷住了，现在却在某处一群社会主义者中间鬼混。雅科夫常常受他许多气，可是现在，不久以前，他却寄钱给在西伯利亚某地的伊利亚了。母亲傻得叫人不能忍受，虽然是可笑的；忧郁的父亲傻得更叫人不能忍受，而且令人痛苦，这头老熊不善于跟人相处，常常喝得醉醺醺，浑身肮里肮脏。阿列克谢叔叔是个忙忙碌碌的、坐不住的人，很可笑；他想加入国家杜马，为此，他贪婪地阅读各种报纸，跟城里一切人表示虚假的亲热，象个荡妇向工厂的工人们频送秋波。这只长喙的啄木鸟米隆傻得特别，而且有点儿令人难以忍受和可怕；他自以为自己是俄罗斯的一个头脑最清楚的人，他似乎把自己看作未来的部长，而且现在已经不加隐瞒了，只有他一个人明白什么是应该做的，所有的人应该怎样想。他也竭力设法得到工人们的好感，为他们举办各种娱乐活动，成立足球队，开办图书馆，他想用胡萝卜加喂狼群。

工人们织着华丽的亚麻布，身上却穿得破破烂烂，住的地方肮脏不堪，经常酗酒；他们大多数人也被某种特别愚蠢的行为给迷惑了，这种愚蠢行为是大胆地毫不掩饰的，甚至缺乏每个庄稼汉所有的那种普通的、生产上的花招。雅科夫·阿尔塔莫诺夫想到工人比想到其他一切人多些，因为他每天跟他们接触，很久以前，还在青年时代，他们就引起了他的敌对情绪，——当时他为了一个女人跟年轻的织布工们发生过多次尖锐的冲突，直到今天，他的有些情敌显然还没有忘记旧日的屈辱。当他还没有留胡子的时候，他们两次在夜里向他扔石头。当时他母亲不止一次地用金钱去消弭那些丑事和女人的尖叫，同时她还可笑地规劝他：

"你怎么象只公鸡！应该等到你结婚，或者去弄一个，跟她一起好好过日子！有人向你父亲告你的状，他会把你撵走的，就象撵走伊利亚一样……"

在叛乱的两三年里，雅科夫在工厂里没有发现特别危险的事情，可是米隆的言论、阿列克谢叔叔那些不安的叹息、小阿尔塔莫诺夫不喜欢看的报纸，——报纸上以死乞白赖的甘愿效劳和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的威胁讲述了工人运动，刊登了工人代表们在杜马里的演说，——这一切引起了雅科夫对工厂里人们的敌意和依赖于他们的恼恨的情感。他似乎觉得，他已经学会了巧妙地把这种情感掩藏在对他们要求的微小让步下面，掩藏在微笑和玩笑下面。但总的说来，一切都很顺利，虽然有时忽然有某种发窘的感觉攫住了他，使他心里发紧，好象他，雅科夫·阿尔塔莫诺夫，老板，是住在替他干活的人们那儿，已经住了很久，使他们感到讨厌了，他们烦闷地默不作声，这样望着他，仿佛想要说：

"你为什么不走？该走了！"

当他有这种感觉的时刻，他心里产生了一种模糊的预感，在工厂里有一种对他，只对他个人是极端危险的东西在隐秘地、肉眼看不见地燃烧、冒烟。

雅科夫深信，人是纯朴的，他觉得纯朴是最可爱的，他自己，人，想不出任何令人惊慌不安的思想，他心里没有这样的思想。这些含有毒素的思想存在于人体外面某个地方，受到它们的感染，人就会变得可惊地不可理解了。最好不知道，也不夸大这些有毒的思想。可是由于雅科夫对这些思想是敌对的，他就觉得它们存在于自己的体外，并且看到它们没有解开他周围的一切愚蠢行为的死结，只不过弄乱了他喜欢赖以生活的普通的、明确的东西。

他觉得，他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人就是吉洪·维亚洛夫老头儿；看到他对人们那种平心静气的态度、他那态度慈祥的工作，雅科夫很羡慕看院子人。吉洪甚至在睡觉时看起来也很聪明，把一只耳朵贴在枕头上，或贴在地上，仿佛细听着什么似的。

他问老头儿：

"你做梦吗？"

"为什么做梦？我可不是女人，"吉洪说，雅科夫在这些话语里感觉到一种厚重而坚固的、不可动摇地强有力的东西。

"女人的梦，"小阿尔塔莫诺夫在阿列克谢叔叔家里听着争论和谈话，心里想，并且暗暗地冷笑。

他总是费力地思索着，当他沉思起来时，他走得很费力，仿佛身上负着重荷，低下了头，望着脚下。那天夜里他就这样离开了波丽娜的家；因此，他没有发觉，他面前那个矮而结实的、灰色的身影是从哪儿来的，它还高高地挥动着一只手。雅科夫倏地

单腿跪下了，立即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挂在他猝然相遇的人的大腿上，放了一枪；枪声是低沉的、微弱的，可是这个人跳开了，肩头撞在篱笆上，发出一阵哗哗声，就沿着篱笆倒在地上了。

这以后，雅科夫这才感觉到他吓得魂不附体了，吓得那么厉害，甚至想喊叫，但是喊不出来；他双手发抖，当他想站起来的时候，两条腿不听使唤了。离他约有两步路，那个人在地上挣扎，也想站起来，他的帽子掉落了，露出了一头鬈发。

"我要开枪啦，坏蛋，"雅科夫声音嘶哑地说，伸出去那只持着手枪的手，那个人向他转过来那张阔脸，嘟哝说：

"您已经放过枪了……"

这当儿雅科夫认出了他，也惊愕地嘟哝起来：

"诺斯柯夫？啊，坏蛋！是你？"

雅科夫的恐惧心理很快就让位给近乎快乐的情感了。这种情感的引起不仅仅是由于意识到他幸运地击退了进攻，也由于他猝然相遇的人不是一个雅科夫所想象的从工厂里来的工人，而是个外人。这个人就是诺斯柯夫，一个猎人和在婚礼上演奏的手风琴手，一个单身汉；他住在执事妻子帕拉克里托娃的房子里；在这夜以前，城里任何人都没有说过他的坏话。

"原来你是干这个的？"雅科夫说，站起来了，朝四下望望，很静，只有风摇动着篱笆上面的树枝。

"可我干什么啊？"诺斯柯夫忽然大声地问。"我想开一下玩笑，吓唬您一下，别的没有什么！可您就啪的一下子！人家不会因此夸赞您的，当心些！我自己也害怕了……"

"啊，原来如此？"阿尔塔莫诺夫用胜利者的口吻含讽带讥地说。"嗯，起来，咱们去找警察。"

"我不能走路了，您把我弄成残废了。"

诺斯柯夫拾起了帽子，往帽子里面瞧瞧，补充说：

"我不怕警察。"

"嗯，等着瞧吧。站起来！"

"我不怕，"诺斯柯夫又说了一遍。"您拿什么来证明，是我向您进攻，而不是您向我进攻，由于害怕？这是第一点！"

"对，可是第二点呢？"雅科夫问，冷笑了一下，但对诺斯柯夫的平心静气却有点儿感到惊讶。

"还有第二点呢。我对您是个有用的人。"

"这是故事。这是从故事里编出来的！"

雅科夫把手枪对准手风琴手的脸，突然恶狠狠地威胁说：

"我要砸烂你的脑袋！"

诺斯柯夫抬起了眼睛，又瞧着帽子，庄严地说：

"别闹出丑事来。您什么也不能证明，虽然您是个有钱的人。我说：我想开一下玩笑。我认识您的父亲，我给他拉过许多次手风琴。"

他作出很猛的手势把帽子戴在头上，俯下了身子，开始把一条裤腿稍微卷起，从牙缝里哗哗作声，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把膝盖上面受伤的腿包扎起来。他总是含糊不清地喃喃说着什么，可是雅科夫没有听他的话，又被那个失败的强盗那些奇怪的行为弄得不知所措了。

雅科夫·阿尔塔莫诺夫以对他来说是异常快的速度考虑着：当然，应该把诺斯柯夫留在这儿篱笆旁，自己到城里去叫守夜人来看守这个受了伤的人，然后到警察局去报告，说遭到了袭击。侦查就会开始，诺斯柯夫就会讲述父亲曾在执事妻子那儿纵酒狂饮。他或许有些朋友，同他一样的恶棍，他们可能企图报

复。可是不能让这个人不受惩罚……

夜变得越来越寒冷了；拿着手枪的手冷得发痛了；离警察局还很远，那儿，不用说，人们都睡了。雅科夫愤怒地呼哧，不知道该怎么办，懊悔他没有立刻打死这个两腿弯得仿佛一生骑在大桶上似的矮壮的小伙子。他忽然听到了一句话，这句出人意料的话使他大吃一惊：

“我对您直说了吧，虽然这是个秘密，”诺斯柯夫说，一边忙着包扎自己的腿。“我是为你们的利益而住在这儿的，以便监视你们的工人。我或许故意说我想吓唬您，其实我要抓一个人，我认错了……”

“见鬼，”雅科夫说。“怎么回事？”

“是的，就是这么回事……您不知道，社会主义者们都聚集在执事妻子的浴室里，他们又谈造反，念小册子……”

“你扯谎，”雅科夫轻轻地说，虽然他相信他的话。“谁呀？谁聚集在一起？”

“这我可不能说。逮捕后，您会知道的。”

诺斯柯夫抓住篱笆的木板，站了起来，恳求道：

“把手杖给我吧，没有手杖我会走不到的……”

雅科夫俯下身子，拾起了手杖，交给了他，回头看了一眼，轻轻地问：

“可是当时您怎么啦，您为什么向我袭击？”

“我没有袭击。我认错了人。我要找的不是您，而是另一个人。您忘掉这一切吧。一个误会嘛。您马上就会看出，我说的都是实话。您应该给我些钱去治疗腿。就是这么回事……”

诺斯柯夫扶着篱笆，拄着手杖，慢慢地把两条弯腿挪动起来了，他离开果园，向城郊那些黑压压的房子那边走去，走得仿佛

在驱散那寒冷的云影，可是走了十来步，他低声叫道：

“雅科夫·彼得罗维奇！”

雅科夫很快地走到了他跟前，诺斯柯夫说：

“这件事您对任何人都别说，一个字也不要说！要不然……您自己明白。”

他挥了一下手杖，往前走了，把雅科夫呆呆地留在那儿。得立刻考虑许多事，眼下必须决定：他做得对不对？当然罗，要是诺斯柯夫监视社会主义者们，那是有益的，甚至是个必不可少的人；但要是他扯谎骗人，以便赢得时间，然后报他失败和遭枪击的仇呢？他说认错了人，只不过想吓唬吓唬，他扯谎，这是很明显的。可是他忽然被工人们收买，叫他杀人呢？在工厂织布工当中有一大批暴徒和捣乱分子，可是有社会主义者在他们中间是难以想象的。象谢多夫、克里库诺夫、马斯洛夫等最可敬的工人们，他们不久前就曾要求办公室开除一个最桀骜不驯的捣乱分子。不对，诺斯柯夫一定骗人。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米隆呢？

雅科夫不能想象，如果把诺斯柯夫的事情告诉米隆，那会怎样；可是，当然，兄弟会开始象法官一样详细地审问他，会指责他什么，反正一定会嘲笑他。如果诺斯柯夫是个间谍——这米隆大概是知道的。最后，还是不十分清楚——是谁搞错了。是诺斯柯夫还是他，雅科夫？诺斯柯夫说过：

“您很快就会知道的，我说的是实话。”

他目送着猎人，直到后者消失在黑沉沉的夜色中。仿佛一切都是简单明了的：诺斯柯夫的袭击，显然意在抢劫，雅科夫向他开了枪，接着一种令人不安而且很复杂的情况就开始了，犹如一场恶梦。诺斯柯夫不同寻常地沿篱笆走着，阴影象一些异常厚的破布在他身后移动；雅科夫头一次看见那些阴影那么沉重

地在一个人后面慢慢地移动。

小阿尔塔莫诺夫被那些念头弄得异常苦恼，因此感到疲惫不堪，决意保持沉默，等待着。他仍旧想念着诺斯柯夫，他拧紧了眉头，觉得自己是个病人，中午，当工人们放工出厂的时候，他站在办公室的窗口，细瞧着他们，竭力猜测着：他们当中谁是社会主义者，莫非就是肮脏、跛足的火夫瓦西卡，他在木匠谢拉非姆那儿学会了编嘲笑人的歌谣。

过了几天，小阿尔塔莫诺夫骑着一匹难驾驭的马，在林边见到了宪兵涅斯捷连柯，他穿着一件瑞典式的短上衣，脚登长统靴，手里拿着一支枪，腰间挂着装满了鸟的猎袋。涅斯捷连柯面向森林站着，背朝道路，低下了头，手举到了脸上，在抽烟；太阳照着他那件棕黄色的皮短上衣的背部，这背部好象是铁铸的。雅科夫立刻决定了，他必须干什么，就骑着马走到了他跟前，急忙打招呼：

"我不知道您在这儿！"

"第三天啦；我的爷，我的妻子身体越来越觉得不好，真是的！"

涅斯捷连柯很快乐地宣布了这个令人伤心的消息，手立刻在猎袋上拍了一下，补充说：

"可我——瞧！不坏吧，啊？"

"您认识猎人诺斯柯夫吗？"雅科夫轻声地问。军官那两条带点儿棕黄色的眉毛惊奇地向上扬起，他那撮中国式的唇髭微微抖动着，他捏住了一根唇髭，眯缝起了眼睛，望着天空，这一切引起了雅科夫的猜疑："他会扯谎的。可是——怎样扯谎呢？"

"诺斯柯夫吗？这是谁？"

"猎人。头发鬈曲的、弯腿的……"

“是吗？我仿佛在森林里见到过这个人。带一支坏了的枪……啊，他怎么样？”

现在这个军官望着雅科夫的脸，那双灰眼睛射出凝视的、询问的目光，瞳孔中央闪出明亮的火花；雅科夫很快地把诺斯柯夫的事情告诉了他。涅斯捷连柯倾听着他的话，望着地上，用枪托把松树的松果打入了土地里，没有抬起眼来，问：

“您为什么不报告警察？这是他们的事情，我的爷，这也是您的责任。”

“我不是说，他好象是个监视工人的密探，这可是您的事情……”

“是呀，”宪兵说，把香烟在自己的枪上弄灭，重又用眯缝起了的眼睛直望着雅科夫的脸，开始庄重地述说一件不十分了解的事；看来，雅科夫隐瞒了一件图谋抢劫的事，没有向警察报告，那是犯法的。可是现在报告这件事已经晚了。

“如果当时您就把他扭送到警察局，那末案情就大白了！但那也不完全对。可是现在您怎么证明他向您袭击？受了伤吗？啊呀！由于惊惧……偶然，由于不小心，也会向人开枪……”

雅科夫觉得涅斯捷连柯很狡猾，把事情搞乱，甚至似乎想吓唬人，使他或自己与这件事无关；可是当军官说到由于惊惧而有开枪可能时，雅科夫的怀疑增强了：

“他扯谎。”

“是的，我的爷。这个家伙，由于他自称为监视人，他当然会受到报应的。我们要问他，他知道什么。”

军官把手按在雅科夫的肩上，说：

“您听着：您要用名誉向我保证这是真话，这一切只有我们知道，不得告诉别人。这对您是有好处的，明白吗？那末您的保

证呢？”

“当然罗。好吧。”

“您别把这件事告诉叔叔，也不要告诉米隆·阿列克谢维奇，您真的还没有告诉过他们吗？嗯，这是对的。让这件事私下解决。对任何人都别说！对吗？猎人自己打伤了自己，与您不相干。”

雅柯夫微笑着：跟他说话的是另一个人，一个快乐而和善的人。

“再见，”他说。“您要记住，用名誉保证这是真话！”

小阿尔塔莫诺夫有点儿心安理得地回家了；晚上叔叔叫他到省里去走一趟，他高兴地去了，可是过了八天他回家来了，坐在叔叔家里吃饭，带着新的不安听米隆述说：

“涅斯捷连柯似乎不是一个象我所想的懒汉，他在城里也捉去了三个人：教师莫捷斯托夫，还有什么人。”

“那末，我们这儿呢？”雅科夫问。

“在我们这儿捉去的有谢多夫、克里库诺夫、阿勃拉莫夫和五个年纪较轻的人。宪兵们虽然从省里来捉人了，可是，当然罗，这是涅斯捷连柯的工作，所以他的妻子病了，这对我们显然是有利的。是的，他并不傻。他怕人家打死他……”

“现在，他们不再杀人了，”阿列克谢说。

“嗯——嗯，”米隆说。“是呀！在城里还有这个猎人也被捕了……”

“诺斯柯夫？”雅科夫平心静气地愕然问。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住在执事妻子那儿，这些革命者在她家里的浴室里开会。而你的父亲却在她家里跟她调情，这你是知道的。不是个令人愉快的巧合……”

“是呀，”阿列克谢搔了一下秃头，说。“拿他有什么办法？”

雅科夫两眼发黑了，叔叔跟堂兄弟所说的话他已经听不下去了。他心里想：诺斯柯夫被捕了；显然他也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不是强盗，是工人们叫他去杀死或毒打老板的；他雅科夫认为工人们都是最可靠的、最安分守己的人！谢多夫总是穿得很整洁，年纪已经不轻了；铁匠克里库诺夫是彬彬有礼的，爱说爱笑的；可爱的阿勃拉莫夫是个歌手，手艺灵巧的工人。能不能认为这些人也是他的敌人？

他也觉得这些日子里，叔叔家里变得更闹、更忙乱了。镶金牙的雅柯夫廖夫医生从来不说谁的好话，也不称赞什么，而他从远处用外人的目光看着一切，暗自笑笑，他变得更引人注目了，不知怎的威胁地把报纸翻得沙沙响。

“是呀，”他说，他的牙齿闪闪发光，“我们都动起来，都觉醒了！人们都变得象贪懒的仆人，知道主人突然出人意料地归来了，怕被开除，就匆忙地，在恐惧心理的驱使下扫呀、擦呀，想把那座无人看管的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您说的话意思含混，医生，”米隆皱紧了眉头，说。“这就是您的无政府主义、怀疑主义……”

可是医生说得越来越响了，他的话更长了，这些话引起了雅科夫的不安。似乎大家都有所惧怕，彼此以各种不幸相恫吓，互相夸大自己的恐惧，甚至可以这样想，人们惧怕的正是他们自己所做的一切，——自己的思想和话语。雅科夫在这里看到了普遍的愚蠢的增强，他自己的恐惧不是虚构的，而完全是现实的，全身皮肤都感觉到有个看不见的绳圈抛到了他的脖子上，抽得越来越紧了，把他向一个巨大的、不可避免的灾难拖去。

两个月后，他的恐惧更增强了，当时在城里又出现了诺斯柯

夫，而在工厂里又出现了脸刮得光光的、又黄又瘦的阿勃拉莫夫。

"收留我这个老头儿吧？"他恳求说，脸上露出了笑意，雅科夫不敢拒绝他。

"怎么，监狱里日子难过吗？"他问。阿勃拉莫夫总是带着那种笑容回答道：

"很挤！如果伤寒不帮长官的忙，我不知道他们会把人关到哪儿去！"

"是呀，"雅科夫送走了织布工后，心里想："你脸上微露笑意，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那天傍晚，米隆由于阿勃拉莫夫跟他吵了一场，几乎大声地叱责他，甚至象对仆人那样跺脚：

"你疯了？"他叫道，气得鼻子也发红了。"明天就叫他走……"

可是过了几天，他早晨在奥卡河里洗澡的时候，马夫林中尉和涅斯捷连柯碰见了他，他们正好搭着一艘船驶过来了，船上放着许多钓竿梢，象长了唇髭似的。那头脑冷静的中尉跟雅科夫随便地点一下头打个招呼，一声不吭，马上向河中央驶去，可是涅斯捷连柯边脱衣服，边轻声说：

"您不该不收留阿勃拉莫夫，我十分遗憾，不能预先关照您。"

"这是米隆的主意，"小阿尔塔莫诺夫嘟哝说，觉得军官的嘴里有一股强烈的酒精味。

"真的吗？"涅斯捷连柯问。"这不取决于您吗？"

"不。"

"可惜。这个小伙子会有用处的。一种诱惑物，鱼饵。"

这个军官用同谋者的目光打量着雅科夫，他光着身子，在太阳底下金黄色的皮肤闪闪发光，象鲤鱼的鳞，他又问：

“您见到您的朋友了吗？见到那个猎人了吗？”

涅斯捷连柯轻轻地笑了起来，笑得象个自满的人。

“您可知道，什么是他抓住您的动机？他想买支枪，一支双筒枪。全都是贪欲，我的爷，各种贪欲支配着人，是呀！他，这个猎人，现在会很有用处的，当我由于他对您所犯的错误而紧紧掐住了他的喉咙的时候……”

“什么错误，您既然说……”

“我的老爷，错误就是错误嘛！”军官坚持地重说了一遍，他泼着水，在裸露着的胸膛上划着十字，走到河里去了，走得象一匹马。

“你们所有人都见鬼去吧，”雅科夫沮丧地想。

忽然——好象房门砰地关上了，屋子里有喧闹声，——死神降临了。

半夜里母亲抽噎着叫醒了雅科夫。

“快些起来，吉洪骑着马来了，阿列克谢叔叔死了！”

雅科夫直跳起来，嘟嘟囔囔说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不是没有病……”

父亲身子摇摇晃晃，沉重地喘着气，走进门里来了。

“吉洪，”他抱怨地说。“吉洪所到之处，不会有好事！雅科夫，对不对？忽然……”

他赤着脚，长袍披在睡衣上面，拉拉耳朵，朝四下望望，仿佛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叫了一声：

“哎哟……”

“这是怎么回事啊？”雅科夫摸不着头脑。

"没有忏悔过，"母亲说，她活象一只大面粉袋。

他们搭一辆轻便四轮马车来了；雅科夫坐在车夫座上充当马车夫，望着吉洪怎样在前面骑在马上蹦跳，他的影子在路上他旁边晃动、跳舞，仿佛想要埋入土地里似的。

奥尔加在院子里碰到了他们，她从板棚到大门口来回踱着，穿了一条白裙和一件夜里穿的短上衣，在月光下，她显得带点儿蓝色的、透明的，看到一片浓影从她身上投到院子里那光秃秃的鹅卵石上，觉得很奇怪。

"现在我的生命也结束了，"她轻轻地说。黑狗库丘姆纠缠不休地跟随着她。

米隆俯下了身子，坐在厨房窗下一条长凳上；一支香烟在他的一只手里冒烟，他用另一只手摆动着自己的眼镜，镜片闪闪发光，那些细细的金丝在空中闪烁；不戴眼镜，米隆的鼻子就显得更大了。雅科夫默默地坐在他旁边，可是父亲站在院子中央，望着一扇打开着的窗子，象个乞丐等待着施舍。奥尔加眼睛望着天空，提高了嗓门在给娜塔莉娅讲述：

"当时我没有发觉……忽然他的肩膀象死了一般冷冰冰的，嘴张开了。亲爱的，他没有来得及对我说句他的最后的话。昨天他就诉说心痛了。"

奥尔加轻轻地讲述着，她的话语仿佛也投下了阴影。

米隆扔掉了熄灭的香烟，用头撞了一下雅科夫的肩，轻轻地悲叹：

"你——你不知道，他是多么好啊……"

"到底怎么办？"雅科夫问道，他找不出别的话来。也应该对他的婶婶说些什么，可是说什么呢？他开始不作声了，眼睛望着地上，拖着脚在地上沙沙地走。

父亲喉咙里咯咯响，小心翼翼地走进房子里去了，雅科夫踮着脚，也跟着他走进去了。叔叔盖着被单躺着，系住下巴颏儿的头巾的结象两只角突出在他的头上，那些粗大的脚趾那么紧紧地拉紧了被单，仿佛要把它撕破似的。一半消融了的月亮，把窗子照得很亮，窗帘的薄纱微微飘动着，库丘姆在院子里吠叫，仿佛在回答他似的，老阿尔塔莫诺夫说得过分地响，挥洒地划着十字。

"活得轻松，死得容易……"

雅科夫从窗子里看见了，现在薇拉·波波娃跟婶婶并排在院子里走，薇拉·波波娃全身穿着黑衣服，象个女修士，奥尔加又提高嗓门讲述：

"他是在梦中死去的……"

"别胡闹！"维亚洛夫轻声叫道；他用一束束干草擦着马，摇摇头，不让马用嘴咬住他的耳朵；老阿尔塔莫诺夫也朝窗外瞥了一下，埋怨道：

"大叫大嚷，傻瓜；什么也不懂……"

"不必说什么，"雅科夫心里想，走到台阶上眺望起来，一些黑的和白的女人的影子在擦石头上的灰尘；石头越来越明亮了。母亲在跟吉洪轻轻地说话，他表示同意地点点头。马也表示了同意；它的一只眼睛里闪着一个黄铜色的点。父亲从房子里走了出来，母亲对他说：

"应该打电报给尼基塔·伊里奇，吉洪知道他在哪儿。"

"吉洪知道！"父亲生气地重复了一遍。"去打电报吧，米隆。"

米隆站起来走了，一个肩碰了一下门框，用一只手掌抚摸了一下门框。

“让伊利亚也知道，”老阿尔塔莫诺夫在他后面说；米隆从开在墙上的一个黑洞里回答道：

“伊利亚不会来的。”

“要知道，我跟他共同生活了三十年，”奥尔加说，仿佛她本人对自己所说的话也感到惊讶了。“何况在结婚前我们还做过四年朋友。现在我怎么办呢？”

父亲走到了雅科夫跟前。

“伊利亚在哪儿？”

“我不知道。”

“你撒谎？”

“爸爸，现在不是谈论伊利亚的时候。”

雅柯夫廖夫医生急匆匆地走进院子里来了，问：

“在卧室里吗？”

“傻瓜，”雅科夫心里想。“要知道，你不能使死人复活了。”

不能避免这些愁闷的时刻使他感到了压抑。周围的一切：人们，他们的话语，一匹棕黄色的、在月光下象青铜那样发光的马，那只默默地悲伤着的黑狗都是令人痛心的、多余的。他觉得奥尔加婶婶似乎在吹嘘她同丈夫生活得如何好；母亲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有点儿放肆地、虚假地抽噎，父亲的眼睛呆瞪着，脸木然不动了，一切都过分地糟糕、令人痛心。

阿列克谢叔叔在墓地安葬那一天，当棺木已经放入了墓穴里，撒上了一把把黄沙的时候，尼基塔叔叔来了。

“不用啦，”雅科夫心里想，细细地打量靠在他亲手种植的白桦树树干上的修士那背脊隆起的身形。

“你来晚了，”父亲对他说，一边向兄弟跟前走去，一边抹去脸上的泪水；修士象乌龟一般把头缩进了驼背里。他的样子象

个乞丐；长袍给阳光晒得退色了，僧帽是旧白铁桶色的，靴子穿坏了。他那风尘仆仆的脸是浮肿的，他用浑浊的眼睛望着围住了坟墓的人们的背，抖动着灰色的小胡子，用听不清楚的声音对父亲说着什么。雅科夫皱眉蹙额地朝四下望望，——几十只眼睛好奇地盯着修士，大概，人们都望着有钱人家那个丑陋的兄弟和叔叔，等待着会不会吵起架来？雅科夫知道了，城里的人们都相信：阿尔塔莫诺夫一家人所以把驼背藏在修道院里，是为了要利用父亲死后他应得的一份遗产。

胖胖的、和善的司祭尼古拉神甫声音高亢地劝奥尔加：

"我们不要用呻吟和哭泣侮辱我们的上帝，因为他的意志……"

可是奥尔加也用高亢的声音回答道：

"我没有哭，我也没有诉苦！"

她双手发抖，奇怪地用哆嗦着的手摸索着自己的裙子，想把一块给泪水浸湿了的手帕藏入口袋里。

吉洪·维亚洛夫帮助着墓地看守人熟练地填平坟墓，米隆发楞地挺直了身子，站在墓旁，驼背修士轻轻地、抱怨地对娜塔莉娅说：

"哎哟，你的变化多大呀，——认不出来了！"

指头触了一下前胸的驼峰，不适当地、多余地补了一句：

"我是不可能认不出来的。这是你的雅科夫吗？那个个子很高的，是阿廖申的孩子米隆吧？是这样，是这样！嗯，咱们走吧，咱们走吧……"

雅科夫仍在墓地上。片刻前，他在一群工人中间看到了猎人诺斯柯夫跟跛子火夫瓦西卡打他面前走过，经过时，诺斯柯夫用不怀好意的、询问的目光瞥了一下雅科夫的脸。这个人在想

些什么？当然，他不可能不怀恨地想到曾经枪击他、可能把他杀死的人。

吉洪走过来了，用手掌掸掉腰部打裥的外衣上的沙土，说：

“要知道，阿列克谢·伊里奇是多么卖力啊，但还是……尼基塔·伊里奇身体也不好……”

“这里有，”雅科夫忽然说，接着又把话缩住了。

“为什么？”

“工人们都怜惜叔叔。”

“可不是？”

“这里有一个——猎人诺斯柯夫，”雅科夫又开腔了。“我可以对你谈谈他的情况……”

“马儿死了，人也会怜惜的，”吉洪沉思地说。“阿列克谢·伊里奇活着的时候东奔西跑，他是在东奔西跑中死去的。好象他在什么东西上碰伤了似的。还在死去的前一天，他对我说……”

雅科夫明白了，他的话吉洪是听不进去的，就不作声了。他所以决定向吉洪谈起诺斯柯夫，是因为必须把这个人的情况告诉任何人；一想起诺斯柯夫，雅科夫就觉得这比一切所发生的事更使他难受。昨天在城里，这个弯腿的、有一张没有表情的士兵的脸的人从角落那边的一个地方走到他跟前来了，摘下了制帽，瞧瞧制帽的里子，说：

“您欠着我一小笔债，您答应过给我钱治疗腿。您的叔父死了，就拿这些钱去追荐他的亡灵吧。我有机会——可以买到一架优良的手风琴，给您的老太爷解闷……”

雅科夫愕然望着他，一声不吭。于是诺斯柯夫意含教训地、坚持地补了一句：

“我多么卖力为您的利益效劳，反对俄罗斯的敌人……”

“多少钱？”雅科夫问。

诺斯柯夫迟疑了一下，回答道：

“三十五卢布。”

雅科夫给了他钱，马上就走开了，心里又气愤，又惊慌。“他把我当作傻瓜，他以为我怕他，坏蛋！不，等着瞧吧……”

现在雅科夫慢悠悠地走回家去，心里只想他怎样摆脱这个人，毫无疑问，这个人要把他当作一头公牛牵到斧头底下去。

喧闹的追荐时间没完没了地拖长了。人们都很快乐，硬叫教堂执事克尔采夫和唱诗班的人们唱永久纪念故人之歌。日捷伊金喝得酩酊大醉，不住地挥动着叉，不成体统地、严厉地唱了起来：

> 战士们回忆着过去的日子和战斗，
>
> 他们在战场上一同厮杀……

当斯捷潘·巴尔斯基那软得象羽毛枕头似的身体挤入轻便马车的时候，他大声地夸赞说：

“嗯，彼得·伊里奇，你确实爱你的兄弟！这样的追荐永远忘不了！”

雅科夫听见喝得酩酊大醉的父亲忧郁而嘲笑地回答道：

“你很快就会忘记一切的，你不久就会破产的。”

父亲违反了米隆的意愿，亲自邀请了日捷伊金、巴尔斯基、沃罗波诺夫，还邀请了几个可敬的市民，米隆显然因此很愤怒；在葬后宴上坐下还不到半小时，他就站了起来，迈着鹤步走了。奥尔加婶婶跟在他后面悄悄地消失不见了，接着修士也躲起来了，显然喝得半醉的人们打听着修道院里的生活情况使他厌烦

了。可是父亲的举止仿佛想冒犯所有的人，在葬后宴结束前，雅科夫一直期待着父亲与市民们之间会发生争吵。

母亲因波波娃极力讨好奥尔加婶婶而感到受辱。她生着气回家去了，父亲不知为什么想到阿列克谢叔叔的办公室里去过夜。这一切雅科夫似乎觉得都是荒谬的任性，都是不必要的，使他更难过了。他在沙发上躺了两小时，徒劳地期待着做梦，后来他走到院子里去了，在厨房窗下一条长凳上，他看见了吉洪旁边坐着一个修士的黝黑的身影，奇怪地活象一部拆毁的机器。这个修士的秃头上没有戴僧帽，他显得矮小些了，宽阔些了，他那张令人讨厌的脸似乎是孩子气的；他拿着一只玻璃杯，而在长凳上他旁边摆着一瓶克瓦斯。

"这是谁啊？"他轻轻地问，立刻自己作了回答："这是雅沙。跟老头儿们一起坐一会儿吧，雅沙！"

他对着月光举起了杯子，望了一下杯子里那混浊的液体。月亮在钟楼后面躲了起来，把它笼罩在雾一般的银光下，这片银光使它从黑夜暖和的朦胧中奇怪地显现出来。钟楼上空挂着一片片云，好象拙劣地缝在蓝色天鹅绒上的一块块肮脏的补丁。阿列克谢的宠物，嘴脸阔大的公狗库丘姆嗅着土地，在院子里沉思地走来走去；它嗅着土地，走来走去，忽然朝天昂起了头，轻轻地表示疑问地尖叫一声。

"嘘，库丘姆，"吉洪低声说。

狗走近来了，把它那肥大的脑袋塞进了吉洪的两腿中间，嗥叫着。

"它感觉到，"雅科夫说。人们没有回答他，可他非常想说话，免得想什么。

"我说，它是懂得的，"他坚持地重说了一遍，看院子人轻轻

地回答道：

“可不是吗？”

“在苏兹达利一个修道院里有一条狗，凭嗅觉就能认出窃贼，”修士回忆道。

“你们在谈论什么？”雅科夫问；修士喝了一口克瓦斯，拿长袍袖管抹了一下嘴，无力地说起话来，好象是从楼梯上走下来似的。

“吉洪注意到，人们又想暴动。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大家都十分犹豫……”

“事情是叫人伤脑筋的，”吉洪插嘴说，玩弄着狗的耳朵。

“把狗撵走，”雅科夫吩咐道，“它身上有跳蚤。”

看院子人把库丘姆的爪子从自己膝上拿开，用一只脚把它推开了；它夹紧了尾巴坐下来，烦闷地吠叫了两下。三个人看着它，其中一个沉吟了一会儿，也许吉洪和修士可怜这条孤苦伶仃的狗更甚于埋葬在地下的它的主人吧。

“将会发生暴动的，”雅科夫说，小心翼翼地望了一下院子里那些暗沉沉的角落。“吉洪，你可记得，谢多夫和同志们都被捕了？”

“可不是吗？”

修士从长袍的口袋里掏出一只马口铁小盒子，从里面取出了一撮烟草，嗅了一下，对侄子说：

“瞧，我嗅着烟草。这对眼睛是有好处的，眼睛开始看不清了。”

他打了个喷嚏，继续往下说：

“甚至在乡下也捉人……”

“到处都有密探，”雅科夫说，竭力说得很自然。

“他们监视着一切人。”

吉洪嘟哝说：

“如果不监视，那就什么也不会知道。”

可是雅科夫踌躇地转动着舌头，由于夜的凉快或者由于恐惧，他瑟瑟发抖，几乎低声地说：

“我们那儿也有。对诺斯柯夫这个猎人有各种不好的流言……好象他告发了谢多夫和城里一切人……”

“你这傻瓜，”吉洪迟疑地回答道，向狗伸过去一只手，但立刻就把手放在膝上，雅科夫却觉得，他说这些话是不必要的，白说的，不知为什么他警告吉洪：

“不过你别谈诺斯柯夫的事。”

“我谈他干吗？他跟我不相干。而且对谁去说呢？谁也不相信谁。”

“是的，”修士说，“可相信的人很少嘛；战后我跟伤兵们谈过话，我看到：士兵也不相信战争！铁，雅沙，到处都是铁和机器！机器干活，机器唱歌，讲话！这个生活的铁工厂需要的是另一种人——铁人。有很多人都明白这点，我见过这一类人。‘他们说：我们要给你们这些面包瓤颜色瞧瞧！’另一些人感到受了侮辱。人指挥的时候，——大家都习惯了，可是到机器指挥的时候，就感到受了侮辱！对斧头、榔头和一切手里可以拿的东西，大家都习惯了，可是这个家什有一百普特重，好象活的一样。”

吉洪喉咙里发出一阵咯咯声，这种声音雅科夫是陌生的，他没有听见过，不觉笑了起来，说：

“大车在马的前面跑。唉，见鬼！”

“很多人都发怒了，”修士很轻地继续往下说。“三年来我到过各地，我看到了：人们都是多么愤怒呀！可是发怒得不对头。

他们互相生气；但每个人都有过错，由于聪明，也由于愚蠢。这话是格列布神甫说的，说得很好！”

“那个神甫还活着吗？”吉洪问。

“他不再是神甫了，”尼基塔回答道。“他被逐出了教门，现在他在乡村集市上贩卖图书。”

“一个很好的神甫，”吉洪说。“我常常在他那儿忏悔。一个好神甫。只是因为贫穷，他才去当神甫，并不真正相信上帝，我是这样想的。”

“不，他信基督。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

“因此就出了乱子，”吉洪坚决地说，又不怀好意地冷笑了一下，“他们想出了……”

老阿尔塔莫诺夫悄悄地走到了台阶上，赤着脚，穿着睡衣，望了一下惨白的天空，对窗下的人们说：

“睡不着，狗吵得不让人睡觉。你们也在这儿叽里咕噜……”

狗坐在院子中央，竖起了耳朵，尖声叫着，朝一扇打开着的窗子的黑洞望着，大概，在等待主人唤它。

“可是你，吉洪，尽唠叨你那一套鬼话！”阿尔塔莫诺夫开腔了，“雅科夫，你瞧：这个乡下人偶然碰上了一种思想——就象狼掉入了陷阱里一样。你的兄弟也是这样。你，尼基塔，知道伊利亚的事情吗？”

“我听说了。”

“是呀，我把他撵走了。他骑上一匹别人家的马走了，可是上哪儿去了呢？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象他那样放弃财产，不知道今后怎样过日子……”

“阿列克谢也是上帝的人，”尼基塔轻轻地提醒说。

老阿尔塔莫诺夫把一只手举到了鬓角上，一声不吭，走到花

园里去了，对雅科夫说：

“把被子、枕头给我拿到亭子里来，也许，我想在那儿睡一觉。”

他身子笨重，全身素白，头发蓬乱，脸是深棕色的、浮肿的，他的样子几乎很可怕。

“尼基塔，你不应该谈机器，”他说，在院子中央站住了。“机器你懂什么？你的事情是谈上帝。机器无碍于……”

吉洪不敬地、顽强地打断了他的话。

“有了机器生活更昂贵，而且噪音更大。”

老阿尔塔莫诺夫挥手叫他走开，便慢吞吞地往花园走去，可是雅科夫拿着几只枕头走在他前面，愤愤地、沮丧地想：

“父亲、叔叔都是亲人，可是他们对我有什么用？他们都帮不了我的忙。”

父亲没有邀请兄弟住到自己那儿去，修士住在弟媳奥尔加家里阁楼上，他预先向她说明：

“我稍住几天，我不久就要走的……”

他住在那里，几乎看不大见，如果不叫他下楼——他是不到屋子里去的。他常常在花园里劳动，把树上的枯枝剪掉，象乌龟一般趴在地上清除杂草，皮肤皱了起来，身体逐渐地干瘪，跟人们说话声音很轻，仿佛在讲述重要的秘密。他推托身体不好，不愿意上教堂去，在家里不大祈祷，也不喜欢谈上帝，固执地避而不谈这一类话。

雅科夫看到了，修士跟奥尔加很要好，沉默寡言的薇拉·波波娃很尊敬他，米隆听伯伯讲述他云游四方和各种人时，连眉头也不皱一下，虽然父亲死后，米隆变得更傲慢、更冷漠了，俨然象个独资老板管理着工厂，对雅科夫象对职员一样吆喝。

修士那么温存地望着娜塔莉娅那圆胖的、红喷喷的脸，就象望着一切人和一切东西一样，但跟她谈话比跟别人少，而且她自己也逐渐地不大会说话了，只是喘气。她那双呆滞的眼睛没有表情，只有时在它们那混浊的目光里闪出为丈夫的健康而感到的不安，对米隆的惧怕和看见那胖胖的、道貌岸然的雅科夫时那种爱悦的神情。修士跟吉洪在某一方面意见有分歧，他们互相埋怨，虽然没有争吵过，但双方打对方身边经过时都不打招呼，仿佛是两个瞎子。

叔叔那有驼峰的、黝黑的身影在雅科夫的生活中又带入了一片阴影。修士的外貌在他心中引起了各种痛苦的预感，他那黝黑的、消瘦的脸使人想到死亡。雅科夫·阿尔塔莫诺夫从关心自身的高处来看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虽然自我的关心日见增强，但家里又发生了更多新的、令人不安的事情。在爱情上有经验的男子的嗅觉提醒他，波丽娜跟他冷淡了，而且头脑冷静的马夫林中尉证实了雅科夫的猜疑；现在中尉跟他相遇时只用个指头轻慢地碰了一下制帽，眯缝起眼睛，仿佛细瞧着一个遥远的和渺小的东西似的，而以前他却殷勤点儿，有礼貌点儿，在俱乐部里向雅科夫借钱赌博或请求他延期还债时，他不止一次地称赞地说：

“阿尔塔莫诺夫，您有炮兵的身材。”

或者他说些别的，也是令人愉快的话。这个好象是用橡皮做成的军官那略带粗鲁的和善使雅科夫感到满意，这个军官那对冷淡的蔑视、那机灵、那坚强有力、那无疑地潜藏在他心里的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使全城的人都感到惊讶。他用那双圆圆的、呆板的眼睛看着人们的脸，用带点儿嘶哑的、命令式的嗓音说：

“我是个头脑冷静的男子汉，不能容忍言过其实。”

打牌时，他跟邮政局长德罗诺夫，一个有病但有个阴险头脑的老头儿发生了争吵，城里人人都怕这个老头儿，马夫林对他说：

“我并没有言过其实，可您确是个老傻瓜！”

雅科夫·阿尔塔莫诺夫疑心中尉是自己的情敌，怕跟他发生冲突，可他没有把波丽娜让给马夫林的念头，——这个女人变得越来越叫他喜欢了。他还是不止一次地警告她：

“当心，如果我发觉你与马夫林发生什么事，——我会抛弃你的！”

与此同时，猎人诺斯柯夫在他心里所引起的不安又增强了。他在城郊，在瓦塔拉克沙小河上一座小桥附近暗中守候着雅科夫，他突然从土地里钻了出来，望着自己的制帽，象欠他钱似的坚持地要钱。

奇怪而且不好的是猎人从荨麻和牛蒡里，从两棵弯曲的白柳底下那茂密的杂草丛中走出来，常常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两年前，园丁潘菲尔的房子就在这个地方；有人把园丁杀害了，放火烧了房子，两棵白柳给烧焦了，这片炭和灰混杂着的粘土质土地给玩打棒游戏者的脚踩结实了；在残余的砖瓦基础上有一座炉子，竖立着一支烟囱；在明亮的夜里，烟囱的上空，在天空中不高的地方，有一颗略带绿色的星在抖动。诺斯柯夫不慌不忙地把荨麻弄得沙沙响，从烟囱后面走了出来，慢慢地摘下自己头上的制帽，喃喃地说：

“我会替您效劳的。你们在这里又会结成一帮的……”

“这些帮派与我无关，”雅科夫愤愤地说，在诺斯柯夫的回答中听出了一种明显的厚颜无耻：

“当然罗，不是您组织的，但事情跟您有关。”

“可惜，当时我没有把他打死，”雅科夫懊悔了十来次，他把钱交给这个密探时，说：

“你，要当心，要小心点儿！”

“我知道。”

“别把我牵连进去。”

“干吗？您放心。”

“是的，当然罗，他认为我是个傻瓜……”

雅科夫·阿尔塔莫诺夫明白，诺斯柯夫是个可以利用的人，他确信，这个扁平脸的、弯腿的小伙子不会不向他报一枪之仇的。他想这样做。他恐吓或者利用雅科夫给他的钱去收买某些工人，吩咐他们杀害他。雅科夫似乎已经觉出，最近工人们更用心地、更愤恨地瞧起他来了。

米隆经常说，工人们暴动不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地位，而是因为外面的人们向他们灌输着一种最荒谬的、最狂妄的思想：他们应当掌握银行、工厂和全国的全部经济。谈论这点时，他挺直了身子，迈着两条长腿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转动着脖子，把一个指头塞入了领子里，虽然他的脖子很细，可是衬衫领子却相当宽大。

“这甚至已经不是社会主义，鬼知道是什么！这种空想的拥护者却是你的同胞手足。我们由一群老乌鸦组成的政府……”

雅科夫明白了，米隆说这些话都是为了使听众们和自己相信自己有权利在国家杜马里占一席之地，而兄弟那些愤慨的言论在雅科夫心里还有恐惧的余感，增强着他个人在几百个工人中间无力自卫的意识。他甚至感觉到某种恐怖即将发生：有一天早晨工厂院子里的呼号声和叫嚷声把他闹醒了，他从枕头上

抬起了头，看见了一群狂暴的人们的黑影在仓库那平整的白墙上飞快地掠过，它们都在蹦跳、挥手，似乎整座仓库在地上移动着。他马上全身冒汗了，沉吟着，无声地叫道：

“暴动……”

不知为什么比人群更可怕的那流水似的人影很快地消失不见了，雅科夫明白了，工厂大门口发生了常常在星期一发生的打架，——假日后他们几乎总是打架，可是在他的头脑里却留下了那黑魆魆的、呼喊着的人影可怕的奔跑情景。总之，整个生活变得那么令人惊慌不安，他甚至看见报纸就觉得讨厌，不想读报。简单明了的消失了，到处发生令人不愉快的事，来了新的人们。

塔季扬娜妹妹突然从沃尔戈罗德带来了一个未婚夫，干瘦、头发带点儿火红色的人，戴一顶工程师制帽；他身轻、步子快，十分快乐，比塔季扬娜小两岁，她带头，家里所有的人都立刻开始叫他米佳。他会弹奏吉他，唱歌；他特别常唱的歌曲中的一首，雅科夫觉得似乎是对妹妹的侮辱，母亲十分生气。

我的妻子在棺材里。
上帝啊，把你的奴隶安排在
天堂里吧！

然而妹妹并不觉得受了侮辱；这个人使她，象使一切人一样很开心，连母亲也时常感动地对他说：

“唉，你呀，真是一只黄雀！小丑，你真会唱！”

米佳象鸽子一般能吃得无限地多；老阿尔塔莫诺夫用惊讶的目光象在做梦似的细瞧着他，眨巴着眼睛，问：

“象你这样的性格是应该喝酒的。你喝酒吗？”

“我能喝，”女婿回答道，在吃晚饭时他证明了，他也能喝相当多。他到过各地：伏尔加河、乌拉尔、克里米亚、高加索，他知道无数有趣的俏皮话、故事、可笑的话语；他似乎是从一个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国家跑来的。

“生活是个美人儿！”他说，立刻就陷入不断地旋转着的事务圈里了，工人们都喜欢他，年轻人都笑了，年老的织布工们都亲热地点头，连米佳也听着他那发出笑声的话语，用舌头舔着从那薄薄的嘴唇上显露出来的微笑。现在他跟米隆并肩在工厂院子里走着，向第五幢厂房走去，这幢厂房还是新盖起来的，红砖的脚掌的第五趾；它周围都是脚手架，木匠们都在脚手架的木板上忙着，他们那些银色的斧头都闪闪发光，米隆的眼镜玻璃和金丝也闪闪发光，他把一只手伸得笔直，象是一位在一幅价值五戈比的古代绘画里的将军。米隆点点头，也挥着手，仿佛要把一个什么东西扔到地上去似的。

雅科夫从办公室的窗子里望着他们。他也喜欢妹夫，跟他在一起很快乐，许多令人苦恼的事情都忘却了；雅科夫甚至羡慕这个人的性格，但对他却感到一种奇怪的不信任：好象这个人是不会长久的，到明天为止，而明天他就会宣布自己是个演员、理发师，或者会象他到来那样突然地消失不见的。他还有一个好品质，——他显然不是贪得无厌的，塔季扬娜有多少嫁妆，他问也不问，虽然这里面也许暗藏着塔季扬娜的某种花招。但是父亲是清醒的，他抱怨说：

“我干活是为了这样一个火红头发的人……”

米隆也结婚了。

“请让我给你们介绍我的妻子，”他从莫斯科一回来，就说，

把一个蓝眼睛、圆胖、有一头鬈发，脑袋歪向一边的洋娃娃放到了自己前面。他的妻子是件小玩具，可是制作得特别令人注目，在雅科夫眼睛里，这赋予她以非真正的女人的模样，跟粘在阿列克谢叔叔一块心爱的表上的一个瓷像相似，这个瓷像的头被砸断了，粘得有点儿歪斜；表放在镜台上，瓷像的脸背着人，朝镜子望着。米隆宣布，他的妻子叫安娜，她十八岁，但他避而不谈他得到了她的嫁妆二十五万卢布，也避而不谈她是个造纸厂老板的独生女儿。

"人家这样才是结婚，"父亲埋怨说，那双发红的眼睛望着雅科夫。"鬼知道你跟什么样的女人鬼混。可是伊利亚象一堆垃圾被扫出去了。"

父亲步履艰难地走着，沉重地摇晃着他那柔弱的、衰老了的身子。雅科夫觉得这躯体惹父亲生气，他故意让人看那令人作呕的老人裸体的丑态。他穿着睡衣和不系腰带的长袍，赤脚穿着便鞋，袒露着浮肿的胸膛，就象在女儿叶列娜面前走来走去，故意惹她生气一样。有时他上办公室去，在那儿坐了很久，妨碍雅科夫办公，抱怨说，他把自己全副精力都花在工厂和孩子们身上了，一辈子过着被套在事业的石辕上的生活，处在没完没了的烦恼中，没有感到过任何欢乐。

儿子听着，一声不吭，他看到这些抱怨使父亲感到安慰，同时，把他吹成和扩大成钟楼那么大小——早晨太阳看见它，比看见房子早些，入夜时也跟它最后告别。可是从这些抱怨中雅科夫却引出了一个对自己有教训意义的结论：象父亲那样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他总是看到，父亲抱怨得够了后，就被一种热烈的欲望、侮辱和挖苦人的不安的愿望攫住了。他走到坐在朝花园的窗前的

老妻跟前去了，把那双没用的手放在膝上，那双没有表情的眼睛死盯住一个点；他在她身边坐下了，忍不住地说：

“你在想什么？你身体很胖，却看不见你。孩子们都看不见你。塔季扬娜跟厨娘说话，比跟你说话客气些。叶列娜把你忘了，她为什么不来看你，啊？看来，她又有新的情人了。伊利亚在哪儿？”

可是逗弄妻子是乏味的，她那红喷喷的脸上马上就流下泪来，眼泪似乎不仅仅从她眼睛里流出来，而且也从皮肤绷得很紧的脸颊的毛孔中、从皮肤松弛的双层下巴里流出来，从耳朵近旁的一个地方渗出来。

“嗯，干裂了，”老头儿厌恶地抱怨说，象挥开烟雾一样挥开她，就走了。不，她不能使人开心。

他没有逗弄雅科夫，但儿子总是觉得父亲似乎带着使人难受的怜悯的目光望着他。有时他叹气：

“哎，你呀，眼睛没有表情的……”

嘲弄是伤害不了米隆的，父亲显然胆怯地避开了他；雅科夫明白这种情况。工厂里，家里，从母亲和他那瓷制般的妻子到开大门的男孩格里什卡，大家都怕米隆。米隆在院子里行走的时候，他那长长的影子似乎能使周围鸦雀无声。

嘲笑火红色头发的女婿并不是乐事，这人自己会嘲笑自己，他显然在挨别人揍之前宁愿先揍自己。塔季扬娜怀了孕，身子臃肿得很厉害，她傲慢地噘着嘴，吃过午饭就躺下，一下子读三本书，然后就去散步；丈夫在她身边奔跑，象条狮子狗。

老阿尔塔莫诺夫吩咐套马，上城里去逗弄兄弟和吉洪；雅科夫不止一次地听说过，他是怎样干这种事的。

“怎么样，戴僧帽的大学生，把上帝抛弃了吗？”他盘问修士

不止。

尼基塔摇晃着他的驼峰，两只长手紧紧地抚摩着自己那尖尖的膝头，轻轻地、痛苦地说：

“哎哟，这何必呢……”

“怎么……何必呢？你戴的不是那顶帽子，你戴的是顶假帽子。你的全部衣服都是假的。你是个什么样的修士啊？”

“这是我的灵魂的事情。”

“你嗅烟草。不，你输了，错了。如果你当时娶了一个贫穷的姑娘，娶个孤儿，那她就会感恩地给你生几个孩子，现在就可以象我一样做爷爷了。可你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你记得吗？”

修士象只大乌龟似地爬着，慢慢地走了，可是彼得·伊里奇·阿尔塔莫诺夫却走到了奥尔加跟前，对她讲述了阿列克谢在集市上纵酒的事。但这也没有使他觉得开心；小老婆子自从丈夫去世后就坐不住了，她老是走来走去，挪动家具，把东西从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向窗外眺望。她走来走去，脑袋瓜一动也不动，虽然在她的鼻梁上惹人注目地架着一副玻璃很厚的眼镜。她在摸索中生活，用手杖戳地板，右手向前伸出。可是对老头儿那些恶意的述说，她冷笑着回答道：

“随你怎么说都行；我知道阿廖沙的为人，对这个人既不能把坏事情粘上，也不能把好事情添上。”

“你是怎样一个人，他说得一点不错：你是用一只眼睛看人的，”

“我的两只眼睛几乎看不见，”奥尔加说。“我看不见，昨天由于看不见，我打碎了一只他喜爱的瓷杯。”

老阿尔塔莫诺夫试着逗弄吉洪·维亚洛夫，但这也是很困难的。吉洪不生气，他往旁边瞧瞧，喉咙里咯咯作声，简短而平

心静气地回答。

“你活得很久啦，”阿尔塔莫诺夫说，吉洪理由充足地回答道：

“还要活下去。”

“你为什么要活下去，啊？你说说！”

“大家都活着。”

“不错，是的——不是每个人都一辈子扫院子，收拾垃圾……”

吉洪有自己的想法。

“嗯，既然生下来了，就活到死，”他说，可是阿尔塔莫诺夫并不听他的话，继续往下说：

“你一辈子拿扫帚过日子。你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没有任何烦恼。这是为什么？我的父亲还给过你别的职位，可是你不要，拒绝了。你为什么那么固执？”

“彼得·伊里奇，你问得迟了，”吉洪回答道，眼睛望着一边。

阿尔塔莫诺夫很生气，坚决地说：

“你瞧，你这一辈子有多少人发了财。每个人都力求过好日子，积蓄金钱……”

“积蓄，积蓄，你收买了魔鬼，”吉洪说，把“O”字① 念得圆浑而沉厚。

雅科夫等待着父亲发怒，把吉洪骂一顿，可是老头儿一声不吭，喃喃地说着含糊不清的话，就从看院子人身边走开了，看院子人虽然头发脱落了，成了秃头，皮肤变得和沙质粘土同一颜

---

① 俄语积蓄是копить。

色，但他并没有受年老体衰的影响。身体还是那么结实，甚至有点儿仪表堂堂，而且越来越傲慢地、用教训人的口吻说话了。雅科夫觉得吉洪的说话口气和举止似乎比父亲更象“主人”。

雅科夫本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在家里亲人中间是个多余的人，在家里唯一讨人喜欢的人是个外人——米佳·隆吉诺夫。他并不觉得米佳傻，也不觉得他聪明，他与别人不同，不受这些评价的约束。他的重要性可以用米隆对他的态度来证实；米隆冷酷、专横，指挥一切人，米隆跟米佳和睦相处，虽然常常争论，但从不争吵，而且争论得很谨慎。在家里从早到晚响着各种各样的呼唤声：

“米佳，”塔季扬娜叫道。

“米佳在哪儿？”母亲问，父亲甚至往窗外探出头去大叫：

“米特里，是吃饭的时候啦！”

米佳象狐狸般地在工厂里跑来跑去，用令人发笑的话语和令人快乐的玩笑，好比用一条毛茸茸的尾巴，巧妙地扫除了米隆对职工们冷淡而使人感到受辱的严峻，他把工人们称做朋友。

“朋友，这不是这样！”他对留胡子的、庄重的木工组组长说，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红皮面小册子和一支铅笔，或者在木板上画了个什么，问：

“你看见吗？对不对？是这样吗？那末是这样，对吗？”

“对，”组长表示同意。“可我们都是按照老办法，按照我们习惯了的……”

“不，亲爱的人，必须习惯于新事物——更有好处！”

木工组长同意了：

“对。”

米佳处理事务很敏捷，颇象阿列克谢叔叔，可是在他身上看

不出所有主的贪心，他那轻松愉快的诙谐很象木匠谢拉非姆。这点父亲也注意到的；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米佳把桌上愤怒的情绪扫除了、驱散了以后，父亲冷笑着，抱怨说：

"瞧，我们这儿也有个安慰者，谢拉非姆……真的！"

有一次父亲跟米隆发生了常常发生的冲突以后，雅科夫听到了米佳对米隆说：

"害怕和厌恶同怜悯的化合，纯粹是俄罗斯的化学！"

他立刻就安慰说：

"可是——没有关系！这很快就会过去的，会消失的。我们在净化……"

一个假日的傍晚，在花园里喝茶的时候，父亲抱怨说：

"我没有假日活了一辈子！"女婿立刻非常生气，大胆的话语象撒金黄色的沙土一般脱口而出：

"这是您的错嘛，可不是任何人的错！人是为自己规定假日的。生活是美人儿，它要求礼物、娱乐和各种玩意儿，应该快快乐乐过日子。每天都可以寻欢作乐。"

他说了很久，说得很巧妙，仿佛在吹笛，所有坐在桌旁的人们都一声儿不言语；常常是这样的：人们听他说话的时候，仿佛都睡熟了；雅科夫也感觉到他的言语的魅力，他觉得这些话语里含有真正的真理，可他想问问米佳：

"你为什么娶了一个不漂亮的、傻里傻气的姑娘？"

雅科夫看到，他对妻子的态度有一种虚假的东西，过分殷勤的、强调的关怀；雅科夫觉得妹子似乎感觉到这种虚假，她忧郁地、默默地过着日子，十分容易生气，热烈地跟米隆谈论政治比跟自己快乐的丈夫交谈的次数多得多。除了政治，她不善于谈论其他什么。

有时雅科夫认为，米佳·隆吉诺夫不是来自欢乐的、无忧无虑的国家，而是从一个令人苦闷的黑洞里跳出来的，他终于找到了对他来说是陌生的新人们，由于他终于找到了他们而觉得快乐，在他们面前跳起舞来，逗人发笑，对他们的人数众多深为感动，并且由于什么而觉得惊奇。就在这种惊奇中雅科夫发现了一种有点儿傻气的东西；一个男孩走进玩具店里也会感到这样的惊奇的，但是这个男孩却聪明地立刻就识别出来，哪些玩具比较好。

家里和工厂里所有的人中间，有两个人明确地不喜欢塔季扬娜的丈夫，这两人就是尼基塔叔叔和吉洪·维亚洛夫。对雅科夫的问题：他觉得米佳怎样，看院子人平心静气地回答道：

“一个虚假的人。”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象只苍蝇。只要是垃圾，就停下来。”

雅科夫久久地、坚持地一再问老头儿，可是后者不能说得更清楚些。

“你自己看吧，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他说。“要知道，你自己能看出来的：这个人要各种花招。”

修士叔叔几乎也这么说。

“他扬起尘土，”他叹口气，说。“这种人我见得多了，爱说漂亮话的人。他们把人搞糊涂。他们自己言语上也很混乱。你对他说：豌豆，可他会对你说：悲痛，哎呀……真是的，真是的。”

雅科夫听到这个温和的残废人愤愤地、几乎带着他从来没有过的愤恨说话，觉得奇怪。更令人惊奇的是吉洪和叔叔对塔季扬娜的丈夫的评价是一致的，——这两个老人相处得并不和睦，互相抱着明显的、虽然不露声色的敌意，几乎不交谈，互相躲

避。在这方面雅科夫又一次看到了他所讨厌的人类的愚蠢：这两个明天将会死亡的人还会有什么不一致呢？

尼基塔叔叔快要死了。雅科夫觉得父亲似乎努力促成着他的死亡，几乎每次见面他都要讥刺修士，责备他。

"我一辈子过着牛马生活，可你过着猫一般的生活。大家都关心让你过得温暖些，舒服些，甚至仿佛没有看到你是个驼子。大家都认为我是凶恶的，我是怎样凶恶？我一辈子……"

修士把头缩进了驼背里，咳嗽着，请求说：

"你可别生气。"

对于父亲，对于他那袒露着的，象抹着肥皂似地耀眼的，披着象长了霉斑的、有些儿灰白的头发的胸部的厌恶感，也使雅科夫日子难过，这种感觉是难以掩藏的。他有时得提醒自己：

"他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生的。"

但这并没有使父亲增光，也没有消除对他的厌恶感，这种想法甚至也含有一种使人感到难受和屈辱的东西。父亲几乎每天上城里去，仿佛是为了观察修士怎样死去。阿尔塔莫诺夫大哥呼哧着，吃力地爬到了阁楼上，坐在修士的床边，那双发炎的红眼睛死盯着他。尼基塔一声儿不言语，咳嗽着，锡一般的目光望着天花板；他的两手开始不安静起来，他不断地拉平长袍，从它上面拿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有时他站起来，咳得气喘吁吁。

"你病得很厉害吗？"大哥问。

尼基塔两手抓住了大哥的肩膀、床背、椅子，爬到了窗口；长袍穿在他身上，似折断了的桅杆上的风帆；他坐在窗前，张开了嘴，望望下面，望望花园和远处树林那黑森森的、怒发冲冠似的刚毛。

"嗯，你休息一下吧，"大哥说，拉着松弛的耳垂，下楼去了，

通知奥尔加：

“他病得很厉害。日子不多了……”

那个胖修士，马尔达里神甫来了，他劝说把尼基塔送到修道院去，按照某项规章，他必须死在那儿，也必须把他埋葬在那儿。但驼子却劝奥尔加：

“等到我死了后，您就把我送到那儿去。”

他哀求了三次：

“棺材盖要做得高些，免得压住。请不要忘记！”

在战争发生前四天他死了，在他死的前一天他请求通知修道院：

“让他们来接我回去，他们到达时，我就会死的。”

他去世那天早晨，雅科夫把父亲扶到了阁楼上，父亲划着十字，凝视着兄弟那张发黑的、眼睛半闭着、嘴下陷了的憔悴的脸；尼基塔不自然地大声说道：

“请原谅我吧。”

“嗯，你说什么？原谅什么？”彼得·阿尔塔莫诺夫埋怨地说。

“原谅我的放肆无礼……”

“请原谅我，”大哥说。“我在这里有一次跟你开过玩笑……”

“上帝不会责罚开玩笑的，”修士低声地叫他放心，可是大哥沉默了一下后，问：

“那末，现在你觉得怎样？……上哪儿去？”

“我忘记了，”修士打断了哥哥的话，急忙说起来。“雅沙，你去告诉吉洪，叫他把亭子旁的一棵小枫树锯掉，这棵小枫树不会长高了，不会……”

听到这种过分清楚的噪音，看到那象箱子的角奇形怪状地

向上突出的胸骨，雅科夫不能忍受了。总之，在这一堆一动不动的、盖着黑布、两手持着一个旧式铜十字架的骨头里已经没有人的东西了。雅科夫可怜起叔叔来了，但他心里还是认为：为什么定下了这种规矩，让老人们或者一般地说让家里的人们在众目睽睽下死去？

等了一下，兄弟是否还有什么话要说，然后父亲由雅科夫搀扶着走了，默默无言地低下了头。在楼下他说：

"他快要死了。"

"真的吗？"米隆问，他坐在桌旁，用一大张报纸掩住了自己的半个身子；问了后，他没有把眼睛从报纸上移开，可是后来把报纸扔到了桌上，对坐在角落里的妻子说：

"我是对的，——你读一下！"

他那圆胖的妻子走到了桌子跟前，坐在窗前的母亲惊愕地问：

"真的，米隆，真的发生了战争？"

"那会产生第二个阿尔塔莫诺夫的，"彼得大声地提醒说。

"当然是瞎说，"米隆对妻子或对雅科夫说，后者也俯下头在看报纸，念着那些令人惊慌不安的电报，思忖着：这一切对他会有什么危险？老阿尔塔莫诺夫挥了一下手，走到院子里去了，那里太阳把鹅卵石晒得那么热，那股热气透过了天鹅绒靴子那柔软的底钻入了他的皮肤里。从窗外传来了米隆那些干巴巴的教训人的话语；雅科夫一只手拿着报纸站在窗前，看到了父亲怎样挥动他的一只发红的拳头威胁着什么人。

第三天大清早修士们都来了；他们一共七个人，身材的高度和宽度都不一样，雅科夫觉得他们都象新生的婴儿分不清。只有其中一个身材最高，瘦骨嶙峋，留了一部最浓密的胡子，有一

条对修士，也对当时情况不适合的洪亮而快乐的嗓子，那个走在众人前头、两手捧着一个黑色大十字架的人仿佛是没有脸的；他是个秃顶，他的鼻子在脸颊上变得模糊不清了，除了秃顶和胡子之间两个黑洞以外，在他脸部上什么也没有了。他走路时，那么慢吞吞地抬起腿，仿佛他是个瞎子似的；他用三种嗓音唱道：

"神圣的上帝，"低沉地、几乎用男低音唱道；

"神圣的、伟大的，"声音提高些，带男中音，可是……

"神圣的，不朽的，饶恕我们吧！"声音那么刺耳，男孩们都跑到前面去了，惊奇地望他的胡子，那里面藏着发出三种嗓音的看不见的嘴的容器。

当出殡队列从街上走到广场时，发现广场上挤满了居民们，预备兵们、马夫林中尉的士兵们，少数长官和僧侣们都在人群中央。冷静沉着的中尉检阅般地站在自己士兵前头，象一尊雕像，他沐浴在阳光中；穿着圆锥形长袍的神甫和助祭们也象镀金的偶像站着。他们在太阳底下融化了，长袍的光辉也投在马夫林中尉的身上；在读经台前面一个胖胖的、长着一个白铁脑袋的军官边跳边挥制帽。

那个有三种嗓音的修士摇着黑色十字架，在人墙前面站住了，用男低音说：

"让开！"

可是人们不给他让路，而给县警察局副局长埃凯的一匹毛色火红的身体很长的马让了路，——他挥着一只白手套，撞在一个修士身上，把马横在街上，责备地、恼火地喊叫起来：

"上哪儿去？您怎么啦，没有看见吗？往后退！"

那个修士举起了十字架，拖长声音说起来：

"神圣的上——上……"

“乌——拉！”军官喊道，广场上全体民众的几千条嗓子都狂怒地大叫起来：

“乌拉——拉——拉……”

可埃凯踏在马镫上欠了欠身子，也喊道：

“彼得·伊里奇，请走胡同！绕道走！米隆·阿列克谢耶维奇——我请求您！这地方十分热闹，可您——这是怎么啦？”

老阿尔塔莫诺夫站在棺材前面，由妻子和雅科夫扶着，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下埃凯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对抬棺材的修士们阴郁地说：

“拐弯吧，神甫们……”

他抽噎了一下，补充说：

“看来，我最后一次下命令……”

雅科夫觉得这一切是不体面的，甚至有点儿可笑，可是当拐往波丽娜所住的那条胡同时，他看见她迎着出殡行列快步走来了。她全身素白，撑了一顶粉红色的伞，急急忙忙地在那高耸的、绷得紧紧的胸部上划十字。

“来看马夫林的，”他立刻在心里想，灰尘和恼怒使他气喘吁吁。修士们都走得更快了，那个黑胡子开始唱得更轻，更沉思，可是合唱队压根儿没有声音了。在城外，在屠宰场大门口对面停着一辆样子很怪的大车，上面盖着黑呢，套了一对杂色马，人们把棺材放到了大车上，就祭奠起来，而从街上，仿佛从喇叭里传来了一阵铜器的庄严的吼声，音乐奏着《上帝，保佑沙皇》，三座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传来了一阵灰尘般的、烟雾似的吼声。

“啦——啦——啦——啦！”

雅科夫似乎觉得他听见马夫林中尉的命令：

“立正！”

祭奠完毕后，必须回到婶母家去，在回丧饭的桌旁坐很久，听父亲愤怒的怨言。

“哪个傻瓜吩咐把马停在屠宰场对面，啊？”

“警察，警察，”米佳安慰并解释道：“不相配，要知道，这是民族精神的振奋，而这里是一辆灵车！……不相配……”

米隆舔去了自己嘴唇上的微笑，对在困难和不愉快的日子里必到场的雅柯夫廖夫医生说：

“假如我们大家团结一致，象《银公爵》里的米季卡……归根到底——世上一切都是以数字的比例来决定的……”

“以技术来决定的，”医生反驳说。

“技术？嗯，对……可是……”

到晚上九点多钟，雅科夫这才能从那种无聊的事情中摆脱出来，跑到波丽娜那儿去了，他心里感到在这个时刻之前还从来没有感到过的不安，预感到一定会发生不寻常的事。这件事果真发生了。

“哎呀，”当雅科夫穿过院子走进了厨房的时候，波丽娜的厨娘说，她说完，就沉重地坐到炉子旁边一条长凳上。

“下流的拉皮条女人，”雅科夫回答道，就在通房间的门前站住了，细听着那清楚的、士兵的脚步声和熟悉的、军人的说话声。

“那末，应当用脑筋想一想——是，还是不是？……您要用脑筋想一想！”

“她用您相称，”雅科夫心里想，“或许，还没有发生什么事。”

可是打开了门，站在门限上时，他立刻就确信一切事情都已经发生了：那冷静沉着的中尉严峻地皱紧了眉头，站在屋子中央，制服上衣的纽扣都解开了，两手插在口袋里，从制服上衣下面可以看见背带，其中一条没有扣在裤子纽扣上；波丽娜坐在卧

榻上，两腿交叉着，一条腿上的长袜子象只螺丝般掉下来了，她那双机灵的眼睛显得异常的圆，红润的脸涨得通红。

"嗯——嗯？"冷静沉着的中尉问，他的问话完全证实了雅科夫的一切怀疑。他往前跨了一步，把帽子扔到桌上，用自己也不熟悉的假声说：

"我送丧回来……吃了回丧饭回来……"

"真的吗？"中尉表示疑问地、用主人的口吻问，波丽娜那么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香烟劈啪地响了起来，她吐着烟，但不是负疚地而是漫不经心地说：

"伊波利特·谢尔盖耶维奇劝我去当看护……"

"去当看护？唔，是的，"雅科夫冷笑着说，于是冷静沉着的中尉向他跨上了一步，清楚地问：

"这冷笑是什么意思？请你记住：我不——不喜欢言过其实！我可受不了！"

在这两三分钟里雅科夫感觉到，他身上怎样通过了一阵受辱和气愤的热流，在他身上通过并留下了一种压抑的、几乎感到伤心的意识，以致这个小女人对他象他身上的任何部分一样不可缺少，以致他不能允许使她离开他。由于这个意识，他又觉得怒气填胸，他浑身发冷了，站了起来，把一只手插入了口袋里。

"别走近我！"他警告中尉，同时觉得他的眼睛瞪得发痛了。

"这——这是为什么？"中尉问，又跨上了一步。雅科夫向来不喜欢他在单词上添加字母那种令人讨厌的方法，这当儿这种方法简直使他发狂了，他想从口袋里抽出手来，叫道：

"我要杀死你！"

马夫林中尉一把抓住了他的手，把手腕握得令人发痛，手枪在雅科夫的口袋闷声地放了一枪，接着雅科夫的手臂感到一阵

剧痛，仿佛臂肘断了似的，从口袋里抽了出来，中尉从他手指里夺过手枪，把它扔在圈椅上，说：

“没有成功！”

“雅沙，雅沙！”阿尔塔莫诺夫听见了一阵大声的私语。“伊波利特·谢尔盖耶维奇，先生们！你们发疯了吗？为了什么？要知道，这是件丑事！为了什么？”

“嗯——嗯，”冷静沉着的中尉震耳欲聋地说，拉住了雅科夫的胡子，把它往下拉了一下，迫使他向他鞠躬：“请——原谅——傻瓜！”

每说一个字，并把长的字分成两半，就把胡子往下拉一下，接着在下巴上轻轻地一击，迫使他抬起下巴。

“哎哟，多么可耻，哎哟！”波丽娜悄悄地说，一把抓住了中尉的臂肘。

雅科夫右手不能动了，但他咬紧了牙关，用左手把中尉推开；他哼哼哈哈地说，在他的两边脸颊上流着受了屈辱的泪水。

“不许碰我！”中尉大声喊道，把他推开了，坐在圈椅里手枪上面。于是雅科夫用双手捂住了脸，遮掩住眼泪，在半昏厥状态中果然不动了，透过头脑里的嗡嗡声，勉强听到了波丽娜的叫嚷声：

“我的天哪，这是多么不体面！这是你们，你们！真是丢脸的事！为什么？”

“见鬼去吧，小姐！”中尉用生硬的嗓音说。“给您一个卢布作为快乐的代价——这足够了！我可受不了言过其实，而您是个最平常的……”

中尉两脚沉重地踩着地板，砰地关上了门，就消失不见了，身后留下了各种灯的玻璃轻轻的哐啷声和波丽娜那短促的尖叫

声。雅科夫站住了那发软的两腿，两腿弯曲，浑身哆嗦，好象在发冷；波丽娜站在房间中央一盏灯下，她的嘴张开着，她看着自己手里一张肮脏的钞票，嗓音嘶哑。

“混蛋，”雅科夫说。“你为什么干这种勾当？你还说过……应该杀死你……”

这个女人瞥了他一眼，把钞票扔在地板上，声音嘶哑地、惊愕地，拖长声音地说：

“真是个坏蛋……”

她坐到圈椅里，弓着背，两手捧住了头，可是雅科夫用个拳头在她肩上揍了一下，叫道：

“让开！把手枪给我……”

她一动也不动，还是那么惊愕地问：

“那么你爱我吗？”

“我恨你！”

“你扯谎，现在你还爱我！”

她那么快地向他跳了过来，雅科夫甚至来不及把她推开，她便搂住了他的颈脖，象咬他一样狂怒而坚持地吻他，一股热气喷在他的眼睛上和嘴里，她喃喃地说：

“你扯谎，你是爱的，你是爱的。我也爱你！唉，你是温柔的，我的有趣而不规矩的家伙……”

有趣而不规矩的家伙是一个她所喜欢的表示亲热的字眼，这个字眼她只在心情特别激动的时刻才说的，这个字眼常常使雅科夫沉醉得做出甜蜜而温柔的兽行。这当儿也发生了这种情况；他揉呀，拧呀，吻她，气喘吁吁地嘟哝说：

“下贱货。下流女人，你不是知道……”

一小时后，他坐在卧榻上，她躺在他的两膝上；他一边摇着

她，一边惊讶地想：

“一切过去得多么快啊！……”

可是她疲乏地说：

“我生了气，就想抛弃你。你总是忙于自己的事，办什么丧事，可我却寂寞无聊。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爱我？现在你会更爱我的，因为你会吃醋的。当吃醋的时候……”

“我想要离开这儿，”雅科夫疲乏地说。

“是呀。到巴黎去。我会讲法语。”

他们没有点灯，房间里又黑又闷，预备兵们和娘儿们在街上叫嚷，虽然时间很晚了，已经是下半夜了。

“现在你不能去国外了，那儿在打仗，”雅科夫记起来了。“战争，真要命……”

那个女人又谈起自己来了：

“只有狗相爱才不吃醋。你瞧：一切戏剧和小说都是在吃醋中产生的……”

雅科夫冷笑了一下，打了一下哆嗦：

“手枪开得好，子弹能打中我的腿，可是只在裤子上有了个破洞。”

波丽娜把一个指头塞入了破洞里，忽然呜咽地哭了，平静地但极愤恨地说：

“唉，很可惜，你没有能够还他一枪！打穿他那绷紧的橡皮肚子！”

“住口！”雅科夫把她猛地摇了一下说，可她从牙缝里吹着口哨，还是那么凶恶地继续往下说：

“坏蛋！臭骂了我一顿！ 你们都是些什么人……你们一点儿都不了解女人！”

她翘起了两片发肿的嘴唇，露出了咬得紧紧的狐狸牙齿，补充说：

“要知道，如果一个女人变心了，这根本不是意味着她已经不爱你！”

“我说！住口！”雅科夫叫道，把她抱得那么紧，她不禁呻吟起来了：

“哎哟，我感觉到你爱我！雅沙，我的有趣而不规矩的……”

天蒙蒙亮，他就迈着轻快的步子离开她走了，觉得自己是个在一场危险的赌博中赢得了一件贵重东西的人。更增强他心里那平静的高兴劲儿的是：他临走时，向波丽娜要一支被她藏了起来的手枪，可她不肯还他，于是雅科夫不得不说，他不带手枪不敢走路，并把诺斯柯夫的事告诉了她。波丽娜的惊愕使他十分高兴，她的激动使他深信，她当真是他亲爱的人，她是爱他的。她一边嘴里啊呀啊呀叫，一边举起两手轻轻拍着，责备起他来了：

“这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又不安地在心里寻思：

“侦探——当然，这很有趣！比方说，福尔摩斯侦探案——你读过吗？可是我们这儿大概也有侦探——也都是坏蛋？”

“那还用说，”雅科夫证实说。

她把手枪还给了他，想检查一下手枪能不能射击，她劝雅科夫向那只打开门的炉子射击，为此雅科夫不得不伏在地板上；她也卧倒了；雅科夫放了一枪，从炉子里朝他们猛地吹来了一阵灰，波丽娜啊呀叫了一声，滚到了一边，接着举起一个手掌，轻声说道：

“你瞧！”

在一块油漆地板上有个打斜刺地穿过的、很深的小洞。

“你要想一想，死神钻到那儿去了！”波丽娜说，边叹气边皱紧了那对画得细细的眉毛。

雅科夫还从来没有见过她如此可爱，还从来没有感觉到过她对自己如此亲近。当他讲述诺斯柯夫的事情时，她那双眼睛象孩子般惊讶地望着，在她那少女的尖尖的脸上已经没有一丝恶意了。

“她并不觉得有过错，”雅科夫惊讶地心里想，这使他感到愉快。

送他走的时候，她抚摩着雅科夫的胡子，说：

“唉，雅沙，雅沙！原来就是这样！我们是严肃的吗？唉，天哪……但是这个坏蛋！”

她把手指握成了一个拳头，挥舞着，很气愤并抱怨说：

“天哪，世上有多少坏蛋呀！”

她忽然抓住了雅科夫的一只手，若有所思地皱紧了眉头，轻声说道：

“等一等，等一等！这里有个小姐，哦，当然罗！”

她眉开眼笑，划十字为雅科夫祝福，然后放他走了。

“去吧，有趣而不规矩的家伙！”

早晨是凉快的，露水晶莹；黎明前的风徐徐吹来，那带点儿绿色的、珍珠般的天空散发出一股苹果香味。

“可不是，她出于气愤才干出这种事来，等父亲一死，应该娶她，”他宽宏大量地在心里寻思，立刻想起了安慰者谢拉菲姆那些令人可笑的话来了。

“任何姑娘都是落水的人，抓住稻草不放。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抓住她！”

一想到那冷静沉着的中尉，他心里就感到惶恐不安了，他不

象一根稻草，他很生气，可能会干出龌龊的勾当来的。不过中尉一定被送到前线打仗去了。雅科夫·阿尔塔莫诺夫甚至较为心平气和地想到诺斯柯夫，虽然他怀疑地朝四下望望，敏感地谛听着，手握住了口袋里的手枪——诺斯柯夫常常在这些时刻抓住雅科夫。

可是过了两星期，对猎人的恐惧又象弥漫的烟气笼罩住了他。一个星期日，雅科夫检查向沃罗波诺夫买来的做壁框的木料时，看见了诺斯柯夫，他腰带上挂着一个捕兽器，背上搭了一个袋，从密林里走了出来。

“对您来说是一次幸运的会见，”他说，摘下了制帽，走近来了；他象士兵一样戴着一顶制帽：歪戴在右眉上，摘下时不拿帽檐，而拿帽顶。

雅科夫没有回答他那使人感到威胁的奇怪的问候，他咬紧了牙关，痉挛地把口袋里的手枪握紧。诺斯柯夫也有一会儿工夫不吭声，用个指头挖制帽的衬里，眼睛不看雅科夫。

“嗯？”阿尔塔莫诺夫问；诺斯柯夫抬起了那双狗眼睛，抚平那直竖的、粗硬的头发，口齿清楚地说：

“您的情人，就是佩拉格娅·安德烈耶夫娜，她跟斯拉德科佩夫采夫神甫的女儿相识了，您告诉她不要跟她交朋友。”

“为什么？”

“是这样的……”

猎人听了一下城里的钟声，补了一句：

“我由衷地劝告您，希望您好。可您要给我些卢布……”

他望了一下天空，计算着：

“三十五个卢布……”

“我要打死这条狗！”雅科夫·阿尔塔莫诺夫心里想，一边点

数着钱。

猎人拿了钞票，拐着弯腿转过身去，铁制的捕兽器叮当作响，没有戴上制帽，钻进密林里去了，可是雅科夫觉得这个人变得更难受地使他讨厌。

“诺斯柯夫！”他低声叫他，当那个半个身子被枞树枝给遮没了的人站住了时，雅科夫向他建议道：

“你最好不干这种事！”

“为什么？”诺斯柯夫问，脑袋朝前探出，阿尔塔莫诺夫觉得在诺斯柯夫那双没有表情的眼睛里流露出畏惧或非常凶恶的神情。

“危险的事情，”雅科夫解释说。

“必须知道怎样去干，”诺斯柯夫说，他眼睛里的光熄灭了。“对于一个不知道怎样去干的人，什么事情都是危险的。”

“随你的便。”

“你说这话是违反自己利益的。”

“在仇恨中有什么利益可言？”雅科夫嘟哝说，他后悔跟一个侦探谈起话来了。

“竟然也这样来争辩，白痴。”

可是诺斯柯夫却教训人地说：

“没有这个人就活不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仇恨，也有自己的需要。再见！”

他把背转向雅科夫，钻入那些枞树的浓密的绿荫中去了。雅科夫听了一下他怎样把带刺的树枝弄得窸窣响，干枝怎样折裂作响，然后，快步向一条林间小路走去，有一匹套在轻便马车上的马在那儿等他，他就驱车到城里波丽娜那儿去了。

“真是个坏蛋！”波丽娜几乎快乐地感到惊奇。“他已经知道

了她常来找我？请说吧！”

“你为什么跟这样一些人相识？”雅科夫愤怒地责备道，可她也愤怒地拉拉自己胸上一条黄薄纱围巾喋喋不休地说：

“第一，这是为了你好！其次，我应该养猫，养狗，还是养马夫林？我整天一个人坐着，象坐牢一样，不跟谁一起上街。可她——很有趣，她借给我小说或杂志，关心政治，什么都讲给我听。我和她在波波娃的中学里是同学，后来我们闹翻了……”

她用个指头戳了一下肩，越来越愤怒地说：

“你以为过秘密情妇的生活是轻松的吗？斯拉德科佩夫采娃说，情妇好比一双胶靴，——当路上泥泞的时候才用得着，正是这样！她跟你们的医生私通，他们并不隐瞒这件事，可你象隐瞒毛病一样，瞒住我，你觉得害臊，仿佛我是独眼或驼子，可我压根儿不是畸形的人……”

“等一等，”雅科夫说，“我会跟你结婚的！我说正经话，虽然你也是一只猪……”

“我们当中谁更有猪相，还是个问题！”她叫道，孩子般地呵呵大笑，又说了一遍：“更有猪相，更有罪，我可搞不清楚！我的有趣而不规矩的家伙……我亲爱的，你不是贪得无厌的！别人会不吭声的；要知道，这个侦探对你是有用的……”

象往常一样，雅科夫安心地离开了她的家，可是七天后，大清早身材矮小、满脸雀斑、歪鼻子的记工员叶拉金来报告说，天蒙蒙亮，当织布工们撒网捕鱼的时候，织布工莫尔德维诺夫想救掉入水里的猎人诺斯柯夫，几乎也淹死了，躺在医院里。雅科夫听着带难听的鼻音的报告，伸直了两腿坐着，为的是把两手在口袋里藏得更深些，他双手发抖了。

“他们把他淹死了，”他心里想，想象着和善的莫尔德维诺

夫，一个长着一张温柔的女人的脸的人，不相信这个人会杀害什么人的。

“一件幸运的事，”他心里想，轻松地吁着气。波丽娜也同意这是一件幸运的事。

“可不是，这样更好，”她说，严肃地皱紧眉头，“因为如果用任何别的方法把他杀死，那就会闹嚷起来的。”

但她却觉得可惜：

“更有意思的是把他捉住，迫使他忏悔，再把他吊死或枪毙。你读过……”

“你胡说八道，波丽卡，”雅科夫打断了她的话。

过了几天安静的日子，雅科夫上沃尔戈罗德去了，归来后，米隆忧虑地皱紧眉头，说：

“我们这儿又发生了一件肮脏的事；埃凯奉省里的命令，调查这个猎人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淹死的。逮捕了莫尔德维诺夫、基里亚科夫，火夫克罗托夫，一个胡闹的小丑——所有跟猎人一起捕鱼的人全都被逮捕了。莫尔德维诺夫的脸被抓破了，耳朵被扯破了。他们看出其中似乎有政治问题……当然，这不是耳朵被扯破的事情……”

他站在钢琴旁边，夹鼻眼镜在一个指头上摆动，眯细了眼睛望着房间里的一个角落。他穿着一件揉皱了的瑞典式短上衣，一条带点儿火红色的裤子，一双高及膝盖的、蒙着灰尘的靴子，活象一个机械师；他那瘦骨嶙峋、刮得光光的脸颊和剪得短短的髭髭使人想起一个军人；不论他说什么或怎样说，他那不大动的脸几乎没有变。

“白痴的时代！”他沉思地说。“现在我们陷入了一场新的战争。我们打仗照例是为了引开对我们自身的愚蠢的注意力；同

愚蠢作战，——我们不会，也没有力量。而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在国内。工人党却幻想在农民的土地上夺取政权。在这个党的队伍里有商人的儿子伊利亚·阿尔塔莫诺夫，一个负有完成国家在工业上和技术上欧洲化的伟大事业的使命的阶级中人。荒谬至极！背叛阶级利益应受刑事处分，实际上——这是叛国……象戈里茨维托夫那样的知识分子我是了解的，他没有任何关系，自己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因为他平庸无能，没有劳动力，只会看书，空谈；总之，我认为俄国的革命活动是给平庸无能的人们干的唯一的事……"

雅科夫觉得堂兄弟好象面对着满屋子的人在说话，他把眼睛眯得更细了，终于完全闭上了。雅科夫不再听堂兄弟的话，想着本人的事：对诺斯柯夫的死的调查将会怎样结局，这会怎样牵连他雅科夫？

米隆的妻子怀孕了，活象一只五斗橱，她把他打量了一下，用疲乏的嗓音说：

"去换衣服吧！"

米隆顺从地把夹鼻眼镜架在眼睛上，走了。

大约过了一个月，所有被捕的人都获释了；米隆用不容反驳的口吻严厉地对雅科夫说：

"把他们都开除。"

雅科夫早已不知不觉地习惯于服从堂兄弟严厉的命令了，这甚至很方便，卸除了对工厂事务的责任，但他还是说：

"火夫应该留下来。"

"为什么？"

"他乐观。工作很久了。能使人解闷。"

"真的吗？嗯，那就留下吧。"

米隆舔了一下嘴唇，说：

"小丑当真是有用处的。"

有一会工夫雅科夫觉得，总的说来，一切都很顺利，战争把人们压得紧紧的，大家都变得更沉思了，更安分守己了。但他习惯于经历麻烦的事，预感到对他来说麻烦的事并没有結束，并且朦胧地期待着新的麻烦事。他等待并不很久，涅斯捷连科又在城里出现了，他搀着一个高个子女人的胳膊，好象是薇拉·波波娃；他在街上碰到了雅科夫，还老远就投来了透过他全身的一瞥，当他走近时，打了个招呼后，就问：

"一小时后您能上我那儿去吗？我住在岳父家里。您知道——我的妻子快死了。所以我请求您，别在前门按铃，这会打扰病人的，您——穿过院子进去。再见！"

这一小时是令人难受的，非常长。当雅科夫·阿尔塔莫诺夫疲累地坐到摆满书橱的房间里一把椅子上时，涅斯捷连科细听了一下什么，轻轻地说：

"嗯，我们的一个朋友被杀了。这是无疑的，虽然没有证据。可以说，干得很狡猾。现在事情是这样：您心爱的女人佩拉格娅·娜扎罗娃跟一个叫斯拉德科佩夫采娃的少女是认识的，几天前这个少女在沃尔戈罗德被捕了。她认识吗？"

"我不知道，"雅科夫说，立刻全身冒汗了，而这个宪兵把一只手举到鼻子上，细瞧着指甲，十分平心静气地说：

"您知道的。"

"似乎认识。"

"这就对了。"

"他需要什么？"雅科夫心里想，一边皱眉蹙额地打量着那张灰白的、布满红筋的、扁平的脸，脸上有一根宽阔的鼻子，一双混

浊的眼睛，仿佛从眼睛里渗出了难受的烦闷，流出了一股强烈的酒气。

“我跟您随便聊聊，作为一个希望您好、关心您的事业的利益的熟人跟您聊聊，”雅科夫听到了一阵有点儿嘶哑的声音。“您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亲爱的……神枪手！”宪兵冷笑了一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解释说：

“我说——神枪手，因为我知道还有一件您使用火药枪没有成功的事件。是的，您要知道，是这么回事：一个叫斯拉德科佩夫采娃的少女是跟您心爱的女人娜扎罗娃认识的。现在您要考虑一下：猎人诺斯柯夫在进行什么活动，除了您和我，任何人都不会知道的。我——从这条锁链中排除认识这一点。诺斯柯夫并不傻，虽然他也是萎靡不振的……”

涅斯捷连科叹了口气，看了一下桌子底下，说：

“任何东西都不是永久存在的。现在只剩下了您……”

雅科夫·阿尔塔莫诺夫觉得，从这个军官嘴里拉出来的不是话语，而是细细的、看不见的绞索，它们套上他的脖子，勒得那么紧，使胸腔发冷，心脏停止跳动，周围的一切都在摇晃、怒号，象冬天的暴风雪。可是涅斯捷连科却说得慢吞吞——显然是故意的：

“我认为，我几乎深信，过去您说话有些不谨慎，对吗？您回想一下！”

“不，”雅科夫轻轻地说，生怕嗓音使他露马脚。

“是这样吗？”军官问，用那些发红的指头拨弄着唇髭。

“不，”雅科夫又说了一遍，一边摇摇头。

“奇怪。很奇怪。不过可以改正。您听着：必须用对您有用的人来代替诺斯柯夫。一个叫米纳耶夫的人会到您那儿去的，

您会雇佣他，对吗?"

"好吧，"雅科夫说。

"就是这些。完了。您要小心，我请求您！别对任何太太说——绝对不能说！一句话也别说。明白吗?"

"他象跟小孩，跟傻瓜说话一样，"雅科夫心里想。

接着宪兵谈到了鸟儿秋天的迁徙临近了，也谈到了战争与妻子的病，还谈到了现在他的姐姐在服侍妻子。

"不过——必须作最坏的打算，"涅斯捷连科说，抓住了自己的唇髭，把它们稍微举到两个厚厚的耳垂上。他的上嘴唇翘了起来，露出了一排蜡黄的牙齿。

"逃跑，"雅科夫心里想。"他会把我牵连进去的。走为上策。"

"你们统统见鬼去吧，"雅科夫心里想，一边沿着奥卡河河岸走去。"您对我有什么用处！有什么用处?"

小雨，秋天的预报者，懒洋洋地洒在大地上，黄沉沉的河水微波荡漾；暖得令人恶心的空气中有更使雅科夫·阿尔塔莫诺夫感到愁闷的气息。难道不能没有这些不需要的、无意义的忧虑，安静地、随随便便地过日子吗?

但是岁月却象一个在冬天暴风雪中鱼贯地行进的车队，沉重地满载着异常的惊慌。

莫罗佐夫家里一个叫扎哈尔的从战场上回来了，胸前挂着一枚乔治十字勋章，头发秃光了，被火烧焦了的脑袋上布满了红色的伤疤；他的一只耳朵被扯破了，右眉上也有一条红色的伤疤，下面藏着一只压坏了的、象死人一样的眼睛，而另一只眼睛严厉而用心地望着。他马上跟火夫克罗托夫交上了朋友，安慰者谢拉菲姆的一个跛足的学徒唱起来了，演奏起来了：

哎，刮风，又下雨，
我躺在战壕里。
象个白痴，
帮欧洲打仗！

雅科夫问莫罗佐夫：

“怎么样，扎哈尔？我们仗打得不好？”

“我们没法打得好，”织布工回答道。他的嗓音又粗又嘶哑，从话语里可听出火夫的歌里那绝望的无耻。

“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我们这里没有主人，”他当着主人的面说。“经管的都是些骗子。”

这个人和火夫瓦西卡变得有点儿特别令人注目，好比那些在秋夜里的黑暗中点燃着的灯。当塔季扬娜那爱说爱笑的丈夫穿上了一条后裆宽大得令人可笑的、颜色跟扎哈尔那件破烂的军大衣一样的裤子时，火夫打量了他一下，唱了起来：

这是一条给又笨又粗心的人穿的裤子！
立刻就看出了区别：
有些人——要长脑袋，
另一些人——要长屁股！

使雅科夫感到奇怪的是妹夫对这种玩笑并不生气，却哈哈大笑起来了，显然在鼓励火夫进一步在言语上耍恶作剧。工人们也笑了，当扎哈尔·莫罗佐夫把一条毛茸茸的小狗带进了院子时，工厂里的人看到那条毛茸茸的尾巴英勇地翘到背部，尾巴的末端用韧皮系着一枚白色的乔治十字勋章，这枚勋章摆动

着，都呵呵地笑得特别起劲。米隆对这种恶作剧不能忍受了，警察逮捕了扎哈尔，小狗落到了吉洪·维亚洛夫手里。

在市街上行走的都是跛足的、瞎眼的、断手的和各种伤残的穿着士兵大衣的人们，周围的一切都染上了他们衣服上脓水的颜色。伤残的、伤口腐烂了的士兵们是城里的女士们带出来散步的，指挥她们的是一个瘦弱的、身材纤细得象把扫帚的女人薇拉·波波娃，她也吸收波丽娜参加这项工作，但后者却摇头，叫嚷，抱怨说：

"啊，不，我不能！这项工作不象话！你瞧，雅沙，他们都年轻、健壮，可是全都残废了，他们身上发出一股这样的气味——我可受不了！听我说——咱们走吧！"

"上哪儿去？"雅科夫忧郁地问，看出他的女人越来越气愤，拼命抽烟，喷出苦焦的烟味。总之，城里所有妇女，特别是在工厂里做工的妇女，都变得更凶恶了，埋怨、生气，抱怨生活费用昂贵，她们的丈夫轻轻吹着口哨，要求增加工资，而活干得越来越糟；每天晚上工人村里喧嚷、怒声呵叱，声音之大和怒气之盛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举止庄重的钳工米纳耶夫在工人们中间闪来闪去，这个人三十来岁，肤色黝黑，大鼻子，象个犹太人。雅科夫畏惧地避开了他，极力不跟钳工的目光相遇，后者用忧郁的目光望着一切人，仿佛他忘记了什么事，想不起来。

父亲象一块肮脏的破片在院子里飘动，勉强地挪着两条病腿。现在在他那宽阔的两肩上披着一件贵重的狐皮大衣，皮毛已经磨损了，他拦住了人们，严厉地问：

"往哪儿去？"

人家回答他时，他挥了一下手，嘟哝说：

"嗯，走吧。游手好闲的人们。都是臭虫，喝我的血过日子！"

他那带点儿淡紫的、浮肿的脸厌恶地抖动着，下嘴唇掉下来了；他为了父亲而不好意思见人。妹子塔季扬娜整天价把报纸翻得沙沙响，也由于什么而吓得她的两只耳朵总是红通通的。米隆象只鸟儿飞到省里，飞到莫斯科和彼得堡去了，回来时，踩着一双美国皮鞋的宽跟，幸灾乐祸地讲述一个酒醉的、放荡的庄稼汉，象水蛭般吮吸皇上的身体。

"我不相信真有这样的庄稼汉！"半瞎的奥尔加固执地说，跟儿媳妇并排坐在沙发上，她的两岁儿子普拉东在沙发上玩、叫嚷。"这是故意编造的，比方……"

"这真是妙不可言！"爱说爱笑的塔季扬娜的丈夫大声叫道。"这是了不起的！农村在报仇！嗯？"

他高兴地搓搓自己那双长满火红色毛的丰满的手。他独个儿满怀信心地等待着一个什么节日。

"我的天哪！"塔季扬娜恼怒地叫道。"你高兴什么？我可不明白！"

米佳惊讶地张开了嘴，说出丧气话来：

"怎——么？你不明白？那末你该明白！农村是为过去所忍受的一切报仇！""农村以这个庄稼汉为代表制造出一种破坏性的毒药……"

"对不起！"米隆紧皱了眉头，说。"还在不久以前，您说过另一种话呢……"

可是米佳被话语憋住，几乎发狂地用诚恳动人的低语说着话。

"这是一种象征，而并不单单是个庄稼汉！三年前，他们庆祝过自己政权三百周年纪念，这就是……"

"胡说八道，"米隆厉声说；雅柯夫廖夫医生象往常一样冷笑了一下，可是雅科夫·阿尔塔莫诺夫心里想，假如这些话让宪兵涅斯捷连科知道了……

"您为什么说这些话？"他问。"有什么好处？"

他规劝道：

"您别说啦！"

他发觉了米隆也异常心不在焉，惴惴不安，这特别使雅科夫不愉快。在所有的人当中到底只有米佳一个人还是和过去一样，还是象陀螺般地旋转，开玩笑，每天晚上弹奏吉他，唱道：

我的妻子躺在棺材里……

可是塔季扬娜早已不爱听他的歌了。

"呸，讨厌死啦！"她说着，就到孩子们那儿去了。

米佳善于巧妙地安慰工人们；他劝米隆在农村大量地采购面粉、米、豌豆、马铃薯，按照进价售给工人们，只加上运费和损失。这使工人们都很高兴，可是雅科夫开始明白了，全厂的人对这个爱说爱笑的人比对米隆相信得多，雅科夫看出了米隆时常跟塔季扬娜的丈夫吵嘴。

"您愿意顺风转舵？"米隆明确地不掩饰他的愤恨问，可是米佳笑笑，回答道：

"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权利……"

"我问：您究竟是谁？"米隆叫道。

"你们叫喊得也够了吧，"老阿尔塔莫诺夫埋怨道，可是雅科夫在父亲那双无神的眼睛里看出了愉快的火花，老头儿看到女婿与侄子争吵感到高兴，当他听到塔季扬娜愤怒的尖叫声时，他

冷笑。当母亲胆怯地请求塔尼娅再给她倒一杯茶时，他又冷笑。

一切新的事件是令人不安的，有点儿突然地出现的，与以前的毫无关系。忽然双目失明的奥尔加婶婶患感冒了，过了两昼夜就死了。她死后过了几天，城市和工厂象被一阵迅雷给惊呆了：沙皇逊位了。

"现在怎样——会是共和国吗？"雅科夫问欢欣鼓舞地把鼻子扎进了报纸里的堂兄弟。

"当然是共和国！"米隆回答道，他俯身在桌上；两只手掌支撑在摊开着的报纸上，报纸绷得那么紧，突然咔嚓一声扯破了。雅科夫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可是米隆挺直了身子，他的脸变得异样了，他用不是他本来的嗓音，叫嚷地但却温和地说：

"俄罗斯将开始复兴、改革——瞧吧，兄弟！"

他展开了两臂，似乎想要拥抱雅科夫，可是立刻把一条胳膊放下了，而把仍旧伸出着的另一只手举起来整了整夹鼻眼镜，又伸了出去，象信号灯，并宣布他明天晚上就到莫斯科去。

米佳也举起了两臂，象个冻僵了的马车夫，他叫道：

"现在一切都会很顺利的；现在人民到底会说出自己早已在他们心里成熟了的、强有力的话来！"

米隆已经不跟他争论了，沉思地微笑着，舔着嘴唇；可是雅科夫看出来了，真是这样：一切都很好，皆大欢喜，米佳正站在台阶上向聚集在院子里的工人们讲话，讲述着彼得堡的情况，工人们高呼乌拉，接着抓住了他的手和脚，开始往空中抛。米佳把身子缩成了一团，缩成了一个大皮球，飞得很高，而米隆，当他也被抬起来往空中抛的时候，不知怎的，在空中折成了好几段，觉得他的四肢似乎都脱落了。一群老工人围住了米佳，那身材魁梧，青筋毕露的织布工格拉西姆·沃伊诺夫冲着他的脸叫道：

“米特里·帕夫洛夫，你是个合适的人，合适的——明白吗？弟兄们——向他高呼乌拉！”

他们都高呼乌拉，可是火夫瓦西卡却手舞足蹈，有点儿秃的颅骨闪闪发亮，他象个喝醉了的人大声叫喊：

哎哟，——人们远远地坐着，
离开了皇上的宝座！
他们走近来瞧瞧——
宝座上是只乌鸦！

“唱下去，瓦夏！”他们都鼓励他。

他们也想把雅科夫抬起来向空中抛，可他逃跑了，在家里躲了起来，因为他深信工人们把他往上抛，会失手接不住的，那他就会在地上跌伤的。可是晚上他坐在办公室里时，在院子里窗下听到了吉洪的谈话声：

“你为什么抢走了小狗？你把它卖给我吧。我会使它成为一只好狗的。”

“哎，老头儿，难道现在是养狗的时候吗？”扎哈尔·莫罗佐夫回答道。

“你干什么？卖了吧，拿一个卢布去，好不好？”

“走开。”

雅科夫从窗子里探出头去，说：

“吉洪，沙皇呢，啊？”

“是的，”老头儿回答道，他朝房子的角落那边望了一下，轻轻地吹了一下口哨。

“沙皇被推翻了！”

吉洪俯下了身子把靴统拉直，朝地上说：

"局势紧张起来了。就象安东诺夫所说的：带篷马车掉了一只轮子！……"

他挺直了身子，走到房子的角落那边去了，低声地叫喊：

"图伦，图伦……"

高兴得大喊大叫的几个星期是象跳环舞般过去的：米隆、塔季扬娜、医生，还有其他一切人都互相亲热些了；从城里来了一些陌生人，他们带走了钳工米纳耶夫。接着阳光灿烂、炎热的春天来临了。

"听我说，有趣而不规矩的家伙，"波丽娜说，"我还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沙皇逊位了，所有士兵都被杀害了，被弄成残废了；警察被解散了，一些非军人指挥着，——现在怎样过日子呀？每个魔鬼都会干他们想要干的事，当然，日捷伊金不会让我过太平日子的。他和追求过我并被我拒绝了的那些别的人们都不会让我过太平日子的。现在，当大家都同心协力的时候，我不想，也不能住在这儿，我应当住在谁也不知道我的地方！再说，既然进行了革命，争取到了自由——当然，那是为了使每个人都能照他所喜欢的那样生活！"

波丽娜说得越来越坚决，越来越噜苏，雅科夫觉得在她的话语里有一种不容置辩的东西，他就安慰说：

"稍为等待一下吧，这会得到解决的，那时……"

他已经不相信周围的骚动会安定下来，他看到了工厂里骚扰得一天比一天厉害，一天比一天可怕。这个习惯于惧怕的人总是会找出惧怕的理由来；扎哈尔·莫罗佐夫那烧焦了的颅骨使雅科夫害怕起来了，扎哈尔的举止象个小皇帝，工人们都跟随在他后面，象羊群跟随在牧羊犬后面一样，米佳象只驯服的喜鹊在

他周围飞来飞去。莫罗佐夫确实和一只学会了用后爪走路的庞大的狗有相似之处；他头上那烧焦了的头皮大概裂开了，他有时用米佳送给他的、塔季扬娜的一条毛茸茸的浴巾包着脑袋，就象用缠头巾包着一样；那个大脑瓜把扎哈尔压得好象矮了一截；他架子十足地走着，活象县警察局长那胖子助手埃凯，那些粗大的指头插在破烂的士兵军裤的腰里，而其余的指头微微动着，象鱼儿摆动着鳍一样，大声叫道：

"同志们——守秩序！"

他在审判三个因为偷窃了亚麻的青年；他的声音大得整个院子都能听见，他问这三个窃贼：

"你们可明白，你们偷了谁的东西？"

他自己回答道：

"你们偷了自己的东西，我们大家的东西！狗崽子们，难道现在还可以偷窃吗？"

他吩咐把这几个贼揍一顿，两个工人高兴地用柳条揍了他们，可是火夫瓦西卡一边发狂地唱着，一边手舞足蹈：

> 瞧，现在寄生虫怎样挨着揍！
> 瞧，我们现在有了个多么正直的法官……

歌声中断了，火夫喃喃地说起什么来了，摊开双手，忽然叫道：

> "上帝啊，救吾人！"

米佳叫了起来：

"好——啊！"

米佳穿了一条灰裤，戴了一顶推到了后脑勺上的皮制帽跑来了，汗珠在他那红褐色的脸上闪烁，而在眼睛里闪烁着薄醉的、带点儿幼稚的快乐的神情。昨天夜里他跟妻子大吵了一场；雅科夫听到了，开头怎样从他们房间的窗子里飞出来一阵声音很响的耳语，接着传来了塔季扬娜按捺不住的叫嚷：

"您是个小丑！您是个不正直的人！您的信念呢？乞丐才没有信念。一片谎言！一个月前，你的这些信念……够了！明天我上城里去，到姐姐那儿去……当然，孩子们跟我一起去……"

这些话并没有使雅科夫感到惊讶，他早已看出了，火红色头发的米佳会变成越来越叫人厌恶的人的，雅科夫感到惊奇甚至有点儿自豪的是，他首先看出这个火红色头发的人是靠不住的。可是现在连不久前还象喜欢公鸡一样喜欢米佳的母亲也抱怨说：

"这是怎么啦，他变得多么与人格格不入，象犹太人！你去养活他们……"

米佳叫道：

"一切都好极了！生活就是美人儿，聪明的女人！但是关于狼和羊能够和平共处的寓言，——这应该忘掉，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米隆恶狠狠地、冷淡地问他：

"明天您会怎么说呢？"

"看生活怎样提示！可不是！嗯，还有什么？"

妻子与米隆在米佳身边那么小心翼翼地行走着，仿佛他身上被烟炱给弄脏了似的。几天后米佳搬到城里去了，随身带走了自己的东西：三大捆书籍和一筐内衣。

雅科夫到处都看到一片无意义的、失火般的忙乱，一切人身上都冒着一股显然是愚蠢的烟，没有迹象表明这些疯狂的日子即将结束。

“嗯，”他对波丽娜说，“我已经决定了：咱们走！先到莫斯科去，到了那儿再说……”

“终于决定了！”那个女人快乐地说，拥抱并吻他。

一个七月的傍晚，微微发红的暮色充满了花园，给雨水浸软了的并被太阳晒热的土地那浓重的气息飘进窗子里来了。使人感到愉快，但又感到忧愁。

雅科夫从自己的脖子上拿掉了波丽娜那双又热又湿的手，若有所思地说：

“把胸部遮起来……总之——穿上衣服！有正经话要说。”

她从他的膝上跳到了地板上，跳了两跳，便跑到了床跟前，拿长袍裹住了身体，一本正经地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你要知道，”雅科夫说，用手掌把脸颊上的胡子揉得唰唰响。“得考虑一下，找个这样的地方，一个安静的国家。在那儿不必了解什么，也不必考虑别人家的事。就是这样！”

“那还用说，”波丽娜说。

“一切都得小心谨慎。米隆说，列车里挤满了逃兵。必须装穷……”

“不过你要多带些钱。”

“嗯，对，当然罗。我会悄悄地出走的，不让我的人们知道上哪儿去。我仿佛是到沃尔戈罗德去——你明白吗？”

“可是——为什么要隐瞒？”波丽娜奇怪而怀疑地问。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念头刚刚在他的头脑里出现，不过他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念头。

"嗯，你知道——父亲，米隆，他们都问长问短：……这完全是用不着的。钱存放在莫斯科，我能够弄到许多钱，很好的钱……"

"不过要快些！"波丽娜请求。"你看得出来，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一切都很昂贵，什么东西也没有。大概，会发生抢劫的，因为怎样活下去呢？"

她回头看了一下门，喃喃地说：

"这个女厨子本来是很好的，可是现在变得放肆无礼了，好象常常喝酒。她趁我在睡梦中会把我杀死的，如果一切那么混乱，为什么不会杀死我呢？昨天我听到她在跟一个什么人窃窃私语。天哪！——我以为——这一下大祸临头了！可我把门轻轻地打开，原来她跪着在喃喃地说话！真可怕！"

"等一等，"雅科夫打断了她那阵又快又惊惶不安的、滔滔不绝的低语。"我要先走……"

"不，"她大声地说，拿自己的一个拳头在膝上揍了一下。"我先走！你给我钱，并且……"

"你说什么——你不相信我？"男子受侮辱地愤怒地问，得到的是口气坚决的回答：

"我不相信。我是老实的，我直截了当地说：不！难道现在当大家都背叛了沙皇、背叛了一切的时候，能相信吗？你——相信谁啊？"

她说得很有说服力，说得更有说服力的是她那从敞开着的长袍的褶子里露出着的胸部。雅科夫·阿尔塔莫诺夫向她让步了；他们已经决定了，她明天就开始收拾行装，到沃尔戈罗德去等他。

第二天，雅科夫开始诉说胃痛和头痛，这很象是真实的；最近几个月来，他消瘦得很厉害，精神萎靡，心不在焉，那双愉快的

眼睛黯淡起来了。八天后，他在从城里到车站的路上走着；他悄悄地沿着损坏了的公路边走，公路上的鹅卵石都翻转过来了，突出在那些很深的坑洼中间，坑洼里的泥泞都干了，象驼背一般隆起着，上面画满了一条条裂缝。在他身后留下的是被破坏了的、连根拔除了的生活，而在前面，那死气沉沉的太阳象个淡白的斑点在烟雾似的乌云中间一个柔软的坑里露了出来。

一个月后，米隆·阿尔塔莫诺夫从莫斯科回来了，他埋下了头打量着自己的一只手掌，告诉塔季扬娜说：

"应该告诉你一个悲惨的消息：在莫斯科有一个跟雅科夫姘居过的下流女人来找我，说，一些不知什么样的人——哼，现在还会有什么好人？——把他痛揍了一顿，从车厢里扔了出去……"

"不！"塔季扬娜叫道，试着从椅子上站起来。

"列车在行进中。两昼夜后他死了，她把他埋葬在佩图什卡车站附近的乡村墓地里了。"

塔季扬娜默默地把手帕按在自己的眼睛上，她那尖尖的肩抖嗦起来了，黑衣服不知怎的从她身上滑了下来，仿佛这个消瘦的、长脖子的女人开始融化了。

米隆整了整夹鼻眼镜，把指头弄得格啦响，搓搓手，听了一下孤独的钟那晚祷的钟声，然后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说：

"哭什么？在我们中间——他是个毫无用处的人。而且傻得不成样子，请原谅！当然罗，很可怜。那是对的。"

"天哪，"塔季扬娜说，眨巴着发红了的眼皮，把一个指头稍微沾上唾沫，抚平眉毛。

"这个活泼伶俐的女郎，"米隆把两手插入了口袋里，说，"很笨拙地装作一个悲伤的寡妇，可是身上却穿得那么阔气，显然

她把雅科夫的钱全部拿走了。她说，她曾写信到我们这儿来过。"

塔季扬娜否定地摇了摇头。

"没有吗？我知道没有写来过信。我认为这不用让父母知道，让他们以为雅科夫活着。对吗？"

"对，这更好，"塔季扬娜同意了。

"不过，伯父似乎什么也不知道，可是母亲会哭得死去活来的……"

塔季扬娜摇了一下头，说：

"我们大家不久都会完蛋的。"

"可能，如果我们仍旧留在这儿。可我立即打发妻子和孩子们离开这儿。我劝你也走，不要等到扎哈尔·莫罗佐夫……总之，我们不要对老人们说什么。嗯，对不起，我要回家去，妻子不舒服……"

他伸出自己的长臂，握了一下妹子的手，说了"现在路上非常难走，铁路上秩序非常混乱"后，就走了。

老阿尔塔莫诺夫生活在半睡不醒的状态中，慢慢地沉入越来越深的睡梦中了。夜里和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躺在床上，其余时间他坐在对着窗的一把圈椅里；窗外是一片淡蓝色的天空，有时给云遮住了；镜子里映出了一个胖老头儿，绷着脸，眼睛浮肿，灰胡子一绺绺的。阿尔塔莫诺夫望着自己的脸，心里想：

"好一只蚊子。"

妻子来了，俯身推醒他，啜泣说：

"该走了，应该治病……"

"你走吧，"阿尔塔莫诺夫懒洋洋地说。"你走吧，爱唠叨的女人，叫人讨厌。让我安静一下。"

剩下了他一个人的时候，他谛听着，人们怎样在院子里，在

花园里，在各处都过节日般地闹闹嚷嚷。可是工厂——寂静无声。

习惯了的交谈者，那个受骗的、常常用自己思想使阿尔塔莫诺夫快活的人消失了，死了。这是一件好事，——老人觉得思考很困难，他不愿意思考了，而且他早已明白，思考也没用，因为什么也不能理解了。所有的人：雅科夫、塔季扬娜和女婿都到哪儿去了？

有时他问妻子：

"伊利亚——回来了吗？"

"没有。"

"还没有？"

"没有。"

"雅科夫呢？"

"雅科夫也没有。"

"是这样。那么他们都在闲逛。可是米罗什卡骗取着事业。"

"你别想这事，"娜塔莉娅劝告说。

"你走吧。"

她走到了一个角落里，在那里坐了下来，那双没有表情的眼睛望着过去的人，跟他过了一辈子的人。她的脑袋摇动着，两手的动作不准确，象脱了榫似的，她消瘦了，象脂油制的蜡烛淌着油。

彼得·阿尔塔莫诺夫有时，但经常地给房子里莫名其妙的忙乱声闹醒：来了一些陌生人，他打量着他们，竭力要弄懂他们那喧闹的胡言，他听到了妻子的大叫声：

"上帝啊，这是怎么啦？为了什么？要知道，这是主人呀，我们都是主人！嗯，让我带他走，他需要治病，他应该到城里去！是

的——让我把他带走吧……”

“她想要把我藏起来。可是为什么要把我藏起来？”阿尔塔莫诺夫思忖着。“傻瓜。她做了一辈子傻瓜。雅科夫——象她，什么都象。可是伊利亚象我。等到他回来——他会整顿的……”

天下雨又下雪，严寒刺骨，暴风雪怒号着、呼啸着。

强烈的饥饿感觉把阿尔塔莫诺夫从半睡半醒的状态中抖出来了。他发觉自己是在花园的亭子里；那略带红色的出奇地近的天空从亭子的玻璃窗里，从湿漉漉的树枝中间露了出来。这片天空似乎挂在这里树林后面，伸手就可以摸到。

“我想吃东西，”阿尔塔莫诺夫说；没有人回答他。

那带点儿蓝色的、潮湿的烟雾笼罩着花园；在亭子前面站着两匹马，它们的头互相搁在对方的颈上，一匹是灰马，另一匹是黑马；在它们后面一条长凳上坐着一个穿白衬衫的人，解着一大捆绳子。

“娜塔莉娅，你听见吗？给我些吃的……”

当他从半睡中醒来时，他首先叫妻子，她马上就来了，往常她总是在近旁，可是今天她却不在。

“难道……”阿尔塔莫诺夫心里想，他的头脑清楚点了。“或者她病了？”

他稍微抬起了头，在浴室门前灌木丛里有个什么东西在闪烁，接着觉得这似乎是穿着略带绿色军服的士兵背上的一支上了刺刀的枪，在灌木丛里很难把他分辨出来。院子里有个人叫喊道：

“你们怎么啦，同志们，你们开玩笑？难道马是这样养的吗？猪也不是这样养的！为什么干草不收拾起来，让它淋湿？你想锁在浴室里吗？”

穿白衬衫的那个人把绳子从膝上扔到了地上，站了起来，朝那个士兵那边低声说：

“头目从天而降，鬼捉他去！”

“指挥官比以前更多了，”士兵回答道。

“谁派来他们，这些恶魔？”

“自己派自己。现在，老弟，一切都是自作主张，象老妇人的故事里一样。”

这个人走到了两匹马跟前，抓住了它们的鬃毛，——老阿尔塔莫诺夫叫喊得尽可能地响：

“喂，叫我妻子来！”

“住口，老头儿，”人家回答他。“嗳，瞧他说的，他想要妻子……”

两匹马都走了。阿尔塔莫诺夫用手掌抚摩了一下脸和胡子，又用冰冷的指头摸了摸一只耳朵，朝四下望了望。他躺在亭子那没有安上玻璃的光面墙旁一棵苹果树下，树上一串串地挂着红苹果，象花楸果；他躺在硬板上，盖着自己的一件破旧狐皮袄，身上穿着一件厚厚的冬天上衣。但他并不觉得热。不明白——他为什么躺在这儿？也许——房子里在进行节日前的大扫除？什么节日？为什么花园里有马匹，浴室近旁有个士兵？是谁在院子里大叫：“您，同志，——一个头脑不清的孩子！什么？人都累乏了？累乏——还早哩！没有傻瓜们吗？……”

叫喊声很远，但是这阵叫喊声震聋了他的耳朵，头脑里嗡嗡作响。好象两腿没有了，膝盖下面的腿部不能动弹了。油漆匠瓦尼卡·鲁金，这个小偷，在墙上绘了一棵苹果树；后来他偷了教堂里的东西，关在监狱里死了。

有个身材很宽阔的、戴了一顶毛茸茸的皮帽的人走进亭子

里来了；他带进来了一个寒冷的影子和一股浓郁的柏油气味。

“这是吉洪吗？”

“还有谁……”

吉洪那埋怨似的回答也是震耳欲聋的。看院子的老人展开了双臂，仿佛在吱嘎作响的地板上面浮游着。

“谁在大叫大喊？”

“扎哈尔卡·莫罗佐夫。”

“那个士兵在这儿干什么？”

“战争嘛。”

沉默了一下后，阿尔塔莫诺夫又问：

“敌人到这里来了吗？”

“这是反对你的战争，彼得·伊里奇……”

主人严厉地说：

“你，老傻瓜，别开玩笑，我不是你的同志！”

他听到了平心静气的回答：

“一场最后的战争，大家都不愿再有战争。现在大家都是同志。可是在一个傻瓜看来，我当真老了。”

显然吉洪是在挖苦。他没有脱下皮帽，无礼貌地坐在东家的脚下。院子里有人用略带嘶哑的假嗓音，在发布命令：

“八点钟以后街上禁止任何人通行！”

“妻子在哪儿？”阿尔塔莫诺夫问。

“找面包去了。”

“怎么——找？”

“可不是吗？面包不是砖头，不是在地上俯首可拾的。”

花园里暮色越来越浓，越来越蓝了，一个士兵在浴室附近打呵欠，号叫，他完全看不见了，只有刺刀象水里的鱼在闪闪发光。

有许多事情想问吉洪，但是阿尔塔莫诺夫却不开口；从吉洪嘴里反正什么也弄不明白。而且问题不知怎的在头脑里跳动，很紊乱，不让你弄清楚其中哪个问题较为重要。很想吃些东西。

吉洪埋怨起来了：

“我也许是个傻瓜，可我比一切人都早懂得了　理。事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啊。我常常说：大家都要受苦！现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们用破布把你象灰尘一般拂去。象刨花一般扫除。就是这样，彼得·伊里奇。是的，鬼做坏事，可你还要帮忙。这是为了什么？作孽，作孽——罪孽简直数不清！我一直看着：很奇怪！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现在你们的末日来临了，这一切都是你们的报应……轻便马车掉了一只轮子。”

“胡说八道，”阿尔塔莫诺夫心里想，但还是问：

“我为什么在这儿？”

“把你撵了出来。”

“米隆呢？”

“全都被赶出来了。”

“那么……雅科夫呢？”

“他早就不在人世了。”

“伊利亚在哪儿？”

“听说——跟这班人在一起。看来因为他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你还活着，要不然……”

“他胡说，”彼得·阿尔塔莫诺夫确信地决定了，就不说话了，心里想：“小老头儿，年老糊涂了。这是在意料之中的。”

天空中出现了微小而黯淡的星星；以前仿佛没有过这样的星星。从前它们没有那么多。

吉洪脱下了皮帽，把它在手里握得紧紧的，又唠叨起来了：

“您自己做的狡猾的蠢事，恶有恶报嘛。乞丐倒好些。”

忽然，他用另一种声调问：

“那个办事员的孩子，你可记得？”

“哦？他怎么样？”

彼得·阿尔塔莫诺夫弄不懂了；这个出乎意料的问题使他愕然了，还是只不过使他感到奇怪？可是，吉洪刚说出：“你杀死了他，就象扎哈尔杀死一条小狗。你杀死他是为了什么？”他立刻就明白了。

阿尔塔莫诺夫开始明白了：吉洪到底还是告发了他，现在他这个病人会被逮捕的。但这并不使他觉得很可怕，这种非人所干的蠢事却立刻就激起了他的愤怒。他用两个臂肘支着，稍微抬起了头，带着责备和嘲笑轻轻地说起话来，同时觉得舌头上有苦味，嘴里发干。

“这是你胡说！每种行为都是有期限，时效的！可你错过了所有期限。是的！你发疯了。你忘记了你所亲眼目睹的，当时你自己说……”

“我说了什么？”老头儿打断了他的话。“我当然没有看见，哦——我明白了！我说过，是为了看一看：你往后会干什么？我扯了谎，可你很高兴，抓住这句谎言不放。我瞧着，瞧着，等着，等着……你们全都一样。阿列克谢·伊里奇教自己酒鬼岳父放火烧巴尔斯基的小饭馆，可你的父亲猜到了这点，设法叫人杀死了这个酒鬼。尼基塔·伊里奇知道了这件事，他也是用自己头脑想到的。他本想保持缄默，可他恨你，告诉了我。我说：‘你是修士，你应该忘掉这一切，可我会记住的。’你们用你们所干的各种事情吓唬他。你们逼他上吊，后来又叫他进修道院：为我们祈祷！可他害怕为你们祈祷——他不敢！因此——他失去了上帝……”

看来吉洪会说到世界末日。他轻轻地、沉思地说着，仿佛没有恶意的。他在迟晚那浓密而炎热的黑暗中几乎看不见了。他那嘎哑的话语好象蟑螂在夜间的沙沙声，并没有使阿尔塔莫诺夫感到害怕，可是它的重量使他感到难受，使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越来越相信，这个古怪的人发疯了。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仿佛从肩上卸下了重负，继续同样单调地追究着过去了的和应该忘掉的事情。

“你们，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人，也使我丧失了信仰。由于你们，尼基塔·伊里奇使我迷失了方向，他自己不信上帝，也使我不信上帝……你们不信上帝，也不信鬼。家里供着神像是骗人的。你们信仰什么呢？无法弄明白。仿佛你们也有信仰。你们都是骗子。你们是靠欺骗过日子的。现在一切都清楚了：他们剥下了你们的假面具……”

阿尔塔莫诺夫吃力地微微动了一下自己的身子，把那可怕地沉重的两腿放到了地板上，可是脚跟的皮肤感觉不出地板，老头儿觉得似乎两腿脱落了，离开了他的身体，而他是吊在空中的。这把他吓坏了，他用双手抓住了吉洪的肩。

“往哪儿去？”看院子人问，粗暴地推开了他的两手，“别碰我。你没有力气，掐不死人的。你的父亲是有力气的，但他把力气用在吹牛上了。我说，你们使我丧失了信仰；我不知道，现在我会怎样死去。我看透了你们，你们都是恶魔……”

阿尔塔莫诺夫越来越想吃东西，两腿也使他非常害怕。

“难道我会死吗？我还没有活到七十五岁呢。上帝……”

他又试着躺下，但没有力气把两腿抬起来。于是他吩咐吉洪：

“帮我一下，把我的两腿抬起来！”

吉洪把前东家那两条死腿放在长凳上，啐了一口，又坐下了，一边把手伸入了帽子里，他手里有个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阿尔塔莫诺夫细瞧了一下：这是一枚针。吉洪在黑暗里缝帽子，借此证明他精神错乱了。一只灰色的夜蛾在他头上闪来闪去。在花园里空中出现了三道黄光，谁的嗓音远远地、但清楚地说：

"同志们，我们决不向后转，往后也不会……"

吉洪压倒了这阵声音：

"你的父亲也是这样；他杀死了我的兄弟。"

"你胡说，"阿尔塔莫诺夫不由得说，但立刻就问："什么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你为什么老是胡说，疯子？"阿尔塔莫诺夫忽然恼火了，同时感到饥饿怎样使他痛苦，使他憔悴。"你需要干什么？你是我的良心，我的法官？你为什么沉默了三十多年？"

"我就是沉默着。就是说——我在思考！"

"积聚仇恨？嗜……嗯，去吧，去报告警察吧。"

"警察没有了。"

"告诉他们——他给我吃喝了一辈子——现在审判他吧！你一定已经告发过了！你还要什么，唔？你欺压我，吓唬我，——要钱，是不是？"

"你没有钱。你什么也没有。从前也没有。审判我——我不在乎。我就是自己的法官。"

"那么你拿什么威胁我，胡言乱语的人？"

可是吉洪好象没有威胁过，阿尔塔莫诺夫模糊地感觉到这点。吉洪埋怨说：

"一切该隐都完了。你们为什么杀死了我的兄弟？"

“关于你的兄弟的事，是你胡说！”

老头儿说得更快了，互相打断对方的话。

“我——胡说？当时我跟他在一起……”

“跟谁？”

“同我的兄弟。当你的父亲杀死了他的时候，我逃跑了。你父亲身上流的是他的血。为什么要流血呢？”

“你迟了……”

“嗯，现在推翻了你们，打倒了你们，你得不到保护了，可我和以前一样袖手旁观……”

“你仍然是个疯子……”

阿尔塔莫诺夫觉得前挖土工把他逼到角落里，赶到一个坑里，里面一切都分辨不清、莫名其妙，而且可怕。他坚决地又说了一遍：

“你迟了。你没有兄弟，你胡说，象你这样的人什么也没有……”

“良心是有的。”

“就是你把我的儿子，伊利亚弄糊涂了！”

“是你们阿尔塔莫诺夫一家人把我弄糊涂了，尼基塔·伊里奇触痛了我的心！”

“可他说你触痛了他的心！”

“我曾经多少次想杀死你的父亲。我差点儿拿铲子揍他的脑袋……你们都很狡猾……”

“你自己……”

“你们豢养了谢拉菲姆。他也把我弄糊涂了：他不欺负任何人，却过着罪恶的生活。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处使用狡猾的手段……”

“谁在走路？往哪儿去？”在黑暗中有人愤怒地大声叫嚷。“对你们这些坏蛋不是已经说过了，——八点钟以后禁止通行？”

吉洪站了起来，走到了门跟前，从门里掉入黑暗中了。阿尔塔莫诺夫因又激动又饥饿又疲倦而支持不住了，看见有个阔大的、黑魆魆的东西在花园里三道油腻腻的光里闪现了一下。他闭上了眼睛，等待着现在会发生十分可怕的事。

“你拿到了吗？”吉洪问一个什么人。

“瞧，就是这些！”

这是妻子的说话声。她去过哪儿？为什么她让他跟这个老头儿在一起？

阿尔塔莫诺夫睁开了眼睛，用两个臂肘一撑稍微欠起了身子，望着被两个黑魆魆的身影堵住了的门。他忽然想了起来，他一辈子想着谁对不起他，由于谁的过错，他的生活是那么令人难受地乱七八糟，充满某种欺骗。现在一切都变得清楚了。

妻子走到了他跟前，俯下身子，低声地说起来：

“嗯，谢天谢地……”

“吉洪，你瞧！这一切都是谁的过错呀！”阿尔塔莫诺夫坚决地说，轻松地叹了口气。“她贪得无厌，是她唆使我的，事情就是这样！”

他高兴地大叫起来：

“尼基塔兄弟的出走也是由于她。你自己知道，是的……”

阿尔塔莫诺夫喘不上气来了。看到妻子既不生气，也不害怕，又不哭，觉得很奇怪。她用一只战栗着的手抚摩他的头发，不安地但亲热地低声说：

“嘘，别嚷嚷，这里都是恶人……”

“给我些吃的……”

妻子把一根黄瓜和一片厚厚的面包塞入了他的手里；黄瓜是热的，而面包象一团湿面粉粘在指头上。

阿尔塔莫诺夫吃了一惊：

“这是什么东西？给我？这么一些？”

“轻些，看在基督的份上，”娜塔莉娅低声说，“要知道——什么也没有了！士兵们也……”

“这是你给我的，为了过去的一切？为了我担惊受怕，为了我这一辈子？”

他在手上掂了掂面包，嘟嘟哝哝说着，心里明白了，发生了一件不能忍受的、极端侮辱人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她娜塔莉娅甚至也没有过错。

他把面包朝门口扔去，低声但坚决地说：

“我不要吃。”

吉洪拾起了面包，在面包上吹了一下，埋怨起来了，娜塔莉娅又在丈夫手里塞了一片面包，低声说：

“吃吧，吃吧，别生气……”

阿尔塔莫诺夫推开了她的手，紧紧地闭上了眼睛，从牙齿缝里凶恶而狂怒地重说了一遍：

“我不要吃，走开。”

封面
书名
版权
正文